

世界文學名著

俄國
謝德林著
陳原譯

地主之

華北新書局發行

目錄

序

一	家族法庭.....	一
二	好春湯.....	一一六
三	結算.....	二一六
四	切女.....	三一四
五	同居的樂趣.....	四一五
六	嫌棄.....	四七六
七	結局.....	五四二

117269

譯 序

一

記得高爾基曾在一篇文章裏，舉出一些世界性的文學作品時，提到了薩爾蒂珂夫·謝德林筆下的普爾輝萊·猶獨忒加，——這就是本書的主人翁。克魯泡特金在他那一組著名的關於俄國文學的演講里，曾把本書的名字，譯作『戈羅維路夫的紳士們』，這些演講，後來收集起來用『俄國文學：理想與現實』（*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y*）的名字出了單行本，有兩種中譯本，可以參考。

一九三一年出版的一個英譯本，是出自達丁頓夫人（*Mr. Duddington*）的手筆，題名作『戈羅維路夫家族』（*The Goloviyov Family*）。兩個不同的譯名，都是

出自原文 *Соспота Колотровы* 的。我的譯本把那用漢字寫出來就變得非常冗長的名字，改成現在的樣子。

這部作品，是十九世紀中葉所謂「傾向派」作家 M. E. 薩爾蒂珂夫·謝德林的名篇。它寫成於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可以說是謝德林後半生的力作，把農奴制度開始崩潰和崩潰以後的地主家庭的必然命運，寫得極其深刻。在這之旁，十九世紀時代的俄國農村生活——特別是沒落的貴族地主生活，活躍紙上。這部作品所創造的典型——猶獨式加，在一般的評壇上面，是被稱為「莎士比亞式」的典型的。

二

作者薩爾蒂珂夫，或者更爲人所知道的筆名謝德林，他的全名是米哈依爾。

薩拉弗維支·薩爾蒂珂夫 (Mikhaïl Yevgrafovitch Saïtkov 1826-1889)。

Shchedrin) 是他的筆名，在好些冊籍里，現在的人們常把他的筆名聯在二喚做薩爾蒂珂夫·謝德林 (Saltykov-Schedrin)，即是「死魂靈」的譯者用了許遐的筆名，在「譯文」最初的幾期內介紹了他的「飢饉」的那個薩爾蒂珂夫·錫且特林。

薩爾蒂珂夫出身於富有的地主之家，但他從年青時代開始就獻身於那些年代俄國覺醒的知識階級的事業里。他最初在文壇出現，是用了翻譯拜倫 (Byron) 和海涅 (H. Heine) 的詩人姿態的。在一八四一年他也印過一本自己的詩作。但從一八四七年起，他就開始寫小說。他用蕭巴諾夫 (Pobanov) 的筆名，發表了最初的長篇『繁複的物事』 (Zaputennoye Dylo)；爲了這，他被貶到維雅特加 (Vyatka) 這個僻靜的鄉下凡八年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六年)。他的工作是在當時的邊區官府里做一個小官。這幾年的生活，供給他豐富的材料，使他寫成了另一部『鄉鎮見聞』 (Gubernskie Orchetki)，這是一八五七年的事。這部書，連同

他以前的諷刺作品，暴露了同時代俄國人民各個階層的真實。這都是用了謝德林的筆名，發表在詩人尼克拉索夫（Н.К.Крестов）主編的什誌上面的。當它刊出的時候，讀者用了歡喜的聲音，向它表示熱烈的歡迎。同時代的批評家卓爾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對這部作品非常賞識，認為它不是單純的文學作品，應該算與俄國生活的歷史事實里面去的。卓爾尼雪夫斯基說：

『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用了比這更苛刻的言詞來誅罰過我們的社會罪惡，也沒有人用了比這更無情的態度去把社會的病毒給我們暴露。但『鄉鏡見聞』決不是以揭發惡官吏爲目的，它祇是社會環境的忠實底藝術的再現……』

一切社會成分中的腐敗臭氣，在他的尖銳的筆鋒下面，暴露出它們的醜惡的本質。他的以諷刺爲基調的作品，雖然常常惹讀者發笑，但同時，從內容的本質却是無比的陰鬱，這恰如戈果里（Гоголь）的筆鋒一樣的惹人發笑，一樣

的辛練。

一八六八年他辭退了他的小官職，獻身於寫作。其後的兩年間（一八六九年—一八七〇），他從事製作另一個名篇『一個市鎮的歷史』（*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Города*）——這里邊的一兩節，已經由許遐先生介紹了給我們。——一八七二年他寫了『塔什干族的人們』，其後的四年間他創造了這部作品——『戈羅維路夫紳士們』。到二八八〇年起的五年間，他寫了許多小故事，或者稱做寓言，後來集而成『故事集』（*Sizak*），英譯本作 *Fables*。這些小作品最爲人所熟知，連在我們這邊，也早就有過三五篇的翻譯了。到一八八七爲止的三年內，他寫了『普舍干尼耶的往昔』（*Poshekhonakaya Starina*）。

他揭發了舊世界的暴虐，無恥，和怯懦；然而他的藝術手腕，却把尖銳的諷刺藏在藝術的形象當中，使他的作品不致於陷入應景的淺薄的泥沼里。他創造了紙要人類社會的不平存在一天，就永遠不會滅亡的鮮明的典型和性格。因此他的

6
作品使同時代的知識青年，確信舊的將近崩潰，新的必然產生的真理。

盧那契爾斯基（Lunacharsky）把他稱爲『真正的最偉大的諷刺作家』。烏里雅諾夫和約瑟夫也經常提起他的名字和他所創造的典型。

三

但在目前的這部作品裏，你將看不見『寓言集』那樣的筆調。它無庸說是一本沉重的巨構，沉重得最後那一節使你不能呼吸。但也並非說它的情節離奇，不，他的故事無庸說是簡單的。在這里可以看出作者驚人的藝術手腕，可以看出作品的偉大底藝術成就。

書里的主題是寫縣里的一個地主的家族，在農奴制度正在滅亡的時代，怎樣升起和怎樣迅速的毀滅。這裏面的人物都是些卑鄙的，自私到不可想像，如在那個時代，那樣的地方所常見到的一些傢伙，但是他們却深深的吸住了讀者，得

到讀者的同情；並同時把他們以及他們的那個時代必然沒落和衰亡的理由，清楚地告訴了讀者。

這個家族悲劇，在丈夫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和妻子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各走極端的開初，就預示出來了。在他這方面是憎恨和害怕，在她這方面是慾望。這整個的不和，就預兆了四個孩子——斯蒂潘、安娜、普爾繆萊·和巴佛爾的不幸，他們都被母親當作一個負累。母親——女主人翁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是一個生意經十足的女人，她把全部精力來增加她的莊園和財產，雖然有時她也問自己，『我把這一切財產積蓄起來，忘飢失睡的，是爲了誰呢？』她的無情底心，是在一連串的優秀描寫里表現得很清楚。她對她的長子『呆子斯蒂潘』的態度，是她的不可想像的程序底一部分。他簡直被當作一種障礙。四十歲的時候他就無路可走，只能回轉戈羅維略伏來，他被指定在莊園辦事處的一個房間里，給他吃不飽餓不死，接着——簡直忘掉他。斯蒂潘已經消失了希望和計劃，爲了虞

過那漫長而單調的冬天，他發現燒酒是他唯一的救星，外邊是灰暗可怕的日子，而他的內心却是死一樣的空虛。這幾頁優秀的描述，真實得極其可怖！在一種喝醉了的瘋狂情況下，他跑掉了，可是後來給找了回來，但他的心神已經空無所有，他從此就變得一聲不響了。

斯蒂潘這樣默默地死去。十年之後，是他的弟弟巴佛爾的死。在這些插曲的處理上，絕無半點枯燥。正相反，作者以其無比的豐富，編織了一個尖銳的對照。

七十歲的彼得羅芙娜，早已解除了她的專制支配權，把莊園分給了兩個兒子，這之後又被猶獨式加的不可忍受的細珠計較的卑劣趕出了戈羅維路伏，變成巴佛爾的杜布羅維諾莊園的一個食客了。在這情形之下，彼得羅芙娜的晚年是絕望地寂寞的，她發現她一生勞碌，是爲了一個不存在的家族工作着。兩個兄弟互相憎恨；他們也從來沒有理由要愛他們的母親。她把自己消磨一世，結果祇是爲了一個幻影。

巴佛爾死了。那是悽寂的死亡。現在進到小說的核心。猶獨式加這典型一節比一節地更其活現了。他是可以稱爲俄國式的假好人的，但作者在這上頭花了一兩千字的申辯。他到處嗅着他可以得到的利益，他用雙手把它搶回來，於是用了無涯的話語洋海，苦惱着別人和自己。甚至當他把他的兩個兒子，一個一個地趕到死亡線上，他也從不曾想到過他自己要負責任。只有她的管家婦——葉芙柏拉克西雅是他的天罰。在描寫猶獨式加的兒子彼盾加最後回家的一節，和彼得羅芙娜的死底一節裏，這部作品進入了極大的深度。

安娜的生命在小說的很早的發展中就完結了，但她遺留下來的兩個孤兒安寶加和盧賓加，終於出走，去做女優伶去了。她倆的不幸的一生，盧賓加的自殺，安寶加的回來，處處和猶獨式加這典型的發展交織着。在彼得羅芙娜死後，安寶加是回到過舅舅家裏一次的，其時她播下了種子，使葉芙柏拉克西雅成爲毒害猶獨式加的生存底因素。接着是描寫這個不幸的管家婦如何向她的一主人——猶獨式

加復仇。猶獨式加爲了自衛，就完全退入他的書室裏了。當安雷加最後回來的時候，悲劇就發展到頂點。唯一的逃避是燒酒。而在這發展當中，猶獨式加的天良一天天發現了，終於在大風雪裏凍死路旁。

在一個地方，作者這樣的寫道：

「有好些家族，好像已經不容易逃過滅亡的命運了。特別是在俄國星羅棋佈的小地主階級里，更可以瞧見。他們沒有事情做，和社會生活沒有接觸，沒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有一個時期是由農奴制度所掩護的，可是現在呢，沒有掩護他們的物事了，他們正在把生命底殘餘，花費在拚壞了的鄉下屋子里面。」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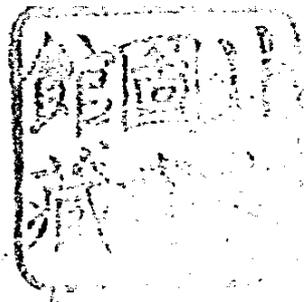
這本書，是去年在一個偏僻的寂寞的地方開始翻譯的，不幸敵人的炸彈，竟

燬去了我的一切，連同好些原稿。今年春天，由於一個出版家的極力慫恿，好容易借來了英譯本，把它重新弄了出來，翻譯中雖得原文節本，但又因為節得太短，無法對照，也就等於專門靠的英譯。日以繼夜的趕了出來，誰知時遷境變，這個出版家大約是以為出世界名著，不如「水滸」「紅樓夢」之類來得賺錢，竟把他的約言，忘得一乾二淨了。於是譯稿就靜靜的躺在那裏，我也並不心急，因為我已着手另一本書的譯作，但偶爾也記起：猶獨式加這個典型的創造，是值得介紹給這個古國的讀者的。如今居然有人肯把它印出，我如釋重負，就寫了以上的幾千字，作為介紹，戰爭中屢遭變故，材料失的失，炸的炸，詳盡的介紹，就只能等將來了。

臨末，感謝一個朋友：在我心情惡烈的時候，他用了那樣的熱情激勵了我，對於這本書的出版，他又做了媒婆的工作。

一、家族法庭

有一天，遠方田莊的管理人——安屠。瓦西列夫，對他的女主人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戈羅維路夫講完了他到莫斯科去爲她向當地的農奴收租錢的經過之後，她已經表示他可以退去了，那時候，他還是不走，好像還有一點什麼要報告而又躊躇着不敢把它說出來似的。



的心裏是在想什麼，因之，她馬上發覺有點不對了。

「還有什麼？」她一邊留心地看着那管理人，一邊問。

「都說過了，」安唐·瓦西列夫打算扯個謊。

「你不要嚼舌頭——一定還有點什麼事情的！我從你的眼睛看得出來！」

安唐·瓦西列夫怎樣也下不了決心把它說出來，於是扯東話西的閃閃縮縮地推諉着。

「喂，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呀？」媼蓮娜·彼得羅芙娜不由分說地嚷了。「說呀！別扭扭怩怩……你這變節的！」

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喜歡替她的家人和下人起綽號。她把安唐·瓦西列夫叫做「變節的」，並不因為他曾真的有過什麼變節的事，只因為他老是守不牢他的舌頭。他所管轄的田莊有一片很大的買賣中心，是一個有着不少酒吧的鄉村。安

唐·瓦西列夫愛坐在那兒喝茶，一邊卻吹着牛，說女主人如何能幹——這樣一吹，就不知不覺的說得太多了。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常常有許多各式各樣的正在進行中的官司，給她的管家嘩啦嘩啦的這麼一說，就把她的策略，在實行以前常常給洩漏了。

「是還有一件……真的……」安唐·瓦西列夫到底說出來了。

「什麼？什麼事情？」媼蓮娜·彼得羅芙娜激動地問。她是那樣地性急，那樣地富於創造力的一個女人，立即想起了各式各樣的可能關於她的壞話以及對她所作的一切反抗了；一充滿了這樣的想頭，她的臉孔就馬上變得鐵青，一骨碌從她的椅子上跳起來。

「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他莫斯科那一幢房子給賣掉了……」那管家慎重其事的說。

「是麼？」

「他賣掉了。」

「爲什麼賣的？怎樣賣的？吞吞吐吐幹嗎，說呀！」

「我想，是爲了還債吧！他們總不會賣掉一個安份守己的人底房子的呀。可
不是？」

「那你是說警察局把它賣掉的？還是知府呢？」

「該是的吧！據說這房子給拍賣了八千塊。」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沉重地倒在她的椅子上，定睛瞧着窗口。起先的一會兒，她好像給這新聞弄昏了。要是她聽見了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殺了人，或者聽見戈羅維略夫的農民暴動了，拒絕替她做工了，聽見農奴制度給廢除了——她也許不會這樣地激動的。她的嘴唇振動着，她的眼睛一直瞧着遠方，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她甚至看不到頓娜式加那丫頭，帷巾里包着些什麼，急急的跑過窗前，可是一聽見她的主人，便風也似的轉過身，緩緩地走回去（在別的時候這樣的動

作總會給查問一番的)。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到底清醒過來，說道：

「這倒是一件好事情呀！」

接着是幾分鐘預兆不吉的沉默。

「你說是警察局把它賣了八千塊？」

「不錯，太太。」

「賣掉他母親的禮物——這流氓！」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覺得她剛纔聽得來的這個新聞在她這方面需要一些立即決定的意見，可是她想不出一點東西，因為她的心簡直在完全相反的方向游蕩着。一方面她想：「警察局賣掉了！可是總不會一兩分鐘就弄得清楚的！他們總得抄個清單，估定了價錢，然後宣告拍賣。他們賣了八千塊，可是僅僅在兩年前，這一幢房子，她親手用了一萬二千盧布現金買進來的呀！如果她預先知道，她可能在拍賣時用八千塊把它買回來！」在另一方面，她卻想着：「警察局把它

賣了八千！他的母親的禮物！這流氓！他八千塊就賣掉他母親的禮物了！」

「誰告訴你的？」她到底問了，其時她已經到達了這樣的結論，認為房子已經賣掉，因此便宜地把它買過來的希望已經永遠落空了。」

「依凡·米哈依里支，那客店主人說的。」

「那幹嗎他不預先告訴我？」

「我想他是害怕。」

「害怕！我要教訓他害怕！到莫斯科去把他叫來，一到，就把他帶到新兵徵募處去，抓他去當壯丁去。害怕，得啦！」

農奴制度還存在着，但顯然是臨到結尾了。安唐·瓦西列夫時常會從他的女主人那里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命令的，可是目前這一個是太出乎意料了，這使他覺得很不舒服。他不得不記起了他的綽號「變節的」。依凡·米哈依里支是一個沉着？幸運的農人，他會有這樣的麻煩，卻實在是不可思議。此外呢，他是他的

朋友——而現在卻只因爲他，安唐·瓦西列夫守不牢舌頭，便要去當兵去了。

「請寬恕……依凡·米哈依里支吧，我請您！」他打算求情。

「你滾……你這縱容的傢伙！」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用了這樣的聲音罵他，便他不再想替依凡·米哈依里支辯護了。

可是在我把故事說下去之前，我得請求讀者跟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和她的家煠多認識一下呢。

X

X

X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是一個六十開外的女人了，可是依然精神旺盛，常常自己打自己的主意。她的態度是一成不變的；她專制地統治着廣大的戈羅維路夫的田莊，決計不聽取任何人的句話；她默默地並且經濟得幾乎吝嗇地生活着，她從來不跟鄰舍打交道，她和地方當局來往得很好，她要求她的孩子們絕對服從，她希望他們無論做什麼事情，總得先問問自己，「媽媽會怎樣主張呢？」總之，

8
她有一種獨立的，不受管束的，甚至要管別人的性格，一部分是由於這樣的事實，即在戈羅維略夫家族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她一點反對的。她的丈夫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傢伙，通常是喝得稍有醉意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曾經說，她自己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婦）；她有一兩個孩子是在彼得堡機關里做事，另外的幾個和他們的父親一樣，是處在不利的狀態下，對於家中各事都不准插嘴。在很年輕的時候，彼得羅芙娜就已經覺得有點孤立了，自然就完全去掉了家庭生活的習慣，雖然『家庭』這兩個字時常掛在她的嘴邊，而且在表面上，她的一切活動的唯一動機，就是要養活這個家庭。

家長——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戈羅維略夫，從他的青年時代起，就被人認為是一個不中用的，討人厭的傢伙了。而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那是一個特別用心思，滿身生意眼的女人，從來不會同情過他。他過的是懶洋洋而不中用的生活，他的大部分時光，是把自己關在書室里，學鳥叫，學鷄啼之類，也學寫

一些什麼『自由詩』。在推置心腹的談話中，他便吹牛說他曾經是巴爾可夫（
一）的一個朋友，說巴爾可夫彌留時還替他祝福。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從頭就不
喜歡她丈夫的詩作，把他的詩叫做『淫賤的吹牛』；而因為烏拉第米爾·米哈依
里支結婚的主要目的，是可以有一大羣聽衆聽他的詩，所以糾紛很快就發生了。
漸漸地愈來愈利害，愈刻毒，他們終於在妻的一方面是對於她的粗俗底丈夫採
取一種完全而蔑視的冷淡，而在丈夫的一方面呢，則對妻子衷心地憎惡——可是
這倒是一種包含着相當份量的恐懼底憎惡。丈夫把妻子叫做『潑婦』，叫做『魔
鬼』，妻子把丈夫叫做『風磨』，和『無弦琴』。他們這樣子生活在一起過了四
十年，兩個人中間誰也沒有想到過在他們的生活里有點不自然的成分。

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的討人厭並沒有與時俱減，剛剛相反，變得更惹人

(1) Barkov 是當時的一個三流作家。——譯者

生氣了。在他創作巴爾可夫式的詩歌之餘，他還學會喝酒，和在走廊里調戲女人。起先姻蓮哪。彼得羅芙娜對於她丈夫的這種新的娛樂，感到生氣，煩惱（雖然在她嫉妒的成分還不及侵犯她的權威這一點更其可惱的），可是後來她就不把它放在心上，只是監督着管家婦不要再把燒酒送到主人那里去。僅僅對自己說了一次，說她的丈夫對於她一點用處也沒有，她從此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一個鵝的上頭——擴大她的田產。而在她四十年的婚姻生活當中，她已經把田產擴大了十倍。用了可驚的心，她對於遠遠近近的田地都加以尖銳的注意，靜靜地打探那些田地的主人和信託局有什麼瓜葛，於是像晴天霹靂似的在拍賣中出現。在這樣的狂熱追求產業的漩渦里，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愈來愈退到最後的地盤，終於變成一個隱士了。當我們的小說開始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龍鐘的老漢，幾乎從不離開過他的床蓆，而很少的幾次爬起床來，只是爲了把腦袋伸進到他的妻的房間底半開着的門中，喚了一句「你這魔鬼！」於是重又隱沒了。

網蓮娜。彼得羅芙娜小的時候，也不見得怎樣快活。她的天性是太不求人了；她是太獨身化了，所以這樣說的原故，是因為她把孩子看做光是一種負累。只有當她獨自一個兒，和她的帳簿以及賺錢計劃在一起的時候，只有當她和管家、跟丁、女管家之類的人物進行正經的談話，而沒有人去打斷她的時候，他才感到了自由的呼吸。孩子們對於她只是生命的不可避免的骨架中的一部分，要反抗它她倒覺得有點不對，雖然這麼一來，並不會觸動她的內心生活底一根絃線，而她的內心生活全部是用實際生活的無可計數的細目所構成的，她有四個兒女，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關於她的長子和她的女兒，她甚至連提也不喜歡提。她對於她的最幼的兒子，或多或少帶點冷淡，只有對第三個——普爾輝萊，她有着一點兒感情，雖然這感情的成分是恐懼多於鐘愛的。

11
她的長子，斯蒂潘·烏拉第米爾，就是這本小說在目前主要說及的那一位，在家庭裏是喚做「呆子斯蒂奧伯加」，「暴徒斯蒂奧伯加」的。他很早就失了

寵，從孩子時代開始，在家里就等於一個賤民或者流氓。不幸他倒是一個天分很高的孩子，他很快很乾脆就吸取了他的環境的印象。從他的父親那里他承受了那無限的頑皮，從他的母親那里他得到了迅速戳穿別人的弱點的能力。由於他的前一種品性，他很快就變成他父親的寵兒——這只有教他的母親更不喜歡他。常有這樣的事：當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出去交涉什麼事情的時候，父親和兒子就退到裝飾着一幅巴爾可夫肖像的書室里去讀自由詩，或者閒談，主要的是談些關於「潑婦」——這就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一切。可是這個潑婦倒也常常猜中他們要說什麼；因此她悄悄地進了房子，蹣手蹣腳的走近書室的門前，傾聽這活躍的談話。呆子斯蒂奧伯加此時此地就挨了一頓毒打，但那可沒有一點效果；毒打也好，勸告也好，對於他都已经沒有一點兒感覺，半個鐘頭之後，他又耍他的去了。他或者把女僕安紐特加的頭巾撕成碎片，或者捉一兩隻蒼蠅放到睡着了的瓦特加的嘴巴里，也許就溜到廚房里去偷一個蛋糕（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因為經

濟的原故，連孩子的飯食也非常節省的），雖然，——這倒是真的——他馬上和他的兄弟們把它分吃了去。

「你該殺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經常對他說。「我要了你的命也補不過來的！殺了你沙皇也不會罰我的！」

這種經常的屈辱，對於這孩子的鬆懈的天性發生了效果。並沒有使他苦惱或者反叛，卻發展了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性格，一種甚至可以消失人性來取悅於人的願望，一種毫無預計，也沒有均衡感的性格。這樣的人往往容易掉進任何一種影響里，而可能變成：醉漢，乞丐，無賴；甚至罪犯。

二十歲的那一年，斯蒂潘·戈羅維略夫在一間莫斯科高級中學里念完了書，就進了大學。作爲一個大學生，他過的是艱辛的日子。首先是因爲，他的母親祇給他不致於餓死的一點點錢；其次，他對於工作毫無一點興緻，卻有一種很壞的藝術家底脾氣——這主要的表現在模倣天才上；第三，他老是渴望結伴成羣，自

已一個人就連一會兒也呆不住。因此他很容易就變成一個食客和一個 *parasite*。 (一)；他對於無論什麼玩意都很快就熟習了這一點，使他和有錢的學生混熟起來。可是把他提到他們那樣的社會里去之後，他們發覺他並不和他們相稱，卻祇是一個無賴，而這就是大多數人對他的看法。祇要一次走上了這條路，他就愈降愈低，而在第四年的結尾，他已變成一個職業的諧談家了。儘管如此，由於他的接受能力和記得他所聽過的一切，他考試考得及格，並且得到了學位。

當他帶了一張文憑回去見母親的時候，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僅僅聳了聳肩，說了一句：「希罕！」她留他在鄉下過了一個月，然後把他送到彼得堡去，每月給他二百紙盧布 (二)。他從這個機關跑到那個機關。他既無有力的朋友，而用

(一) 法國話：寄生者——譯者

(二) 紙盧布：約莫一八四五年的時候祇值銀盧布三分之一弱——譯者

自己的力量去開闢道路呢，卻也絲毫沒有這樣的打算。這個年青人的懶開的心已經失掉集中精神的習慣，以致於即使是在這樣的官廳里做些例如報告和摘由之類的工作，在他也覺得太吃力。戈羅維略夫在彼得堡混了四年，終於自己以為這樣的一個司書毫無出頭希望。姻蓮娜·彼得羅芙娜對於他的訴苦，回了一封生氣的信，用這樣的幾個字起頭：『我已經知道一切』，結尾是吩咐他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在她的寵幸的農奴會議上，決定了要為呆子斯蒂奧伯加在法院中找一個位置，叫他做了常常為戈羅維略夫家族辦事的官方律師。故事並沒有說明斯蒂奧伯加，烏拉第米里支在法院里做了些什麼，和怎樣過活，只是三年之後，他就不再呆在那裏了。於是姻蓮娜·彼得羅芙娜決定了採用極端的辦法：她『扔一份給她的兒子』，這同時等於說是『他母親的禮物』：這就是，她給他在莫斯科買了一幢房子，爲了這付出了一萬二千盧布。

在他的一生中，斯蒂奧伯加第一次自由地呼吸。這一幢房子似乎每

年可以生一千銀盧布利錢，和先前比較起來，這個數目對於他確乎是一種幸運了。他用真正的感情，吻了吻他母親的手，（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說：「你留神，呆子，別再希望從我這裏要些什麼了！」）並且發誓要證實分給他頭上的有莫大的價值。可是，唉唉！他是那樣的不長於管理錢財，他對於實生活懂得那樣的少，以致於每年的堂哉皇哉的千金，只夠他揮霍一個短短的時間。四五年間他竟完全全的破了產，當徵募新的補充兵的時候（一），他就祇能去投軍去了。可是他的一營人却只開到哈爾可夫，就訂了和約，而戈羅維路夫重又回到莫斯科。他穿了一套多少是破爛的軍服，登了馬靴，口袋里還有一百盧布。他打算用這筆錢投機一下子，這就是說，他拿去賭牌，馬上就輸得清光了。於是他開始到他母親的一些在莫斯科的富農家去了：這一家他去吃飯，別一家他

（一）那時是克里米亞戰爭時代。——譯者

去乞四分之一磅的煙葉，^(一)第三家去借一點零用錢。可是終於到了一個時期，他發見自己——如俗話所謂：四面碰壁。行年將近四十，他認為再不能過這種無家的生活了。而他剩下來唯一的物事祇有——戈羅維略伏^(一)。

媾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第二個孩子是她的女兒安娜，這也是她所不喜歡提及的一個。

事情是這樣的：媾蓮娜·彼得羅芙娜對於安娜有過一套計劃，可是她的希望並沒有實現，倒是這個女孩子做了醜事，整個地方都在私下里說了。當安娜離開學校的時候，媾蓮娜·彼得羅芙娜把她留在鄉下，希望利用她做一個不必付薪金的秘書和會計，但安娜有一天晚上和軍旗手烏拉諾夫逃出了家庭，並且和他結婚了。

(一) 戈羅維略伏：戈羅維略伏家族的本鄉。——譯者

「他們沒有父母的祝福就結婚，簡直是狗！」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忿忿的說。「多謝上帝至少那男人該把一個結婚指環戴上她的手指的吧！隨便那一個人乾脆是樂了一陣子就逃掉的！對他還是不要有什麼奢望吧！」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在她的女兒的事件里，也像在那壞兒子事件里一樣的堅決：她也「扔了一份給她。」她給了她五千盧布，和一條有三十個農奴的小村，和一間破舊的房子，窗門都壞了，地板都破了。兩年間，這一對年青人花掉了他們的所有，旗手跑了，剩下安娜和一對雙生的女兒；安甯加和盧賓加。三個月之後安娜死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就不得不照顧這一對孤兒；她把嬰孩移到自己的屋子里，指定一個獨眼的老婦人巴拉式加照料她們。

「上帝大發慈悲，」她說；「孤兒的食物不要漲價呀，在我的老年她們會是對我的一種安慰呢！上帝要了我們的一個女兒去，卻又給了兩個。」同時，他寫信給她的兒子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說道：「你的姊姊死得有如她生前一樣的

可恥，把她的兩個乳臭小兒推到我的肩上了。」

說起來雖也有點刻毒，但是你知道她給斯蒂潘和給安娜的禮物，對於娜蓮娜·彼得羅芙娜並沒有經濟上的損失，而且間接是在增加戈羅維略夫的產業，因為減少了它的領有權的人底數目。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是一個有原則的婦人，已經「扔了一份」給那些壞兒女之後，就覺得她對他們的一切義務都已盡了。她從來不曾想過她有一天會分一點什麼給她的無父無母的外孫們。她僅僅儘可能地把她會送給她們的母親的那一小片田莊擠出錢來，把它投資在信託局里，一邊說：「這里我是爲那孤兒倆儲蓄，而我帶她們看管她們決不要一點報酬——我花在她們備身上的錢，上帝也許會還給我的！」

19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兩個較小的兒子，普爾輝萊和巴佛爾，住在彼得堡；前者在官廳里，後一個在軍隊中。普爾輝萊已經結過婚，巴佛爾還是獨身漢。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在家庭里有三個名字：「猶獨式加」(一)「吸血

鬼」，「老實孩子」；三個名字都是小的時候呆子斯蒂奧伯加給他起的。他從小就對他的「親愛的好媽媽」非常親切，誠懇地吻她的肩膀，有時也講講故事。他老是悄悄打開了母親的房門，偷偷地一點聲音也沒有地走進屋角去，坐下來，眼睛不停地看着她。她在寫賬算賬。可是即使在那樣的先前的日子裡，娜蓮娜·彼得羅芙娜也覺得她兒子的討好，實在大有可疑。甚至在那樣的時節，他定睛向他聽着的眼色，她也覺得是一個謎，她不能決定這中間確實有點什麼——是怨恨呢還是孝順。

「我不能夠了解他的眼色，」她有時自己對自己說；「這恰像他正在設下羅網，把我套進去似的。那樣的有毒的，欺騙的眼睛呀！」

她回憶起發生在普爾輝萊出世之前的滿有意思的一件事。那時候在他們的房

(一)猶獨式加：在俄語即是「猶太」的暱稱。——譯者

子里住着一個虔教的老人，人家叫他做『狂聖普爾輝萊』，他有預言的天才；她一想知道未來的什麼時，總是去問他的。當她問這老人她什麼時候臨盆，出世的將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的時候，他沒有直接的回答，卻學雄鷄叫了三聲，然後喃喃地說：

『小雄鷄，小雄鷄，瓜如踞齒，

小雄鷄，唧唧唧，威嚇母鷄；

母鷄叫，咕咕咕，可惜太遲。』

——就這麼樣。可是三天後（這可對了——他啼了三聲！）她生下了一個男孩（這可對了——小雄鷄！）於是把他的教名喚做普爾輝萊，來紀念這個神聖的老人。

預言的前半，已經實現了，可是這些神秘的字眼卻有什麼意思呢？

『母鷄叫，咕咕咕，可惜太遲。』

娜達娜·彼得羅芙娜就想呀想的，其時她從她的手下面看過去，驟見普爾輝坐在角落里用他那謎樣的表情定睛看着她。

孩子坐在那兒，靜靜地、乖乖地、那麼一心一意地看着她，以致於連眼淚都湧進他那睜大的雙眼了。好像他已經猜中了在她母親心中發生的疑團，所以用他的謙遜來解除那最小心的疑慮。每每當他使母親生氣的時候，他就把身子稍稍的前傾着，老是說，『看我呀！我沒有隱藏一點什麼。我絕對服從，絕對尊敬，不僅因為恐懼，而且是爲了良心的原故。』儘管她心裏知道，這可恨的孩子在接近她的時候，總是用他的眼光給她設下陷阱的，但她的心卻抵抗不了這樣的了不起的尊敬。她的手不能自制地從盆子裏揀一塊最好的東西，給她親愛的兒子，雖然在她的心中喚起一種糶糊的不安的不祥之感的，就是這孩子的面孔。

巴佛爾同他的哥哥普爾輝簡直是一個對照。他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特性的毫無缺的人。作爲一個小孩子，他並不顯示最微細的興趣，不管是讀書、玩

要、還是和別的孩子在一起，他老是愛自己一個兒，離開了所有的人。他會溜到屋角去，坐在那里，鼓起嘴，陷入幻想的沉思裏。他會藉口吃了太多的麥粉粥，或者他的腿太瘦了，不能做功課。或者說他其實並非紳士的兒子巴佛爾，而是牧童大衛加，說他額頭像大衛加似的有個黑瘤。功課不做，卻在舞鞭子。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呢，對他看了一會，她的心就在她的身體里面沸騰了。

「你坐在那里發悶幹嗎？」她再也忍不住，向他發脾氣了。「這樣的年紀就瞎想麼？你永遠不想走到你母親跟前，說一聲：『吻我，親愛的媽媽。』」

巴佛爾離開了他的角落，慢慢地走到他母親跟前，好像有什麼人在他背後推着他似的。

「媽媽，」他用一種孩子們並不常見的低沉的聲音學着說，「吻我，親愛的。」

「滾你的，你！……：癆病鬼！你以為坐在角落里你就騙得過我，可是我看

穿你的，我的寶貝！我看透你的計劃和打算呢。」

21

巴佛爾一樣的慢慢地走了回去，再度隱藏在他的角落里。

歲月過去了，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漸漸的發展而為一個淡漠無情的，不做聲的陰沉的傢伙，他的性格純然是消極的，並且從不曾用行動表現出來。他也許是仁慈的吧，可是他並沒有對任何人表示過一點仁慈；他也許是有腦袋的吧，可是他從來不曾做過一些有見識的物事。他會獻殷勤，但沒有人感謝他的殷勤；他會花錢，但從不會對誰做過好事，給過快樂；他永遠不曾給誰做錯過事，可是沒有人信任他；他是老實的，但誰也沒有說，「你看巴佛爾·戈羅維路夫在某一件事務上面多麼可敬呀。」他時常對他的母親很暴躁，但同時也害怕她，好像害怕火一樣。我再說一遍，他是陰沉的，但在他的沉鬱的後面，祇有惰性。

當兩兄弟長大了以後，他們的性格底差異，在他們對待母親的態度上表現得最清楚。猶獨式加經常地每個星期給她一封長信，把彼得堡生活的一切細目一

告訴她，並且向她保證了他的無私的爲兒子的孝心的無上感情。巴佛爾很少寫信，就是寫也寫得很短，有時簡直像謎一樣，似乎每一個字都是用鉗子從他身體里邊鉗了出來似的。

「親愛的母親膝下：某月某日母親的代理人農民葉羅非耶夫交來款項若干，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這樣地寫信給他的母親，『此款係由母親之慈願，交兒應用，爲此，之故兒在此表示衷心謝忱，且以至誠尊敬之意，叨母親雙手。唯』一使兒憂傷焦慮者，即母親供兒等應用，甚或揮霍，關懷至切，幾於損害健康。兒固不知弟意如何，在兒則……』像這樣子下去。在同樣的情形下，巴佛爾這樣寫：『雙親膝下：某月某日收到款項若干，照兒所知，比規定之數額尚短少六盧布又半，爲此之故兒敬請寬宥。』當婀娜·彼得羅芙娜責怪她的孩子們花錢花得太多的時候，（雖然她沒有什麼嚴重的原因，這事情倒是常有的），普爾輝萊收到這樣的信時，便帶着謙虛回信：『親愛的好媽媽：我知道爲了我們——你這

些不中用的孩子的原故，您負荷了一個力所未逮的重担；我知道我們常常不依慈母的吩咐來生活，而最壞的是，由於一個自然人類所常有的脆弱，我們在實際上竟把這忘記了，爲此之故，我誠心請求原諒，希望以後不蹈覆轍，謹慎使用你給我應用的金錢，親愛的好媽媽。」可是巴佛爾照下面似的回答：「親愛的雙親！雖然你們還不曾替我還過債務，但我也反對你們罵我只會花錢，關於這，請放心可也。」綱蓮娜·彼得羅芙娜告訴他們的姊姊安娜的死耗的信，兩兄弟回答得更其不同。普爾輝萊寫道：「我聽到我所愛的姊姊，我童年的伴侶·安娜·烏拉第米羅夫娜離開人世的消息，我感到大大的悲傷，而我更大的悲傷，是想起我親愛的好媽媽，在你的面前又多了一重煩惱，這就是那兩個孤兒，你呀，我們共同的恩主，你把全部力量來贍養家庭，不僅爲了必需品，還爲了多餘的揮霍，而你自己卻克制着一切，不顧你的健康，難道還不夠嗎！真的，一個人有時誰也免不了嘆幾口氣的，雖然這是一種罪過。照我看起來，你目前的煩惱之唯一解決，是

儘可能地常常記起基督本身曾怎樣的受難吧。」

巴佛爾寫道：「我知道我的姊姊已經千古。我希望萬能的上帝留她在天堂，雖然這也不是一定的。」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把她兩個兒子的信讀了一遍又一遍，她打算猜出當中那一個是她的敵人。她讀了普爾輝萊的信，她覺得他是個無賴。

「只要想一想他怎麼寫呵！他的舌頭你看說得多好聽！」她嘆道。「呆子斯蒂奧伯加給他起個渾名叫做猶大，那並非無緣無故的！他所說的全沒有一句真話！都是扯謊——「親愛的好媽媽」，還說我的負擔，還說麻煩……他其實是一點也沒感到的！」

於是他拿起了巴佛爾的信，她重又以爲他也是個無賴。

27
「他會是笨伯的，你只要看他怎樣刺他的母親！」關於這個，請放心可也……」說得蠻好聽——讓我叫他「放心可也」——我要像我曾對呆子斯蒂奧伯加

所做的一樣，扔給他一份兒，這樣子他才知道我是怎樣的「放心」！

到頭來一陣真正悲劇的憂傷從這母親的胸膛透漏出來：

「我把這許多財產積蓄起來，到底是爲了誰呢？忘飢失睡，到底是爲了誰呢？這一切是爲了誰呢？」

當管家安唐·瓦西列夫告訴娜蓮娜·彼得羅芙娜說呆子斯蒂奧伯加已經花掉了會「批」給他的那一份兒其時，戈羅維路夫家族的情況便是如此。它的賣價之低，在她看起來就比先前更加是一件「母親的禮物了」。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坐在寢室里，保持不住她的精神的平衡。在她心里好像有些什麼在活動，可是她並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即使最有經驗的心理學家，也不能夠決定，在那中間的混合物，究竟是對於那畢竟是她的兒子的傢伙底突然的憫憐呢，還是她只因爲有損她的權威而起的生硬的情感；她的一切情緒和感覺都混和起來了，這些東西用了感人的速度在變幻着。終於，她會再一次被「那可憎

的孩子」所拖累的這一種恐懼的心理，從她的許多思慮的混雜的羣體中，突現出來。

「賤人安娜用她的乳臭小兒來苦惱我，而現在又是傻子……」她這樣反省道。

29

她依然坐在那裏好幾個鐘頭，凝視着窗子，一句話也不說。他們搬來了午餐，她幾乎一點也沒有吃；他們來說，「請給主人一點燒酒」，她就將儲藏室的鑰匙看也不看的拋給他們。飯後她走到神像室里，吩咐把所有的神燈都點亮，又叫把浴室暖了起來。所有這些，都是絲毫不錯的指明女主人是在生氣了，於是屋子里一切都靜了下來，像往常一樣的靜下來了。女僕都用脚尖走路；管家婦嫻古蓮娜，發狂似的跑來跑去；她要在這個下午製果醬，而現在時間到了，菓子都洗乾淨了，可是却還沒有女主人的命令；園丁馬特威來問桃子是否要摘下來呢，可是女僕們那樣終有介事的說了一聲「哈希！」（一）他就立刻回去了。

西列夫叫了來。

作過祈禱，洗過澡之後，姆蓮娜·彼得羅芙娜覺得好了一點，又把安唐·瓦

「噫，呆子現在做什麼事情？」她問。

「莫斯科大得很——一年也走不完哩！」

「可是他得吃飯呀，可不是？」

「他靠我們的農人。在這些個吃吃飯，向那些個要十個戈比克（二），買香

烟。」

「誰說他們有能力供給他的？」

「唉，太太，農人們是不計較這些的！連陌生的人也布施，他們難道會拒絕

（一）「哈希！」：叫人不要響的聲音。——譯者

（二）戈比克：輔幣，一百個戈比克等於一盧布——譯者

他們自己的主人麼？」

「我要教訓教訓他們……這些布施主！我要把呆子送到你鄉下，讓你們大家出錢養活他。」

「那請隨便，太太。」

「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請任由尊意決定，太太。如果太太這樣吩咐，我們就來養他。」

「養他……我是這樣說麼，你的舌頭可太自由了！」

沉默了一會兒。但安唐·瓦西列夫被他的女主人噙做變態的，倒並非無緣無故的。他安靜不來，開始有點偏促了，他想再告訴他一點事情。

「他機靈得很！」他到底說出來了。「據說他打仗回來時還有一百盧布。一百盧布不能說多，但也可以過好一個時候了……」

「是麼？」

『可是他想想他該碰碰命運，比如說，做一點什麼生意之類，……』

『講得明白點，嘎！』

『他把錢帶到日耳曼俱樂部去。他想他會碰見一個傻瓜，會靠打牌贏了他，可是他却碰到一個伶俐的傢伙。他想溜走，可是他們把他留在廳里，看樣子是把他的錢都拿去了。』

『我想他一定也遭了一場毆打的吧？』

『是的。第二天他去依凡·米哈依羅夫那里，並且把這告訴他。有趣的是，他還在哈哈大笑……高興得很，倒像會發生過什麼好玩的事情似的！』

『他不會放在心頭的！最好他不在我眼前出現呀……』

『可是，我以爲他會來的。』

『什麼！我不讓他進門！』

『他確實來了，』安唐·瓦西列夫再說了一遍。『依凡·米哈依里支告訴過』

我，他怎地說的：『我一切都完了，我要回到老人家那兒去啃乾麵包去！』老實告訴你，太太，其實他也並沒有別的去處啦。他不能永遠去依賴他的在莫斯科的農人呀。他也還需要衣服呀，需要一個家呀，……』

這恰好就是炯蓮娜。彼得羅芙娜所害怕的物事，這就正是曾在她面前朦朧地出現過，使她感到極大的不安的事物。『是的，他會來的，他已經沒有別的去處了——也沒有辦法避免了！他會在這里，常常在她眼前，她會咀咒過並且忘掉了的這個討厭的傢伙呀！可不是她已經「扔給他一份」了麼？她以為他得到了「他的應得的」之後，就會永遠消失的——但這里他是走回來了！他會來的，他會要來，穿着破衣的他會成爲每一個人的眼中釘。而她總得滿足他所有的需要，因爲他是一個厚臉皮而暴戾的人，沒有法子用鎖把他關得住的；他有力量穿了破衣出現在陌生的客人的面前，他有力量吵鬧，他有力量跑到鄰人那里，把戈羅維略夫家族的一切秘史，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她能夠把他罰到蘇茲達爾僧院去麼？可是

卻不知道究竟是眞的有這麼一個僧院，也不曉得這還是爲了被虐待的父母不致於看見他們的暴戾的孩子而設的呢。人們也會談過感化院……可是怎麼可以把一個四十多歲的強悍的男人送到感化院裏去呢？

總之，是呆子斯蒂奧伯加的到來威脅了她的和平底存在，這種煩燥的念頭使媼蓮娜，彼得羅芙娜非常氣沮。

「我打發他到你鄉下，你自己養他去！」她恐嚇這管家。「不是要整個村子來養他，是要你自己養！」

「什麼道理呢，太太？我做錯了什麼？」

「什麼道理？因爲你嚕嚕嚕說些不吉利的話。老鴉一樣的叫，叫！」他確實要來的！……給我滾……你這老鴉！」

安唐·瓦西列夫轉過身要去了，可是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又把他叫住。

「慢住！等一等！他眞的動身到戈羅維略伏來了麼？」她問。

「好像我還會騙你似的，太太！千真萬確，他這樣說：『我要回到老頭子那裏去啃乾麵包去。』」

「我要給他看看老頭子準備了些什麼麵包！」

「唉唉，太太，他不會活多久的了！」

「爲什麼不？」

「他咳嗽得很利害……他的左邊身子癱了。他不能活得太久的！」

「像這樣子的男人，我的好寶貝，往往是很長命的呢！他比我們都長命。他娶咳呀咳的——這對於像他一樣的長腿馬兒，一點也沒關係！好吧，我們往後瞧吧。你可以去了。我要做事情了。」

25
劉蓮娜·彼得羅芙娜整個晚上是在思慮中過去的，終於決定了召集一次家族會議，來安排呆子的未來。會議的辦法本來並非她的特質，可是這一回她倒決定要拋棄專制的傳統，免得輿論要她個人對這種決定負責。可是對於家族會議的

結果，她是絲毫不會懷疑的，因此她坐了下來，寫信給普爾輝萊和巴佛爾，叫他們馬上回到戈羅維路伏來，其時她的心頭就輕了許多。

所有這一切在進行着的時候，作爲煩惱之源的呆子斯蒂奧伯加，已經在莫斯科到戈羅維路伏去的路上了。他定了一個驛運車的位子，這些車子是從前住在鎮上的比較過得去的商人和農人常常乘坐的，現在好些地方也依然坐着它回到自己生長的鄉下去。即驛運車沿着大路開始行進，好心的客店主人依凡·米哈依里支替斯蒂潘付了車費，還爲他買了一瓶燒酒、一條香腸，作爲旅途中的吃喝。

「你應該這樣子的，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依凡·米哈依里支對他說：「在十字路口你就得下車，然後走到你媽媽家里，你要吻她的手，請求她的饒恕。」

「該是這樣，該是這樣！」斯蒂潘機械地答道：「到了十字路口，我也不要走多遠了——只有十哩路，轉過灣去，就會看到戈羅維路伏教堂的鐘樓，我就拍打了泥塵，到她的跟前去。」

「你媽媽看見了你的——身衣服，准會因為心痛而好好地接待你的！」依凡，米哈依里支說。

「當然啦！她一定會的！我母親向來是留心衣服的清潔的。」

斯蒂潘·戈羅維略夫還沒有喪失他最後的希望，雖然家庭和社會生活，都那樣無情地踐踏他，在他身上並沒有留下什麼有價值的記憶。他進過大學，受過自由教育的薰陶，但這只能使他鬆懈的天性更鬆懈而已。他有着兩隻細長的手臂和狹窄的胸膛，因為吃得不好，消瘦得很利害。放蕩和酗酒，使他的面孔腫脹起來，他的灰白頭髮和鬍子亂蓬蓬地，他的長長的鼻子因天氣不好的原故變得通紅，他的聲音是響亮的，但有點沙；身上穿了一件破舊的灰色軍服，已經污髒得可怕了；制服的鑲邊已經割裂得絲絲縷縷；他的腳上穿了一對古老的破皮靴，好多地方是補過的，並且露出了腳後跟；上衣領子打開的處所，人們可以照見一件幾乎是黑色的好像蓋上了一層油煙似的襯衣，表現出真正的嘲弄的氣

概，他把它叫做虱子襯衣。他看周圍的事物，是從他的睫毛底下陰森地瞧的；原因並非由於什麼內心的不安，而是因為一種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餓死的恐懼心理吧。

他不停的說着，毫無連貫，從這一件跳到那一件；他說的時候，依凡·米哈依里支就傾聽着，後來卻聽着他說話的音樂入睡了。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在車里怪不舒服。因為里面一共有四個人，他迫得把兩條腿屈了起來，那樣子走了兩三哩，膝蓋就痛得利害。可是儘管痛苦，他也不停的說着話。塵土從車旁的窗子飛進來，太陽的傾斜底光線，有時射了進來，立即把車箱照得通亮，有如一些光輝的烈焰——而他說呀說的說個不停。

『是的，兄弟，我過了一輩子的淒涼的生活。』他說：『現在我要休息一下了！畢竟是，不見得我會從家里把她腐蝕掉的，她總可以剩下一些麵包屑給我的呀！你以為怎麼樣，依凡·米哈依里支？』

『你的母親剩下的東西多着呢。』

『可是並非留給我的呀——這你也是這樣說的吧，是不是？對的，朋友，她有成噸成噸的錢，可是對於我，她連一個銅板都吝嗇着。她老是恨我，這老魔鬼！什麼道理呢？可是她現在一點也奈何我不得——頑石擦不出鮮血來的呀！我已經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如果她把我趕出去，我不去！如果她不給我吃飯，我自己去拿！我曾爲了我的村子去當兵，兄弟，而現在無論什麼人都有幫忙我的義務呀。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害怕的，她可能一點烟也不給我——這就真該死！』

『是的，我恐怕你要和香烟告別了。』

『我一把抓着那管家，然後——也許這禿頭老鬼，可能給他的主人一點兒的。』

39

『他自然可以。但假如你媽媽禁止他呢？』

『那麼，我就完了。所有我先前的偉大留下來的唯一奢豪就是烟呀！從前我

「有錢，一天總得吸它四分之一裝的邱可夫烟！」

「你也得和燒酒告別呢。」

「這也該死！燒酒對於我的身體很有益處——它使我咳得鬆一些。你知道，兄弟，當我們行軍到塞巴斯托普爾的時候，我們還不會走到塞爾普荷夫，每人就已經喝了差不多三加侖了！」

「我想你們已經是爛醉如泥了吧？」

「我倒記不起來了。我相信是那樣的。我一直走到哈爾可夫，兄弟，可是要了我的性命去我也記不起一點兒了。我只記得我們開過鄉鎮，開過市鎮，記得在岡拉有一個政府人員對我們演說了一番。他流了淚，這流氓！是的，我們的祖國俄羅斯是在那樣的不幸里！官員，收稅官，壟斷商人——這樣的國家能夠生存倒真是奇怪呢！」

「你的媽媽也計劃過靠打仗賺一筆錢呢。我們這田莊一半以上的新兵不見了。」

而政府呢，據說，對於地主是，每派一個人出去，就給地主一張空白的憑單。這些憑單每張值四百盧布呢。」

「是的，我的母親是一個伶俐的女人！她其實該做一個政治家的，不該老是坐在戈羅維略伏做葉醬！你懂得麼？她對我不公平，她騙了我，而我依然尊敬她！她伶俐得像個鬼——這是主要的物事！如果她不是這個樣子，那麼我們現在跑到那里去呢？我們就只有一個戈羅維略伏村——一百五十個農奴——看她積了多少上去呵！」

「你的弟弟們將來一定很不錯的。」

41
「是會這樣的。可是我將會一點兒得不到手的——這是一定的了。對呀，我的朋友，我是連根帶葉倒台了！我的弟弟會變成大亨的，特別是那個小吸血鬼。他靠了他的花言巧語，無論什麼地方都得人寵愛的。可是到適當時期，他就會結果了那老魔鬼：他會從她那里吞掉田莊和資產——我對於這種事情的嗅覺可真靈。」

敏！至于我的弟弟巴佛爾倒是一個要得的人！他會靜靜地給我送一點香烟來的——你瞧吧！我一到戈羅維略伏，就給他一張字條：這就是我身邊的情況了？好朋友——聽我說！唉唉！假如我現在有錢呢！」

「那你就怎樣呢？」

「領一樁事，我要把金子像雨點一樣的向你身上灑！」

「可是爲什麼向我呢？還是考慮考慮你自己吧，我，靠了你的母親、照現在的樣子也很滿足了。」

「不，兄弟，別說那個！我要叫你做所有田莊的總司令！是的，我的朋友，你曾經給一個老兵解決了吃的東西和住的地方——我真感激你。如果不是你，我將蹣跚地走回我先祖的家鄉了！我要馬上把你變成自由的人，我要在你的面前打開我所有的寶藏——吃呀，喝呀，娛樂呀！你以爲怎麼樣，我的孩子？」

「不，少爺，你還是不要說我的好。如果你一旦有錢你還要怎樣呢？」

「立刻娶一個老婆呀。我們以前在庫爾斯克的時候，我們要去爲聖母唱讚詩，我看見一個女孩子……唉唉！簡直是好寶貝——你相信不相信，她安安靜靜的站不上一分鐘！」

「可是也許她不願意做你的老婆呢？」

「那你說，錢拿來幹什麼的？銅鈔這撈什子拿來幹嗎？如果十萬不夠，拿二十萬去！要是我有錢的話，兄弟，只要老子歡喜，什麼事情做不出來！老實告訴

你，以前我託軍曹長送她三個盧布——可是她要五個，這陰毒婆娘！」

「我想，你那時剛巧沒有五個的吧？」

「也許是的吧，兄弟，我告訴你，這一切簡直像是做了一場夢。也許她畢竟到我那里來過的吧，可是，我已經忘掉了。我們的全部行軍，整整的兩個月——

43 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這在你不曾試過的吧，不是麼？」

可是依凡·米哈依里支沒有做聲。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仔細地看看他，發

見他的旅伴的腦袋有節奏地在搖擺着；每當他的鼻子差不多要碰到他的膝頭了，他就猛然的昂了起來，然後又一次的打他的瞌睡。

「喂喂！」戈羅維路夫說。「搖你個覺啦！要講三話四啦！你長得太胖了，兄弟，你喝了茶，收了那客店主的車費！我可睡不着！老是不想睡，一點也不想！我現在該玩些什麼把戲呢？葡萄果子也許……」

戈羅維路夫向他周圍望了一眼，他曉得他所有的旅伴都睡着了。坐在他下面的商人，把他的腦袋擱在窗欄上，可是他也一樣的睡熟了。他的面孔發着光亮，好像塗了一層光漆似的，一羣蒼蠅安身在他的嘴巴底四周。

「如果把所有這些蒼蠅放進他的咽喉里，他該會嚇得一跳的罷！」戈羅維路夫忽地想起了這樣的一個快樂的念頭。他開始偷偷地用他的手來實現這個意思，把手伸到一半他記起了一些什麼，就停了下來。

「不，別再開玩笑了——夠了！安安靜靜的睡一覺吧，我的朋友們！而在這

會兒我哭……他把酒瓶兒藏在那里呢？噢，在這里，乖乖！來呀，喂！上帝呵。保——保——請你的蒼民！」他用低沉的調子唱着，他從緊緊放在車子的一旁的麻布袋中，拿出了一個瓶子，把瓶口塞進他的嘴巴里。「哎喲、好傢伙！這叫我振作起來了。再吃一點麼？不，夠了……還有十五哩纜到呢。我還有足夠的時候痛飲一頓……也許現在再喝一點吧？唉唉，他媽的這燒酒！我一看見瓶子就忍不住住了。喝酒對於我是很不好的，但我卻不能不喝，因為睡不着呀！他媽的這些傢伙會結果我的呢！」

再喝了那麼幾口，他把瓶子放回口袋里，開始裝他的煙斗了。

45
「好極了，」他說。「我喝了酒，現在該吃吃煙了！那老傢伙不會給我吃煙的——他倒不錯。我懷疑會不會連吃也不給我吃呢？我希望她給我一點殘羹冷飯呀！唉我呀！我以前有的是錢——現在卻沒有了！我以前是個人——現在是什麼也沒有剩下來了。這就是世事的變幻呀！今天你飲飽吃醉，盡情歡樂，吃着煙斗，

「明夫呀——誰知道怎樣了呢？可是我得吃點什麼。我的暴飲正好比一個潑斗，而我不會吃過一頓飽。醫生說如果有適當的食物來下酒，即如我們行軍經過奧波揚的時候斯馬拉格德主教那樣子，酒是有益處的。可是奧波揚吧？鬼曉得，也許是克隆米。這可不要緊，問題是在找點東西吃吃，我好像記得他把一條香腸和三個法國麵包放在口袋里。太吝嗇了沒有買魚醬，自然啦！看他怎地睡！他的鼻子發着怎的聲音！我希望他把吃的東西放在他的座子下面。」

他在他周圍瞎找了一會兒，可是一點什麼也找不出來。

「依凡·米哈依里支！喂，依凡·米哈依里支！」他叫道。

依凡·米哈依里支醒來，一下子好像不懂得爲什麼他坐在他的主人對面。

「我剛打瞌了一會兒！」他終於說了。

「不要緊，兄弟，睡吧！我只想問一問，我們的乾糧袋在那兒？」

「餓了麼？可是你總得先喝一杯呀。」

「說得有道理！你把酒瓶放在那兒？」

喝了一會之後，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就來扯香腸。它硬得像石頭一樣，餓得像吃鹽，並且裝在那樣韌的腸皮里，不得不用刀尖來刺它把它割開。

「現在最好是吃吃鱈魚了，」他說。

「你該原諒我，少爺，我簡直忘掉了。我記得是在早上，我叫老婆記緊給我提醒鱈魚的事情——往後呢卻一直的忘掉了！」

「不要緊，香腸也就夠了。我們行軍的時候，吃得還要壞。你知道，爸爸告訴過我說，有一個英國人打賭說他能夠吃一頭死貓——他真的吃了！」

「不會的吧！他真的吃了？」

「吃了。可是後來他生了病。甜酒醫好了他。他一口氣喝了兩瓶，精神就好

(註)Caviar (魚醬)——用鱈魚的魚卵製成的醬，俄國人用來調味的。——譯者

起來了，另外一個英國人說他整年不吃一點東西，祇需吃點糖。

「他賭贏了沒有？」

「不，他在一年終」

天，忽然死掉了。可是你幹嗎不喝一點呀？」

「我一生沒有喝過酒」

「那你是喝飽茶了？這不對，兄弟：這就是爲什麼你的肚子脹起來了。喝茶得小心的：你喝它一杯，就該用一杯酒來中和它。喝茶只叫咳嗽得緊，喝酒卻叫咳嗽得鬆。可是這樣子的麼？」

「我不知道；你們學問家才懂得的。」

「這不錯。行軍的時候我們沒有空兒煮茶煮咖啡。可是燒酒卻是頂呱呱的東西；你把酒塞拔開了，倒出來，喝光，就完了。他們要我們跑得非常之快——決得我十天也沒洗過一次澡呢！」

「那你可辛苦得很了，少爺。」

「並不十分辛苦，可是在大路上行軍不是玩意兒！上前線那倒還不壞——東西是民衆給的，招呼我們吃飯，而且有好多多燒酒。可是回來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招呼我們了。」

戈羅維略夫拚命的咬着香腸，到底給他咬了一口了。

「鹹得很，這香腸，」他說。「可是我也並非講究這些的！我的母親也並沒有叫我吃好東西：一盤椰菜湯，或者一勺豆粥，這就完了。」

「不致于這樣壞的吧！也許在節日里她會給你一片蛋糕的。」

「沒有茶，沒有烟，沒有酒——你就得這樣。據說她後來也學會打牌的——這也許對於我有點好處。她也許叫我進去打一場牌，給我喝杯茶。可是其餘的——休想了！」

49
他們在一個車站上停下來四個鐘頭去喂馬，戈羅維略夫喝完了那一瓶酒，餓得很可以了。搭客們都到屋子里去吃飯去了。

在院子里跑了一會，深入後屋的花園和馬槽，嚇嚇鴿子，甚至努力想睡它一會，這之後，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的結論是，不如跟別的搭客一道，走進車站的屋子去，一盤椰菜湯在桌子上熱騰騰的，依凡·米哈依里支把一大塊肉切成薄片，放在旁邊的一隻木盤子里。戈羅維略夫在遠遠的一處坐了下來，燒着他的烟管，不知道究竟吃呀不吃。

「祝你們胃口都好，紳士們！」他終於說了。「湯還算是好的，我想。」

「並不壞，」依凡·米哈依里支回答。「你怎麼不吃一點兒，少爺？」

「不，我只是隨便說說；我肚子還不餓。」

「不餓，那自然！你才不過吃了一條香腸，他媽的這東西只不過把你的腸肚吹漲了。用點湯吧！我叫他們另外招呼你，你也用點肉呀！另外給這位紳士放張桌子，老闆娘——這就對了！」

搭客們都坐了下來，靜靜的用着飯菜，大家交換了一下會意的眼色。戈羅維

略夫猜他們已經看穿了他，雖然在行旅中他有點不知羞地當做主人，把依凡·米哈依里支稱做他的出納。他繃起眼眉，口中噴着烟。他是應該拒絕了用餐的，可是肚子餓的要求是這樣的固執，使他不得不貪婪地吃着放在他前面的一盤湯，一下子就把它吃光了。當他一吃飽之後，他的自恃又回復了，他若無其事的對依凡·米哈依里支說：

「好，我親愛的出納，你給我付賬，我要到草棚去瞌睡一會。」

他大搖大擺的跑到草棚那里，這時他的肚子吃飽了，他像一個陀螺（一）似的墜着了。五點鐘的時候他起了身。看見馬兒站在空了的馬槽旁邊，把頭顱儘是往旁邊擦，他把馬夫叫醒了。

「睡了麼，這混蛋！」他叫着。「我們要趕路，他卻在做愉快的夢！」

他這樣子老是說着，一直到他們到了去戈羅維略伏的那個十字路口，在那時候，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這纔清醒了一點兒。他的勇氣分明已經消失了，他開始不撒聲。現在是依凡·米哈依里支鼓起他的精神，勸他首先藏過他的煙斗。

「當你走近那莊園的時候，少爺，把它拋在刺草里；這以後你找得到的。」
載着依凡·米哈依里支再往前面去的馬兒，到底是準備妥當了。分手的時候到了。

「再見，兄弟，」戈羅維略夫用着打顫的聲音說，一邊吻着依凡·米哈依里支；「她將會弄死我的！」

「不至于這樣壞的；別這樣慌張呀！」

「她將會弄死我的！」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帶着這樣的確信，重複說了一遍，這使依凡·米哈依里支垂下了他的眼睛。

于時戈羅維路夫猛然轉到一條支路上，靠着一枝他剛纔從一棵樹上折下來的彎曲的手杖，慢慢的走去。

依凡·米哈依里支的眼睛隨着他走，其後在他後面追上去。

『我要告訴你，少爺，』他追上了他，說道。『今天早上我弄乾淨你的外衣的時候，我看見在那旁邊的袋里有張三盧布的票子——留心不要隨便丟掉了。』

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遲疑着，他不知道在這樣的場合里該怎樣做。終於他向依凡·米哈依里支伸出了手來，眼中含着一眶淚水，說：

『知道了……給一個老兵的小費……謝謝你！可是這之外呢，……她將會弄死我的，朋友！記住我的話——她會的！』

戈羅維路夫最後轉上支路，五分鐘裏面，他的灰色的軍帽已經在遠遠的濃密的青綠色的矮叢林中或穩或現了。時間還是很早——才五點多鐘；金色的早晨的霧圈，在小路上浮沉，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升起，光線射過霧靄；空氣中充滿了

山松，香菌和野梅的氣味；道路轉過一片低處的平原，上面聚集了一羣一羣的鳥兒。可是斯帶濟·烏拉第米里支什麼也不看；所有他的輕佻，忽然都離開了他，他好像去受最後審判似的走着，只有一個念頭充滿他的全身：三四個鐘頭之後，就再也不能走了。他回憶起他先前在戈羅維略伏的生活，他幻想出一個潮濕的窄窄的門，已經在他面前打開；他一踏過門檻，他們就砰的一聲關了起來——一切就完了。他回憶起另一些瑣屑的東西，這雖然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可是這的確顯露了戈羅維略伏的方式。他的叔父米哈依爾·彼得羅維支（常常叫做「粗暴的米式加」）也不被人寵愛，被他的祖父彼奧得·依凡尼支流放到戈羅維略伏來，在那兒他住在僕人的屋子里，跟德萊核爾加這頭狗，吃着同一個碗。還有一個姑母維拉·米哈依羅芙娜，那是她的兄弟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爲了可憐她養在戈羅維略伏的，但因為姆蓮娜·彼得羅芙娜每當她吃一口飯或者燒一根柴取燂的時候，都在罵她，後來「由於節食」而死去了。在他這里也有着非常相像的物事。

無窮無盡的一大串絕望的，向着一團灰色的張開大口的深淵去的日子，在他的想像中出現了，於是他本能地閉上了眼睛。從此以後就祇有他獨自個兒和那陰毒的老婦人在一起了——不僅陰毒，而且在一種冷漠無情的專制中硬化了。這個婦人將致他於死地，這倒並非由於折磨他，而是由於忘記他。將沒有一個人可以談話，將沒有一個地方避得開——無論那一個地方都有她，不可侵犯地，輕蔑地，阻撓地。這種對於無可避免的未來底念頭，帶着極度的慘痛充滿了他，使他停在一棵樹的跟旁，把頭朝着樹身撞擊着，恰像他一生的閒懶和惡作劇一下子在他心靈的眼睛前面閃亮了。他正在到戈羅維略伏去，他知道什麼在等着他，而卻還是向那里走着，他不得不向那里走。再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最低賤的人也可以做點什麼，可以掙一碗飯吃——只有他什麼也做不成。這種念頭好像這纔是第一

次打擊着他。他先前也會偶爾的想起未來，幻想着各種的可能性，可是他會老是給自己畫了閒散的安適的生活，從來不曾想過工作。而現在他正在面對着他過去

難以挽回的愚昧底報應了。這是一個苦楚的報應，這報應顯示在一句不祥的話語里：『她將會弄死我的！』

大約是在早上九點鐘的時候，戈羅維略伏教堂的白色的鐘樓，從樹林的背後現出來了。

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變得蒼白了，他的手在打抖；他脫去了他的帽子，他劃了一個十字。他記起了浪子回家的比喻，可是他立即覺悟到他所想起的一切不過是一種圈套一片胡言。終於他看見了近着大路的邊界桿了，他知道已經踏上戈羅維略伏的土地，這是一塊曾經生長了他，曾毫無愛情地養大了他，曾一點也不關懷地讓他走進世界，而現在跟任何時候一樣敵視地，迎接他回到它懷抱里的，滿懷敵意的土地。太陽在高空中，毫無憐憫地燒焦了一望無垠的戈羅維略伏的田野。可是他變得更蒼白了，並且開始打顫了。

他終於走到了教堂的院子。在那里他的勇氣全部消失了，他的母親的屋子，

從樹木的後邊顯露出來，是那樣的安閒，叫誰也不相信那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可是它對於他，簡直有着米杜莎（一）的頭一樣的效果。他想它就是他的棺材。『棺材！棺材！棺材！』他無意識地重複着說了。

他不敢筆直的走到那屋子去，他首先走到神父家里，請他去通知姪蓮娜。彼得羅芙娜說他已經來了，問她是否收容他。

神父的妻看見他的樣子，非常感動，立刻要去煎個火腿包蛋給他吃；鄉下的孩子們圍着他，帶着驚訝看着他們的主人；農人走過他面前的時候都脫下了帽子。可以說是猜謎一樣的瞟了他一眼；一個老家丁跑過來，要吻他的手。大家都知道，在他們眼前的這個人，就是那個到臨了自己所憎惡的地方的，不被鍾愛的兒子，都知道他是來尋好處，而他唯一的逃避，恐怕就是趕緊把他帶到這教堂的

（一）米杜莎：希臘神話上的怪物，誰看見了他，就會化成石塊的——記者

院子里來。大家都替他難過和不安。

神父終於回來了，並且說：『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的媽媽準備收容他。』十分鐘之後他到那里去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嚴厲地莊重地接見他，用了冰冷的眼光從頭到腳的打量了他一番，可是沒有用無聊的責罰的話語責備他。她不讓他走進屋子里去，卻在後門的階石上會他，然後吩咐把這少主人從另一道門領進去謁見他的父親。那老人，灰白得像一個死屍，戴了一頂白的睡帽，躺在床上昏睡，蓋了一張白被。當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走進來的時候，他醒了，忽地傻笑了一聲：

『哈哈，我的孩子，你已經落在老魔鬼的手里了！』他嚷着的時候，他的兒子吻着他的手。於是他像一隻雄雞似的叫了一聲，重又笑了笑，說了好幾遍：『她會把你吃掉的！她會把你吃掉的！』

『她會的，』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的心中覆述了一遍。

他的不祥的預想實現了。他給指定住在一間莊園辦事處那里的一個房間。他們給他拿了一些粗麻布的內衣，和他父親的舊長袍。這他立即穿上了。這陰森的窖子的門打開了，讓他進去——然後砰的一聲關上了。

接着是連續不斷的黯淡的可怕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的給吞滅在那灰色的張開了口的時間底深淵里。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不想見他，而又不准他去看他的父親。他到了之後三天，管家菲諾蓋·依巴蒂支對他宣佈了他母親的「安排」：給他佳食，每月給一磅花勒牌的烟。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留心聽了他母親的決定，祇說道：

「想想看，這老傢伙居然知道邱可夫牌煙值兩盧布，花勒牌值一個盧布九十戈貝克呢——所以在上這頭她每個月可以省下十個戈貝克！我想她的錢是爲了我的花費去乞來的呢。」

當他到戈羅維略伏來時在鄉下小路上走着的當兒所表現的精神底甦醒的徵候

，重又一次幻滅了；他的輕佻重又確定了，他把自己委託於「媽媽的竊排」上頭。那會在他的心靈上閃亮過，那會使他充滿了恐怖的無望的悲慘的未來，一天一天變得更模糊了，最後是完全不再存在了。殘酷而空洞的現實要求他——這樣無恥地而且固執地要求他，使他的整個生命和他的全部思想都一起完結。而當他的生涯的全部過程都已在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心中不能改變地，一分鐘一分鐘的安排好的時候，那的確還會有什麼未來的思慮呢？

一天到晚他在房間里踱來踱去，嘴巴啣着烟斗，哼着一些曲調，預想不到的從讚美詩溜到淫蕩的小調，恰當監工在辦事處的時候，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就迎上去，探探一下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入息究竟有多少。

「這麼許多的錢他拿來做什麼事物的呀！」當他到達了八萬紙盧布以上的數字時，他訝異地驚叫起來。「我曉得她並沒有多給我的弟弟；她自己生活得那麼吝惜，養我的父親是用醃鹹鴨肉……她除了把錢存入銀行之外一定沒有別的法

的呀！」

有時非諾蓋·依巴蒂支帶了農人的租稅，親自到辦事處來，於是使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引起那樣的熱心的錢就成堆成堆的給放在桌子上。

「這倒是一大綑的錢呀！」他嚷道。「她卻全都把它吞掉！絕不會剩下一束給她的兒子——說，「拿去，我的兒子。你手頭緊得很，拿去買酒和烟吃！」」

接着是跟監工雅可夫的無休止的極端公正的談話，說着如何纔可以叫烟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心曠下來，如何可以叫她痛愛他。

「我在莫斯科見過一個人，」戈羅維略夫說：「你相信不相信，這人懂得一些咒語。他的母親不肯給他錢的時候，他只要念一念咒語，她就立刻抽筋起來——她的臂膊和腿，和整個身子。」

61

「我希望他也向她念一念惡毒的咒呀，」雅可夫臆度着。

「你愛怎樣叫，隨你歡喜，可是的確確是有這麼的一種咒的。另外一個人

告訴我，說你該捉一頭活的青蛙，夜靜更深的時候把它放到一個蟻穴去；第二天早上，螞蟻把它吃光了，只剩下一副骨頭；收起這副骨頭——你只要把它放在衣袋裏，那你對無論那一個女人要求無論什麼事情，——她什麼也不能拒絕你的。

「如果你歡喜，我們可以立刻試試看。」

「唉唉，兄弟，可是問題是在於你該首先咀咒你自己！（三）如果不這樣做，那魔鬼就會成自在我面前爬行了。」

花了好幾個鐘頭在這樣的談話上面，可是他們找不出一個魔術的方法來。要麼就該先咀咒自己一番？要麼就得把自己的靈魂賣給惡鬼。因之，除了接受「媽媽的安排」之外毫無辦法，祇是從田莊的管事那里用某些臨時的供應來稍稍把它改善了一點。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從他們每一個都得了些進貢的物事，那是些

（一）在教徒中間，咀咒是一件重大的可怕的事情。——譯者

煙葉、茶、糖之類。他吃得出格地壞。他通常吃的是他母親吃剩的；而因為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爲了吝嗇的原故，吃得很是質樸，所以留給他的也就很少。他感到特別難受的是，因爲燒酒已經永遠不可能得到，他的食量就增加了。他從早到晚都在餓肚子，心裏想的只有飯菜。他守候着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睡了覺的時候，走進廚房和僕人的屋子去，找一點充飢的東西，有時他坐在那開着的窗子面前，等待什麼人打從這裏經過。如果發見了是一個戈羅維略伏的農民時，他就把他叫住，叫他拿出一個蛋或者一個餅來。

63

在他們最初的會見當中，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給他簡潔地可是清楚地安排了他的生活底全部節目。『現在暫時住在這裏，』她說，『在辦事處那里有個角落給你住，你可以從我的食桌得到飯菜，可是別的東西呢，你就要原諒我，我的乖乖！我自己從不會吃過一頓好飯，因此我也不想給你好飯吃。你的弟弟們馬上就回來了，他們將要商量究竟如何對付你，而我就照他們所提出的意見實行。』

我不想在我的良心裏種下一點罪惡——你的弟弟怎樣決定，事情就怎樣實行。」

現在他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弟弟們了。可是他並不以為他們的到臨會對於他的未來有什麼影響（他好像已經決定了想也是沒用處的），祇是猜他的弟弟巴佛爾會不會帶些香煙來，究竟帶多少。

「也許他還給一點現款的吧，」他心里又想着。「普爾輝萊這吸血鬼，決不會給我錢的，可是巴佛爾……如果我對他說，「賞給一個老兵一點酒錢呀，——」他會給一點的，他的確會的。」

他不知道時間是怎樣過的——他是在極度的閒散中間過去的，可是他差不多好像不曾留心到他只有在晚上才覺得煩惱，因為監工是在八點鐘回家去了，而綱蓮娜·彼得羅芙娜並不允許給他一枚蠟燭，說他在房間里躑躅嗎，那就是在黑暗里也是可以的。可是他很快也就習慣了，而且甚至於歡喜黑暗；他的幻想在黑暗中工作得更緊張，把他們可惜的戈羅維略伏帶到遼遠的地方。惟一使他着惱的是他

心中的一種奇怪的感覺和它所跳動的特殊方式，特別是他去睡覺的時候。有時他從床上跳了起來，覺得他幾乎昏過去了，他在屋子里來回的跑着，他的左邊身子是根本不痛的。

「唉唉，要是我能跌下去死掉呀！」他想。「不，那不會的！或者……」

可是有一個早上，監工神秘地告訴他說他的弟弟們昨天晚上已經來了，他嚇了一跳，臉色也變了。有些天真的東西忽地在他身上甦醒，他想立即跑到屋子里去看他的弟弟們是在那兒睡覺，看他們穿些什麼衣服，是否有着像他所看見過的軍隊的隊長的那樣一個旅行囊，他要聽他們怎地對媽媽說話，想打聽出他們中飯吃點什麼東西。簡單說一句，他重又一次想參加進去那頑固地把他開除去的生活，重又想倒在他的母親的膝下，請求她的寬恕，然後也許會在和解的快樂中，吃了那胖胖的牛排。屋子里一切依然是寂靜無聲，可是他已經走到廚房里去，從廚子口中探聽出已經吩咐了用什麼來做中飯——首先是，一小壺新鮮的椰菜湯，

燒熟了昨天的肉湯，醃燻的鵝和四個炸肉片，第三呢，燒羊肉和四個山鱸，布丁是覆盆子做的蛋糕加乳酪。

「昨天的湯、醃鵝、和羊肉是沒剩份的了，兄弟，」他對那廚子說。「而且我想他們連蛋糕也不會給我吃的。」

「隨你母親怎樣吩咐，少爺。」

「唉唉，我呀！有一個時期我常常吃「鵝鳥」的，兄弟，真的！我有一次和副官格廉金打賭，說我可以一下子吃它十五隻「鵝鳥」——我贏了，只是這以後一個月里我連看也不想看「鵝鳥」。」

「現在你該可以再用一點的吧。」

「她一點兒也不給我呢！可是爲什麼她這樣討厭它呢？「鵝鳥」是一種不花錢的鳥，既不必喂它，也不必管它——它自己找自己吃！「鵝鳥」和羊都並不需要她的飼養費用的，可是你看——那老魔鬼曉得——「鵝鳥」比羊肉味道好，所

以她就一點也不給我了！在餵給一點兒之前，我已經在這里化灰了！早餐可有些什麼？」

「肝，酸乳酪燒香菌，還有乳蛋餅。」

「你最低限度給我來一個乳蛋餅——想辦法，兄弟，好麼？」

「我儘量想辦法就是了。我告訴你，少爺：當你的弟弟們坐下來吃早餐的時候，你打發監工到這里來，他可以給你帶兩個餅，放在他的外衣的胸膛里。」

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花了整個早晨在等候他的弟弟們，可是他們並沒有來。終於，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那監工帶來了兩個約好了的餅，並且報告他說少爺們剛吃完了早餐，現在擠在媞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寢室里和她在一起。

×

×

×

67

媞蓮娜·彼得羅芙娜莊重地，完全被憂愁壓抑着，接見他的兒子們。兩個女僕攙扶着她的臂膊，一束銀灰色的頭髮從她的白帽下面露出來，她的頭鬢着，左

右的搖擺，她的兩條腿好像站也站不牢，她喜歡在她的孩子們面前以下個衰老羸弱的母親的姿態出現，在那樣的場合里她總是痛苦地慢慢的走着，並且需要女僕攙扶着手臂。呆子斯蒂奧伯加常常把這些莊重的接見稱之爲「主教的彌撒」，把他的母親稱做「女主教」，其他兩個女僕——「主教的拿神棒者」。可是過了夜裏一點鐘，會議是幾乎在寂靜中完結。一句話也不說，她把手伸出去，讓孩子們接吻，她吻他們祝福他們，當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表示，如果需要的話，他準備跟他的親愛的好媽媽談個通宵，其時，她揮了揮她的手，說，「走了那麼多的路休息去吧，現在並不是談話的時候了，明天再談吧。」

第二天早上兩個兒子去吻他們爸爸的手，可是爸爸並不把手伸給他們，他躺在床上，閉上了眼睛，他的孩子們進來的時候，他囁着：

「那你們是來判決那罪犯的了？滾出去，你們這些假好人！滾開！」

儘管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從他的父親的書室裏走出來，大大的感動了，

眼睛含着淚水，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卻像一個真正毫無動於中的傻瓜一樣，僅僅摸了摸他的鼻子。

「他脾氣很不好，仁慈的好媽媽！脾氣很不好！」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懷着，便倒在他母親的懷里了。

「呵呀，他今天很不好過吧？」

「很不好過，很不好過，可知他是不久人世的了！」

「噢，他還會活一個長時期的！」

「不，親愛的媽媽，不！我知道在你的一生里從來就不會有過很多的快活，可是當我一起想起所有這些打——一下子落在你身上時，我奇怪你怎麼會有這樣的力量受得起！」

「是呀，親愛的，如果那是上帝的意旨，就得忍受呀。你知道聖經是怎樣說的，你們互相負起重担！」——而他在上帝的天意中選了我來負担起我的家庭的，

的重担子呀！」

莉蓮娜·彼得羅芙娜閉上她的眼睛；想起來可真愉快呀，每一個人都不管開學似的生活着，一切都好好的供給他們，而只有她從朝到晚，不知停息地負起別人的担子。

「是的，親愛的，」歇了一會兒，她說，「在我這樣大的年紀，真是不容易呀！我做了那麼長久，我養育我的兒女；現在該有休息的時候了。四千農奴可不是說着玩的，你知道。想想看，像我這樣的年紀管理這樣的一份產業！你得留心每一個人，永遠監督着，永遠在奔走中！比如說這些男管家和管賬吧：他們可以站在你面前，手里拿着小帽，但是從來就不會管你的——他們一隻眼睛看着你，另一隻眼睛就顧着自己的私利！你不能信任他們。好吧，你怎麼樣，」她忽地中止了，向着巴佛爾，——「怎麼摸着你的鼻子？」

「我怎麼要進去呢？」巴佛爾，烏拉第米爾中斷了他貫注全部精神的動作。

眩暈了。

「你怎麼要進去？哎喲，他畢竟是你的父親呀，你該爲他難過呀！」

「父親又怎麼樣？他並沒有什麼出格的物事……他老是這個樣子呀。十年來他都一個樣子呀。你總是憎我的！」

「我爲什麼會總是憎你的呢，親愛的？我是你的母親呀！你看普爾輝萊——他替我難受，他表示了一個好兒子所應當表示的孝心。可是你甚至不曾正正經經的瞧過我一眼，你總是縮起眉頭，好像我不是你的母親，卻是你的敵人似的——你別咬我一口呀！」

「可是我做了什麼呢？」

「等一等！你停一會兒，讓你的母親說一句！你記得我條怎麼說的：『尊敬父母——自己得益……』你顯然自己也不願得益呢！」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帶着迷惑的表情，看着他的母親，一句話也不說。

「你看，你不做聲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繼續着「你感到你的天良不夠純潔了。好吧，上帝寬恕你，爲了這我們把它看開吧。上帝知道一切的，親愛的，而我……我老早老早就看透你了！唉唉，我的兒女呀，我的兒女呀！你的母親躺在墳墓的時候，你就會想起她來的——可是那時是太遲了。」

「媽媽！」**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插嘴說。「別去想那些不吉利的物事！」
 「每個人都要死的，親愛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勁健的說着：「這並非不吉利的想頭，倒是真正虔敬的物事呢！我的身體漸漸的不行了，孩子們，很快的衰弱了！從前的我，已經不留下一點兒了——我現在恰巧是個老弱的婦人。我的那些可憎的女僕也覺到了，我說什麼她們也很少理會！你只要聽聽他們怎地回答我的話！他們唯一害怕的是我說我要把這告訴老爺們：這，有的時候倒收得住她們的。」

遞上了茶，接着是吃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成日地訴說着自己的苦惱，

憫着自己。飯後她又把兒子叫進寢室里。

房門一鎖好，她就宣佈召集這家族會議的理由了。

「呆子轉頭了，你們知道！」她開始說。

「我們聽說過的，媽媽，」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帶了好像有點冷嘲的聲音回答說，可是這也許僅僅是一個剛纔吃了一大頓好菜的人底滿足罷了。

「他到了，自己倒還一點不在乎，好像並沒有做過錯事似的。他可能對他自己說：『我喜歡怎樣瞎幹便怎樣瞎幹，我的老母親會不斷地供給我的。』這些年頭他的行動對我是多麼討厭呀，別的不要說了，他的難以對付的種種混蛋事情給我吃的苦頭，也就夠受了！我是那樣千辛萬苦的把他弄進民事廳去——可是這一切就像水過鴨背——終於我失望了，我對我自己說，如果他不理會自己，也就不能希望我爲了這長腿呆子的原故磨死我自己！我要扔給他一份兒，我想：他自己手上有錢的話，他也許慢慢會覺悟的！這樣我就做了。我找了一幢房子給他，我親

手付了現款一萬三千盧布！可是怎麼樣呢？還不到三個年頭，他又來替我過活了！這真正是一件恥辱！我還能忍耐多久？」

普爾輝萊把眼睛瞧着天花板，憂心地搖着頭，好像在說，「唉唉，哎喲，哎喲！怎麼叫媽媽拖得這樣利害！如果人人都好好的，安靜地生活着，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媽媽就不會生氣的……唉唉，哎喲，哎喲！」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倒並非能夠忍受任何打斷他的思想底物事的那一種婦人，她並不喜歡普爾輝萊的動作。

「你怎麼急於要搖頭呢！」她說。「你得先聽我說！當我聽見他把母親的禮物像一片沒有肉的骨頭似的拋給狗吃時，你以為我有怎樣的感覺呢？如俗話所說，我簡直忘飢失睡，這就是他的好處！恰像他在市場里買了點什麼玩意兒，厭倦了之後就把它一扔扔到窗外去了！是他的母親的禮物呀！——你想想看！」

「噢，媽媽，那的確是討厭的事情……」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開始說，

可是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又把他止住了。

「別說！等一等！我叫你說話的時候纔說！要是他向我陪不是，那流氓，倒好！如果他說，『對不起，媽媽，是這個樣子的……我沒有法子』——如果我能夠及時的知道了，我自己把屋子買回來，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呀！如果一個沒出息的兒子不能夠好好的利用它，讓有出息的兒女們得到它！這一幢房子，一分五厘的年利率，絕對沒有一點兒困難。如果他來給我商量一下，我會施捨給他另外一千盧布的！可是什麼也沒有——我是在這里，心裏沒有一點懷疑，而他卻已經什麼都弄好了。爲了這一座房子，我親手支付了一萬二千盧布，而他把它拍賣了八千！」

「最壞的是，媽媽，他把你給他的禮物這樣卑鄙地處理！」普爾羅萊·彼得羅維支急急地插了一嘴，好像怕他的母親會再次打斷他似的。

「這也是的，乖乖，可是還有一點。我的錢不是容易掙得來的呀；我的錢可不是胡里胡塗弄得來的，那是我的血汗呀。你以爲我是怎樣會有錢起來的呢？當

我嫁給你的爸爸的時候，他所有的全部家產祇不過是我羅維略伏加上一百零一個農奴，還有幾條在外邊的村落，疏疏落落的這邊二十個農奴，那邊三十個——一總計起來，約莫是一百五十個魂靈，而我自己呢，我簡直什麼也沒有，看我弄了怎樣的一份家產呀！四千個農奴——不消隱瞞！我也許歡喜把他們和我一道帶到墳墓里去的吧，但是這卻不可能。好吧，你以為我很容易弄得來那四千個農奴的麼？不，我的朋友，難極了，難極了，這使我有時候晚上不能睡覺，老是想著如何去進行，非得時間已到，決不讓人家曉得。而且還得經常的害怕給人搶了去，或者害怕花錢花得太多了，我嘗過怎樣的滋味呀！寒冷、風雪、冰霜、春雨——這一切的滋味我都嘗過了。祇是在近幾年間我纔坐坐馬車，但在前一些日子裏，他們給我駛來一輛莊稼人的小車子，綁上一些什麼遮風遮雨的東西，掛上兩隻馬兒，我就去了，的里的督的跑到莫斯科！當我顛顛簸簸趕路的時候，我就煩惱着，假如有什麼人把這物事搶去了那怎麼呀！在莫斯科我經常是住在羅果

日斯基那兒的一家小客店的，又髒又臭——這我都嘗盡了，親愛的！爲了節省搭街車的十個戈貝克，我撐着兩條腿從羅果日斯基路捱到梭梁加！連那看門的也對我奇怪。「你還年青，小姐，」他們說，「你有辦法，可是你要你自己受這樣的苦楚！」可是我一句話也不響的忍了下來。起先我全部的所有，才不過三萬紙盧布。我把你爸爸的落在很遠的小村落，連同大約一百個魂靈賣掉了——這一筆款我決定拿來買一千個魂靈。不是開玩笑呀，這個！我在依佛爾斯基神廟里做了一回禱告，就去碰碰我的命運。你相信不相信，聖母好像看見我的淒苦的眼淚似的。她允許我買了那莊園！古怪極了——我一出了三千，轉讓登記費還不算在內，我好像把這拍賣打斷了！他們曾經爭論着叫喊着，可是現在他們都停止出價錢了。——你可以聽見一枝針掉下來的聲音。那拍賣老闆走上來，向我道賀，而我聽不懂他的一個字！辯護士依凡·米哈依里支，也在那裏的。他走到我跟前，說，「恭喜你的買賣，太太！」我呢，祇好像一根柱子似的站着！上帝保佑——

如果有人看見了我的恍恍惚惚的狀態，爲了陷害我，嚷着「三萬五千」，那在我的瘋狂中我會很容易叫出四萬來的！而這許多錢打從那裏來呢？」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不止一次的把致富道路中的她的最初幾步底歷史，告訴過她的孩子們了，但是顯然這對於他們還不會失掉動人的情節。普爾輝萊傾聽着他的母親或者微笑着、嘆息着、或者仰望青天，或者俯首地下，全都按照着她所說到的情節。巴佛爾張大了他的眼睛，恰如一個孩子聽着一個永遠聽不厭的聽熟了的故事一樣。

「我想，你們以爲你們的母親的財產並沒有花她多少心機吧！」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繼續着。「不，親愛的，甚至你的鼻子生了個小瘡也不能夠毫無影響，我做了第一回的買賣之後，頭直躺着發熱了六個星期！所以你想，在我受盡了痛苦之後，看見我艱難地才賺得來的錢這樣地給扔到廢物堆裏去，這對於我該是什麼一回事呀！」

有一分鐘的沉默。普爾輝萊準備要把衣服撕破了（一一），可是他恐怕在鄉下裏沒有人可以修補。巴佛爾一等到這『童話』講完之後，重又陷入冷漠中，他的面孔變回它先前那樣冷淡的表情。

『這就是我把你們叫回來的原故，』綱蓮娜·彼得羅芙娜重又開始了：『你們得在我和他——這討厭的傢伙中間處決一下！你們怎樣決定，就怎麼辦。如果你們認為這是他的錯處，就這是說他該受到懲罰；如果你們認為這是我的過失，那麼我該受到懲罰。祇是我並不讓那無賴勝過我！』她完全意想不到地繼續說。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覺得他的機會已經到了，該盡量發揮他的辯才了。恰如一個真正的『吸血鬼』，他却並不立即觸到主要的一點。倒從旁兜了一個圈子。

（一一）在悲苦或感怒時的表情：扯頭髮或撕衣服。——譯者

「如果你允許我，親愛的媽媽，表示我的一點意見，」他說，「那麼這兒可以用兩句話來說明它：兒女一定要服從他的父母，一定要毫無疑問的依照他們的指示，在他們年老的時候，一定要照顧他們——這就完了。兒女是什麼呢，媽媽？兒女是完完全全地，從他們的身體一直到他們所穿的東西，是屬於父母的一種可愛的傢伙。因此父母可以處決他們的兒女，可是兒女就斷斷不能處決他們的父母——兒女的責任是尊敬父母，而不是處決父母。你說，『在他和我中間處決一下』。這是你的寬大，好媽媽，太珍貴了！可是我們——從我們生下來的日子起，就受了你無窮的恩惠，能夠毫無恐懼的想一想這樣的物事嗎？你說，要我們來處決你，那該是一種冒瀆！這樣的一種冒瀆呀，這樣的冒瀆呀。」

「別說！等一等！如果你說你一定不要處決我，那麼給我有利的決定責罰他！」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打斷了他。她很小心地聽了，可是她不能了解那「吸血鬼」是在嚼什麼。」

「不，媽媽！親愛的，我這也不能做的！或者，不如說，我不敢做，和沒有權利去做：我簡直不能夠處決——也不能夠責罰，或者赦罪。你是我們的母親；只有你自己知道怎樣對付我們，你的兒女們。如果我們值得給獎——就給獎；如果做錯了——就處罰。我們的責任是服從而不是批評。甚至即使在你的做父母的氣惱中，你偶而超過了公平的界限，我們也不敢怨恨，因為天命之道我們是不知道的。誰知道呢？也許它該如此的吧！在這一回，情形也是一樣：我們的斯蒂潘的行爲不好，事實上也極其討厭，可是祇有你能夠決定他因為他的壞處應該受到懲罰的呀！」

「那你是拒絕幫我的忙了？」你儘可能的去解決困難吧，媽媽：「這是你說的了？」

81
「噢，媽媽，媽媽！這可不是！噢——噢——噢！我是說隨你歡喜去決定斯蒂潘的命運；而你——，噢，你竟懷疑我帶着什麼討厭的念頭呢！」

『好吧好吧，你怎麼說？』媼蓮娜·彼得羅芙娜轉身對着巴佛爾。

『有什麼關係？你總不會聽我說的，』巴佛爾如像半醒似的開始了，可是他立即鼓起勇氣，說下去：『自然他是罪過的……把他撕得一片片，放在米磨里搗得粉碎！……這是斷然的物事了。……跟我有什麼鳥關係？』

咕嚕了這幾句不大連貫的話之後，他停了一停，張開了嘴巴定睛看着他的母親，好像相信不過他真的說了這幾句話似的。

『我跟你說，親愛的，』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冷然地打斷了他。『我看你要跟着斯蒂奧伯加走了……小心你別弄出錯處來，朋友。你也許可以活下來懺悔的——可是那太遲了！』

『怎麼？我什麼也沒有說呀！……我說，隨便你怎樣！難道……這句話也不敬麼？』巴佛爾退讓着。

『親愛的，我快要跟你說話了！你以為因為你是一個軍官，我就對你沒辦法

麼？可是總會有的，孩子，多着哩！這樣子，你們兩個是拒絕在我們中間處決一下的了。」

「我，媽媽……」

「我也是的。橫豎都是一樣的。你即使能夠把他切成碎片，我也在所不願……」

「別響，看基督的面上，你……壞兒子！」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知道她有權利把他喚作流氓，可是「爲了表示祝賀之意」，她終於忍着不說了。「好吧，如果你們拒絕我就得自己來處決他了。這就是我的決定：我將再一次好好的對付他。我將把爸爸在伏羅格達的財產送給他；將在那里給他蓋一座小房子，讓他在那里像一種拿養老金的人似的過活，讓農民們養活他。」

83

儘管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曾拒絕了做一個評判人，可是有感於他的母親的寬大，不得不覺得她有對她指出她所提的這種方法所能引導出來的危險的後果這種責任。

「媽媽！」他說道，「你是太過寬大了！對史蒂潘！……不可想像的最無賴，最卑鄙的辦法……而一下你就把一切寬恕了，忘却了！這是偉大的呀！可是請寬恕我……我真替你擔心，親愛的！我不知道你對我怎樣想法，可是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不會這樣做的！」

「爲什麼不？」

「我不知道……也許因爲在我身上並沒有這種寬大吧……並沒有所謂慈母的感情吧！……可是我老是懷疑的，我的哥哥帶着他那天性的腐敗，對於你的第二次的禮物會像第一次似的做呢？」

關於這，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想過了，可是在她的心裏卻有着另外的想法，現在她把這想法說成字句了。

「伏羅格達莊園是你父親家庭的一部分財產，」她裝做好心似的說，「遲早我們都要給他一份兒的。」

『我懂得的，親愛的媽媽……』

『如果你懂得，那你也該懂得把伏羅格達鄉村給了他之後，我們就可以叫他簽一張聲明書，說他已經分受了他父親的財產並且非常滿意了，懂得麼？』

『這個我也懂得的，親愛的媽媽。你從前因為太仁慈鑄成大錯了！當你以前給他買那一座房子的時候，你就該已經這樣做的了——那時你該叫他簽字說他已經分掉了爸爸的財產！』

『一點也沒有，我就不會想到過呀。』

『在他的歡喜中，他會在你所喜歡的無論什麼東西上面簽字的！是那樣仁慈……噢，你鑄成了多大的錯誤呢！多大的錯呢！多大的錯呢！』

85
『你現在說得漂亮！你當時應該說出來呢。現在你把什麼都往你母親身上推，可是在擺佈的時候，你又絕不過問整個事情！雖然這並非要說的一點：我敢說我現在也一樣的能夠叫他簽個字的。我不以為你的爸爸現在就會死掉，而在這

其間呆子總得吃喝。如果他拒絕在他的聲明書上面簽字，那麼，我們可以把他趕出去——讓他等他爸爸過身！可是我仍舊想知道一下，爲什麼你反對我把伏羅格達的產業送給他！」

「他會把它花掉的，親愛的！他爲了還債把他的屋子賣掉了，莊園還不是一個樣的。」

「如果他賣了，那麼他祇能夠怪他自己！」

「你知道，他會再到你這里來的呢。」

「瞎說！決不會的！我不讓他進來！我連一塊麵包屑一滴水都不會給他的。這討厭的傢伙！人家也不會怪我，上帝不會因此責罰我的。瞧吧，丟掉了一間房子，然後又是一個莊園……我可是他農奴，一生一世祇是養他的麼？我還有別兒女呀，我還該想想這一點呀！」

「可是，不管怎樣，他會再來的。他是這樣的不要臉了，你曉得，親愛的母

親！」

「我告訴你，我才不讓他踏進門！幹嗎你像一隻鸚鵡似的老是說着，『他會再來的，他會再來的』？我不讓他進來呀！」

娜蓮娜·彼羅得芙娜歇了一下子，坐了下去，一邊定睛看着窗子。他模模糊糊地在相信，伏羅格達產業只是等於給那一「可憎的傢伙」暫時的要了去，他一定會把它賣掉，它重又落進她的手里的，而且作爲一個母親，她不能夠拒絕他回察；可是一想起她的敵人將永遠和她在一塊，甚至關在事務所里他也依然會不斷地記掛在她的心，她就變得如此的受不住，不得不打起抖來了。

「決不！」她終於喊出來了，拳頭砰的一聲撞在桌子上，從椅子上跳起身。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瞧着他的媽媽，悲鬱地搖了搖他的頭。

「看，媽媽，你是生氣了！」他終於說了，聲音是那樣的撫愛，人家一定以爲他是在逗媽媽的歡喜了。

「你想拿我開玩笑麼，我猜？」

「哎喲！福音書里關於忍耐是怎麼說的呢？它說，讓你的靈魂忍耐！忍耐——這就是辦法！你以為上帝都看不見的麼？他看見的，親愛的好媽媽！我們可以坐在这里什麼也不表露出來，計劃着這個那個，而上帝在天上就已經下了決斷，並且說，「我以為我要給他一回審判。」哎喲！我先前還以為你是一個好姑娘呢，媽媽！」

可是喇蓮娜。彼得羅芙娜知道得很清楚，那「吸血鬼」只是給她佈下了一個天羅地網，於是比之往常更生氣了。

「你想拿我開玩笑麼？」她對他喝道。「你的母親同你講正經話，你却裝傻！把灰塵撒到我眼睛里是沒用處的！告訴我，你心里怎麼想？你想叫我讓他留在戈羅維路伏麼？」

「是這樣的呀，媽媽，如果你肯同意的話。就讓他像現在的樣子，叫他簽了

字，解去他的束縛。」

「是的……我看看……我知道你會這樣提議的。好得很。也許我依你的辦法做。叫這可憎的傢伙老是伴着我，我可受不住——可是顯然沒有人關心我的感觸的。還在年青的時候，我就含辛茹苦的了，而現在我老啦，我更不該避開辛苦。也許我這樣做的；現在讓我們說點旁的什麼吧。你爸爸和我活着的時候，他可以在戈羅維略伏過活；他不會餓死的。可是我們死了，怎麼辦呢？」

「媽媽呀！幹嗎你想得這樣不吉利？」

「不管吉利不吉利，總得想到的呀。我們已經不是年輕了。我們過了身之後，他怎麼辦呢？」

89
「媽媽！你一定會相信我們的，相信你的兒女們的！想想看，你是用了怎樣的教訓把我們帶大的呀。」

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向她瞥了一眼，謎樣的一眼，這常常使她很不舒

服。

90

「這是一個圈套！」她的心里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瞧，媽媽，幫助窮人是更其快活的！有錢的並不需要什麼，祝福他好了。總有足夠的東西了。可是一個窮人——你知道基督關於窮人是怎麼說的？」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站起身來，吻了吻他的母親的手。

「媽媽，讓我送給我哥哥兩磅烟草！」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沒有回答。她看着他，想着：他真的會這樣的沒心腸，把自己的親哥哥趕到街上去麼？

「好吧，就依你的辦法吧。如果他要在戈羅維略伏過活，由他去！」她終於說了。你使我落進你的圈套了。你開始說，「隨你歡喜怎樣做便怎樣做，媽媽，」而結果你叫我依着你的音樂來跳舞。可是現在聽我說！我恨他，他一輩子對於我只是一種討厭而且羞恥的物事，他的最後一着是把這母親的禮物嘲諷一

回——可是橫豎一樣的，如果你把他趕出去，或者強迫他去掙錢，你將不會得到我的祝福——不會的！去看他去，你們兩個。我希望他會張開突出的眼睛來看你們。」

她的兒子們走出了屋子；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站起來，看看他們走過庭院，兩個人之間一句話也不說。普爾輝萊老是脫了他的帽子，劃着十字——在遠方那蒼白的教堂，在路旁的神龕，在掛着一個布施箱的桿子那里。巴佛爾眼睛好像釘住了在他的新靴子上，那靴尖在太陽光里像鏡子似的閃耀着。

「我把這一切財產積蓄起來忘饑失眠的，究竟是爲了誰呢？這一切劃給誰？」她忽地嘆息了一聲。

X

X

X

兄弟們走了；戈羅維略伏重又一次寂靜下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用了更新的精神約束她的工作；不再聽見廚子在灶間切肉的聲音了，代替了這個是在辦事

處里，在穀倉里，在儲藏室里，在地窖里這一類的地方的活動增加了。夏天這收穫已經臨到結束了；他們是在製造果醬、醋漬、鹽醃；冬天的物料從四面八方送來了，成車成車的女人們的東西從所有的鄉村里運來；乾的香菌、醬果、蛋、菜之類。所有這一切都給秤過了，收下了，加到前些年頭的儲藏量上面去。戈羅維略伏女主人建造了這樣一列的地窖，儲藏室，和穀倉，其實是並非虛設的，都擠滿了。而且有些食品已經變壞，走近去就可以嗅到一種發霉的氣味。在夏天結尾的時候，所有的儲藏室都給清理了一次，凡是質地有點可疑的東西，都給送到僕人們的廚房里去了。

『那些胡瓜還是好的，不過看起來頂上似乎有點黏，還有一點氣味而已；僕人們可以一樣的吃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說着，吩咐把這一桶或者那一桶放過一旁。

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對於他的新生活過得顯著的好。有時他偶爾絕望地

要求『醉得見鬼』，一般地說，『讓他自己放縱一下』（他事實上有錢去做的，這我們以後就可以看到了），可是他英氣勃勃的抑制着自己，好像計算着『適當的時機』還沒有到來似的。現在他每一分鐘都忙個不了，因為他在儲藏這工作中，採取了最積極而且最活潑的態度，對於他的母親的管理家務底每一件成功或挫折，都加以不偏不頗的快活或者憂愁，勞動的狂熱中，他從辦事處走到簞子去，沒有戴帽子，身上祇穿了他的長袍，在大樹後面或者在擁塞於庭院中的許多外邊的房屋里，藏過了他母親的視線。可是羅蓮娜。彼得羅芙娜依然不止一次的看見他了，而她的母愛的心強烈地督促她給『這呆子』一頓教訓，但在想了一下她決定不去理他了。帶着狂熱的耐心，他看着他們搬空了車子，從儲藏室中拿出了瓶子、桶子、箱子，裝好了一切，這一切就消失在簞子和儲藏室的張開大口的深淵中。這樣子，他就覺得很滿意了。

『他們今天從杜布羅維諾送來了兩車重的酸漬香菌——你從來不曾見過這樣

的香菌的！」他歡喜地告訴那監工。「瞧吧，我們恐怕冬天也吃不到一點兒呢！爲了這，我們該謝謝杜布羅維諾的人們！做得好，杜布羅維諾！他們把我們從苦難中救出來了！」

或者：

「今天我的母親打發人去池塘里捉鯉魚——唉，真好的魚。有些還不止一噸長的呢！我想我們這整個星期都吃着鯉魚了。」

但有時他却悲哀了：

「今年的胡瓜並不好，兄弟，又粗又有斑點！沒有好看的胡瓜，胡瓜完了！我希望吃到去年的胡瓜，今年的，給了僕人吧——一點也沒關係的。」

可是就全體而論，他還是不贊成嫻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管家法子的。

「多少東西她藏得腐爛了呢，兄弟，這討厭極了！今天他們從儲藏室里拿出了無窮盡的物事：鹹肉、魚、胡瓜——她把這一切都送到僕人的廚房里去了！那

還有意思麼！難道這就是管家的法子？有的是無數的新鮮的食物，可是她除非等所有的腐爛的東西吃完了之後，決不動它一動的！」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自信叫呆子斯蒂奧伯加在任何你所歡喜的文件上面簽字，並沒有一點困難，這給完滿地證實了。他在他母親送來的一切文件上面簽字，連最輕微的抗議也沒有提出來，晚上，他對監工雅可夫吹牛了：

「今天我已經簽了好些文件，兄弟——放棄了我對於這莊園的一切權利了！我現在精光了。我手頭沒有一個銅板，將來似乎也不會有的了！我把那老婦人的心安靜下來了。」

95

他和他的弟弟們和和氣氣的分別了，却樂得弄到了香烟。自然他不能自制地把普爾輝萊稱做「吸血鬼」和「小猶太人」，可是這些稱呼，在一種不能描繪出一個連貫思想的不斷的暢談中，完全全地沉沒了。走的時候，他的弟弟們事實上也給了他一點錢，普爾輝萊給錢的時候說道：

『也許你現在想要一些燈油來點神燈，或者要一支好蠟燭放在神像面前！』
 這里是一點錢！該是這個樣子的，兄弟！安靜的過活，媽媽會中意你的。這樣你會安適，我們也全都快樂。母親是仁慈的，朋友！』

『她也許是仁慈的吧，』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承認了。『可是她給我吃的倒是腐了的肉呢！』

『這是誰的過失呀？誰蔑視了他母親的禮物呀？這是你自己的過錯呢，你把你的產業賣掉了！而這是多麼可愛的產業呵——可以生利的，怪好的一份產業呀！如果你靜靜的樸素地過活，那麼你今天會吃到好好的燻牛排和美味的小牛肉了，如果你需要，也許還可以加一點醬汁的。而且你還可以有各樣物事——最好的馬鈴薯，好的結實的椰菜和柔輦的扁豆……可不是麼，哥哥？』

如果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聽到了這麼一段話，她該會忍不住說，『他又來了』。可是幸運的是呆子斯蒂奧伯加的聽覺並不保留了別人的說話。猶獨式加德

可以隨他自己歡喜說了那樣的東西，確實沒有一句話會達到它原來的目的。

總之是，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和他的弟弟們很要好的告別了，並且懷着多少喜歡地，給監工雅可夫看了看兩張二十五盧布的鈔票，這是他向他們說了再會之後手裏便拿着了的。

『這該給我用得好些日子，兄弟，』他說。『我們有的是烟草，我們有很好的茶和糖，唯一缺乏的東西是燒酒——而現在如果我們歡喜，也能夠得到燒酒了！可是現在我還不想要它——我沒功夫，我得跑到窖子去。如果我不看着的話，他們會帶了這些東西逃跑的！你知道，那老魔鬼，有一天當我爬過廚房的牆頭時，他的確看見我的！她正站在窗子旁邊。我希望她看見我的時候會這樣想；一怪不得我缺少胡瓜啦！——原來如此。』』

十月終於來了；下着大雨；路上滿是黑泥，不能走了。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不能走出去了，因為他的腳上祇穿了他父親的舊拖鞋，而在肩上祇不過穿了他

父親的破爛的長衣。他整天坐在屋子裏，從窗子的雙層玻璃瞧着一行一行的淹在泥濘中的農人的小屋。夏天的艱苦的工作是並沒有什麼的，人們在灰色的秋天底霧靄里還是像黑點似的走來走去，他們目前的工作是一樣艱難的，可是這是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進行着。快樂的夏天的光輝，已經換上了無邊的暮色。過了半夜，麥灶就開始出煙；草窠的辟啪的聲音從鄰舍里黯然傳過來。在羅戈維略伏的小穀房里，他們也在打麥，辦事處的人說，要一直繼續到大齋期（一），纔把那麼多的麥子通通弄好。什麼東西看起來都好像黯淡，奄奄欲睡的樣子，什麼東西都好像精神受到了重壓。辦事處的門不再像夏天似的敞開了，裏面濕的羊皮升起了有點藍色的水蒸氣。

鄉下的忙碌的秋天這幅圖畫，究竟在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的心中起了什麼

（一）大齋期（Fast）復活節前四十天的齋期。——譯者

樣的印象，或者他會不會理解在這樣經常的大雨下的沉默的泥濘中，人們爲什麼還是像在夏天一樣的努力工作，這，是很難說的；但無可懷疑的是，那灰色的像淌淚似的秋天底蒼空，使他感到不快。天空好像剛好在頭頂上掛了起來，威脅着要把他淹到張大了嘴巴的泥濘里。他除了坐在窗前，看着沉重的雲塊之外，什麼也不能做。早上，一有亮光，地平線上就完全全給雲塊遮蓋了。雲塊像着了魔道似的老是站在那里，一個鐘頭，兩個鐘點，三個鐘頭過去了，而它們依舊在同樣的地方，他們的形狀和顏色沒有一點最輕微的變化，在那邊的一塊雲，比之別的都顯得低沉而且黑暗（好像一個伸開了臂膊的穿了袈裟的僧人一樣），在它上面的一些白雲中清楚的顯現出來，一直到中午也還是同樣的形狀。真的，右手是變得稍爲短了一些，而左手卻可怕地伸長了，老是下着大雨，以致在已經黑暗的天空背景上，顯現了一條暗黑乃至於漆黑的條紋。再遠一點還有另外一片雲塊。它像巨大的凹凸不平的一塊東西，懸掛在挪格羅夫加鄉村上頭，恐嚇着它好像要

把它絞死——而在中午它依舊在同樣的地方以同樣的形狀懸掛着，把它的爪伸下去，好像已經準備跳下去的樣子。雲，雲，總是雲——整天是雲。大約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來了一次轉變；地平線變得愈來愈模糊了，終於一古腦兒消失了。雲是先去了的，藏在一道均勻的黑幕里面；然後是森林和挪格羅夫加村子不見了，然後是教堂，路旁的神龕，最近的鄉村，和菓園。緊緊地看着這些離奇的消失底那眼睛，依然可以分辨得出，不到一百碼的戈羅維階伏的屋子。屋子里面非常的黑暗；辦事處還不會點燈，什麼也不能做，祇可以在房間里踱來踱去，踱來踱去，踱來踱去，無終止地。一種生病似的疲憊沉重的落在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的心中；儘管他無所事事，可是他的整個身子感到無可解釋的，忍受不住的疲勞；一個煩燥的，痛苦的念頭圍困着他；這個念頭是——「這是我的墳呵，我的墳呵？我的墳呵！」那些在鄉村的打麥場上，在黑墨墨的污泥的背景上走來走去的黑點，卻並不被這種念頭所圍困；他們在疲勞與憂鬱的重担下並沒有消沉：即使並

非真正向天堂挑戰，他們卻無論如何是在掙扎着，計劃着，防衛着，考慮着什麼。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從來不曾問過自己，他們日夜爲它工作的物事，是否值得防禦和爲它而鬥爭，可是他明白，這些沒有名字的黑點子，比之他是無限的高超，因爲他連掙扎也不能夠，因爲他沒有可以防禦和可以計劃的東西。他把黃昏消磨在辦事處里，是因爲姆蓮娜。彼得羅芙娜依舊不允許給他一兩枝蠟燭。他通過男管家好幾次向她要一雙長靴和一張羊皮；回答是皮靴還不曾打算給他，只是霜雪到來之時，他將會得到一雙雪靴。姆蓮娜·彼得羅芙娜顯然打算澈底實行她的計劃，並且除了不致把他餓死之外，不再給些什麼。起先他向母親抗議，但後來他好像已經忘記了她；他老是努力要記起一點什麼，然後他又連試也不試了。辦事處的燭光倒慢慢的討厭了，於是把自己關在屋子里，獨自一個兒和黑暗在一起。他現在只剩下了唯一的源泉——這個源泉不可抗拒地吸引住他，雖然他依舊很害怕。這源泉便是——渴個爛醉，忘掉一切。完完全全地，難以挽回地忘掉一

切，消沉到忘川里，深得再也不能夠升到水面。一切都迫使他走向這一着；他過去的亂雜的習慣，他現在的加強了的閒散，他那被窒息的咳嗽所折磨着的病體，忽然而來的窒息的忍受不住的打擊，和心中不斷地增加着的苦痛。終於他再也忍受不住了。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給我帶一瓶燒酒來，兄弟，」有一天他對監工說，聲音並無一點好的朕兆。

一瓶之後，跟着是好幾瓶——從這時起，他每夜都可以喝個爛醉。九點鐘，辦事處的燭光吹熄了，人們踏着泥濘回家去了的時候，他把一瓶燒酒和一片厚厚地塗了鹽的麵包放在桌子上。他並不立即開始喝完那燒酒，卻老是一點一點的偷喝，在他的周圍一切都是死一樣的沉睡了；祇有耗子在已經黏不住的裱牆紙的後邊咬嚼着，辦事處的掛鐘也在固執地的得的響。脫去了長衣，祇穿了一件襯衫，急速的在那熱了的房間里踱來踱去；他有時停了下來，走到桌子跟旁，瞎摸

着酒瓶，然後重又開始踱着。他一邊說着向來的喝酒的人所說底笑話，貪婪地嘗了一口這燃燒的酒；可是漸漸地他的舌頭開始模模糊糊的說着不連貫的什麼，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的腦袋是在火中。他的晦澀的心靈掙扎着要創造一些形象，他的僵硬了的記憶努力要打進過去的國境；可是形象毫無意義，而且一點也不連貫，而過去卻不能跟甜的或苦的回憶聯結在一起，好像有一座厚牆一升起，就永遠的放在已經發生了的物事的面前。在他前面的祇不過是「現在」，而這「現在」表現在一間緊緊地鎖起來的在其中空間與時間的觀念一點軌跡也沒有地消失了去的半房。這屋子，這火爐，三個窗子，一張破爛的木床，上面放了一張薄薄的硬繭繭的蓆子，桌子上是一瓶燒酒——這就是地平線，他的心靈就走不出這界限。可是當瓶里的東西減少了，他的頭腦愈加變得發火，連這「現在」的有限的知覺，對於他，也變得太複雜了。他的咕噥，起先還是有意識的話語的，後來變得完全沒有意思了；爲了努力分辨出充滿了這屋子的黑暗底輪廓，他的眼睛底瞳

孔大大地張開；終於黑暗消失了，變成了充滿着磷質閃光的空間。這是一個死一般的，無窮的空隙，那里邪氣的，卻又很光亮，沒有一點兒生命的聲音。它跟着他的腳踵，他每走一步它都跟隨着。沒有門，沒有窗——祇有無窮盡的眩目的空間。他感到害怕了；他想把外界的知覺完完全全停止了，甚至連這個空間也該不存在。祇要更多一點的努力，他的企圖就達到了。他的蹣跚着的兩條腿帶着他的身體，癱瘓到什麼也感不到了；咕嚕變成了叫喊；他的存在好像已經到了末日了。他是在這樣的古怪的癱瘓狀態里面，所有意識生活的標記是已經不見了，而另一種生活，沿着它自己的行程，正在毫無問題的繼續前行。一聲一聲的呻吟，從他的胸口爆發出來，絲毫沒有妨礙他的睡覺；疾病在進行着它的破壞工作，卻好像沒有引起什麼生理上的痛苦。

天亮的時候他醒來了，而慘痛，厭惡，憎恨在他身上麤生。這是一種沙澀的，不能理解的憎恨——是一種模糊而不定的憎恨。他的發光的眼睛無意義地停

在一件物事上面，然後又在另外的一種，長久地並且留心地凝視着它；他的臂膀和腿在抖着；他的心好像要消沉了，要倒下去了，於是又跳得這樣暴燥，使他的手本能地捏着心胸。連一個念頭他也沒有，連一個願望也缺乏。火爐在他的面前，他的心靈老是想看它，以致於不能了解任何其他的心思。然後窗子代替了火爐；窗子，窗子……他什麼也不需要，一點也不需要。他裝好了他的煙斗，機械的地把它點着了，可是他還沒有吸完，就讓它從他的手中滾了下來；他的舌頭老是在咕囁着什麼，可是這顯然只是由於習慣了的原故。最好的一着是靜靜的坐下來，什麼也不說的注視着一點。在那樣的時候，也許最好有一滴燒酒來增加他的溫度，使他能夠，那怕是在一個短時期里，感到他這人依舊在活着；可是在白天里無論花多少錢他也弄不到酒的。他得等到夜晚，重又一次抓着那些幸福的時光，那其時，土地從他的脚下滑了過去，而且代替了他的屋子的那可憎的四面牆，有一個無窮無盡的光亮的空間在他的眼前打開了。

關於呆子怎樣消磨他的日子，娜蓮娜·彼得羅芙娜一點也不知道。當她和普爾輝萊談話時會忽地閃過的感情，消失得太快，連她自己也感覺不出來。她的行為並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結果；她只是忘掉了斯蒂潘的存在。她簡直看不見這樣的事實，在她的另一道門里，在辦事處里，有一個和她有血統關係的人在生活着，有一個或者消沉在他的對更廣闊的生活底憧憬中的人在生活着。她偶而一次採納了某種方法，她就幾乎機械地去實行，而她相信別人也該同樣。她從來不曾想過，滿足一個人的生活的辦法，由於無數他不能控制的情況而不相同，她不知道有的人（連她自己在內）愛着他的生活的特殊方式，而別的人卻被迫地遷就他，而憎恨生活。因此，儘管那男管家會不止一次的報告過她，說過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似乎並不很好的話，可是這些話並沒有聽進她的耳朵，也沒有在她的心理上起過任何的印象。尤其量她只不過用了老是那樣幾句話回答說：

「你不必害怕，他會受得起，比我們誰都長命的！像他那樣的一匹長腿馬兒

怎麼會生病呢？他咳嗽！瞧吧，有些人咳了那麼三十年，到後來還胖了起來呢！

可是有一個早晨，當她聽說夜里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已經在戈羅維略伏失蹤了的時候，她就一下子想了起來。她立即打發了全部下人去尋找他，她親自來查究這件事情，開始是查驗『這個壞兒子』所居住的那房間。第一件她所碰到的，是桌子上的酒瓶，其中還裝着一點燒酒；在激動中他們不會想到把這藏起來。

『這是什麼？』她問，好像不懂得似的。

『我相信：他……在娛樂自己的！』那男管家吞吞吐吐的回答。

『誰拿來的？』她開始了，可是想了一想她還是忍着她的怒氣，繼續查下去。

屋子是那樣的黑暗，滿屋灰塵，發着霉氣，甚至彌蓮娜·彼得羅芙娜——她並沒享過一點福的，也覺得很慚愧。天花板是漆黑色的，裱牆的紙頭破爛着，好些地方破碎不全了，窗櫺是暗黑的，蓋上一層厚厚的灰塵，枕頭放在地板上，

一張繃摺的，髒得變成灰色的被單，擱在床上。有一個窗子的雙重窗架，推了出去，窗子半開着：「這個壞兒子」顯然是從這裏逃出去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本能地望望窗外，不禁嚇了一跳！這雖是十一月初，可是這一年的秋天來得很柔和，雪還沒有落過。田野和道路都是濕漉漉的，黑黢黢的，在那上面很不容易走過去。他是怎樣走過去的呢？他逃到那里去呢？她記起他只穿了一件長衣，一對拖鞋，其中一隻是在窗子旁給發見了，而且不幸得很，通宵在下着不停的雨。

「我來看你那一次到現在，已經很久了呀，乖乖！」她說着，吸了吸混和着廉價的燒酒，粗糙的烟葉，和濕了的羊皮的氣味底空氣。

整整這一天，當人們在森林里尋找的時候，她站在窗前，帶着黯然的注意，凝視着全無裝飾的遠方。所有這些騷動都是爲了「這呆子」的原故呀！這對於她簡直像一個愚蠢的夢。她那時不是說過應該把他送到伏格達田莊去的麼——可是並沒有，那該死的猶獨式加哄騙她，叫把他留在戈羅維路伏——而現在呢她過的

是好境遇呀！她該可以在那兒隨他歡喜的過活。她看不見，而上帝保祐他！她該已盡了她的責任；他賣了一份財產，她又扔給他另外一塊！如果他第二塊也賣掉，他就不得不去漂流，這就完了！即使是上帝，也填不滿一個無底的深潭！一切就都會是和平而且安靜，而現在呢——只須想想他玩的什麼把戲啊！他們得在森林里吹哨子叫他！如果他們能夠把他活活的帶回家，那也謝天謝地了——只怕一個醉鬼，受不住一根繩索！他會拿一根繩子，縛在樹枝上，纏住他的頸——這就是他的末日了！他的母親忘飢失睡的，無非是爲了他的原故，而他，對不起，卻只想上吊去。而且並非使他不好過，叫他挨餓，強迫他工作呀——他只是在他的屋子里踱來踱去，吃吃，喝喝！『換了別一個人恐怕連感謝他的母親還來不及呢，可是這一個卻要去上吊——真是好想法，祇願自己！我親愛的兒子！』

媼蓮娜。彼得羅芙娜猜度呆子的暴死卻落了空。到黃昏時候，一輛有蓋的小車，用兩隻耕田的馬兒拖着，來了；它把這逃走的人帶回辦事處。他半昏半醒，

帶着刺破的傷痕，他的面孔發青，並且腫漲了。似乎是在昨夜，他走到離開戈羅維略伏十五哩的杜布羅維諾那樣遠的地方。

接着的二十四小時他都在睡覺，其後是醒了過來。他開始像平素一樣的在屋子里踱來踱去，可是他並沒有摸他的煙斗，好像已經忘掉了，而且對於向他詢問的一切問題，都不回答。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感動得很利害，幾乎要把他從辦事處搬到住宅那邊去了；但想了一想之後，她卻讓他留下來，祇是吩咐把他的屋子洗刷乾淨，破的衣服給換過了，簾子在窗前掛了起來，之類。第二天黃昏，當她聽到了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醒過來的消息，她把他叫到屋子里來吃茶，而且事實上在向他說話時的聲音里，多少有點和藹的樣子了。

「爲什麼你老是像這樣的從你母親這里逃掉的呢？」她開始說。「你叫我焦急得很，你知道。幸好你的父親不會聽見——他那樣的身體，聽見了真是討厭哩。」

可是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對於他的母親的撫愛，好像非常冷淡，用了那定睛的透視的眼睛，注意着脂肪燭，好像在看守着那些溶下來的脂肪如何漸漸的形成一堆似的。

「唉唉，你頑皮，頑皮的孩子呀！」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更其和藹的說下去。『你該想想看，別人因為你的原故，怎地說你母親的閒話呢！老是有許多陷害我的人，而只有上帝才知道會有什麼閒話呢！他們會說我不給你吃，不給你穿……唉唉，你頑皮的孩子！』」

同樣的不響，同樣的定睛而無意義的眼光。

「住在你母親家里什麼道理使你一下子不滿意起來呢？你身上有衣服穿，有足夠的東西吃，多謝上帝。你既溫暖而又舒服……——你還需要什麼呢？你煩燥，可是沒有法子——這不是城市呀！我們在這里沒有跳舞會也沒有什麼娛樂——我們都坐了一輩子，過着黯淡的生活。我自己也歡喜跳跳舞，唱唱歌的。」

可是你看看窗子外邊——在這樣的濕漉漉的地方，除了上禮拜堂就什麼也做不成了！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停了下來，希望呆子至少說一聲聽不清楚的話；可是他好像變成一塊石頭。她開始要發脾氣了，可是還在忍耐着。

「如果你不滿意什麼東西——也許你菜不夠吃，衣服不夠——爲什麼你不能夠直接告訴你的母親呢？」我要豬肝，要牛乳餅呀，媽媽，「你可以這樣說。——難道你以爲你的母親會不給的麼？比如說燒酒吧——如果你想喝點酒，好吧，喝呀，沒關係！一杯，兩杯——好像你的母親很吝嗇，不給你似的！可是你會怎樣做呢——你不害羞問農奴要，卻不敢親自對母親說！」

可是所有這些柔和的話語都沒有用處：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一點也不會感動（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希望他會吻一吻她的手呢），不會表示過一點悔恨，甚至於好像不會聽見她說什麼似的。

從這天起他完全變成啞巴了。一連好幾天他在屋子里走着，一點也不知道疲勞，陰鬱地繃起了眉頭，動着他的嘴唇。有時他停了下來，好像想說什麼，而說不出字句似的。表面上他還不會失掉思想的力量，可是他的心已經弱到連經過他面前的東西都覺不出來了；這就是爲什麼他甚至不能說出字句來，也不覺得煩燥。至於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呢，她相信他一定會放一把火把莊園燒掉的。

『他整天的不說話！』她說。『可是他一定在想着什麼的，這呆子，當他不說話的時候！記住我的話：他會在這裡放一把火的！』

可是這呆子祇是沒有思想罷了。他似乎要沉到一個無望的黑暗中，在那里既然沒有現實，也將沒有幻想。他的腦子是在想着什麼物事，可是這些物事和現在或者未來都沒有一點關係。好像是一塊黑雲把他從頭到腳的裹着，而他什麼也不作，只是看着它，看着它的幻像的曲線，時不時抖了抖，好像要把它攪開似的。這神奇的雲塊，將他的外的內的世界，都一口氣吞掉了。

一封信：

這一年十二月，普爾渾萊·烏拉第米里支收到嫗孃娜·彼得羅芙娜的下面這封信：

「昨天早上一個新的事件臨在我們頭上了，主上帝來訪我們：我的兒子即你的哥哥斯蒂潘過身了。他前一天晚上還好端端的，並且還吃了晚飯，可是清早他已經死在床上——我們的這生命過得真快呀，最使我做母親的心里悲傷的是，他沒有做過什麼使他魂靈升到天國的宗教儀式，就離開了這個浮華世界了。」

「讓這做我們大家的一番教訓：誰漠視他對家庭的責任，一定會得到如此的結局。此生的苦惱，來世的天逝和永劫的折磨——一切都由此而生。因為儘管我們是如何聰明如何伶俐，如果我們不孝順父母，後者卻會把我們的聰明與所得化爲烏有。這就是生於此世的人們所必須熟記的規律，而農奴也必須尊敬他們的主人。」

「雖然如此，作爲我的兒子，斯蒂潘的過身還是受到了所有的光榮。我從莫斯科買來了棺套，葬禮是由你所知道的亞基曼德烈脫神父和其他牧師所主持的。彌撒和安魂祭在今天做過了，這依照着基督教的習俗。我悼惜着我的兒子的逝世，可是我不敢怨天，我的孩子呵，你們也不好怨天，因爲誰知道呢？也許我們這里在怨天，而他的靈魂卻已在天上享受着快樂的時光呢！」

二、好眷屬

是在七月里的一個炎熱的中午。杜布羅維諾莊園好像一切都死沉沉的。不備那些享福的人，就算是幹活的，也走到一些樹蔭下躺下來休息休息了。好幾頭狗在前面院子中央的大楊樹下伸開四條腿躺着，可以聽見它們在半睡半醒中咬着牙齒捉蒼蠅的聲音。就是這楊樹，也好像筋疲力竭，垂下頭來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

兒。所有的窗子，不論是正屋的還是僕人屋子的，都打得開開。熱氣像一陣殘暴的波濤，洶湧而來；地上，蓋了一層短短的焦了的草，也在發放着熱力；一層金光的光的朦朧的烟霧，連分辨遠處的事物也不容易。這曾經一度漆成灰色而現在已變得白色的屋子，前面的小小的花園，在路的那邊的樺樹，池塘，鄉村，和它連接着的麥田——所有這些都蒙上一層光亮的霧靄底面紗。空氣充滿了各種各式的氣味，這包括開着花的菩提樹的香氣，和牛欄底臭味。什麼聲音也沒有，祇是廚子的刀在灶間的的督督的響着，預告着午餐將有那老是不變的麥酒湯和切肉餅了。

一種沒有聲音的焦慮，遍布在這屋子里。一個老婦人和兩個年青的女郎坐在餐桌那里，帶着盼望的神氣在緊張着，他們手織着的物事給放在桌子上，連摸也沒有摸。在女僕室里，兩個女人正在準備着紗布和芥子膏，匙羹的有節奏的聲響，像一頭蟋蟀的叫聲似的，打破了寂靜。赤足的兩個女郎留神地沿着走廊跑着，從二樓跑到女僕室，然後又跑回來。偶而從樓上來了一聲叫喚：「芥子膏怎

麼了？你睡着了麼，呢？」——於是一個女郎從女僕室里忽忽的跑了出來。

終於沉重的脚步聲，在樓梯上響了，軍醫走進了餐屋。他是一個高高的，肩頭寬闊的人，有着結實的紅潤的面頰，好像非常健康似的。他有的是清晰的聲音，沉實的脚步，光亮而愉快的眼睛，柔靱的嘴唇，和曠達，坦白的表情。他是一個道地的 *Bon Vivant* (一)，雖然已經五十開外了；他從來不曾吃得過飽，喝得過多，而且在將來恐怕也不會。他穿了一套有着光亮的突花的鈕子的白色突花夏季制服，穿得講究極了。他一邊吱吱的咬着口唇，動着舌頭，一邊走來了。

「我馬上告訴你，親愛的！拿一杯酒來呀，還有一些吃的東西！」他說着，就停在通走廊的門口跟旁。

「好的，他怎麼樣了？」老婦人焦急地問。

(一) 法國話：養尊處優的人。——譯者

「上帝的慈悲已經完了，刺蓮娜·彼得羅芙娜」，醫生回答。

「你這是什麼意思？是說……」

「是呀。他再耽兩三天，就完了。」

醫生做了一個深有意思的手勢，然後就用低沉的聲音哼着：「忽忽地，忽忽地，忽忽地他要飛去了。」

「這是怎麼的啦？在這些日子裡醫生們不是整天的醫治他麼——怎麼一下子就……」

「是那些醫生們？」

「就是我們本地的醫生和城里的一個呀。」

「醫生——這也算是醫生的！如果他們一個月前好好的用了一條打邊帶，他

119
該會活下來的。」

「真的現在一點辦法也沒有麼？」

『我告訴你，上帝的慈悲已經盡了，而我一點什麼也不能加上去。』

『也許會有效果的吧？』

『你說的是……？』

『也許吃藥會有效果的吧？』

『也許會有的。』

穿着黑衣，帶着黑頭巾的一個女人用一隻淺盤子帶來了一瓶燒酒和兩個碟子——一碟裝了香腸，另外一碟裝了魚子醬。她進來的時候，談話就停止了。醫生倒了一杯酒，對着光瞧了一下，啞的一聲動了一下舌頭。

『祝你健康，太太！』他說着，對着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吞下了燒酒。

『謝謝你，醫生。』

『這就是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壯年致死的東西——這燒酒呀！』醫生說着，愜快地緊了緊他的臉皮，然後把叉子又起了一條香腸。

『是的，好多人爲了它的原故，變得悲哀呢。』

『並非每一個人都有福享受這個的——這就是原因，至於我，卻是有福的。因此我得再來一杯——祝健康，婆婆！』

『多喝一點呀。對於你是沒有害處的！』

『是呀，沒有害處的。我的肺呀臂呀肝呀脾呀都好端端的！是呀，我想問一問，』他說着，轉身向着那穿黑衣的女人，她這時正站在門口好像傾聽着談話似的，『今天午餐吃什麼菜？』

『麥酒湯，肉碎捲子，燒鷄，』那女人冷然的笑着回答。

『可還有鹹魚麼？』

『自然有的，先生！有鱈魚和別的魚……多得很。』

『那麼告訴他們弄一點冷鱈魚湯來做午餐……要好好的一片，上面有些魚脂的，明白麼？你叫什麼名字——烏里達，可是麼？』

「是的，先生，我正是這樣叫的。」

「好吧，快點去，烏里達，乖乖！」

烏里達走了出去。暗淡的沉默。媯蓮娜，彼得羅芙娜從椅子上站起來，望着門外看烏里達是否真的去了。

「你對他說過孤兒的事情麼，安得萊，奧西比支？」她問醫生。

「說過的。」

「他怎麼說？」

「老是那樣子的。」我的病一好，他說，「我當然就立個遺囑，寫下欠單的。」

接着是更暗淡的沉默。女孩子們，從桌子上拿起了編織着的東西，用了抖顫着的手指，一針一針的織着；媯蓮娜，彼得羅芙娜鬱鬱的嘆了一口氣；醫生吹着口哨，忽忽地忽忽地……來來去去的踱着那屋子。

「你應該更明白的問他講呀！」

「還有比這更明白的麼？我說，如果他不養育孤兒，就是個流氓。是的，是你的過失呀！如果你一個月前把我喚來，我該給他好好的弄一條打膿帶，也就可好好的弄遺囑了……現在卻是什麼都往猶猶式加那里去了，這是合法的承繼人呀……真正去了！」

「我們怎麼辦呢，婆婆！」兩個女孩子中間較大的，一個幾乎淌着淚水的說了。「舅舅怎麼這樣的對待我們呢？」

「我不知道，親愛的，我不知道。我連自己會怎樣子也不知道的。今天我在這裏，明天——我可不知道到那兒去了。也許上帝歡喜的話，我會睡在谷倉或者農家裏的吧！」

「天呀，舅舅是那麼笨呀！比較小的妹妹嚷着。」

「你該管束一下你那舌頭囉，年青的小姐！」醫生說着，然後向柯蓮娜。彼

得羅芙娜繼續的說：「可是你自己怎麼啦？你該試試看，勸勸他！」

「不，不，不！他不會聽話的！他甚至不想看見我！前天我走進他的屋子去，他說：『你來給我做最後的禱告麼，我猜？』」

「我以為這主要的是爲聖遺的所爲：她攜帶他對你不好。」

「是她呀！這就是她呀！她什麼都告訴普爾輝萊的！據說他整天繫着馬，準備及時的趕到他的弟弟的死榻的！你相信不相信；前天他做了一張種種物事的清單——什麼傢具囉，瓦器囉，衣服囉。」免得失掉了什麼，她說。對不起，她想證明我們都是賊子呢！」

「你應該照軍隊里的法子對付她……把她一吊飛機……你知道……」

可是醫生還沒有說出他的注意的時候，一個女僕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進屋子裏，用了恐怖的聲音叫喊着：

「請來看看主人呀！主人讓醫生馬上去！」

這裏所描寫的家庭，是我們已經熟悉了的。老婦人並非別人，就是柯蓮娜。彼得羅芙娜。戈羅維路夫；那個垂死的杜布羅維諾的領主是她的兒子，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兩個女孩子，安甯加和盧賓加，是她的外孫女；即她曾經「扔給她一份」的安娜。烏拉第米羅芙娜的女兒，自從我們看見過他們到現在，已經不止十個年頭了，可是情形已經變得那樣利害，以致於使戈羅維路夫家族看起來有如一個不可攻破的堡壘的人工底那根繩子，已經連一點形跡也不剩下來了。

這個由柯蓮娜。彼得羅芙娜的不屈不撓的雙手做成功的家族堡壘，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的破滅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究竟她怎麼會在破壞的過程中變成一個助手，或者甚至是一個活動分子，而這破壞的原動力，當然就是一吸血鬼——普爾輝恭。

愛責備別人的，獨裁的，戈羅維略夫莊園的領主媾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變成了她的幼子的家里底一個謙遜的食客——一個在家務上一句話也不能說的閑散的食客了。她的頭低了，她的背駝了，她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用了蹣跚的腳步走路，而她的動作也不再是燥急的了。因為沒事情可做，她臨老才學了編織，可是她對於這也並不十分成功，因為她的思想老是溜得遠遠。她的心神究竟飄蕩到那里呢？她自己也常常說不出來，但總之是離開編織的事物太遠了。她會坐下來織它幾分鐘，忽地她的手，一下子掉了下去，她的頭挨在椅背上，她開始回憶着過去。她坐着，消失在她的記憶里，直到一陣昏沉欲睡的麻木佔據了她年老的身軀。她偶而站了起來，在屋子走着，要找些什麼，在角落里尋來尋去，像一個一生帶着鑰匙的婦人，想不出來她爲什麼和怎樣的把它失掉似的。

對於媾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獨裁底第一個打擊，是由於農奴制度的取消，或者不如說是由於取消前的準備。起先是有風傳，接着是士紳們的會議向沙皇發

出一些奏章，接着是全省委員會，接着是組織委員會——所有這些都使她煩惱，所有這些使她的心靈陷入昏亂中。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豐富的想像老是停留在無窮盡的瑣事中。她一下子會懷疑着：『我現在怎樣叫亞格式加好啱？我以為，亞格菲烏式加囉……或者把她叫做亞格菲亞·菲奧多羅芙娜（一）吧？』要嗎她給自己繪出這樣的一幅圖畫：她自己在這空屋子里跑來跑去，而所有僕人卻齊集

（二）俄國例，每人都有兩個名字，例如主人翁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戈羅維略夫，未一個是姓（雖然這個例子是丈夫的姓，等於我們的戈太太之類），第一個是他自己的本名，中間的是父稱。平常相呼，必用本名連父稱，否則便是失禮。但呼下人則祇叫他的本名。這裏是說農奴制度廢除之時，主人不知怎樣叫他的下人的名字。亞格菲烏式加是亞格式加的親暱之稱，亞格菲亞·菲奧多羅芙娜則是本名連父稱了。

在灶間痛飲一番！他們吃累了之後，便把東西扔到桌子底下！要嗎，總幻想着她走進食物室里去，看見兩個女僕在狼吞虎嚥，她正要罵出來，但誰能卻吞在咽喉里。——現在他們是解放了，怎麼可以對他們說長說短？我相信沒有法官對付他們的了！

這都是些瑣屑的物事，可是她究竟漸漸的在這上頭建立起一個幻覺的世界，它佔據了她的心，滋養了她的動作的力量。綱蓮娜·彼得羅芙娜一下子把管理的繩子放開了，於是兩個年頭什麼事也做不成，祇是從朝到晚的瞌着。

「要是他們解決了那倒好——至少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究竟怎麼樣。可是老是些無窮無盡的談判呀！既不是這樣，又不是那樣！」

恰在這樣的時候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死了——剛好委員會的工作進行得最緊張的時候，他安安靜靜的去世了，死前念出了巴爾可夫和他所有的作品，他最後的幾句話是：

「我多謝上帝，因為她不讓我和農奴在一起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句話深深的沉到納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易感的心里，而她丈夫的死，和她對於素來的幻覺底恐怖，真的給戈羅維略伏的生活染上絕望的色彩。好像那古老的戈羅維略伏的屋子以及所有住在這里面的人們，都一齊死光了。

從母親的幾封信的一些訴苦的話語中，普爾輝萊·彼得羅維支直覺的地猜到，了纏住她的思想的那些煩惱。納蓮娜·彼得羅芙娜每每在她的信里不再責備他，不再向他說教了，但主要的是把她自己的信賴歸於上帝的慈悲。「在這樣易受欺騙的日子里，這慈悲連農奴都不顧了，卻特別降於那些因為有錢而曾經成爲教堂的堅定的支柱，並且修飾過教堂的人們。」猶獨式加本能地領悟了，如果媽媽開始把她的信賴歸於上帝的時候，在她的生活上一定有些什麼不順眼了。由於他經常的狡猾的小聰明，他可以利用它一下的。

剛在解放之前，他在別人意料不到中回來戈羅維略伏一次。看見納蓮娜，彼

得羅芙娜憔悴了，而且幾乎精疲力竭了。

「喂，怎麼樣了？彼得堡怎地說的？」這樣她和他互相問候了幾句之後，她第一句的問話。

普爾輝萊把視線放下來，什麼也不說。

「你想想我的境遇！」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繼續着，從兒子的靜默中她懂得一定沒有什麼好消息了。「我的下人屋子里有着三十個這樣的東西——我對他們怎麼辦呢？如保留下來要我養活他們——我怎樣養得起！現在總算有許多馬鈴薯，椰菜和麵包，這樣子我們還可以過活。要是沒有馬鈴薯，我就吃椰菜湯；要是沒有椰菜，我們就用胡瓜來代替它。可是那時候什麼事情我都要親自到市上去付現款，親自買東西，拿東西——我怎樣養得起這一切流氓呢？」

普爾輝萊注視着他親愛的好媽媽的眼睛。而且爲了表示他的同情，苦笑了一聲。

「如果讓他們滾蛋，說：『走呀，朋友，你的腳走到那里便到那里去呀，』那倒好的，這樣一來……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將要怎麼辦了！」

普爾輝菜露開牙齒，笑了笑，好像將要怎麼辦的這種思想使他覺得很滑稽似的。

「不，你別笑，乖乖的；這是非常正經，真正非常正經的呀，唯一的希望是主上帝把他們弄得更有理性點，然後……拿我來做一個例吧；畢竟我也還算有體面的呀；他們該要或多或少的幫助我，可是將要怎樣辦呢？你知道我們是怎的教養大的——只教你怎樣跳舞怎樣唱歌怎樣應對客人，如果我的用人都沒有了，那怎麼辦呢？弄餐囉，打掃囉，燒菜囉——我是一點也不懂的呀，親愛的！」

「上帝是慈悲的，媽媽！」

「他從前是慈悲的，親愛的，可是他現在不再是慈悲的了！在從前，我們做好人，上帝就對我們好；可是我們現在已經變壞了——還不是這樣子！你知道我

有時懷疑着，要是還有時候的話，我不如一切都不管。真的！我給自己蓋一座茅棚，挨近你爸爸的墳頭，安安靜靜的住在那里！」

普爾萊輝·烏拉筭米里支豎起了耳朵；他的口水都流出來了。

「可是那時候誰來管這莊園呢？」他小心翼翼的問，好像拋出了魚餌似的。
 「唔，那倒不成問題；你們自己來管呀！多謝上帝，我總算養得你不壞了。
 爲什麼單單要我一個人管理的呢？」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驕然的停了下來，昂起了她的頭。她忽地看見了猶獨式加的面孔，燃燃着一種貪婪的光輝，油滑的笑容掛在他那垂涎的嘴角上。

「我相信你準備把我埋葬了呢！」她冷然地說，「可不是太早了一點麼，親愛的？小心你不要有一點兒錯處！」

因此在起初什麼都沒有結果。可是有些談話，一旦開始了，就永遠不會結尾的；在幾個鐘頭以內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重又回到那個主題來。

「我將要到聖·塞基烏斯神廟去了，她說，『把財產分給你們兩個，給我自已買一間小房子，近着修道院，住到那兒去。』」

由經驗所教訓了的普爾輝萊·拉第米里支什麼也不說。

「去年，你父親還在世的時候，」綉蓮娜·彼得羅芙娜繼續着，「有一天我獨個兒坐在寢室里面，忽地我聽見有一個人輕輕的向我說：『拜神去！拜神去！拜神去！』——說了三回。我周圍望了一望——一個人也沒有！因此我想這該是一個幻覺吧！這樣子，我說，如果我的信心爲主所賞識了，我就準備一切。當我一說完，整間房子就充滿了這樣的一種香氣，那你是不能夠想像的！當然我吩咐馬上結束行裝，當晚我就趕路了。」

綉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眼睛里確乎有了淚水。猶獨式加利用了這機會吻了吻他的手，甚至敢於將他的臂膊抱着她的頭了。

「呵呀，你真是個好姑娘！」他說。『唉唉，多麼好呀，最親愛的，跟上帝

親善！你祈禱上帝，而上帝給你幫忙，這就對極了，親愛的好媽媽！」

「等一等，讓我把一切告訴你，第二天晚上我到達那修道院，就一直上禮拜堂。節目前夜的新禱式還沒有做完；歌詩，光，香味——我簡直不曉得這裡是天上，還是人間！上了禮拜堂之後，我去看埃奧奴拿神父告訴他說：「爲什麼今晚的新禱式特別漂亮呢，法師？」他說：「呵，太太，因爲亞瓦古姆神父在新禱式時有了一個幻像！剛巧當他舉起了手祈禱的時候，他看見頭上的圓屋頂有一道光，還有一隻鴿兒在瞧着他！」這之後我就決心不論我能享多少年頭，都要把我的生命的最後消磨在聖塞基烏斯神廟。」

「可是誰打理我們呢？誰來照顧你的兒女呢？唉唉，媽媽，媽媽呀！」

「噢，你們都長大了，你們可以自己照料自己的。而我……我將要和安奴式加（一）的兩個孤兒敬神去，並且在神的翼下過活！如果她們中間有誰感到了侍奉上帝的志願——靈特可夫修道院是第二道門戶！我給我自己買一座小屋子，和

「塊菜園，種些馬鈴薯和椰菜——那我就什麼都有了。」

這樣的閒談一連繼續了好幾天之久；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好幾次擬好了出格大膽的計劃，卻又收了回來，重又擬了一次，終於把事情到達了這樣的一步，使她不可能再退讓了。猶獨式加回來還不到六個月，情況就變成下面的樣子了……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沒有到聖塞基烏斯神廟去，也不曾在她的丈夫的墳墓跟旁蓋一間小屋過活，倒是把莊園分給兩個兒子，自己祇要了存款。普爾輝萊得到的二份莊園比之巴佛爾的一份要好些。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依然像先前一樣的留在戈羅維略伏，可是自然有了一齣小小的家庭喜劇，如像通常一樣，猶獨式加淌了淚，請求他的親愛的好媽媽管理他的莊園，即如這是她自己的一樣，隨她使用一切收入——「你剩給我一點什

（一）安奴式加就是她的女兒安娜的愛稱。——譯者

麼，不管少得怎麼樣，我都感到滿意的。」巴佛爾可相反，冷然地謝過了他的母親（「他看着我好像要咬我似的」），立刻從軍隊里退休了（「從不會要過他母親的禮物，可是一旦跳出來，就像癡子似的了」）就呆在杜布羅維諾了。

接着一種盲昧蓋住了烟蕩娜。彼得羅芙娜：「吸血鬼普爾輝萊」這隱起了的形象，這在過去的日子里她可驚地清晰的看透了，現在是一下子的隱匿起來了，她似乎領會到的唯一的物事，就是儘管分了莊園，解放了農奴，她還是像先前一樣的住在戈羅維略伏，她的作爲也一樣的不和任何人商量。她的另一個兒子是住在她的隔壁的，可是差得多遠啊！普爾輝萊把自己和他的家完全全信賴着他母親的意思，而巴佛爾無論什麼永遠不會向他詢問意見，他見到她的時候，老是心不照眼的說着話。

她的理智越是模糊，她就更加熱心從事爲了她那可愛的兒子生活得好些。普爾輝萊從她那里什麼也不問不問，可是她老是拐個彎地來逢迎他的願望。他開始

覺得戈羅維略伏這片產業的形狀有缺陷了。在某一點上有什麼人的一塊地插了進來——最好是把這塊地買了下來；在另外的一點，確是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小田莊的，可是並沒有足夠的草場——而附近剛好有一塊草地在出賣，一塊可愛的草地！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被感情支配着了，一方面作爲母親，一方面作爲一個經理婦人，她要把她的才能盡量的在她那摯愛的兒子面前顯露。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祇是冷淡的置之不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枉然地慫恿他推行那可能的交易：對於她的買這一片或那一片樹林，或草場的一切提議，他毫無二致的回答：『我對於你所給我的一切已經感到滿足了，親愛的好媽媽。』

這樣的回答祇有使她興緻勃勃。一方面由於她的事業計劃，另一方面卻由於一種叫『混蛋巴佛爾』苦惱一下的念頭，他住在附近，可是一點也不跟她商量；她這樣地給激動了，她失掉了對於她在戈羅維略伏的真正的地位底一切觀念。這種佔有的老熱心，重又一次佔據了她，雖然她已不再是爲她自己在獲取了，爲的

卻是她的寵兒。戈羅維略伏莊園增加了，擴大了，並且繁盛了。

正當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存款日漸減少，以至於幾乎不能靠它的利息過活的時候，猶獨式加寄給他一本賬簿，連同最孝順的一封信，叫她把每年的收支做個清單。在種田的主要事業之外，還包括了從醋栗子，覆盆子，香菌等等而來的入息。每一項都給起了專門的一欄，有如下列的樣子：

一八××年種的覆盆子樹

共——株

本年新種的

共——株

以上兩項所收菓子總數

若干

母親共用去

若干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戈羅維略夫老爺

的家中製醬菜共用去

若干

獎給某某孩子爲了他的好處

若干

賣給農民

若干

因缺乏主僱及其他原故而腐爛的

若干

某項某項若下……………。

(註)如本年收成少於去年時，應將原因列明，例如暴風、淫雨、降雹等等。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氣死了。開始是，她簡直給猶獨式加的卑鄙嚇了一跳；她從來做夢也不會想過覆盆子可以在戈羅維略伏的賬簿中當作獨立的一個會計科目的——而他卻好像對此特別注意；其次是，她十分清楚，所有這些規程就等於對她的獨裁底法規底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件事情的結果是：經過了信件의 爭議，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被人得罪了而在憤激着的她，搬到杜布羅維諾去了，而普爾輝萊·彼得羅維支退休回來，住在戈羅維略伏了。

從這個時候起，這個老婦人，是不斷的被強迫地過着閒散的暗淡底日子。離

然是一個並無特別顯著性格的人，可是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卻毫無變化地老是和他的母親合不來。他待她出格的好；這是說，他答應養他和他的孤伶的兩個外甥，可是要求兩個條件；其一，她不許走到他樓上的房間去；而，其二，她在家務上一句話也不准說。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特別感到第二個條件使她傷心，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的莊園是由管家婦烏里達（這是個可憎的女人，大家都知道她是和吸血鬼普爾輝萊保持着秘密通訊的），和基留式加（這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丈夫先前的跟丁，一個絕不知道耕作的人，每天恰如道地的諂諂者那樣地向他的主人遊說，管理的。兩個都無情地偷竊着。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一看見那繼續着的偷竊行爲，就覺得心痛，她老是希望把她的兒子的眼睛張開，看一看茶啦糖啦牛油啦這些東西。這些給用去了很大的數量，而且有好多次烏里達，簡直不害羞的，當着她的舊主人的面前，藏了一手的砂糖在她的口袋里。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都瞧見

的，但只能做一個對於這盜竊行爲的沉默的見證。當她打開了嘴巴要說話的時候，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止住了她：

『媽媽！』他說，『只能有那麼一個人在屋子里下命令。這就是我——其他各人就依着來實行。我知道我的命令是很笨的——好吧，就讓它笨吧！我也知道你的命令是很聰明的——好得很！你是聰明的，聰明得很，然而猶獨式加卻把你從你的老家趕出來了。』

除此之外，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得到了一個非凡的發現：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酗酒了。要喝酒的熱情慢慢的支配了他，這是由於他在鄉下的孤獨的生活，而終於達到了這樣的一種程度，是非走到命定的結果不可了。當他的母親最初走進這屋子的時候，他好像覺得自己有點慚愧；他常常下樓來跟他母親談話。發覺了他的說話有點禮貌，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只把這算入他的愚蠢中。她並不喜歡他來和她說話，並且認爲這些談話是一種大大的刑罰。他卻真的老是說着愚蠢的

東西。要嗎，是說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下雨了，將來一定下暴雨；要嗎是說螻蛄已經把菜園里的菜樹都咬壞了，要嗎是說鼯鼠已經掘遍了所有的草場了。所有這些都引起了不快活的無盡的源泉。他會走下樓來，坐在他的母親的對面，這就說了：

「四邊都是雲——戈羅維略伏是並不遠的。昨天吸血鬼那里下了一場怪好的雨，我們是一滴雨點也沒有！雲兒四邊的跑着，卻不在我的土地上下一點雨！」

或者：

「你看雨下得多利害！裸麥都長了花，雨還老是下着！一半的乾草已經發腐了，可是雨還下個不停！人也許以為戈羅維略伏是並不很遠的，可是那吸血鬼幾千年前就弄好了乾草，我們卻還得坐在這裡等！冬天我們恐怕要用發霉了的乾草來喂牲畜了。」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靜靜的傾聽着這種呆笨的談話，可是有時她忍不住的說了：

「你這樣閒閒散散事情是弄不好的。」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就暴怒起來了。

「那你要我怎樣做呢？把雨搬到戈羅維略伏去，或者怎樣呢？」

「不，只是隨便說說吧了……」

「不，你告訴我，你以為我該怎樣做？別『隨便說說』，老實說出來呀……」

我得轉換天氣來叫你愉快麼？你看戈羅維略伏：他們要雨，就下了雨；他們不要，雨就停了！那當然什麼都在長啦。我們這裡，卻簡直是另外一套！我們什麼也沒得吃的時候，我看你還說什麼！」

「好吧，這該是上帝的意旨……」

「那麼你該筆直的說這是上帝的意旨呵！可是你的『隨便說說』是解釋不了事情的！」

有時他甚至於說他的莊園是一種負累。

「爲什麼杜布羅維諾要分給我呢？」他咕嚕着。「一點用處也沒有！」

「杜布羅維諾有什麼不好呢？泥土是出格的好，什麼東西全都有的……你一下子想着什麼呢？」

「我想的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該完完全全沒有半點財主的年代！錢——這是另外的事情！你拿了錢，放在口袋里，可以把它花掉。可是這些地皮……」

「可是我們生活着的這個時代有什麼特別的呢？爲什麼目前你不能有財產的呢？」

「有什麼特別的麼？你不讀報紙，我倒讀的。現在是什麼地方都有法官的了——你想想看！如果一個法官聽見你有地產，他就馬上把你拖到法庭去！」

「可是你有確當的契據，他怎麼能夠這樣做的呢？」

「你可以確信，他總歸做得來的。也許吸血鬼那裏請了法官來，他也許會把

我傳來傳去的！」

「這倒奇了！地權是你的呀。」

「正因為地權是我的，他才把我傳去。如果不是我的，他們就連傳也不傳的，乾脆要了去，可是現在他們會來傳我去的。我的一個朋友，戈爾羅比亞多夫，他的一個叔叔死了，他，像條驢子似的，承繼了他的遺產，這份遺產，只值一個爛銅板，可是債務有一萬：欠單囉，偽造的什麼囉！因此在過去三年間他老是和官司攪不清：首先他們把叔叔的莊園要了去，然後把他本人也拍賣了。這就是地產啦！」

「真的有意義的法律麼？」

145

「要是沒有法律他們倒不會把他賣掉的。有的是各種各式的法律呀。如果一個人沒有良心，他可以利用任何一條法律；可是如果他沒有良心，法律對於他卻關起門來。如果他喜歡，他可以找尋的！」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常常打斷了這些論據。她不止一次的要她出來，『給我滾開！你這流氓！』可是再想了一下她又忍住了。有時她對自己訴苦着：

『主呵，我怎麼會生下這樣非常的兒女啊？一個是道地的吸血者，另一個卻是白癡！我忘饑失眠的留下這一切，究竟爲了誰呢？我爲誰做的呢？』

巴佛祿·烏拉第米里支越是沉湎於飲酒，他的說話就變得越是古怪，正如俗語所說，駭人聽聞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終於發見一定有點什麼不對了。舉個例說，每天早上一個滿裝了燒酒的瓶子是放在餐室的碗櫥上的，可是午餐却連一滴酒都沒有了。或者，當她坐在會客室里，她聽見餐室里接近碗櫥的地方有一種離奇的格格的聲音；她叫喊了『誰在那里？』之後，便聽見了有人忽忽地可是小心地走上樓梯的聲音。

『天呀，我相信他在喝酒了！』她有一天對烏里達說。

『他喝的，』她回答着，惡毒地笑了笑。

知道他的母親已經猜中了他的秘密，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就管一切儀禮了。他把自己關在他的屋子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開始憎恨和別人在一起，却給自己創造了一個特別的奇幻的世界。這是一種用他自己和那一吸血鬼——作爲主角而寫成的愚笨的傳奇小說。他簡直不能確信他對普爾輝萊的憎恨是怎樣的深。他每一個念頭用他的存在的每一根纖維，都在恨他，不斷的恨他，每一分鐘在恨他。猶獨式加的惡邪的形象活躍地顯現在他的眼前，他的耳朵響着猶獨式加的虛偽到落淚的胡說八道，混和了一種乾燥的，幾乎是抽象的對於一切有生命的好事底惡毒憎惡。而且和傳統的偽善底形式並不相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當他喝酒的時候就回憶起過去。他回憶起因爲猶獨式加自稱爲家族中最重要的人而受到的所有的侮慢和屈辱。他特別清楚地回憶起他們怎樣分家產，一個錢一個錢的數着，一片地一片地的比較着——這其時，他就恨他的哥哥。燒酒喝得熱了，他的幻想便在他的面前帶出了一系列的戲劇性底場面，在這中間所有他的過失都被

報復了，可是忍受損害的不是猶獨式加，却是他自己。比如說，他贏了二十萬，走去告訴普爾輝萊的時候，他的面孔顯然是因爲妒忌而歪了起來（接着是一幕談話）。或者是他的祖父臨終的時候（另外的一幕談話，雖然實際上並無祖父），留給他一百萬，却一點也不留給「吸血鬼」。要不然他就空想他自己發明了一種不可見的工具，在普爾輝萊身上弄了一下惡劣的玩意，使他為不了呻吟。他的想像力無窮盡的發明了這些玩意，而樓上的房間就充滿了他的空洞的笑聲，這使烏里達感到歡喜，馬上去告訴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這一切了。

他恨猶獨式加，同時也怕他。他知道猶獨式加的眼睛射出毒的咒語。知道他的聲音像一條蛇似的爬進人的心靈，癱瘓了人的意志——因此他斷然地拒絕看見他。有時是一吸血鬼來到杜布里維諾吻他的親愛的好媽媽的手（他會把她趕出屋子去的，可是他却永遠是那樣的孝順），於是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把他自己關在他樓上的屋子里，當猶獨式加和媽媽談話的時候，他就坐在那里。

日子是這樣子的過去了，一直到最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已經面對着一個嚴重的疾病了。

醫生在屋子里過夜，純然是一種形式，大清早就到城里去了。在去之前，他明白地說病人決不能耽上兩天，而且要他寫遺囑是已經太遲了，因為他連自己的名字也答得不準確了。

「他會簽下一些不能卒讀的什麼，法律就無窮盡的爲難你了，」他繼續看。猶獨式加非常孝順他的媽媽，自然啦，可是他一定說這是假造的文件，如果媽媽被判決到西伯利亞去的話，他只會做一次禱告式祝她一路平安的。」

整個早上綢蓮娜·彼得羅芙娜團團亂轉着，好像嚇昏了似的。她想祈禱——也許上帝會給她一點指示的吧——可是她想起祈禱文來，而她的舌頭也不服從她。她開始說：「上帝呵請大發慈悲憐憫我呵，」一下子卻發現她在說：「從惡的中間……」。

『叫我清淨！叫我清淨！』他機械的說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她的心靈卻在游蕩；它看到樓上，它看進窗子（『秋天有多少儲藏的東西呵，現在他們卻完全地把它偷去了！』）它從老遠的過去回憶起一些什麼。這完全是一種的黃昏，在這黃昏里人們，許多人們，忙碌地動着，爲了未來。『降福於人……降福於人……如一枝香……教導我……教導我……』。終於她的舌頭不能動了，她的眼睛注視着神像，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她的嘴巴張開着，她的手放在她的胸前，她一動也不動的好像已經變成石頭似的站着。

終於她坐了下來，哭了。淚水從她的無神的眼睛流下她的衰老的面頰，經過她的褶摺了的皮膚的摺紋，落在她的舊的棉紗胸衣的油膩膩的硬領上。一種辛酸的感覺支配了她，無望地面同時是無力地反抗她。她的年老，她的衰弱，她的無助的景況——這一切都似乎指出祇有死是唯一的安息。可是有着她的過去，帶着力量，自由與豐滿的過去，而關於過去的記憶把她一把抓着，把她拖到地球上。』

我希望我能夠死掉呢，雖然這迅速地漂過她的心靈，可是馬上又變成『我要活！』她沒有想起猶獨式加，也沒有想起垂死的巴佛爾——對於她，他們兩個都好像已經不再存在。她沒有想起任何的一個人，她並不控訴人家也不被人所牽累；她忘記了她有多少存款，也不知道是否足夠贍養她的殘年。慘痛，極度的慘痛支配了她，『我是多麼可憐呀！我多麼難過呀！』——這是她能夠對於她的淚水唯一的說明。這些淚水是好久以前就有了的；這些淚水自從她離開戈羅維略伏搬到杜布羅維諾時就一點一滴的積聚起來的。她已經準備了什麼在那里等待着，她全都預想到了，預見到了；但不知怎的她總不領會她所會預想到的終會有一個結尾。而這結尾已經到臨了——這是一個充滿着悲哀與絕望的孤寂的結尾。她的一生是曾經佈置了一點什麼的，爲了這她把自己都消磨盡了，而現在，這却證實了是一個幻影。她的一生『家族』這兩個字曾經掛在他的舌頭上，以『家族』的名義獎了誰，罰了誰；爲了家族的原故她會使自己窮困與受苦，使自己的整個生

涯離開平常的軌道——而現在顯然是她畢竟已經沒有家族了！

「上帝呵，難道同誰在一起都是一樣的麼？」她老是在想着。

她坐下來，腦袋支在手上，把那浸濕着淚水的面孔對着那已經升在中天的高處的太陽，好像向它說：「你瞧！」她並不嘆息，也不咀咒，只是靜靜的嗚咽着，吞聲忍着淚水；她的靈魂却在沸騰着這樣的念頭：

「我一個人也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終於她不再流淚了。她洗過了面孔，無目的地走進餐室去，在那里兩個女孩子用了新鮮的苦惱打擊着她：

「將要怎樣子呢，婆婆？我們真的要一文錢也沒有地離開麼？」安雷加咕嚕着。

「舅舅是多麼笨呀！」盧賓加雷應她。

大約是在目中的時候，炯蓮娜。彼得羅芙娜決定走進她睡死的兒子屋里去。

惡鬼！」

她小心地爬上了扶梯，一點聲音也沒有地，瞎摸着通到他房間去的門。這些屋子是在半黑暗中，窗子蓋上了綠色的窗幔。光線只能從其中透進來；窒息的空氣充滿着含有種種氣味的一種不愉快的混合，這包括了菓子的，藥膏的，燈油的氣味，以及不偏不歪地指出這是疾病與死亡的氣味。只有兩個房間。烏里達坐在第一間，摘着菓子，暴怒地趕着一羣蒼蠅，它們成羣的結集在醋栗堆之上，而且莽撞地停留在她的鼻子與唇上。從第二間屋子的半開了的門口傳來了一種不斷的乾枯的，空咳着的聲音，偶而被痛苦的吐痰聲所遮斷。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躊躇地停了下來，望進去那半暗半明中，等着瞧烏里達看見她上來有什麼動作。可是烏里達一動也不動，顯然是相信對於病人有任何的影響的企圖都全是毫無好果的。只是她的嘴巴生氣地抿着，而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想她已經聽見了她的細語，『惡鬼！』

『你不如到樓下去吧，親愛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對烏里達說。

『還有麼？』她反噓了。

『我要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說一句話，去吧！』

『太太，我怎麼可以離開他呢？如果有什麼事情，就沒有人理他的了。』

『什麼事情？』一個空洞的聲音從臥室里傳出來。

『叫烏里達走開一下呀，親愛的。我想和你說一句話。』這一回姻蓮。娜彼得羅芙娜是那樣的固執於她的意見了，她劃了個十字，就走進病人的屋子里。他的床靠着內邊的牆壁放着，遠遠的離開那窗子。蓋了一張白被單，他仰臥着，幾乎無意識的抽着一枝香烟。儘管有烟味，蒼蠅還是那樣兇狠的攻擊着他，使他不得不老是交替着雙手把它們從臉上揮走。他的臂膊是這樣的孱弱，這樣的沒有肌肉，清楚地現出了骨骸來，從肘到肩是一樣的瘦削。他的頭帶了一種絕望，給埋在枕中；他的面孔和他的整個身子發着高熱。他的大而凹了下去的圓圓的眼睛游蕩不定，好像在找尋什麼似的；他的鼻子變得更長更尖了，他的嘴巴打開了一

半。他並不咳嗽，可是他的呼吸非常沉重，好像他全部的活力都集中在胸膛了。

「唔，你今天怎麼樣了？」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問着，便在他的脚下的一隻靠椅上坐了下來。

「很好……明天……這是說，今天……醫生什麼時候來呢？」

「他今天是在這裏的。」

「好吧，這是說明天……」

病人不安地轉動了一下，好像努力要記起一句話似的。

「你可以起身麼？」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提醒了他。「上帝祝福你可以起身的，我親愛的。」

155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娜蓮娜·彼得羅芙娜要說點什麼，可是爲了這，她得首先挑起了談話，而這正是她和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在一起時做不到的事情。

「猶獨式加……還活着麼？」病人終于問了。

『誰弄死他！他活得好端端的呀。』

『我以為他在想着，』我的弟弟巴佛爾快要死了，靠着上帝的慈悲，我又得到另一個莊園了。』

『我們有一天總會死去的，無論誰的財產都會留給他的合法的承繼人的。』

『可是不留給那吸血鬼！我寧願給狗吃也不要剩給他！』

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他自己提出了主題來。刻蓮娜·彼得羅芙娜立即利用了它。

『你該想一遍的，親愛的，』她不在意的說着，並沒有瞧着她的兒子，只是對着光察看着她的手，好像這才是她所注意的主題。

『你這是什麼意思？』

『是說，如果你不想你的莊園落在……落在你哥哥的手里……。』

病人什麼也不說，可是他的眼睛不自然地張大了，他的面孔也越來越變得熱

烘烘了。

「你可以考慮一下，親愛的，你有兩個孤零零的外甥——她們完全沒有給養，真正沒有的，還有你母親呀！」網蓮娜。彼得羅芙娜繼續說了。

「你的錢都落在猶獨式加手里吧，可不是麼？」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知道要責備我自己……可是畢竟呢，這還不是天大的罪過……我想，他也還是我的兒子……你也不必因此攻擊你的母親呀。」

歇了一會兒。

「好吧？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你想什麼時候把我下葬呢？」

「不是下葬，祇是……別的教徒也是這樣的……誰都不會馬上死掉的，可是一般的說……」

157

「一般的說，這就對了，你老是「一般」「一般」的說着。你以為我看不

透？」

「你看透什麼，親愛的？」

「唉，我看透你以為我是個傻瓜！好的，天賜我是個傻瓜！那麼讓我做傻瓜！你幹嗎到傻瓜跟前來？你別來呀，你別自尋煩惱呀！」

「我不煩惱的。我是一般的說……說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一個界限。」

「好吧，你等着吧！」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低了頭在沉思。她很知道在她是一種很壞的場合了，可是只要陷入這樣的可憐的境況中，一想起無望的未來，就不管這一切的明證，她也不能把進一步的企圖看作毫無用場。

「我不知道你恨我是什麼道理，」她到底說出來了。

「一點也不……我不……；一些兒也不的！正相反……唉，你曾經……；對我們全部那樣公平呢！」

他喘息地說着，掙扎地呼吸着；在他的聲音里帶着一種嗚咽然而也是勝利的
 笑聲；他的眼睛閃着光亮；他的手脚不安靜地掙動着。

「也許我會真的對你做過什麼壞事——那麼看上帝的情面寬恕我吧。」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起身，鞠躬着，她的手觸着地面。巴佛爾·烏拉第米里
 支閉着眼睛，不回答。

「在你目前的情況下真的……你當然不能夠怎樣處置莊園的事情……普爾輝
 萊是法定的繼承人；好吧，讓他得到那片土地吧。可是你的動產怎麼樣，存款怎
 麼樣？」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直截了當的冒險問了。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動了一下，可是沒有回答。十分可能的是，聽見了「
 存款」這個字，他想到的倒不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暗示，卻想起了快到九月
 了：「快要到收利息的時候了……六萬七千六百乘五，以二除——這是多少？」

「也許你，以為我希望你死，可是我向你保證我並不如此，親愛的！你活

着，也決不會惹煩到像我這樣的一個老婦人的。我什麼也不需要。我在這裏溫暖而且舒適，我有很多東西吃，如果我需要一些特別好的東西，往往我都可以得到的。我只是說，基督教徒是有這樣的習慣的，當他等待着未來的生活時……」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歎了一下，試着找尋一句適合的語句。

「給他的親屬們準備的，」她結束了她的話，往窗外瞧着。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一動也不動的躺着，靜靜的咳了幾聲，並沒有做出他是否在傾聽他的母說底任何表示。他顯然是給她的勸告弄得惱了。

「你可能在你活着的時候送掉存款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說，好像毫不注意的說了，重又朝着光察看着她的雙手。

病人輕輕的動了一下。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並沒有注意到，卻繼續的說下去了：

「轉移存款這是十足合法的，親愛的。因為這是有關得失的一件事；今天它

存在這裏，明天可以提了去的。沒有人能夠要求你說明的。你能夠把它送給任何你所歡喜的人的。」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忽地做了一下惡毒的笑容。

「我希望你記得巴羅乞金（一）的故事，」他輕蔑的說。「他也是把他的錢送給他的妻的，而她卻和姘頭一道跑掉了！」

「我有姘頭呀，親愛的！」

「這樣你就不和姘頭一道，獨自跑……卻和存款一道！」

「這就是你對我的想法啦！」

「我一點也不會想過你……你對誰，都說我是個傻瓜——好吧，我就算是」

（一）這好像是一個人人知道的故事，但一時卻也記不起來和查不出來。

個傻瓜。讓我做個傻瓜吧！好想頭，這——把我的錢給了你！我自己怎麼辦呢？

你要我跑到修道院里去拯救我的靈魂，並且在那里看着你怎樣花掉我的錢麼？」

他一口氣的說完了，生着氣，激動着，而且是十足的筋疲力盡了。這之後至少有十五分鐘他咳得非常猛烈，使人奇怪怎麼會在他這樣的可憐的殘餘中依然有着這樣多的精力。終於他呼了一口氣，閉上他的眼睛。

納蓮娜·彼得羅芙娜惶惑地看了看她周遭。和這垂死的人商量的每一個新鮮的企圖，顯然是促使猶獨式加的凱旋的日子更加接近：到現在為止，這在她是不知道如何還不會相信的，但現在她徹底折服了。她好像到處看見猶獨式加。她看見他跟隨着他弟弟的棺材，給他一個猶大（一）的接吻，其間有兩小滴的令人作嘔的淚水從他的眼睛流下來，她看見棺材給降落在地下了。「再會，兄弟！——猶

（一）猶大——出賣耶穌的叛徒，義即不可信的，變節的。——譯者

獨式加會嚷出來，振動着嘴唇，轉動着眼睛，試着要把一種悲苦的調子加進他的聲音，然後半轉過身子對烏里達說：『不要忘記把糖麥奶（一）帶回家去，小心把它放在一張好乾淨的桌布上……我們在紀念宴里要用的。』然後就是喪禮宴會，其間猶獨式加會對牧師口如懸河的說着他的過身了的弟弟的德行，他的贊美給牧師完完全全的證實了。

『唉唉，弟弟呀，你不和我們在一起了！』他會嚷着。從桌子那兒起了身，請求牧師祝福。終於每一個人，多謝上帝，都吃飽了，去午睡去了。猶獨式加，現在是主人了——會在屋子里周圍的走着，依着那清單點驗着，他一感到可以疑惑的什麼時，就向母親投下了懷疑的眼色。

（一）糖麥奶——是用牛乳，梅，糖和小麥煮成的，在當時的習俗，似乎是葬禮宴會必備的食品。

——譯者

所有這些未來的不可避免的場面，活生生的在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眼前經過了；猶獨式加對她說的假惺惺的刺耳的聲音好像在她的耳邊響了：

『你難道不記起，媽媽，我的弟弟有一些很好的小小的金扣子麼……是那樣的呀；他老是在節日里纔用的……我真不知道這些扣子到那里去了！』

×

×

×

剛巧在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上樓的那一會兒，一輛四隻馬拖着的馬車就在杜布羅維諾禮拜堂附近的小丘上出現了。普爾輝萊·戈羅維略夫莊重地脫下了帽子坐在後面的座位上，看見了禮拜堂，在劃着十字；在他的對面坐着他的兩個兒子伏羅頓加和彼盾加。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心沉了下來。『狐狸一定嗅到屍味了，』她這樣說。那兩個年青的閨秀，也感到恐怖，無助地纏着她們的祖母。一分鐘以前還是那樣靜寂的屋子騷動了起來：門崩崩的響了，人們往來的跑着，叫喊着：『主人來了！』『主人來了』的叫聲傳遍了，這裡的全部人馬都急急的跑

到屋前的台階去了。有的在劃十字，有的只是帶着期待的態度在站立着；每個人都相信杜布羅維諾所曾做過的一切就是暫時的，而在目前他們纔進入真正的物事中，前頭有着一個真正的主人。有許多老人家，即先前的做家務的農奴，每月支領着生活費；有許多用一從前的一主人的乾草喂他們的牛，有許多有了自己的菜園，總之是都過着很好的日子；因此之故，自然而然地，人人都在焦急地要曉得這這個『新的』主人讓所有的物事原封不動呢，還是施行他自己在戈羅維路伏的方法。

其時猶獨式加已經到了那屋子，從對他的歡迎中，他得到了他的弟弟已經離開死期不遠的結論。用了安閒的態度他從馬車踏了出來，用手揮退了跑過來吻他的手的僕人，虔誠地合着手，慢慢的走上台階，口里唸着禱告。他的面孔同時表現了憂愁和一種對於命定底不可抗拒的甘心。當作一個人他是憂愁的——當作一個基督教徒他不敢怨天尤人，他祈禱神祐，但畢竟一點也不悲觀，只在天神的前

面低下頭。他的兒子跟着他後面走着，一邊一個。伏羅頓加模倣着他的父親，合着雙手，轉動着眼睛，振動着嘴唇；彼盾加簡直是樂於看見他的兄弟的表演，一聲僕人一聲也不響地跟隨着他們。

猶獨式加吻了吻他媽媽的手，然後是她的唇，然後又是她的手，把『親愛的媽媽』摟抱起來，憂愁地搖着頭說：

『你沮喪得很，我知道的！這不對，親愛的！噢噢，這十分不對的呢！你該問一問你自己，『上帝對這會怎樣說呢？』唔，他會說，『我在這里用我的智慧善良的擺佈一切，而她卻在怨天！』唉唉，媽媽，媽媽！』

於是他吻了他的兩個甥女，用了同樣親密的聲音，向她們說：

『你們也在哭着呢，蟋蟀呀！我是不會這樣子的！馬上笑呀，別哭呀！』

他頓了頓腳，或不如說是裝做頓腳的樣子，使她們看這不過是優雅的開開玩笑而已。

『我看，』他繼續着。『當作一個兄弟——我是悲傷。事實上，不止一次我可以哭的了。我悲傷着我的兄弟，深深的悲傷……我流了淚水，可是其時我想：『上帝怎麼辦呢？難道上帝不是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麼？』一想到這，你就會感到精神百倍的。這就是每一個人應該做的呀。你，媽媽，和你們，親愛的甥女，以及每一個人……每一個，』他說着，轉身對着僕人們，『看我，看我忍受得多勁呵！』

用了同樣迷人的玩意，他表示了他是怎樣忍受了的，這就是，他大搖大擺地，向前面的台階走上了一步，挺起了胸膛。每一個人都笑了，可是帶着沉鬱而發笑的，好像對自己說，『那蜘蛛已經開始在結網了！』

167
親的手。
在前面的客堂做完了這表演之後，猶獨式加就走進會客室，重又吻了吻他母親的手。

『這就是了，親愛的好媽媽！』他說着，坐到沙發上。『這里我的弟弟巴德

爾現在是……」

「是的，巴佛爾也……」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靜靜地回響着。

「是的，是的。好像是非常之太快了，非常之太快了。你知道，媽媽，雖然我努力鼓起我的勇氣，在我的心里我依舊……爲我的兄弟十分十分的悲傷呢。他老是不歡喜我的，我知道。誰曉得呢，也許這就是上帝責罰他的理由吧。」

「在這樣子的時候里，你可以把它忘記了的。現在你不該想起你們過去的爭吵了……」

「我早已把它忘掉了，媽媽！我只是提一下，這是說，巴佛爾從來不曾關心過我——我不知道什麼道理。我努力做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費盡心機遷就他。」
 「親愛的弟弟」，我叫他，可是這也並沒有好處。他簡直不讓我走近他！而我們都不知道，上帝已用滅壽來判處他了。」

「我告訴你，你決不要想起過去。他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是的，媽媽，死真是一件偉大的神秘。你不知道那一天那一個鐘頭死的——這就是神秘啦。在這里他該會努力做出各種的計劃；他以爲他是那樣的崇高，什麼東西也不能到達他那里了——而忽地上帝一下子把他的所有的想頭打破了。他現在可能很歡喜來補償他的罪過——可是並不，這都已經在「人生之書」里寫了下來。在這里面一寫了進去，就不容易除掉的了，媽媽！』

『可是你也許知道懺悔是容許的呢。』

『我希望這樣，我誠心的這樣希望着。我的弟弟從不關心我，可是我希望他好。我希望每一個人好。我希望一切恨我害我的人——老實說，希望所有的人都好。他待我不公平，因此上帝就給他這種疾病。這是上帝的作爲，倒並非我的。他不是受了很多的苦楚麼，媽媽？』

『不，並不十分苦的……醫生會給我們一點希望，真的呢。』
 羅美娜扯了個謊。

『是麼，這真好！你別悲傷吧，親愛的媽媽，他也許還可以捱過去的。這裏我們爲他煩惱，怨恨着造物主，也許他已經靜靜的坐在床上，爲了他的復原而多謝上帝呢。』

猶獨式加對於這個念頭太愉快了，他於是斷然地呆笑了一下子。

『我要留在這裏和你住幾天，媽媽，』他繼續着，好論是宣告了一個愉快的驚異。『我必須，你知道……這是一個家族的事情。也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而，畢竟呢，當作一個兄弟，我能夠安慰安慰他，給點意見或者佈置它一下子。你允許我的吧，是不是？』

『允許不允許，倒不在我。我在這裏也不過是一個客人罷了。』

『這樣子我就告訴你一些事情，親愛的。今天是禮拜五，你可以不可以給我準備一次齋食？就是說，一點鹹魚，幾個香菌和一些椰菜。我不需要很多的，你知道。在這之間，我就盡一盡我作兄弟的義務，走上樓去看那病人。誰知道，我

也許會成功的。如果不爲他的肉體，我也許可以爲他的靈魂做點什麼。我覺得在他的這種境況里靈魂是更其重要的。肉體可以用補藥和繃帶來減少痛苦，媽媽，可是靈魂需要一種更重要的藥物呢。」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並不反對。「完結」已經不可避免了這種想法，整個地佔據着她，使她毫無所動的注視着她四周發生的一切。她看見猶獨式加從沙發上站起來，他慢慢的移着脚步，清了清他的喉嚨，彎起他的背。（他似乎要裝成一個病人似的；她想着他的樣子更其神聖）。她懂得他的忽然在樓上出現，一定使那病人更加煩惱，或者加速他的死亡，可是她已經被這一天她所經歷到的感情弄得疲倦了，他似乎是在一個夢中。

171

當這一切在進行着的時候，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是在一種描寫不出來的激動中。他在樓上完全獨自個兒的躺在那里，他聽見屋子里一種並不尋常的騷動。門的開關，走道的脚步聲都有一點神秘的什麼。他拚命的叫喊了幾分鐘，可是他

知道叫喊是沒有用處的，他聚集了他所有的力量，坐在床上，留心的傾聽。跟隨着走來走去和許多驟子的高曠的談話聲之後，是一種死一樣的靜寂。不可知的可怕的東西好像已經臨近了他！白日的光輝幾乎穿不過窗幃，在角落里的神像前面燃燒着的神燈使充滿了屋子的灰暗變得更加黯淡更加濃密。巴佛爾把目光注視着這神秘的角落，好像在這深處有些什麼第一次打擊了他。鍍了金的神像被燈光直射着，在黑暗中屹立出來，帶着一種非常活躍如生的氣概，簡直像一些活的東西；一個光圈在天花板上閃動着，一會兒亮一會兒暗，當燈火高照或者燒低了的時候。在這下面的一切是在半明半暗的狀態中，影子在它上面走動。在這有光的角落之旁的牆壁上掛着的一件長衣，在光與影所照映當中，好像在走動似的。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他猛然覺得在這個角落里什麼都在活動着。在這中間擠滿了寂寞，無助，死一樣的沉靜，和暗影！他幻想着這些暗影是在移動，向着他移動過來……在描寫不出來的恐怖當中他張開了眼睛，張開了

嘴巴，在注視着那神秘的角落；他驚叫不出來，只能呻吟了一下。他的粗啞的聲響的呻吟像狗吠似的發着聲音。他聽不見上樓的聲音，也聽不見在他隔壁的屋子里的小心地慢慢移動的脚步聲！而忽地猶獨式加的可怕的人影在床邊出現了。他想這是從那里走出來的，是從那麼神秘地活動着的黑暗中走出來，在他的眼前出現的，他想在那里還有更多的影子……無窮無盡的影子向着他走過來。

「你來做什麼？從那里來的？誰讓你進來的？」他嚷着，無助地倒在他的枕頭上。

猶獨式加是站在他的床前，小心地看看他，憂鬱地搖了搖他的頭。

「你很痛苦嗎？」用了一種盡可能做成的假熱心的聲音，他問了。

173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什麼也不說，無感覺的地注視着他，好像努力要聽懂似的。猶獨式加其時已走到神像那里，感傷地跪了下來，在地上叩了三個頭，然後，起了身，再一次的走到床前。

『好，弟弟，起身吧。上帝已經降福給我們了！』他用一種那樣快樂的聲音說着，便在靠椅里坐了下來，這使人可以意識到他的衣袋里裝滿了「祝福」。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終於明白這並非什麼影子，而是活生生的吸血鬼了，他忽的縮做一團，好像是顫慄發作似的。猶獨式加的眼睛有着一種光輝的兄弟似的表情。可是那病者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眼睛里有的是陷阱，一分鐘之內就會抓住他的咽喉的。

『唉唉，兄弟，你的樣子不很好，你呀！』猶獨式加繼續用他的友愛的玩意在說着。『來吧，馬上鼓起氣來！看你能不能站起來跑跑呀。的的得得，的的得得——讓媽媽知道你是多麼了得的一個人呀！做個好把戲呀！』

『走開，你吸血鬼！』病人絕望地嚷着。

『唉——唉，弟弟，弟弟！我來安慰你親親你，而你……你說的什麼話。噢，十分錯誤的呀！我真奇怪你怎麼會對你自己的兄弟說出這樣的話。不害羞，

我親愛的，真是害羞呀。等一下子，我替你吧枕頭弄好。」猶猶式加起身，把手指放到枕頭里。「這好了。」他繼續着，「現在好極了。你能夠舒舒服服的躺了——二十四個鐘頭裏面也不需要把它弄過的。」

「走開……你。」

「唉唉，病使你變得這樣子！你的脾氣變得這樣沉鬱了。」走開「，你老是說着，可是我怎麼能走的呢？如果你要喝點什麼，我在這裏替你拿。神燈如果燒得不好，我把它弄好，加一點油上去。你安靜的躺着，我就安靜的坐在你旁邊。我們永遠不管時光怎地溜過去。」

「走開，你吸血鬼！」

「你在罵我，可是我愛為你祈禱。我知道罵我的不是你，祇是你的病。我總是可以寬恕別人的，親愛的孩子。我寬恕每一個人。今天，比如說，當我到你這里來的時候，在路上我碰見了一個農人，他說了一點什麼。好吧，讓基督和他算

賤去！他沾污了他自己的舌頭，這就完了。而我……我一點兒也不生他的氣。是呀，我真的同他劃了個十字呢——真正的呢！」

「我想你是搶劫……那農人了？」

「誰？我麼？不，朋友，我並不搶劫的。剪徑的纔搶劫的，我卻常常按照法律做事。我在我的牧場上捉到了他的馬，所以我說：『去見知府吧，我親愛的朋友。如果知府說你可以在別人的牧場上放馬，好吧，放你的去。可是如果他說你不行，除了你該付罰款之外，沒有旁的法子。』我是常常依照法律的。親愛的孩子，常常這樣的。」

「你這猶大，……你使你的母親空無所有了。」

「如果你高興你可以生氣的，可是我要再說一遍。你不是說着有知覺的話。如果我不是一個基督教徒，我可能……因此揍你一頓的。」

「你確實使她空無所有呀……你拿了每一分錢。」

「別響，不要瞎說，我要爲你祈禱，這會使你安靜下來的。」

猶獨式加控制着他自己，可是他被這垂死的人的咒罵激動得連嘴唇也蒼白了，痙攣了。偽善已經構成了他天性的一部分，使他簡直停不下他所曾選擇的這一部分。說着最後的幾個字，他真的跪了下來，手向着天空舉起了一刻鐘，並且在細聲說着話語。這樣之後他回到那垂死的人的身旁，臉孔上顯露出一種沉靜的幾乎是光輝的表情。

「你知道，弟弟，我是來跟你說一件嚴肅的事情的，」他說着，坐在靠椅上。『而你在罵我，我呢却在關懷你的靈魂。請你告訴我，你最後一次參加聖禮是什麼時候呢？』

「天呵，太討人厭了……把他攆走。烏里達！亞格式加！有誰在那兒？」病人嚷着。

「喂，喂。你安靜點，親愛的，我知道你是不高興這些的。是的，弟弟，你

總是一個很壞的教徒，到今天你還是那麼樣的一個。可是呀，像這樣的時候，想想你的靈魂該是一件並不壞的事情呀！我們的靈魂，你知道……唉唉，應該怎樣小心的關懷它呢，朋友！你知道禮拜堂是怎樣做謝恩式和祈禱式的吧，據說……另外的一件呢，我們祈求着我們的生命有一種基督徒式的結尾，沒有痛苦，安安靜靜，沒有羞恥。這就是應該這樣子的，親愛的。你該請僧正來，並且要用靜寂的懺悔……好吧，好吧，我不說了。可是這是一件好事情的，你知道。」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臉孔發紫，並且幾乎要斷氣了，如果在那一瞬間他能夠把他的腦袋打碎，他一定會這樣做的。

「關於莊園也是一件事情。也許你已經做了一些佈置了吧？」猶獨式加繼續着。「你這裏有的是一個很可愛的小莊園，這是無可否認的。這土地甚至比之戈羅維略伏的還要好，泥土是比較上更多沙質的。還有你的存款呢。當然關於這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僅僅知道你叫你的農人贖回他們的土地，可是我從來就沒有與

起去仔細調查的。今天，舉個例說，我來的時候，我會對我自己說：『我希望我的弟弟巴佛爾有多少存款。』可是如果他有話，我想，他一定已經作了處理的辦法了。』

那病人轉過身去，深深的嘆息着。

『你不曾麼？好，這就更好，朋友。讓法律來解決——這是更公平的。遺產無論如何不會落在陌生者的手里，只會落在你自己親屬手裏的。拿我做個例子：我的健康很是不好。我已經是一隻腳踏進墳墓的了，可是我想，我爲什麼要立遺囑呢，法律不是可以爲我分配的麼？而這是多麼漂亮的呀，親愛的！不會有爭執，不會有妒忌，不會有陰謀——這是法律呀。』

這是可怕的。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想，他已經被活埋了，並且被昏沉所束縛着，四肢動彈不得，當他傾聽着那吸血鬼嘲弄着他的屍首的時候。

『走開，看基督的面上走開！』他終於向使他痛苦的人哀求了。

『好吧，好吧，你安靜點，我就去了。我知道你是不高興我的……這真羞恥，朋友，很大的一種羞恥，討厭你自己的兄弟。可是我倒是歡喜你的，我常常對我的孩子們說，『雖然我的弟弟巴佛爾對我不好，我還是一樣的愛他的。』那麼，你不曾立過遺囑的吧？好吧，那真好極了，朋友。可是有時甚至在活着的時候，存款也會不翼而飛的，特別是獨個兒生活着，沒有家屬。好吧，我瞧吧。是麼？什麼？我使你煩惱麼，好的好的，如果是的話，我就去了。祇是讓我祈禱一句。』

他站起來，合着手，向他自己低聲的說着。

『再會，親愛的，不要惱！好好的睡一下，也許，靠上帝的意旨，你會好一點的。現在我要和媽媽談一談，也許我們要考慮一點什麼的。我已經請他們爲我準備一頓齋吃，兄弟……一點鹹魚，幾隻香菌，一點椰菜……你得寬恕我。什麼？我又叫你煩惱麼？唉唉，弟弟呀，弟弟呀！好的好的，我去了。主要的事情，

親愛的，是不要煩惱，不要自己刺激自己。安靜的睡一下子。呼爾爾……呼爾爾……」他一邊說笑似的裝着鼻鼾的聲音，一邊到底決定去了。

「吸血鬼！」跟隨着他背後的尖聲的罵聲是這樣的刺耳，連猶獨式加也感到赤熱了。

當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在樓上談話的時候，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在樓下召集了所有的年青伙子在她身邊（一部分是爲了在她們身上發現一點什麼來）和他們談話：

「好吧，你們過得怎麼樣呀？」她對着她的大孫兒彼盾加說。

「好得很，婆婆，我明年就得到委任狀的了。」

「是麼？你不是說過去年，前年就得到的麼。我真不懂。考試是不是太難？」

267
「總是有別的原因呢。」

「前一次考試」教規「不合格的，婆婆。牧師問他，「上帝是什麼？」他說，「

上帝是個精靈——精靈……還有聖靈。」

「可憐的孩子！你怎麼會這樣子呢？這是我的兩個孤兒們也懂得的呀！」

「該是這樣的吧！上帝是個精靈，看不見的！」安甯加急于賣弄她的聰明。

「誰也沒有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盧賓加打斷了她的話。

「大慈大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安甯加繼續說。

「我到何處纔離得開您的精靈；我到何處纔離得開您的存在；如果我爬上

天堂，您在那兒；如果我降下地獄，您也在那兒。」

「您如果也像這樣子的回答，那麼你現在已經得到肩章了。你又怎樣子呀，

伏羅第亞？」

伏羅第亞滿面通紅，什麼也沒有說。

「你是另外一個這樣子的，我知道了！咳咳，孩子們，孩子們呀！你長得夠

白淨，可是讀書卻老是讀不好！可不是你的父親害了你。……他現在怎樣對待你

們呢？」

「還不是一樣，婆婆。」

「他打你們不？我聽說他已經不打人了。」

「不那樣多了，卻依然……最壞的是，他老是和人家找麻煩……」

「我不懂。怎麼能夠父親找兒子的麻煩？」

「他找的，婆婆，而且多着哩。要是未得許可，我們是不能夠出去的，不能

夠拿任何一件東西的……可怕得很！」

「那麼，你該先問一問的——這並不會傷害你呀！」

「不是我們不問呢！不論人家對他說點什麼，到頭來是說不完的了。」等等

着，欲速則不達，「還有如此這般的一切……他的話是那樣討厭的，婆婆！」

「你知道，婆婆，他在門後面偷聽我們的說話呢！前天彼盾加發覺了他。」

「你玩皮的孩子！那他怎麼辦呢？」

「一點也沒有辦法。我告訴他，「在門後邊偷聽不是辦法的，爸爸。人家會扯破你的鼻子的，你知道，」他僅僅說，「唔，唔！這是並沒有害處的。我像黑夜裏的一個小偷，孩子！」」

「前天他在菓園里拾起一隻蘋果，婆婆，把它放在他的食櫥里——我去把它吃掉了。於是不得了！他什麼地方都尋遍了，所有僕人都盤問遍了……」

「他變得這樣吝嗇麼，或者有別的道理？」

「不，這並非說他吝嗇，可是……他老是注意這樣的事情。他藏起了幾張紙，就找呀找的像找橫財似的。」

「他每天早上都在他的書室做彌撒，這之後就給我們一點教堂麵包……舊得不亦樂乎了，可是我們有一天跟他開了一次玩笑：我們發現了他藏教堂麵包的地方，在麵包底下開一個洞，把裏的部分挖了出來，攔進了一點牛油！」

「我說你們是一對蠻牛！」

「不，想想看第二天他多麼驚訝呀！教堂麵包裏面裝了牛油！」

「我想你們一定好受了？」

「並不……他祇是成天吐唾，好像是自己對自己的說着，「下流！」可是我自然裝做不懂得這兩個字，是向我們說的。你知道，婆婆，他害怕你吧！」

「他爲什麼要害怕我？我可不是稻草人呢！」

「他害怕——這是真真確確的。他想你會咀咒他。他就是怕這些咀咒。」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沉思着。「如果我真的去……咀咒他呢？」這念頭湧到她心上。「譬如我忽地說：「我咀咒你！」」這念頭被實際上更重要的一個所置換了：「猶獨式加在幹什麼？他在樓上玩什麼把戲？我希望他把自已的尾巴給露出來呢！」終於快樂的想頭觸到了她：

「伏羅第亞，親愛的，」她說，「你的脚步是輕輕的，你輕輕的走上去，閣下樓上在做什麼好不好？」

『好的，婆婆。』

伏羅第亞用脚尖走到門口，消失在後面了。

『怎麼你們今天會來看我們呢？』媼蓮娜·彼得羅芙娜開始問彼盾加。

『我們很久就想來的，婆婆，今天早上烏里達送一封信來說醫生已經到過，說叔叔一定要在今天或者明天死了。』

『那麼你們有沒有談過……遺產的事情？』

『我們除了遺產之外什麼也沒有談過呢，婆婆！他老是告訴我們公公還在的。古時候是怎麼樣的……他還記起戈留式基諾呢！——如果媼蓮娜·瓦爾瓦拉，米哈依羅芙娜沒有孩子的話，戈留式基諾就會落在我們手里的了！』他說：『天曉得她和誰生下了這些孩子，可是我們不該批評人家。看見別人眼里的泥塵，看不見自己眼里的屋樑（一）……這就是了，』他說的。』

『怎樣子的人呀！媼蓮娜是結了婚的——即使這會有過什麼吧，然而她的丈夫

都承認了的呀！」

「可是他真的這麼說，婆婆。每一次我們經過戈留式基諾的時候，他就直棧一道。」我的祖母娜達利亞·烏拉第米羅芙娜是從戈留式基諾來的，「他說：『無論怎麼樣這該是戈羅維賂夫家族的，可是爸爸去了，就把它當做嫁奩給了他的姊妹。戈留式基諾的瓜，長得多好呵！』他說的。」二十磅重——是那樣大的瓜！」

「真的二十磅！我就從來不曾聽見過那樣子的。那麼他對於杜布羅維諾有什麼計劃呢？」

187

（一）這句話出自新約馬太福音第七章：「爲什麼你看見你兄弟眼中的微塵，卻看不見你自己眼中的屋樑？」義卽：「只見人家過失，不問自己錯誤」。

——譯者

「噢，同樣的物事——瓜呀南瓜呀……這樣的東西，你知道。雖然最近幾天他老是問着：『你以為，孩子呀，我的弟弟巴佛爾有多少存款呢？』他早已經計算出來了，婆婆……贖身錢一共有若干，莊園抵押時付出若干……我們看見了他計算這一切的那張紙頭，婆婆，我們就把它拿去！爲了這張紙頭我們幾乎叫他發瘋了呢……他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我們就把它移到食櫥里；他把它鎖在食櫥里面了，我們——找來了一根鑰匙，把紙頭放到教堂麵包捲子的里面……他有一天到浴室去，忽地就看見它已經擱在架子上！」

「你們真可惡得很！」

伏羅頓加回來了；所有的人都朝他看。

「聽不清楚，」他輕輕的說。「我只聽見我的父親說『沒有痛苦，安安靜靜，沒有羞恥，』叔叔回答，『出去，你吸血鬼！』」

「關於遺囑呢……你聽見什麼沒有？」

『我想，他們是一定說過的，可是聽不見……父親把門關得很緊呢，婆婆。我只能聽見他的模模糊糊的聲音。然後是叔叔忽地嚷叫了一聲，『走開！』於是我就趕快跑掉了。』

『我希望他會分一點給孤兒呢：』媼蓮娜·彼得羅芙娜沒精打采的沉吟着。

『如果給我父親弄了去，他是對誰也不分給一點的，婆婆！』彼盾加證實她的話，『我想他一個銅板也不會留給我們的！』

『可是他不能把錢和他一起帶進墳里去的呀，是不是？』

『不能夠的，可是他要想出一點辦法來。前天他和神父的談話不是沒有作用的。他問他說：『假如要造一個巴貝爾塔（一），神父——要多少錢呢？』』

（一）聖經上說，有人要在巴比倫造一個高達天頂的巴貝爾塔，後來因為語言不同而中止。這個詞後來變化而為架空計劃。這里一方面表現猶太式加的空想，一方面可見他的想頭大。——譯者

「噢，這沒關係……他也許是因爲好奇問一問罷了……」

「不，婆婆，他真的有一種計劃。如果不是造巴貝爾塔，他也會把他的錢留給雅滔斯僧院的，可是決不肯留給我們！」

「叔叔要是死了，父親會得到很多錢的麼？」伏羅第亞問道。

「天知道那一個先死。」

「不，婆婆，父親是知道的。當我們今天早上走到杜布羅維諾邊界的時候，他脫了他的帽子，劃了個十字，說，「多謝上帝，這裏重又一次變成我們自己的土地了！」」

「他已經佈置好了的，婆婆。他看見一座小樹林，他說：「可愛的一座小樹林，如果以後好好的照管照管！」後來他看見牧場，便說：「很好的一片牧場！只消看看有多少個乾草堆呵！這裏總有些小屋子和馬廐的。」」

「是的，是的……小樹林和牧場——都會是你們的呀，親愛的。」姆蓮娜，

彼得羅芙娜嘆了一口氣，「天啊，我相信樓梯是在響了。」

「輕輕點，輕點，婆婆。是他……像黑夜的一個小偷……偷聽着。」
都沒有做聲。可是結果證明是一場虛驚。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嘆息了一聲，對她自己悄悄的說。「唉唉，孩子們，孩子們。」年青的兩個男人正在目不轉睛的看着那一對女郎，好像準備把她們吞下肚子里去；兩個女孩子沒有說話，她們好勝得很。

「你見過羅達列小姐麼，表妹？」彼盾加問。

安雷加和盧賓加互相瞧了一眼，好像問這是歷史的還是地理的問題。

「在『美麗的海倫』（一）里……她演海倫這角色的呀。」

「噢，是的……還有巴里斯，可不是？」既年青，又漂亮，他呀，燃燒起女

（一）劇名。——譯者

神們的心」？我們知道的，知道的，「盧賓加快活地叫嚷着，

「就是呀，就是呀。她演這個 *Can-Can-Can* 出格的好！」

「今天早上那醫生老是唱着，」忽忽地，忽忽地，忽忽地他要飛去！」

「忽忽地——這是李亞多娃的曲子……她是一個頂頂迷人的傢伙。她死的時
候，兩千人跟着她的棺材……人家還以為起革命呢。」

「唔。我相信你們是在說着戲場，」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插嘴說。「戲場不
是她們的去處，親愛的，修道院才是去處呀。」

「你要把我們埋葬在修道院呢，婆婆！」安甯加訴苦了。

「你不要去修道院，到彼得堡去，表妹。我們在那里給你一切東西。」

「她們必須想聖潔的想頭的，親愛的，不能尋快活。」婀蓮娜。彼得羅芙娜
簡潔地繼續說。

「我們帶她們到塞爾該夫僧院去，婆婆——這也一樣的聖潔的。」

女孩子們的眼睛積極的閃着亮光，她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鼻子變得紅了。

「據說塞爾該夫那兒的聖詩是很美麗的，」安甯加嚷着。

「你可以這樣相信的，表妹。他們唱『讓我們消除一切地上的憂慮呀』——連我父親也不能夠唱得那樣好。以這後我們就帶你們到波蒂亞切斯卡雅街去。」

「我們教給你一切，一切事情，表妹。彼得堡有許多像你們一樣的年青閨秀，你知道。你們可以聽見她們的脚跟的的得得的在街上走着。」

「我敢說，你不能把這教給她們的。」彼得羅芙娜打斷了這話頭，「不要纏她們了，看基督的面上……你們這些教師！什麼話！你曾教給她們太好的學問了！要是巴佛爾死了之後，我和她們到霍特可夫修道院去……我們在那里會過得很好的。」

「你們還在說着下賤的東西麼？」一個聲音突然在門口說了。

在談話的進行中，誰也沒有聽到猶獨式加穆黑夜里的一個小僮似的偷進來。

他的頭彎下了，他的臉孔蒼白了，滿是淚痕，他的手合在胸前，他的唇在低聲說着什麼。他四下里找一個神像，找到了，就祈禱了好一會。

『噫呀，他是在怎樣的一種景况下呢！可怕！』他終於在擁抱「親愛的好媽媽」時叫喚出來了。

『一切都很壞麼？』

『壞透了，壞透了，親愛的：——你還記得他總是一個很好看的人麼？』

『我不能說我記得：——他從來就不曾特別好看過。』

『噫呀，別這樣說，媽媽！他總是很漂亮的……我記得很清楚他離開士官營的時候——闊闊的肩頭，滿結實的，健康得很！是的呀，是的呀……這是不會弄錯的。親愛的好媽媽！我們都是在上帝的掌握中。今天我們好端端的，滿強健的，活生生的，要快樂，要吃好東西，而明天呢……』

他做了一個失望的姿態，淌下了一滴淚水。

「究竟他和你說過話麼？」

「很少，親愛的；他只是說，『再會，兄弟。』你知道，他感到了的，媽媽。他感到他是在一種很壞的狀況下的。」

「我以為誰像他這樣劇烈的咳嗽，都會感到了的。」

「不，媽媽，我不是指這個。我是指先知的明察；據說有些人是有的；當一個人垂危的時候，他就預先感到了。可是有罪過的人，我明白，是沒有這種幸福的。」

「這不錯！他有說過關於遺囑的什麼嗎？」

「沒有，媽媽。他剛要說一些什麼，可是我止住他了。不，我說，我們不要談這些。你歡喜留點什麼給我，我都一樣歡喜的——如果你什麼也不留給我，我也一樣的爲你的靈魂騰會。可是他是這樣的渴望活下去呢，媽媽。他依戀生——他多麼依戀生呀？」

「誰也是這樣子的。」

都準備去的。」

「不，媽媽，拿我自己做個例子——如果主叫我到他跟前去，我是任何時候都準備去的。」

「如果叫你到上帝跟前，那就一切都好，但假如是叫到撒旦（一）跟前去呢？」

談話照這個方式一直繼續到午餐，以及在吃午餐當中，在吃了午餐之後。媯蓮娜·彼得羅芙娜幾乎沒有耐心的靜靜的坐下來。而猶獨式加却還是滔滔不絕；這樣的念頭越來越多的走進她心頭了：「要是我真正……咀咒他呀？」可是猶獨式加，對於在他母親心里所爆發的打擊，絲毫沒有懷疑到。他看來是十分安靜，繼續用他的無望的話語來煩擾他的親愛的好媽媽的。

「我要咀咒他。我要，我要。」媯蓮娜·彼得羅芙娜越來越斷然地向她自己說。

×

×

×

（一）通常的意義是：人的敵人，惡鬼。——譯者。

房子里充滿了燒香的氣息，憂慮的歇聲在屋子里響遍了：門是敞開着的，和死者告別的人是來了又去了。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活着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關心他；他死了，每一個人都替他可惜。他們回憶說『他從來不曾騙人過』，『從來不曾對任何人說過一句粗話』，『從來不曾蔑視過誰』。這些事實，先前都像是否定的，一下子就變成肯定的了，而且從葬禮上的閒雜的聊天中，就可以形成一幅『好主人』的圖畫。有些人好像是後悔一點什麼，承認他們曾經偶而利用了死者的單純——可是在那時候誰會料到這單純這樣忽促的了結呢？當還可以利用的時候，他們覺得這是永遠存在的，可是忽地一下子……但如果他們又有另一個機會，他們也一樣的佔他的光：『何必可惜他呢，老兄！橫豎是個傻瓜，有什麼關係呢！』一個農人帶來三個盧布，給了猶獨式加，說：『這是我欠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的錢。先前是手頭沒錢——現在這裡就是了。』

猶獨式加接過了，讚了那農人一兩句，並且說他要把這三個盧布來買燈油，

加在一盞「長明」的神燈上。

「你可以看得見，朋友，人人都會看見，而死者的靈魂也將歡樂。也許他能在那里用他的廣告爲你做點什麼。你不必希望什麼東西——但上帝會突然賜給你幸運的。」

在人們對於死者的性格底判斷裏佔相當位置的，似乎就是比較。猶獨式加並不相像。自然，人家也可以避開他，祇是他太過好管閒事小題大做了，並且常常找人家的麻煩。沒有幾個耕種的敢於種他的地，因爲如果他們超出他們法定的土地犁多了或耕多了一吋的時候，他馬上就去告狀。他用這個方法麻煩了許多人，而他自己也並無實利（他的欺詐是衆所周知的，連法庭也幾乎未經調查就拒絕他的告訴），而訴訟對於農人祇等於時間的消耗和損失。俗語說得好：「買座好房子，不如得個好鄰居」——人人知道戈羅維略伏的主人是一樣的一種鄰居。知府判決別人勝利時，也並不是得意的東西。猶獨式加用他的惡劣的詭辯叫別人麻

煩到死。而因為混和着偽善的狠毒（甚至這並非狠毒，無甯說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常常刺激起一種迷信的恐怖，那些新鄰居——猶獨式加常常殷勤的叫他們做「親愛的鄰人」的——經過吸血鬼的面前，總是必恭必敬地深深打躬作揖，他嗎，穿了黑衣服站在棺材旁邊，合起手在祈禱着，眼睛望着天空。

當死者還在屋子裏的時候，全家的人都用足趾尖走路，搖着頭。低聲的說話，不住的往桌子上停着棺材的餐室裏看，猶獨式加裝做奄奄一息的樣子，在走廊上緩緩的移着脚步，走進來瞧一瞧那親愛的死者，淌一兩滴眼淚，把蓋棺的布整理了一下，然後和督察長低聲的說了幾句話，這位督察長正在寫一張清單，封起了櫃子和食櫥。彼盾加和伏羅頓加忙忙碌碌的圍着棺材，做着上蠟燭啦，點蠟燭啦，拿香爐啦，等等的物事。安甯加和盧賓加在哭着，一邊哭一邊在用微弱的低音唱着安魂的合唱。女僕們則穿了黑色的印花布的衣服，用他們的圍巾擦着她們們哭泣得通紅的鼻子。

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才過了身，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就回到她的房間裏，把自己關了起來。她沒有功夫流淚，因為她覺得她必須立即決定她該怎樣做。她並沒有留在杜布羅維諾的企圖……當然沒有的。而唯一她可以做的便是到波哥勒爾加去——這是兩個孤兒的小莊園；這是她一度扔給她的女兒安娜。烏拉第米里芙娜的「一份兒」。

一下了決心，她就感到復活了，好像猶獨式加已經一下子失掉了對付她的一切力量。她平心靜氣的結算了百分之五的債券（似乎她自己有一萬五千盧布，另外有一萬五千她存起來給孤兒倆的），平心靜氣地考慮她應該花多少錢修葺波哥勒爾加的房子。於是她馬上叫來了波哥勒爾加工頭，給了必需的吩咐，如何僱木匠，如何打發小車到杜布羅維諾來接她的和兩個女孩子的行李，如何準備好馬車（她在杜布羅維諾有她自己的馬車的，她有證據證明這是她自己的），於是開始弄行李了。她對於猶獨式加既不謙恭，也不友好；她只感到她忍不住要跟他幹

一場。她不再用飯，吃得很少，因為她現在要吃的並不屬於巴佛爾而是屬於猶獨式加的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不止一次的走進她的房間，想和親愛的好媽媽談談（他很清楚她是準備去了，雖然他裝做沒有看見）可是媽媽蓮娜·彼得羅芙娜並不讓他進去。

『走開，親愛的，我沒功夫，』她說。

三天後媽媽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十足的準備好離開的了。他們就都去做彌撒，並且參加葬式。在葬式中一切恰如媽媽蓮娜。彼得羅芙娜在猶獨式加到杜布羅維諾來的那天早晨所想像的一樣。他說着，『再會吧，弟弟！』其時棺材就降落到墓穴里了，這恰如她所想到他會這樣說的，於是立即轉身向着烏里達，匆忙的說：

『記着要把糖麥奶帶點回去，放在餐室里的淨乾的漂亮桌布上。我們在我弟弟的紀念宴要用的，知道麼。』

三個牧師（包括長老）以及教會執事都請來參加午餐，這按照習慣是一從葬禮回來就舉行了的。在客廳里設了一張桌子招待教堂的職員。刺蓮娜·彼得羅芙娜穿了旅行裝束參加午餐，可是猶獨式加再一次裝做看不見的樣子。入了 *оочынес* 席（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請長老祝福這些飲食，於是給每人和自己倒了一杯燒酒，用了充滿着感情的聲音，說：

「向死者永久的記憶！唉唉，弟弟呀，弟弟呀，你已經離開了我們！人家還以為你是活得最久的人。噢，你這壞——壞兄弟呀！」

他劃了一個十字，乾了杯，然後又劃一個十字，吞下一口魚醬，又劃一個十字，吃了一口燻鱈魚。

（一）法國話：用餐之前或當中的額外底珍貴小菜，也許如我們的冷葷之類。

——譯者

『用一點，神父，』他請求長老。『這都是我弟弟的食物。我的弟弟是歡喜好酒好肉的。他老是吃好菜，他也歡喜別人都有好菜吃。唉唉，弟弟呀，弟弟呀，你拋棄了我們。頑皮，頑皮的弟弟呀！』

他被他自己的辯才所支配了，他實際已經忘却他的母親。只是當他把一羹酸漬香菌放到嘴裏的時候，他纔想起了她。

『媽媽！親愛的！』他驚叫了一下。『我真該死的一塌糊塗——可怕極了！媽媽，用點魚醬，用點香菌。杜布羅維諾的香菌是出名的，你知道？』

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只是點了點頭，話也不說，一動也不動。她好像關心地在聽什麼。在她的面前，這好像是有一道新的光線忽的破壞了，而所有這些喜劇——她是自小就習慣了的喜劇，她常常親自參加進去的喜劇，一下子好像十分新鮮的而且意外的物事打擊了她。

午餐是從家庭的爭執中開始的。猶獨式加堅持要他的母親坐在桌子的上首。

網蓮娜·彼得羅芙娜不肯。

「不，你是這里的主人，所以你一定要坐在你該坐的地方，」她乾脆地說。

「你是主婦呵。你是戈羅維路伏和杜布羅維諾兩處——以及其他地方的主婦呀，」猶獨式加勸她。

「不，你坐在那里。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我有一個自己的家時，我就不需你請求，也就坐在我歡喜坐的地方的。可是你是這里的主人呀，所以你非坐主人的位置不可。」

「我告訴你這個樣子吧，」猶獨式加毫無感情的說：「我們把這個位子留空。就算是我的弟弟看不見的坐在那里……他是東道，我們是他的客人。」

他們就這樣子做了。上了湯之後，猶獨式加選了一個恰當的題目，就和牧師們說個不停，主要的是跟長老說話。

「這些日子里有好些人不信神；但我是信的。」他說。

「只是些卑賤的人吧，我以為，」長老回答說。

「不，不是卑賤的人，是一種科學呢——據說人是什麼都是自己做的，你知道……他活呀活的——一下子他就死去了。」

「這些日子里，這樣的科學可真多得很。該要斬草除根的。人們信科學，卻不信上帝。甚至農人也有讀書的慾望了。」

「是的，神父，你說得對。他們確實有這樣的慾望的。就拿我的在挪格羅夫加的鄰人做個例子；他們什麼也沒得吃，可是他們前天倒決定了在鄉下開個學堂。讀書人呀，道地的呢！」

「現在是什麼都有一門學問的了。有給你下雨的學問，也有給你好天氣的學問。從前這是很簡單的：人來了，祈禱了，上帝就賜給他們所要求的一切。如果需要好天氣，上帝就給好天氣；如果需要下雨，上帝就下了足夠的雨。上帝什麼都有很多很多。可是人們一信科學，就什麼都完了。天時什麼的都弄得吉里古

怪。該是播種的時候，就刮了風，要打稻了，卻在下雨。」

「你說着的，確是神聖的真理，神父。在從前，當人們祈禱的時候，地上也就收成得更好。不像現在似的，播下一倍，收它四五倍；從前是收成百倍的。我想我的母親記得那樣的日子吧。你記得嗎，媽媽？」猶獨式加對着孀蓮娜。彼得羅芙娜，他想把她拉進談話里來。

「我不會聽見過我們這里有這樣的事。你也許是指卡那安（一）人的吧；他們，據說是，確會在那里有過這樣的收穫的。」孀蓮娜。彼得羅芙娜乾脆地回答。

「是的，是的，是的，」猶獨式加說，好像他聽不見他的母親的話似的。「他們不信神，他們不相信不朽之身……可是他們卻吃午餐。」

（一）卡那安人——上古約丹河與地中海之間的流域底居民。——譯者

「這就是呀——他們所關心的，全不過是飲食，」長老同意了，一邊把袈裟的衫袖捲了起來，好讓他拿一塊喪禮的蛋糕。

大家都開始吃湯了；有一會兒唯一可以聽見的聲音，是匙羹的聲音，牧師們呼呼的吹着，好像在吹涼湯水似的。

「或者拿羅馬天主教做個例子，」猶獨式加繼續着，一邊放下了他的湯匙，「他們是不否認有神的，可是他們靈魂並不一直走進地獄或者升上天堂，卻在那麼一種中間的地方停留着。」

「這也是無稽之談呵。」

「我是不能那樣確實知道的，神父，」……普爾輝茨。烏拉第米里支深思地回答。「從……的觀點說來，……」

「其實不必談這些空想。你看聖教會是怎樣祈禱的？祈禱說，靈魂可以休憩在一個涼快的綠地——那裏既沒有憂愁，也沒有悲哀。那麼，怎麼能夠有任何

「一個這樣的『中間』地方呢？」

猶獨式加並不完全心服的，他剛要回答的時候，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受夠了這樣的談話，把他打斷了。

「喂，吃你的湯吧，你這神學家。我想湯已經很冷了，」她說着，爲了要轉換話題，就向長老問，「你已經割了麥子麼。神父？」

「割了，太太，今年的麥子真好，可是春天的收成好像並不多。雀麥還沒有結子，就倒了下來。也許麥子和麥桿都沒有的了。」

「今年的雀麥，誰也傷腦筋的，」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嘆了一口氣，看見猶獨式加用湯匙吃完了最後的一口湯了。

第二個菜上了：火腿青荳。猶獨式加利用了這機會，重新提起那被中斷了的談話。

「猶太人現在是不吃火腿的，」他說。

「猶太人是一種下等人種，」長老回答——「這就是爲什麼人家惹弄他們的道理。」

「可是韃靼人也不吃猪肉的……一定有什麼原因在這里面。」

「韃靼人也是下等民族，這就是理由。」

「我們不吃馬肉，韃靼人卻禁忌猪肉。據說巴黎被圍的時候，老鼠肉也有人吃的。」

「是的，那是法國人。」

午餐這樣子進行着。當酸乳酪炙鯉魚上來之後，猶獨式加說：

「請用一點，神父。這鯉魚是出格的物事；我的弟弟最喜歡的。」

蘆筍生來的時候，猶獨式加說：

「這一回大約是蘆筍。在彼得堡要賣一個銀盧布。我的弟弟親自炮製的。只

流着看是多麼厚的呀，我的天。」

劍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心在她身體里面沸騰；一個鐘頭已經過去了，而他們午餐才不過吃了一半。猶獨式加好好像是有意的拖延時間；他吞了三兩口，然後放下刀叉就談起來，然後又吃點什麼，然後又開始談話。在從前劍蓮娜，彼得羅芙娜總是對她斥喝着：『吃你的午餐呀，你撒旦！』可是他顯然已經忘記了他的母親的責罵，或者他並非忘記，而是由於報仇的原故，故意這樣子的，或者這並非一種有意的復仇，而不過是他狠毒的天性必須如此玩弄一下罷了。終於燒肉送上來，可是正在這當兒，人人都站了起身，執事神父正在爲死者祈禱，其時在走廊里的一陣騷亂和叫嚷，完全破壞了這個效果。

『嘩啦嘩啦的幹什麼？』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嚷着，『這是並非公家地方呀，知道麼。』

『請你不要囂張是我……他們正在把我的箱子搬出來，』劍蓮娜。彼得羅芙娜說着，更用了冷嘲的態度加上一句：『你要檢查麼？』

人人都不做聲，連猶獨式加都窘了起來。事實上面孔已變得蒼白了。可是他立即領會，他必須做點什麼來遮掩他母親的不愉快的話語。於是轉身向着長老，他開始了：

「比如說木鷄吧。在俄國是有無數的木鷄的，可是在別的國家……」

「吃你的午餐吧。看基督的面上。我們得走十五哩的路呢，而且我們得在天黑之前趕到的呢。」
「竊遠娜·彼得羅芙娜打斷了他。」
「親愛的彼盾加，你去，告訴他們趕快弄好。」

幾分鐘的寂靜，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迅速地吃完了他的一片木鷄，臉孔蒼白的，抿着嘴唇，他的腳敲擊着地板。

211
「你傷了我的心，仁慈的好媽媽。你太使我傷心，」他終於說了，可是並沒有瞧着他的母親。

「你不是這樣容易傷心的，我該這麼想。我怎麼能夠『太』使你傷心？」

『我是十二分十二分的傷心了……太傷心了。在這樣的時間離開。你曾住在這裡好幾個年頭，忽的一下子……還有那些箱子……還說什麼檢查……這是怪責呢。』

『如果你真正想知道，我可以給你一個回答。我的兒子巴佛爾活多久，我就住在這裡多久；他死了——我就準備離開。至於我的箱子呢：烏里達已經依你的命令偵查了我好幾天。可是我以為，還不如直白的告訴你母親說：你是嫌疑的人。何必像一條蝸子似的在別人背後搗鬼。』

『媽媽！親愛的！唉唉，你……唉唉，我……』猶獨式加咕嚷着。

『夠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打斷了他。『我已經說夠了。』

『可是親愛的媽媽，我是怎麼的……』

『我告訴你我已經說夠了——就這里為止吧。讓我平靜的離開，看基督的面。我聽見我的馬車已經準備好了。』

眞的空地上有了小鈴的叫響聲和馬車輪子底隆隆聲。柯蓮娜·彼得羅芙娜第一個從桌子上站起來；別的人也站了起來。

「好，讓我們坐一會兒，之後我們就得離開了，」她說着，走到會客室。

他們一聲不發的坐了好幾分鐘；猶獨式加其時已經完全恢復過來了。

「你歡喜不歡喜再留在杜布羅維諾一些日子呢，媽媽？看這里多好呀，」他說着，巴結的，瞧着他的母親，好像一頭知道了自己做了錯事的狗一樣。

「不，親愛的，我已經受夠了。我不想再在離別的時候向你講些你不中意的話，可是我決不能留在這里了。也沒有使我留下來的物事。神父，讓我們祈禱吧。」

213

大家都站了起來祈禱，之後，柯蓮娜·彼得羅芙娜像一個好家屬所應該做的二樣，吻了吻每一個人，祝福每一個人，就沉重地拖曳着身子走向門口。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在一家大小的前面，伴着她走到門前的台階，可

是當他看見那輛馬車的時候，他被貪婪的惡鬼擾亂着心肝了。「這是我弟弟的馬車呀，」這樣的念頭在他的心中閃過。

「我們將來再見，親愛的好媽媽，」他說，一邊扶着的母親走進車子去，然後又對車子，斜看了幾眼。

「如果這是上帝的意旨，……為什麼不呢。」

「唉唉，媽媽，媽媽，你是個頑皮的女孩，是麼。吩咐他們不要解下馬兒，立即回到你的老巢河，上帝保佑……真正的。」猶獨式加溫厚地說着。

姆蓮娜·彼得羅芙娜並不回答。他已經在馬車里安坐着，已經劃了一個十字，可是兩個女孩子還不會弄好。

猶獨式加其時不住的瞧着馬車。

「馬車怎麼樣呢，媽媽，你是打發它回來，還是要我們去接呢？」

姆蓮娜·彼得羅芙娜決斷地帶着憤怒搖了搖頭。

『馬車是我的，』她說着。聲音是這樣的緊張，叫每一個人都感到有點不舒服了。『是我的，是我的，這是我的馬車呀。我買的……我有證據……我看……你還要怎樣。孩子們，還要耽多久呢？』

『唔，媽媽，我不是反對……即使這馬車是屬於杜布羅維諾的……』

『這是我的馬車呀！我的！並不屬於這裏。你敢說一定是這裏的麼，你聽見不？』

『當然啦，媽媽……好吧，不要忘記我們，親愛的……不要客氣的來看我們呀。我們去看你，你來看我們……像個好家屬的樣子呀。』

『都準備好了麼？去。』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說着幾乎不能控制她自己了。馬車移動着，緩緩的開走了。

猶獨式加站在台階上，攥着他的手帕，馬車還可以見的時候，他不住的在嘆：『像個好家屬的樣子呀。我們來看你，你來看我們呀。』

三、結算

在婀娜娜·彼得羅芙娜的頭腦中從不會想過，會有一個時間她僅僅是一個多餘的一口，而現在恰當她一生第一次看到她的精神以及肉體的機能已經損壞了的時候，這個念頭就偷偷的來臨了。這樣的時間常常是料想不到那樣地到來的。一個人的力量也許可以退讓幾時，可是一旦青天的什麼地方給他一個最後的打擊。

他依舊可以忍受並且站得牢的。要預知這種打擊，要明白它的來臨，這是很困難的事；人祇能一聲不響的對它低頭，因為這種打擊把一個活潑的生命力豐富的人，一下子並且一點不例外地轉變成十足的廢物的。

喇蓮娜·彼得羅芙娜和猶獨式加決裂，搬到杜布羅維諾的時候，她的境遇會是很艱難的，可是那時候她總會知道，儘管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對於她的到來並不十分歡喜，他卻是一個有財產的人，可以毫不費力的養活她。現在的情況卻是完全不同的。她是一家之主，在這個家每一口都要算過的。她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因為她的一生已在鄉下農民中間過慣了的，她十足懂得農人的情感，吃的東西不多，多養一個人也是很倒楣的。

然而在搬到波哥勒爾加後的最初幾個禮拜，她鼓起她的勇氣，在這新的地方忙碌地佈置着，而她的管事的明見，也一如往昔。可是波哥勒爾加的耕種等於什麼小事情都要照管，並且需要不斷的供給意見。在激動的情緒中，喇蓮娜·彼得

羅芙娜以爲這祇不過是嚴格的管着發財的收支，簡單得很，可是她很快就得承認這是一種錯誤。這的確是簡單得很的，可是她既沒有往昔的精力，也沒有往昔的熱心，此外呢，這一切又是發生在秋天，一年的糧食正在收穫儲藏，而天氣的好卻又停止了刈運娜·彼得羅芙娜的活動，老年的衰弱妨礙她到外邊去；漫長而沉悶的秋天黃昏，使她開懶下來。這老婦人是不曾歇息過並且在苦惱着的，可是她什麼也做不出來。

她也不得不發見她的孫女們一切都有點不妙。她們忽地變得煩燥而且氣沮。對於未來的含糊的計劃煩擾着她們——在這些計劃當中，工作的想頭和享樂的想頭在交替着，自然，這是屬於最清白的一種。她們在小學校的回憶，教員書叫把一個人的生命獻給工作的教訓，以及利用她們的學校關係得到進入真實的人生的光輝燦爛的世界底一些路徑的微弱的希望，都在形成這些計劃中佔了一部分。雖說是含糊，可是有一個決定的，執着的念頭支配了她們——不惜任何代價，逃出

這可憎的波哥勒爾加。因之在一個晴天的早晨，安寧加和盧賓加告訴她們的祖母說，她們不能夠也不再留在波哥勒爾加了，說這里隔斷了一切，說她們除了教師之外什麼人也瞧不見，教師嗎卻不知什麼道理老是向她們提起不曾剪除燈花的聖處女，總而言之是她們決不能像這樣的活下去！這兩個年青的閨秀急速的說着，因為她們害怕她們的祖母，以為她一定要生氣要反對她們的，她們預計了一種非常殘暴的樣子。可是叫她們驚訝的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對於她們的訴苦一點不生氣，甚至不用老人所愛的平中用的道德說教來責罵她們。唉！她已經不再是那麼經常不可一世地說着『我要到霍特可伏修道院去，並且把這兩個女孩子和我一道帶去』的咄咄逼人的女人了。她的轉變並不完全因為老人的衰弱，一部分也因為正義感的抬頭。命運的最後底打擊不僅貶降了她，而且在她的心靈底地平線上的某幾方面投射了一道光線，而她的心先前好像從來就沒有停留過在這樣的地平線上，她明白在人性中間存在着的奮鬥的力，可能是在昏睡的，可是一旦覺

醒，就不可抗拒地，把他拖到在目前的無望的黑暗中眼睛所久已尋找過着的光線去的。一旦領悟到這樣的奮鬥的力量是正常的物事，她就不再能夠對它反抗。真的；她也試試勸一下這兩個女孩，可是她做得一點力量也沒有，冷冷淡淡的；她渴望着她們的未來，特別是她自己和所謂「社會」毫無聯繫，可是她覺得她們的出走，是對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她們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這問題老是盤據着她的心頭；但當時，甚至比這更爲強有力的問題，其實也不能阻止尋求自由的人們的。這兩個女孩什麼也說不出，只是要逃出波哥勒爾加。經過對於她們的祖母的考慮而來的若干躊躇和延擱之後，她們就離開了。

自從她們離開了之後，波哥勒爾加的屋子陷入了絕望的沉靜中。像媯蓮娜。彼得羅芙娜生性是那樣自我中心的人物，也感到別人接近時的慰撫的效果了。當她送走了她的孫女，她覺得，也許是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她的存在底一部分已經碎裂了去，而她一下子得到了一種那樣無邊無際的自由，以至於在她的面前紙

有一個張開大口的空隙，爲了要藏過這些空虛，她馬上吩咐把兩個女孩子住過的接待室和頂閣都用釘釘住了。這也省一點柴火，她想。她自己只要兩個房間，其中一間立了一個很大的神像架，另外一間就算爲臥室，書房以及飯廳了。爲了經濟的原故，她辭退了僕人，只留下老管家婦亞非苗式加，她已經不大會走路了，和獨眼的瑪爾可芙娜，是個兵士的妻，她的任務是燒飯和洗衣。可是採取這一切步驟並沒有多少用處；空虛的感覺很快就侵入了她以爲可以逃避過它的那兩間房間。無望的寂寞和無聊的閒散，是兩個敵人；可是她從此以後要把她的殘年消磨在與它們作伴的中間，跟隨着這些之後不久的就是肉體與精神的衰頹，尤其是因爲無所事事的生活不能對它有什麼反抗；因之它也就愈加殘酷了。

一天跟着一天的只是失望的單調，這是當一個人既沒有物質安慰，又沒有精神食糧，也沒有事情可做的時候，鄉居的生活所獨有的單調。除了使她遺棄。彼得羅芙娜不可能在莊園上做她的工作底外在原因之外，她內心也感到一種對她的

晚年纔有的對於瑣屑物事的反撥。如果她有一種要使她的一切努力有用的企圖，那麼她也許可能克服她的厭倦——可是這就是癥結所在，她並沒有這種企圖。每一個人都厭倦她了，而她也厭倦每一個人。昏昏沉沉的倦意，已經代替了她先前的狂熱的活動，而這倦意漸漸的粉碎了她的意志，並且在她的幾個月以前從來不會夢想過的希望中間發展。這一個強健而且自恃的婦人，甚至誰也不敢想她是二個老婦人的，忽地變成一種廢物，對於她已經沒有過去，或者將來，有的祇是要去生活的目前。

她大半天的時光都花在打瞌睡上面。她會坐在一張桌子前面的她的靠椅里，桌子上攤開了有香氣的紙牌，於是打她的瞌睡。她也許會忽的醒過來，瞧了瞧窗口，心中沒有半點有意識的想法，只是定睛瞧着伸展到遠方去的廣闊的田野，盡眼力所能看見的，瞧它幾個鐘頭。波哥勒爾加是一個並非好看的去處。沒有園子，沒有樹蔭，沒有一點使生活變得愉快的標記。甚至連一個花園也沒有。屋子是只

有一層的，它好像要倒下來的樣子，而且因為經年累月的風霜，變得暗黑了。在它後面的許多附加上去的建築物，也被頹不堪，屋子的周圍伸展着無垠的田野，可是在地平線上卻看不見一個樹林。但是嫻蓮娜·彼得羅芙娜把她的全部生涯生存在這鄉下，幾乎從沒有離開過，其時，這可憐的景色，她並沒有感到慘淡，這景色觸着她的心，激動着依然留在她心里的剩餘底情感，她的一生最好的日子是住在那些廣闊無垠的田野上的呀，因此她的眼睛本能地時時看着田野。她有意地躑着遠方，注視着在雨點迷朦中好像地平線上的灰色斑點底鄉村，瞧着村子盡頭的白色禮拜堂，瞧着游行的雲片長在太陽光照耀下的平原底一片片的陰影，瞧着農人在阡陌之間往來着，在她看起來這漢子就完全一動也沒動過。可是她並沒有想什麼，或者，不如說，她的思想是這樣的不連貫，絕不能夠在任一個時間內停留在某一件事上。她就是瞧呀瞧的，一直到她的蒼老的倦意開始在她的耳邊振響，於是田野，禮拜堂，鄉村都蓋上了一層雲霧，而那農人就遠遠的去了。

有時她似乎也想起過去，可是過去在她面前一點也不連貫地，片斷的出現着。她不能夠集中她的注意，她的注意力從一個遠遠的回憶立即溜到另外一個。有時呢，有些記憶深深的打擊了她，那並非一個愉快的記憶——在她的一生里，快樂真是少得可怕呵——而是一種悲苦的思想，不能忍受的創痛的思想，在她心里好像有些什麼在燃燒，痛苦爬上她的心，淚水充滿了眼睛。她開始悲愴的哭了，流下不多的幾點可憐的老人底淚水，這好像是在夢魘的重壓里榨出來的一般。可是當她的淚水還在流着的時候，她的無意識的思慮又到處漫遊，不知不覺地把她從她的悲苦之源里帶走，因此幾分鐘之後，這老婦人驚訝地向她自己問，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她生活着，卻並沒有自己的生命，這是說——她祇依靠着在她的殘年隱藏着的一些活動底底卻了的源泉來生活，她得依賴着這些源泉，相信這些源泉。當這源泉在的時候，生活就繼續着它的平素的行程，迫使她進行外在的活動，使這廢

墟不至於化成塵埃。

她的日子消磨在沒有意識的疲倦里，可是她的夜間更其可憐。夜里姆蓮娜，彼得羅芙娜在害怕着，害怕小偷，害怕妖怪，害怕惡鬼——總之是，害怕一切她的生活和教育曾經教她要害怕的東西。對於這一切，就只能有很少的抵抗，因為，除了已經提及的那兩個老僕之外，波哥勒爾加的整個看夜人，就只是跛腳的農夫菲多舍猶式加，她是爲了每個月兩個盧布的工錢，每天夜里從那村子里走來替姆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屋子巡邏的，而總是在入門的地方打着瞌睡，只是偶而走出去撞擊一下她的一塊鐵片，表示他還是醒着的。好幾個男工和女工住在牛欄附近，可是這離開屋子有好幾百呎遠，要打那兒叫喚什麼人來，倒是一件並非容易的事情。

225

鄉下的不眠之夜 是有點煩燥和悲鬱的。九點鐘或者充其量不過十點鐘，一切生命都似乎死寂了。一種刺激起煩惱的寂靜統治着每一個地方。沒有一點事情

要做的，點蠟燭是一種浪費，因此祇能往床上睡覺去。茶炊一從桌子上拿了開去，亞菲苗式加，照着農奴時代就有了的習慣，把一張皮蓆子橫鋪在她的女主人的臥室的門前；抓了兩三下，打了個呵欠；她躺在蓆子上，立刻就睡熟了。瑪爾戈芙娜是在女僕室里忙着的，自言自語的，或者罵着誰人，但終於她也弄好了，一分鐘之後，就聽得見鼻鼾和說着夢囈的聲音。守夜人打響了她的鐵片，表示他是在那里守夜。於是幾個鐘頭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對着一枝腸脂蠟燭坐着，玩着紙牌來驅逐睡魔。可是她一放下紙牌，她就被一種疲倦所支配了。『唉，我得在睡覺中放把火燒掉這個地方！』她對自己說，決定去睡了。可是她們在床上的時候，第二個煩惱已經降臨；她整個晚上努力和它掙扎的睡意猛然都跑掉了。房間是太熱了，溫暖的空氣從火爐里吹出來，毛皮的床子使她過身不能忍耐似的熱了起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轉過去。她想叫喚什麼人來，可是她知道是沒有人會來的。周圍是神秘的寂靜——在這樣的寂靜當

中，一隻緊張的鼻架可能分辨出好幾種聲音。什麼地方砰的一聲，或者忽地叫了一下，或者好像有誰走過走道，或者一陣風忽地吹過房間，吹到她的臉孔。神燈在神像面前點着，燈光給所有東西都帶來了古怪的樣子——屋子裏的東西好像都只是一些輪廓。在這搖擺不定的燈光之上，加上了另外的從跟旁的房間打開了的門口所射來的四五點點在神像架子前面的燈光。光線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個黃色的四邊形，插進臥室里的半黑半暗里，卻又不和它相混。蠕蠕動着的，靜靜的移動着的影子到處都有。一隻鼠子在裱牆紙的後面咬嚼着。『唏唏！你衰鬼！』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罵了——於是一切重又靜寂起來。重又是一些影子，和一些細語，這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她整夜都是在醒着的難過的疲倦里過去的，只是在快要天亮的時候纔真的睡着。被不眠的夜所折磨了的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在六點鐘的時候，重又起身了。

在這一切之上還有兩種原因，加重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可憐的生涯：不

好的飲食和不舒服的房子。她吃得很少，而且很壞，也許是這樣子來彌補她不去照料莊園的損失吧。波哥勒爾加的屋子是舊而且破的，娜蓮娜·彼得羅芙娜把自己關在那裏面的房間從不透風，幾個星期沒有打掃過。完全無助地，沒有任何的舒適和留心，她是漸漸的陷入老朽之境了。

可是她變得越是老朽，她就越加心急要活；或者，更準確點說，她沒有想到死亡，她對於「過一個好日子」的想念，並不少於她對於生的憧憬。她從前曾害怕死的，可是現在她好像已經完全把死忘掉了。因為她的理想生活和任何農夫的理想生活相差得並不遠，因此她那「好日子」的觀念也並沒有誇大的性質。所有在她的一生中所不曾享受過的一切——好飲食，休息，和別人在一起——變成她的思想的經常的目的。一個典型的食客的所有特性——貪吃，愛聊天，有小利就作卑下的歡喜——以可驚的速度在她內心發展了。

她吃着僕人們所吃的椰菜湯，和半腐的鹹肉，老是夢想着戈羅維略伏的谷

倉，夢想着杜布羅維諾的池塘所捕獲的鱈魚，夢想着戈羅維略伏的樹林里長滿許多的香菌，夢想着在戈羅維略伏的田舍里長得胖大的家禽，『鴉肝燒湯或者酸乳酪會香菌該是可愛的呀，』這想頭那樣活躍地閃過她的心胸，連她的嘴巴也忍不住咬了一下。夜里她轉動着身子，每有什麼響聲，她就害怕得全身冰冷，於是想起了：『戈羅維略伏的門門是牢的。夏夫是可靠的，他們整個夜里敲着更鼓——簡直好像在基督懷里安睡似的！』白天里她幾點鐘幾點鐘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一句話，而在這樣的強烈的寂靜中，這樣的想頭就自然爬進她的心里：『戈羅維略伏有許多人呀，你可以跟他們說到你心滿意足！』總之是，她什麼時候都在記起戈羅維略伏，她這個樣子想的結果，發見了在那里是集中了『好日子』的。

和她的對戈羅維略伏的記憶成正比，她的意志愈來愈弱了，最近的過去所受的辛酸的痛苦也就愈益離去了。俄國的女人，由於她的長育和她的一生的全部安排，太容易變成一個寄食者的，而娜蓮娜·彼得羅芙娜也並沒有逃出這個命運，

雖然人們會以爲她的過去該可以成爲對她的一個警告和一個保證。如果她——那時候——不曾做下那樣的錯誤，把財產分給她的兒子，或者她沒有相信猶獨式加的話，她可能還是一個苛責的刻薄的老婦人，叫誰都在她的意志下面低下頭來的。可是錯處已經不能補救，所以從一個苛責的暴戾的專制主轉到一個俯屈的逢迎的寄食者，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她的先前的力量存在一天，這轉變也就一天不會表面化；可是一旦她認爲她已經無能爲力的爲無助的孤寂所支配，其時各種各式的卑鄙的衝動就爬進她的心中，一點一滴的把她的已經日漸削弱的意志整個的消滅。猶獨式加，——他在他早先到波哥勒爾加來的時候曾得到極端冰冷接待的，忽地她已經不覺得討厭了。舊時的悲痛已經不知不覺的忘掉，於是媯蓮娜·彼得羅芙娜開始走了和平相處的第一步。

這是用一些請求開始的。從波哥勒爾加送到猶獨式加的信件，起先是不多的，後來就越來越密了。也許是說波哥勒爾加沒有香茵，也許是說胡瓜因爲下雨

起了斑點，或者是說火雞，因為這次解放，而死了——「你可能，親愛的，吩咐一下在杜布羅維諾給我捕幾尾鯉魚來，這我的兒子巴佛爾是從不會拒絕他的年去年底母親的。」——「獨式加討厭得很，可是他不敢公開表示他的生氣。他勉強送去了鯉魚，可是他最害怕的就是他的母親咀咒他。他記起她有一次說過，「我要到戈羅維隆伏去，吩咐打開了禮拜堂，叫來了僧人，我要嚷出來，「我咀咒你！」——這個記憶使他不敢做他所拿手的小玩意。可是，在實現他的親愛的好媽媽的願望時，他對他的管家提出了暗示，說上帝對每一個人都給一個十字架的，說這樣子是有一個目的的，因為如果不帶十字架，人就會忘掉自己，掉進邪惡的路上去了。」

給他的母親，他這樣的寫信：

「我送上我所能得到的胡瓜，親愛的好媽媽，至於火雞，除了存儲備用的之外，我們只有公雞，因為公雞太大，你的需要不多，所以對你無甚

用麻。但也許你喜歡到戈羅維略伏來，和我共享美餐，我們就可以吃一隻這樣的不中用的燒雞（我之稱為不中用者，是因為我的廚子馬特威的鵝鷄手術極其高明），我們倆就可以享受一下了，親愛的好媽媽。」

自從這次之後，妮蓮娜·彼得羅芙娜就常常去訪戈羅維略伏。她和猶獨式加一起嘗了火鷄和鵝子的滋味，在夜里或者飯後，心滿意足的睡個痛快，以及沉醉在無歇息的沒有中心的談話里，這，猶獨式加是生性如此，而她卻是年老所好。甚至常她聽到了猶獨式加已經疲於守寡，要了一個教堂的職員的女兒叫做葉夫柏拉克西雅的做女管家的傳聞，也不中止她的探訪。正好相反，當她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她立刻到戈羅維略伏去，還來不及走出馬車，就帶着孩子似的不能忍耐的心情，叫喚猶獨式加，「喂，喂！你這老罪人！你的美人給我看看呀，她給我看看呀！」她這一天樂了一整天，因為葉夫柏拉克西雅侍候她吃飯，飯後又給她鋪好床子，晚上他們一起玩紙牌。猶獨式加也歡喜這樣的舉動——而且為表示孝

心起見，當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回去的時候，把一磅的魚子醬放進她的車中；這是一種最高的敬意，因為魚子醬並非土產，乃是買回來的東西。老婦人感激非常，不得不說着：

『真同十分多謝你了。上帝會愛你的，親愛的，因為你對你的老母親這樣好。我現在回到波哥勒爾加去，就不會暗淡了。我真喜歡魚子醬，現在可以大吃一頓了，謝謝你！』

×

×

×

嫻蓮娜·彼得羅芙娜搬到波哥勒爾加之後，已經過了五年。猶獨式加一在他的家族的莊園里住下來，就永遠不會離開她。他已經長得比較上有點老了，看上去消瘦並且灰色了，可是他比之平時更其扯着說，說着欺騙的話，因為目前他的『親愛的好媽媽』經常和他在一起，她爲了得到晚年的舒適，變成了忠實的聽衆了。

決不能想像猶獨式加是和達杜弗（註）或者任何現代法國有產階級那樣同意的假好人，他們在社會道德的主題上面是極其雄辯的。不，他是純粹俄國式的好人，這就是說，他只是個缺乏一切道德標準，除了平凡的教條之外什麼真理也不懂得的人。他撞騙，欺詐，強辯，無涯的淺學，害怕着惡鬼。所有這些性質僅是消極的，並不能夠對真正的偽善供給什麼堅定的材料。

法國的偽善，是一個人受教育的結果；形成了所謂「好儀態」的一部分，並且幾乎時常有着一種顯著的政治性的或者社會性的色彩。有所謂宗教上的假好人，有所謂宗教道德上的假好人——那就是滔滔不絕的講着財產，家庭，國家這些題目的人，甚至在最近的年頭，滔滔而論「秩序」的項目。如果這種偽善不能夠說做罪惡，無論如何是一枝旗幟，在它的周圍聚集了許多以為在這裡假裝好

（註）法國喜劇大家莫里哀（Molière）筆下的假好人。

——譯者

人比之在別處更有利的傢伙。他們是有意識的假好人，這是說，他們自己知道，他們相信別人也知道。對於一個法國的紳士，宇宙只不過是一個大劇場，在這當中一齣無窮的戲劇正在上演，一個跟着一個的做假好人。偽善規定出了儀容，禮貌，態度的標準，而最重要的是，偽善像一條馬韁——當然不是爲了在社會尺度的頂點所實踐的人們，而是爲了羣集在社會的大鍋子的最底層的，並無一點偽善的人們。偽善防止了社會陷入無羈的熱情，使社會變成極少數人的專利。道德的鬆弛變成很小的組織得很好的集團，這結果不僅安全，並且實際上幫助着保持了優雅的傳統。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羣 *Cadettes Particuliers*，如果沒有在那中間崇拜地養育着法寶的偽善的話，優雅恐怕會消滅了的。

可是道德的鬆弛會變得危險的，如果人人都如此，如果每一個人都自由自在的提出他的要求，證明他們又是自然又是合法的話。在這樣的場合里，新的社會層就形成了，它也許是代替了舊的社會層，也許是相當的限制了它。對於 *Cadettes*

3. *Practicalities* 的需求增加了很多，終於在未來簡直沒有他們豈不更簡單麼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法國的統治階級保衛着他們自己，用了已經不再祇是一種風俗，而需要着一種法令的性質，而且不再祇是一種社會習慣，却已經變成一條法律的系統化的偽善，來反抗這不想它出現的問題和紛擾。

近代法國劇場整個的——除掉若干例外——是建立在這個尊敬偽善的法律上面的。在最好的法國戲劇當中，這就是說，在爲人人所中意的戲劇中，由於他們反映人生的污穢的事實底極端現實主義的方法，主要的人物都一律在結尾時刻下幾分鐘，用一些偉大的話語，來替污點偽裝，贊美着德行的好處和聖潔。在整個的四幕劇裏亞德萊 (*André*) 可以用種種可能的方法污辱她結婚的床，可是在第五幕中，她一定給大家聽見她宣稱只有家庭纔是法國女人能夠找到快樂的唯一安穩之所。問問你自己吧，如果作家們把戲劇寫成另外的五幕，亞德萊會變得如何

呢——你可以十分確定的回答。說是在另外的四幕當中，亞德萊重又污辱了她的結婚的床，而在第五幕重又對着觀衆說出了同樣的論點。事實上也無需做什麼臆測——只要從法蘭西劇場走到角力劇場，又從那里走到雜耍劇場或者歌舞劇場，就夠使你信服，這亞德萊是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污辱了她的結婚的床，而又是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宣稱這床是一個高貴的法國女人所能祭祀的唯一祭壇做結尾的。這在民族的心眼中已經沾染得這樣的深，以致於誰也察覺不出在這情況下所包括的愚昧的矛盾，誰也看不出人生的真義是和偽善手拉手的並行，看不出兩者混和得難分難解，簡直辨別不出那一個有着比較偉大的意義了。

我們俄國人並無這樣強烈地偏向的教育系統。我們並非受訓練受教育來變成這一種或那一種道德原理的擁護者和宣傳者，却祇是可以像刺草生在籬笆跟旁似的生長着。這就是爲什麼在我們中間的假好人那樣少，而騙子、頑固之徒，胡說八道的傢伙却那樣多的道理。爲了任何基礎的社會原則，我們不需要變成偽善，

因為我們並沒有這樣的原則，也並不在這些原則之中，找一條來做掩蔽。我們十分自由自在的生存着，這是說，我們自然生長着，自然胡說八道，自然地說謊，却無任何的原則。

這是可悲還是可喜的事情呢，無需乎我來說。我想，如果偽善可以喚起恐懼和憤激，那麼無目的的撒謊就使人覺得煩厭和惡心。因此最好還是不要討論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偽善相比較的好處或害處，最好是偽善以及撒謊都遠遠的離開。

因此猶獨式加與其說是個假好人，還不如說是個騙子，撒謊家，和胡說八道的蠢物。當他歸隱到鄉下來，他就發現了自由，因為他的本能沒有別的地方，沒有別的人生的圈子，比之在這裡更自由自在。在戈羅維略伏他從來不曾遇到過任何直接的反對，即使是任何間接的阻撓也可以使他覺得『我可以中意做什麼卑鄙的事，可是在別人却覺得害羞！』沒有一個人的判斷妨礙着他，沒有一點不敬的眼神惱着他，因此他沒有機會來調查他自己的行爲。他對自己的態度是最鬆弛

的。從任何道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已經吸引了他好幾年，使他先前不撥到鄉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他害怕懶開，把三十多年的歲月，花費在一個官廳的灰暗的氛圍里，他已經得到了一個典型的官僚底一切習慣和本能，在他的一生中一分鐘沒有辦理瑣事，那是決不能忍受的。可是更其小心的看破了的時候，他得到這樣的結論，說是官僚的閒懶底世界是極其生動的，可以並無一點困難，想變而爲你所中意的任何園地。自然當他一在戈羅維略伏住下來的時候，他就立即爲自己發明了那樣多的小事，使他永遠做不完，決沒有做得完的危險。早晨，他坐下來在他的寫字桌前面開始工作；第一件他核算了打雜、管家婦、以及男管家的賬目，起先是用一種算法，其次又用另一種算法；第二，他就在一種極其繁複的簿記中記下錢銀收支和貨物買賣的一切；他在二十本賬簿中都記下每一個銅板，記下每一件東西，然後加了起來，一時少了半個銅板，一時又多出一個。終於他拿起他的鋼筆，向保安官和仲裁人寫了狀子。所有這些工作使他沒有一會兒的空閒，而且

當然一切都是孜孜不倦的工作。猶獨式加並不嫌沒有事情做，卻是嫌要做的事情沒有時間做得完；雖然他整天的在他的書室里奴役着自己，從朝到晚都是穿着他的長袍。一大束賬簿仔細的放在一塊兒，不曾核算過的攤開在書桌上，這包括了打雜菲奧克拉一整年的賬冊；她的做法從頭就使他懷疑，可是他卻從來沒有一個空閒的時候去清理一下。

他已經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掉了關係。他得不到書籍，得不到新聞紙，得不到信函。他的一個兒子，伏羅頓加，已經自殺了；給他的另一個兒子，彼盾加，信寫得很少，祇有當他寄錢給他的時候纔寫一封。無知，迷信以及使人厭倦的業務底一重濃密的霧包圍着他，可是他並不輕微的感覺到要從這里逃出來。拿破侖第三去世一年之後，他纔知道他已經不做皇帝——這是督察長告訴他的；可是他對於這消息，絲毫也不表示特別的興趣，只是劃一個十字，喃喃的唸着『願他上天堂。』然後就說：

「他經常是多麼的驕傲呢！決沒有能接近他的！他沒有這種權利，而且也嬌須如此的呀！沙皇去尊敬他，王子去服侍他！看，上帝去了，一下子就把他的一切幻想破壞了！」

嚴格地說，他並不知道他的莊園是怎樣子的過着，雖然他祇是從朝到晚的把數字結算，以及登記帳項。在這方面他完全有着道地的官僚性格。你想想有那末一個官員，他的上司和顏悅色的向他說，「親愛的朋友，我的計劃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俄國每年出產多少馬鈴薯——因此請你做一次必要的計算吧！」那末一個人可會被這樣的一個問題窘倒的麼？他會不會考慮一下他該用什麼方法來進行調查呢？一點也不會的，他簡直乾脆地就做了。拿了一張俄國地圖來，把它分成許多個完全相等的四方形，求出每個四方形有多少畝地，然後就到最近的一間雜貨店去問一下，究竟一畝地平均可以種多少馬鈴薯，平均可以收穫多少斤兩，於是乎，靠上帝的幫助，以及靠算術的加減乘除的幫助，他就可以算出在風調雨順的

情形之下，俄國能生產多少馬鈴薯，荒年的時候，出產多少。他的工作不僅滿足了他的上司，並且毫不可疑地會印在什麼「紀要」之類一百〇二卷裏的呢。

猶獨式加所選來做管家婦的，是完全全管理了他的身邊一切。葉芙柏拉克西雅是聖尼古拉教堂執事的女兒。無論就那一方面說，都是一個完美的掌櫃。她既不伶俐，也沒計謀，甚至動作也不見得敏捷，可是彌補了這一切的是，她溫柔，吃得苦，而且不會提出任何的需要。甚至她「被他寵幸」了之後，她所要求的只不過是假如她感到口渴的時候，無需得到允許就可喝一杯冷麥酒。猶獨式加本身却是被她的廉潔所感動了，因此除了麥酒以外，還給了她兩桶鹽醃蘋果，不必在賬目上登記下來。

愛美的人將在她的身上尋不出特別動人的地方，可是對於一個並不十分特別，而且知道他所要求的是什麼的人，却已經是十分滿意的了。她的寬闊的光滑的面孔上面，有着一個為稀薄的有點黃色的頭髮所鑲起來的狹窄的額頭，她有一

對黯淡的眼睛，筆直的鼻子，和一個毫不足道的嘴巴，帶着沒有意思的不可捉摸的笑容，這是在本國的藝術家所繪的肖像畫上面看得見的。總而言之，她並無一點特別顯著的東西，也許是，除掉她的背脊，是那樣的寬闊和有力，以至于最不好色之徒，也得本能地舉起了他的手，在她的兩肩之間，給她拍的打它一下。她懂得這個，也不反對，所以當猶獨式加第一次摸她的胖胖的頸時，她只是動了動她的肩頭。

在那樣灰暗的環境里，一天跟着一天過去，每天都十足一樣，並無一點變換，也沒有對任何新鮮的事物底希望。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到來，多少激動了猶獨式加的生存，只能公允的說，儘管起先他遠遠看見他母親的馬車就討厭得要命，但久而久之他倒習慣了她的來訪，以致于歡喜她的到來。她的到來，以空談來滿足了他的快感；他甚至于覺得沈醉于各種單據和賬目之中，遠不如跟他的親愛的好媽媽胡扯一番。他們一碰頭

就從朝扯到晚，從來不會厭倦過。他們什麼都拿來談，比如舊時的收穫是些什麼，現在又是怎樣，比如先前的地主是怎地生活的，目下又如何；比如鹽醃胡瓜和以前的大為兩樣，——也許是因爲舊時的鹽好得多，等等。

這些談話的好處是，它像水似的流出來，也一樣的容易忘記；因此可以無窮盡的重新談起，却卽如道地新鮮似的一樣有味道。

葉芙柏拉克西雅當他們談天的時候，和他們坐在一起；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變得這樣地中意她，以致於看不見她就有點受不住。有時，談得累了，三個就坐下來玩紙牌，一直玩着「捉呆子」(一)坐到深夜。他們曾教葉芙柏拉克西雅「玩空位」(二)，可是她弄不清楚。在那樣的晚上，巨大的戈羅維賂伏的屋

(一) 紙牌的玩法之一種。

(二) 紙牌的玩法之一。應該有四個人玩，只得三個時，就有一個空位，以

三人中任何一個代理這空位。——譯者

子就好像賦給了生命。所有的窗口都閃着燈光，影子來回地移動着，過路人也許以爲這里有什麼特殊的盛會呢，茶、咖啡、和點心整日的放在桌子上。嫻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內心變得愉快而且歡喜了，她住下來，並非一日，却是三四天。而在她回到波哥勒爾加的途中，她已經發現了儘可能地迅速地再來享受這戈羅維歐伏的「好日子」的藉口。

X

X

X

是在十一月的末尾；打開眼睛一望，大地全給蓋上一件白衣。夜里，外邊刮着風雪；尖銳的冷風掘起了雪，立即把它吹送到山崗，打擊着一切阻撓它的去路的東西，使空氣中充滿了恐怖的呼聲，那村子那教堂，那近處的森林——全都隱沒在飛雪中了，從那古舊的戈羅維歐伏的園子里，升起了有力的怒吼。可是在屋子里卻是溫暖，光亮而且舒適的。茶炊放在餐桌上，嫻蓮娜、彼得羅芙娜、猶獨式加、和葉芙柏拉克西雅團團圍着的坐了下來，身旁有一張放置了破舊的紙牌的

打牌桌子。餐室的開着的門戶，一邊通到神像室，神燈的燈光照耀着一切，另一邊則通到主人的書室，在那里也有一盞燈點在一個神像底面前。這一些密不通風的熱暖的房子發放着甘油以及茶炊所發出的木炭的氣味。葉芙柏拉克西雅坐在茶炊的對面，洗了杯子，用一片茶巾在把它們擦乾。茶炊發生很響亮的聲音；它用盡了氣力在咆哮着，於是好像睡着了似的，吱吱的打着鼻鼾。一股水蒸汽從蓋子底下逃了出來，籠罩着剛放在這上面一刻鐘的茶壺。他們在談着。

「告訴我，你今天做了幾次呆子？」**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問**葉芙柏拉克西雅**。

「如果我不讓步，我一次也不會做的。這是讓你的呀，」**葉芙柏拉克西雅**回答。

「還有嗎！當我一次給你三張五張紙牌時，我看見你是怎樣快樂的。我不像**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你知道；他叫你失敗，每次只給你一張牌，可是我這

樣做是沒有目的的，親愛的。」

「唔，你騙人。」

「是我從來未做過的呢。」

「那麼我看見捉着的是什麼人呢？誰想用一隻『克立七點』來碰掉一隻『心八』我親眼看見的，你知道；我看見你做過的！」

說着的時候，葉芙柏拉克西雅站了起來，把茶壺從茶炊上拿開來，背脊對着網蓮娜。彼得羅芙娜。

「你的背真正……好極了！」網蓮娜。彼得羅芙娜無意的說。

「是的，她的背真是……」猶獨式加機械地回答着。

「老是談着我的背呀……你們這些無恥的傢伙！我得罪了你們麼？」

葉芙柏拉克西雅往左右瞧了一下，笑了笑。她的背是她的偉大的財產。那天早晨老廚子沙威里支注視了之後也被吸住了，說，「怎樣子的一個背呀！真正一

應經常的火爐呢！」她也並不向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告發他。

茶倒了出來，茶炊就沒有那麼吵了。

其時風聲愈下愈大，整塊整塊的雪片打擊着窗櫺，風在烟突中造成了寫不出來的哭聲。

「風雪正下得緊呢，」嫻蓮娜·彼得羅芙娜說。「咆哮得像我所不知道的什麼似的。」

「是的，管它。咆哮由它咆哮，我們喝我們的茶——就是這個樣子的呀，我的好媽媽，」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同她說。

「這樣的天氣在野外真是不好過呢！」

「也許有人不好過的吧，可是我們卻已經夠了。別人在外頭又黑又冷，可是我們在屋子里又暖又舒服。我們坐在這兒，喝着茶，加點糖，或者可愛的乳酪，或者新鮮的繭樣。如果我們要加一滴甜酒呢，也是可以的。」

『是的，但現在假如……』

『讓我說，媽媽。我是說：現在外邊確乎很糟的。大路、小路、全看不出來了——都給雪遮蓋了。而且還有狼。可是這里我們有的是光亮和舒適，我們什麼也不害怕。我們坐下來，舒服得無以復加，安安靜靜地。如果要玩一場紙牌，那麼玩就是；如果要喝一口茶，那麼也就可以喝。我們也不必過量的喝，卻是不多不少的。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因為上帝對我們慈悲。如果不是靠了上帝——天帝的庇佑，我們現在也許要在野外，在黑暗和寒冷里面流浪，穿了一點破舊的皮外套，用一條破爛的皮帶繫緊，腳上登着樹皮的鞋子。』

『樹皮鞋子，是的呀！這真正不妙呢！我們畢竟是，上流的人呀！我們穿皮靴，是皮靴的呀。』

『可是你知道麼，媽媽，我們為什麼是上流的人呢？這也是因為上帝對我們慈悲。如果不是靠了上帝，我們也許現在會坐在一間農人的茅屋里，點的不是蠟』

燭而是木片；至於茶或者咖啡，就更不必想了！也許我坐在那里編樹皮的鞋子，也許你燒熟一些加水的椰菜湯做晚餐，而葉芙柏拉克西雅也許織着布……或者，更糟的是，監工來了，把我連同我的車子馬兒古腦兒的趕了出去……」

「噫呀，決沒有監工會在這樣的天氣里把人趕走的。」

「說不定的呢，親愛的媽媽！假如軍隊需用的話？也許什麼地方打起仗，或者發生了革命，兵士必須準時到達呢！前天督察長告訴我說，拿破侖三世死了，因此你得相信，法國人現在快要玩他們的把戲了！自然我們的同胞也會上前的，這就說明白，農人該連同他的車子馬兒滾出去！他們不會考慮是冷天呢還是下雪呢，還是泥濘不好走呢；如果叫農人滾，他就得滾！可是他們都不會刻薄我你之類的人的，不會叫我們滾的。」

「這是不用懷疑的呀，上帝對我們是極好極好的。」

「這就是我說着的呀！上帝就是我們的一切，媽媽。他給我們柴炭來取暖，

給我們可愛的糧食做飯菜——全都是上帝所賜呀。我們以為是自己做的，以為是用自己的錢買東西，但如果我們細心瞧一下，考慮考慮看，就會知道全都是從他那兒來的，全都是上帝所賜的呀。知果不是上帝的意旨，我們就簡直什麼也不會有的。比如說，我現在想要一個橘子；我要自己吃一個，給媽媽分一個，每一個人都給他一個，而我就有錢去買這些橘子——我只須從我的口袋里掏出錢來，說，『把這些橘子給我！』可是上帝說『哦呀——』而我呢——什麼橘子也沒有了，苦得很！』

她們都笑了。

『說得滿好的！』萊芙柏拉克西雅說。『我的一個叔叔是彼梭支諾耶的教堂執事，他老是那麼虔敬的一個人呀——你該以為上帝一定對他很好的吧，可是有一天夜里，他在風雪中走出去，也還不是一樣的凍死的麼。』

『這就是我所說的呢。如果上帝要他凍死，他就得凍死，如果上帝不，他就

依然活着。還有關於祈禱的事；你知道，有些祈禱是可以接受的，有些是接受不了的。可以接受的祈禱就會生效驗，接受不了的呢，就不值一文錢。也許你的叔叔的祈禱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就沒有效啦。」

「我記得一八二四年我到莫斯科去——那剛在巴佛爾生下來的時候——我十二月到那里去……。」

「讓我說，媽媽。我馬上說完祈禱的事情了。一個人祈禱各式各樣的物事，因為他需要各樣的东西。他需要一些新鮮美味的牛油，也需要好好的結實的椰菜和胡瓜，事實上是，什麼都需要。有的時候在他的弱點中，他甚至要求着他並不需要的東西。可是上帝在上面看得清楚。你向他求牛油，他就給你椰菜或者玉葱；你祈禱些乾燥的暖天氣，他倒給你下雨落雹。我們必須懂得這個，千萬不要咒天。去年九月，比如說，我們不斷的請上帝降霜，來救救冬天的收成，免得腐爛，可是他只是不給我們霜——我們的五穀都腐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呢！」

『這不是這樣麼！』**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同情的地回響着。『在諾汶基，農人的冬造乾脆就是完了。他們得從頭把土地墾過，春天再下種籽。』

『就是呀！我們老是想學聰明，計劃墾草擬墾，要做這做那墾，一下子上帝就把我們的全部計劃和考慮推翻，化爲烏有了。你想告訴我們二四年（一）所發生的事情麼，媽媽？』

『我麼？我相信我已經忘掉了！我想，要說的不過是一樣的物事——上帝對我們的好處。我想不起來了，親愛的。』

『好吧，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你會在什麼時候把它記起來的。外邊這是刮着風暴，你用點果醬吧，親愛的媽媽。這些是戈羅維略伏的醬果呀！葉芙柏拉克西雅親自做的果醬。』

（一）即上文所說的一八二四年。

——譯者

『我是用一點的。老實說，醬果近來可真算是我稀有的享受了。從前，我是常常享夠了的，可是現在……你在戈羅維略伏的是好醬果，又大又有醬汁。杜布羅維諾呢，不管怎樣弄，醬果總不夠甜的。你沒有把一點法國燒酒加到果醬去麼，有的吧，葉芙柏拉克西雅？』

『有的，當然啦！我是完全照你所吩咐的做的。我想問問，你醃胡瓜的時候，你沒放一點小豆蔻嗎？』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想了想，難爲情的舉起了雙手，說，『我記不起了，親愛的。我相信我放的。我現在不——我的鹽醃近來是不用說了。可是我老是放一點的……我確信我放的。我回家的時候，讓我在食譜里翻翻看，也許會找出來的。當我還是強健的時候，你知道，我是什麼也管的——全都寫了下來。如果我中意別人的什麼，我立即問了那方法，抄了下來，回家的時候，就試着做的。我有一次發見了一個秘密，這樣的一個秘密呢——那個傢伙一個虛布也不肯出賣

的，隨便你怎樣！我呢，只花了二十五個戈貝克，送給他的管家婦，她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是呀，媽媽，在你的壯年時候你的確是個政治家呢！」

「我不知道怎樣做政治家，但我當然得多謝上帝——我不會浪費過我的所有，只有增加它。在這裡我正是吃着我的勞動的果子了。就是我——你知道，在戈羅維略伏種的醬果呀！」

「爲了這我謝謝你，媽媽，多謝得很呢。對於我以及對於我們的後裔都是永久的恩惠呢——這就是我所感到的！」

猶獨式加站了起身，吻了吻他母親的手。

「我也謝謝你，爲了你照顧你母親的安樂！是的，你供給了好飲好食，好極了！」

「唉唉，飲食是一點不值得提起的。從前你的糧食纔值得呀！想想看你所有

的一切倉房——里面沒有一個角落是空的呢！」

「我呢，倒也真的有過好的倉庫：我歡喜我的屋子有秩有序。至於簞子可真得多得很，那時整個物事是很大規模的呀，有着比現今十倍的人口要吃飯的呢。單單拿家奴來說——總得供給他們養活他們全體呀。一個給甜瓜，另一個給麥酒——每一個分到的是三點兒，可是合起來卻是不少的了。」

「是的，那是些很好的日子，那時候一切都很豐富。稻米和果子——什麼都長得多極了。」

「他們下肥料下得比較好，這就是道理。」

「不是的，媽媽，不是這樣的。那是上帝的慈悲。我記得爸爸有一天從園里帶回來三個蘋果，人人都出奇得很——大得連碟子也裝不下呢。」

「我恐怕記不起來了，我知道我們是有過很好的蔬菜的，可是我記不起有碟子那樣大的。至於說他們在杜布羅維諾捕了一尾十八磅重的鯉魚這故事——倒是

『實實在在的。』

『鯉魚也好，菓子也好——那時候什麼都很大的。我記得園丁依凡是種些這樣子大的西瓜！』

猶獨式加伸出了他的臂膀，裝成他合抱不過這個幻想的西瓜似的。

『是的，還有西瓜。可是我得說，親愛的，西瓜是一年一年不同的。有幾年豐滿得很，滿好；另外幾年又少又沒有香味，有是簡直一點也沒有！這也得記住——菓子並非到處一樣的。在赫勒勃諾耶，比方說，格里哥黎·亞歷山得里支什麼也不能種——沒有醬菜，沒有蘋菓，事實上，除了瓜之外是什麼菓子也沒有的。可是他的瓜可真了得。』

『這就是說上帝庇祐他的瓜！』

『唔，自然啦。如果沒有上帝的庇祐，什麼事也做不成的。決不能沒有的。』
綱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喝了兩杯茶，開始看了看打牌桌子。葉芙柏拉克爾

雅也忍不住要玩一場「捉呆子」的了。可是這些計劃卻被糾纏娜。彼得羅芙娜身
已所擾亂了，因為她忽地記起了一些什麼。

「我有一件新聞告訴你，」她說。「我昨天收到女孩子們的一封信。」

「一聲不響之後，她們也畢竟寄信給你了！她們一定很不容易立心這樣做
的；我想是要錢的吧。」

「不，他們不要。喂，你看這是什麼道理呢？」

婀娜蓮。彼得羅芙娜從她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來，遞給猶獨式加，他這樣讀

着：

「祖母。不要再把家禽和火雞給我們寄來了。也不要再把錢寄來了，把
它存放在銀行裏好了。我們現在不在莫斯科，是在哈爾可夫；我們已經走
入舞台。夏天要在市集裏巡迴了。我，安雷加，第一次演出是在「彼里初
梨」，盧賓加在「潘西施」我被叫出幕前幾次之多，特別是在彼里初梨輕輕

的跑了出來唱着『我準備好了，我準備好了，我準備——備——好——了』之後。盧賓加也得到很大的成功。經理給我一個月一百盧布，盧賓加一個月得到七十五盧布，還有市集的夏天演出可以分紅利。除此之外，軍官以及律師們還給我們送禮。只是，律師有時候是給一張假票子的，這得加意留心。親愛的婆婆，你可以隨心所欲的使用波哥勒爾加的一切，我們再也不會回來，並且簡直不懂得人是怎樣在那里過活的。昨天我們這里下了初雪，我們同着兩個律師駕了三馬馬車走出去，有一個剛好像伯勒瓦科——極其漂亮的男人！他一邊放一杯香檳在頭上，一邊在跳特萊比克舞——可愛得很，這玩意兒！另外一個並不怎樣好看，有點像彼得堡的雅綏可夫，你相信不相信，他說『俄國最佳敘事詩與民歌選集』讀得這樣顛倒，變得這樣神經質的，以至於在法庭上昏了過去。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是這樣地和律師們以及軍官們瞎混。我們坐車子出去，在最好的酒店里吃餐，却不要付一個銅子兒。婆婆

呀，你決不要吝嗇波哥勒爾加的一切，總之要盡量的享受——麵包啦，小鏡
啦，香茵啦。我們也很愉快的，假如連存款也……

「再會！我們的朋友已經來了——他們又要和我們坐車子去了。呀！還
亮極了！再見吧！」

安雷加

盧賓加 附筆。

「哇！」精利式加洩了口氣，把信交還柯蓮娜，彼得羅芙娜。

她坐在那里沉思着，好幾分鐘什麼也不說。

「你還沒有回信給她們的吧，媽媽，是不是？」

「還沒有，信是剛剛昨天纔到的，我就立刻想給你看看，因此到這里來，製
了這里我險些忘記了呢！」

「不要回信給她們。最好是不回信。」

『可是這怎麼能夠呢？我得把莊園的賬目寫給她們呢。波哥勒爾加是她們的呀，你知道。』

猶獨式加也在沉思：一些惡毒的計劃閃過他的心眼。

『叫我煩惱的是，她們怎麼能夠老是呆在這樣的一個混蛋的去處，』
娜·彼得羅芙娜繼續說。『在這樣子的事務當中，你一下滑了出去，就保不替一個女孩子的名聲了。你可以去勸勸呀！』

『她們聽你勸！』猶獨式加一口回絕了。

不管怎樣，一個女孩子的名聲，可以說，是她最大的寶貝。如果她失掉了，誰會同她結婚的呢？』

262

『近些日子里，媽媽，一個男人是否她們的法律上的丈夫，這她們是不管的。她們嘲笑宗教教給我們的勸事！她們走到矮樹林里去，就在那裏面結了婚——就這樣子。她們把這叫做「文明結婚」。』

的。

猶獨式加忽地記起了他自己和一個教堂執事的未婚女兒住在一起，也是罪惡的。

「有時候，當然啦，如果沒有其他的辦法的話，他改正他自己的話，『如果一個男人依舊是在壯年，而他又已經是死了妻子的話……在必要的場合，法律也可以攔在一旁的！』」

「自然啦！如果硬要的話，千鳥也會像夜鶯一樣歌唱的。甚至聖者如果被逼，也免不了犯罪，何況我們這些罪人呢。」

「就是呀。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是你的話，我便怎樣做呢？」

「給我一點意見吧，親愛的，告訴我吧。」

「我就要她們給你一張信託你處理波哥勒爾加的證明。」
 綢蓮娜·彼得羅芙娜惶恐地看了他一眼。

「可是我已經有了一張管理田莊的證明呀，」她說。

「不僅管理田莊，還要可以買賣或者抵押出去——這樣你才可以實際上為所欲為。……」

綱蓮娜·彼得羅芙娜垂下了眼睛，一句話也不說。

「當然這是要再三考慮的事情。想想看，媽媽！」猶獨式加鼓勵着說。

可是綱蓮娜·彼得羅芙娜不做聲。雖然是在殘年，她的心已經變得多少有點黯淡了，她却還清楚地對於猶獨式加的奉承感到有點不舒服。她害怕他；她放棄了戈羅維略伏·連同它的溫暖，安適以及豐富，她覺得很遺憾。可是她同時也想得出，他提起了一張信託證書，那可並非無緣無故，而這是對於她的一個新的陷阱。空氣變得非常緊張了，以~~至~~她希望她不會那樣愚蠢地給他看那封信。幸而葉芙柏拉克西雅來解了圍。

「喂，我們不是要玩紙牌的麼？」她問。

「是呀，是呀！」綱蓮娜·彼得羅芙娜急急的回答了，迅速從她的座位站了

起來。可是在走向打牌桌的途中，另外一個念頭又纏着她了。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她問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

『十一月二十三，媽媽，』猶獨式加奇怪地回答。

『二十三——是呀，可是你記得二十三有什麼事情發生過麼？我想你忘掉了安魂祭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面孔發青，劃了個十字。

『天呀！討厭得很！他瞞着。真的是二十三麼？等一等，我看看日曆。』

幾分鐘後，他帶來了日曆，在其中找到了一片紙，上面寫了這樣的字：『十

二月二十三。我親愛的兒子烏拉第米里支的死忌。安息呀，親愛的灰燼，一直到快樂的明天！祝福你的爸爸吧，他將在這一天給你舉行一次彌撒和安魂祭。』

『真的忘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說。『唉唉，伏羅地亞，伏羅地亞

呀！你這頑皮的壞孩子呀！如果上帝使你的爸爸像這樣的沒記性，你是不能夠爲

他禱祝的！怎麼辦呢，媽媽？」

「再沒有更可厭的事了——你明天舉行還不是一樣。我們做彌撒和安魂祭，要怎樣就怎樣。這都是我的不好，我真是個沒記性的老傢伙！我到這里來是打算提醒你的，可是我在路上就忘記得乾淨了。」

「噯呀，噯呀！幸而神燈還在神像室里點着——這在我真正像有靈感似的。今天不是節日——自從聖母誕之後就簡直不要點的——今天早上葉芙伯拉克西雅來——問我「不點了吧？」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推了我一下——我想了一會兒，便說，「別去攪——讓它點着，祝福它！」現在我纔明白是什麼意思！」

「是的，神燈還在發亮，這總是很好的。至少，這該是對一個人的心有點解慰。你坐在那里？你做莊家呢，還是依舊叫你的娃兒做？」

「我真的不知道，媽媽，我該怎樣……」

「爲什麼不？坐下來吧，上帝會寬恕你的！你並非有意這樣，卻是因爲沒記

性。端端正正的人甚至也會這樣子的！明天天一亮我們就起來，去爲他做彌撒，做安魂祭，一切都做得合式。他的靈魂將會因爲他的朋友和親戚記起他而感到歡喜，我們的心也將因爲我們已經盡了責任覺得安甯。對啦！你決不要悲傷，我親愛的——我常常說的：你悲哀也不會叫兒子活轉來的，此外呢，這也是違反上帝的一種罪惡。」

猶獨式加被這些話語說得心服了，一邊吻着他的媽媽的手，一邊說：

「唉唉，媽媽，媽媽！你真正有個金的心呢！如果不是爲了你，我現在會到那里去了呢？我簡直就會不見了的！會完了的！」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下了命令安排第二天的儀式，於是他們便坐下來玩紙牌。他們玩了一場，接着第二場，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因爲猶獨式加每次只分給葉芙柏拉克西雅一張紙牌，覺得很憤激。在玩紙牌中間，猶獨式加沉醉在他天折的兒子的記憶里。

「他是多麼孝心的呢！」他說。「他不得我允許，從來不曾拿過什麼。如果他要一張紙，他就說，『我拿這張紙好不好，爸爸』——『拿去吧，親愛的。』或者，『爸爸，你可不可以今天的午餐給一點酸乳酪燻魚呀？』——『當然可以的，親愛的。』唉唉，伏羅第亞！伏羅第亞！你無論那一方面都是一個好孩子，可是你要離開你的爸爸，真是頑皮得可以呀！」

再玩了好幾場；接着又是更多的記憶。

「他怎麼忽地這樣子，我真不明白！他過得很好，很安靜，他是他的父親的——一種快樂，一切都平平靜靜的——再沒有更好的了！忽然——唉！你想想多少的罪過！你只要想想，媽媽，他敢做的一切——拿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我們的天父底禮物！爲什麼呢？爲了什麼呢？有什麼不合適的呢？難道是沒有錢麼，我從來不扣留任何人的薪水的；甚至我的敵人們也不能以這個理由來攻擊我，但是如果你如爲已經活夠了，我也沒有法子的，我的孩子。爸爸的錢也不是容易得來

的呢！如果你手頭拮据，你可以減少你的需要呀。你不能老是享着甜蜜可口的東西——有時你也得嘗嘗粗陋醜酸的！是呀，我親愛的孩子！這里，你的爸爸今天早上希望收一點錢的，可是管家走過來，說：「迭爾本加的人還沒有交租！」好，不要緊，我寫一張狀到知府那里去。唉唉，伏羅第亞，伏羅第亞！你是個頑皮的孩子！你捨棄了你的爸爸，留他自己活在這個世界里！」

當祇牌玩得更活躍的時候，他的回憶就越來越激動了。

「他是多麼聰明呢！我記得他出癩疹——那時還沒有七歲——當他的母親走近他的時候，他說，「母親，是不是只有天使纔有翅膀的呢，是不是呢？」她說，「是的，只有天使纔有的。」「那末，爲什麼爸爸剛才走進屋子里也有翅膀的呢？」

終於他們玩了一次很好玩的紙牌：猶獨式加雖然有八張牌，包括了「么」王「一后」也終於做了「一呆子」。大笑着，樂着，在這中間猶獨式加也慈辭的加

大了。在大家的歡笑聲中，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忽地靜了下來，傾聽着。

『嘻嘻！別做聲！有人來了！』她說。猶獨加式和葉芙柏拉克西雅也傾聽着，可是聽不出什麼。

『我告訴你，有什麼人來了！是……你聽見沒有？風忽地從這邊吹……聽呀！什麼人來了，現在來得很近了！』

三個人都重又聽了，就在這時候，他們都聽見了遠處的鈴聲，風有時把它帶了近來，然後又把它帶到遠遠。大約過了五分鐘。鈴聲可以非常清楚地聽見了；然後在院子裏有着人聲。

『原來是少爺！彼奧德·普爾輝里支回來了！』大廳里聽見了這樣的聲音。猶獨式加，蒼白得像一張紙，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好像生了根似的站着。彼盾加有點無精打采地走進來，吻了吻他的父親的手，然後他的祖母的手，對葉芙柏拉克西雅鞠了鞠躬，就坐下來。他是一個二十五歲的樣子還好看的青年。

人，穿了軍官的旅行制服，這是可能給他描寫的一切了，連猶獨式加自己也幾乎不知道得多一點。父親和兒子之間的關係甚至於不能叫做密切——可以說，這簡直是不存在的。猶獨式加從他的身份證里知道此人就是他的兒子，他得在某時某日寄給他一定數量的錢，這數量是他自己規定的，回報呢就是有權利從他那里得到尊敬和服從。彼盾加這一方面，只知道他有一個父親，常常給他過很壞的生活。他卻非常中意回到戈羅維略伏去，特別是他接了他的委任之後——不是爲了要和父親傾談，而是因爲凡是人生沒有（一定的）有意識的目標，他就本能地憧憬着他的生長的地方，這一回呢，他卻顯然地是爲了一些緊要的需要纔回來的，因此之故他並沒一點兒遊子回到他祖先的家里所帶着的快活的驚奇之感。

彼盾加並不想說話。對於他的父親的驚奇——「這真是古怪得很！你真捉弄了我們呢，孩子！我正在懷疑真個有什麼人在這樣的夜里驅着車子——原來是你！」——他一點也不做聲，只是有時做了一下勉強的笑容。對於「你爲什麼回

來的呀」這問題，他幾乎是謎一樣的回答了：

「我剛想起來，就回來了，就這個樣子。」

「好吧，謝謝你，謝謝你，爲了記起你的父親，我真高興見到你！我想你也想起你的老祖母的吧？」

「是的，我想起了的。」

「等一會，也許你會記起今天是你的兄弟伏羅頓加的忌日的吧？」

「是的，我也想起了的。」

這樣子的問答繼續了大約半個鐘頭，誰都不知道彼盾加隨便亂說亂講的是什麼意思。所以，甚至如猶獨式加對兒子們漠不關心似的忍耐，終於也忍不住說了：

「你不是特別可愛的，孩子！誰也不能說你是個孝順的兒子！」

如果彼盾加什麼話也不說，謙遜地接納了他的父親的意見，或者，更好的

是，如果他吻了吻他父親的手，說：『寬恕我，慈愛的爸爸，我是走路走累了』呢——一切都會好的。可是彼盾加答得極其粗魯。

『我就是這樣的，』他粗暴地回答，好像說，『別吵我，看上天的面上！』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覺得太傷心了，太傷心了，以致於他簡直不能抑制着他自己了。

『想想我爲你的原故而得到的麻煩吧！』他凄苦地說着。『甚至當我坐在這裏的時候，我也不停的想着怎樣把它弄得乾淨整潔，叫人人都可以舒舒服服，遠離了貧困和苦楚……而你兩個卻常常要離開我！』

『你說『你兩個』是什麼意思？』

『好吧，我單說你吧……雖然伏羅第亞也還是一樣的，讓上帝安息他的靈魂。』

『可是我非常孝順你呀！』

『在你兩個中間我瞧不見一點孝順！沒有孝順，沒有親愛，什麼也沒有！』
 『我並非一種有愛的氣質的人，這就是了。可是你爲什麼老是說我們兩個？』
 『我的兄弟已經死了的呀……』

『是的，他死了，上帝懲罰他，上帝責罰不受管教的孩子們。可是我還想着他。他是不受管教的，但我依然想起他。明天，我說，我們爲他做彌撒，舉行安魂祭。他對我不起，可是我記得我的責任。上帝呵，我們真正怎麼辦呢！兒子敬禮他的父親恐怕還來不及，卻開始去咒他了！我那時決不是這樣子的！從前，回到戈羅維路伏的時候，在最後的二十哩路上，老是說着：『記住大衛王，主呵，以及他所有的謙卑！』可是媽媽還在這裡，可以問問看——她會告訴你的。而現在——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我靜靜的回來，吻了你的手作爲敬禮，我並沒有對你做過什麼，也並沒坐下來喝茶，如果你叫我吃晚餐呢，我也就吃晚餐。幹嗎你無謂的吵』

了一場呢？」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坐在她的靠椅里，她覺得好像是在傾聽一個她已經記不清在多久以前便開始了的熟習的故事，書已經閉上了，人總該想一想了，不料又在先前同一的頁數上打開了來。她很知道，父親和兒子中間這樣的會面，並沒有好的朕兆，她覺得應該插入去講一兩句和解的話了。

「唉，唉，你們火雞公雞！」她說着，故意滑稽點說。「還沒有碰頭就開始打架了！這是他們相處的法子，天呀！羽毛將要一直飛上天呢！唉——呵，真該死！你們不如靜靜的坐下來，親愛的，好好的談一談，這樣子像我似的老婦人聽你們談話，纔是一種快樂呢！你得讓一讓，彼盾加！你得常常對父親讓步的，親愛的，因為他是你的父親呀。如果你有時以為他難爲了你，你也得快快活活的，尊敬的退讓一下子，因為你是他的兒子。苦的會變成甜的呢，你知道，而得益的是你呀。你呢，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也得體諒人家，他是你的兒子，年紀

小，又習慣了舒服的。他在凸凹不平的路上，在風雪里坐了五十哩的車子；他一定又累又冷又想睡覺的！我們已經吃完了茶，好吧，吩咐把晚餐開出來之後，我們就休息去吧，應該是這樣子做的，親愛的！我們各自回到各人的房間去，做各人的祈禱，然後就休息。靠着上帝的幫助，睡眠將會把我們所能有的壞想頭趕掉的，明天一早我們就要起身，為過身的人祈禱。我們要做彌撒，要做安魂祭，然後又回家來談天。休息了一會之後，各人就會適當地說出他的故事。你彼盾加，會告訴我們彼得堡的故事，而你，普爾輝萊，講你鄉下的生活。現在我們用晚餐吧，然後上帝庇祐——睡覺去吧。」

這規勸生了効力，並非因為其中真的有什麼值得心服的，卻是因為猶獨式加見到自己也的確扯得太遠了，最好還是這樣子安靜地結束了這一天。他站起身，吻了吻他媽媽的手，多謝她『給他一個教訓』，然後吩咐晚餐開上來。晚餐是在黯淡的寂默中過去了的。

餐室空了；誰都退下了。屋子里漸漸的靜下來了；死一樣的靜寂從這間屋子爬到那間屋子，終於到達日常生活堅持得最長的堅固的地方了——這就是，到達了主人的書室。猶獨式加在神像面前做完了他久已算好了的跪拜，也就上床去了。

他躺在床上，可是他不能夠入睡。他相信他的兒子的到來，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物事，而各種瑣屑的教訓，已經升到他的心胸。這些教訓的好處，就是適合於任何場合，也並不表示任何連貫的思想。既不需要文法的變化，也不需要句法的規則。是用丁不相連的警句的形式在心裏積聚起來的，並且即如來時一樣的從舌頭那里溜出去，只要是出乎尋常的物事發生了，這些警句就馬上聚集在猶獨式加的心胸，甚至連睡眠也不能夠把他的亂雜的思想平靜下來。

猶獨式加不能夠入睡：一大串抑壓的空話，好像積聚在他的周圍。嚴格地說，彼盾加神秘的降臨，並不出格的惱着他，因為他經常是準備了一切的。他知

道決沒有一種物事能夠使他感到意外，或者使他從那由頭到腳像一個網似的把他包裹起來而陳腐的沒有意味的箴言，偏向了一點點。憂愁和快樂，愛和恨，對於他已經不存在了；在他的眼中整個世界僅是死了的，只能給人無窮無盡的談話的機會。當伏羅第亞自殺的時候，確實是可以有真正的傷感的，可是猶獨式加卻無動於中，這是經過兩年之久的一件悲慘的事情。整整的兩年間，伏羅第亞努力要忍受下去；起先他很自傲，並且決定不要他的父親的幫助；其後他輟了下來，開始請求，開始申辯，開始威嚇……而他卻老是得到了一些已經準備好的箴言做回答，這簡直好像把石頭投給一個飢餓的人。究竟猶獨式加是否明白這並非麵包，而是石頭，這倒不容易說，可是無論如何他不曾多給過別的什麼，他所給的石頭是當作他所能夠供給的唯一的物事了。當伏羅第亞槍殺了自己，他便在日曆上記下了他的忌日，而且允許每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做彌撒和安魂祭來超度他。儘管如此，每當一種內在的聲音時不時好像粗魯地向他細聲的說，用自殺來解決家庭

糾紛，至少是一件多少值得懷疑的程序，其時，他立即出產了一大串的準備好了的格言，例如「上帝懲罰不受管束的孩子們。」「自傲的結果就是滅亡。」等等——這樣子就把他的心安靜下來了。

現在是同樣的事情。無疑的是，彼盾加一定做了什麼壞事，可是他，普爾輝萊·戈羅維路夫，必須竭盡力量避免任何這樣的萬一可能發生的物事，你不能從荆棘收集葡萄；如果你弄好了床舖，你就得躺在上面；你聽了歌，就得把錢給演奏的人；是呀，是這樣子的——這就剛剛是第二天他所要說的，不管他的兒子會告訴他什麼。可是假如彼盾加，像伏羅第亞一樣，不肯要一塊石頭來代替麵包呢？如果他也……猶獨式加放棄了這樣的想法，算它是從惡的方面出來的。他的身子轉過來轉過去，想要入睡，可是他怎樣也睡不着。他剛開始昏昏沉沉，一下子卻又發見自己在說：「捉月亮是徒勞的。」「縫帽子必須和衣服相稱……我
呢……你呢，你看……你是操諸太急了，你知道俗語說——『除了捉臭虫，着意

不中用『麼？』空話如像都在他的周圍，爬上他身上，籠罩着他。猶獨式加在這些他希望第二天用來做避難所的陳腐的句子底重担下，怎樣也睡不着。

彼盾加也睡不着，雖然他經過旅行已經是很累了。他心裏盤據着什麼，而這只能在這裡在戈羅維略伏解決的，可是他並不知道怎樣駕駛這事情。老實說，彼盾加很知道他的場合は絕望，他知道到戈羅維略伏來只是等於得到新的不快，可是每一個人心里都有一種並不明確的保存自己的本能，這種本能支配了他的意識，誘導他的嘗試一切可能的逃避的方法。因此彼盾加來了，可是代替了振作着自己去忍受一切，他卻一開口就近于和他的父親吵起嘴來。他的到來將會有什麼結果呢？石頭變成麵包的奇蹟會不會實現呢？

拿了一隻手槍，放在額角上，『諸君呵，我不值得穿你們的制服！我虧空了團部的公款，因此我決心判決我自己了！』——砰！一切都完了。這樣子不是更其簡單麼。『把已故中尉戈羅維略夫除名』——是的，這該是果敢而且……像

一幅畫。他的同志們會說：「你不幸呵，你去世了，但你卻是一個高貴的人物。呵！可是並不這樣做，卻讓事情拖下去，等到人人都知道他的所爲了——於是他被允許請假若干日，去找他所欠的錢，於是他離開了軍營。是帶着這樣的金圓——這是對於他剛才開始了的職業的一種可恥的結局——來到戈羅維略伏的，他完全確信，他得到的一定不是麵包，而是石頭！

可是也許會有什麼結果的吧。有時事情總是……今天的戈羅維略伏可能一下子不見了，在這地方可能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戈羅維略伏的吧，在那里他……不是說他的父親可能死掉……他幹嗎要死掉呢？——而只是……會有一個變化……也許他的祖母來解救，她當然有的是錢！她聽見了他的困難，她該會一下子把錢給他的！拿去，去吧！她會說，在你的假期還沒有過完，馬上回去吧！而他就會大踏步的去了，叫馬車夫加快速度，準時的開到車站去——在他的滿假之前兩個鐘頭到達他軍的營！「妙哉，戈羅維略夫！」他的同志會說。給你的手來，高貴

的年青人，讓我們忘掉過去吧！」於是他不僅呆在營里，並且做了上尉，然後做個少校，於是做了副官（他已經做過團部的軍需）終於呢，在團部的盛典里……

唉唉，祇要這一個晚間過去了呀！明天……好的，明天，那里管得許多！可是他得聽些什麼話呢！他的父親不會對他說些什麼呢！但爲什麼是明天？他還有另外的一天，他面前……他有意的約定兩天，使他可以有時間去游說他的父親，去感動他的心……感動他的心，是呀！不會有很多機會的，他媽的……

就在這里，他的思想完完全全地里糊塗了，接二連三的消失到睡眠的濃霧里。一刻鐘之後，戈羅維略伏已經陷入深深的睡眠中間了。

第二天全家的人一早便起了身，除了彼盾加之外，都到教堂去了，他呢卻留在家裏，藉口是旅行得累了。做了彌撒和安魂祭之後，他們回轉來。彼盾加像往常一樣的走去吻他父親的手，可是猶獨式加把他的手在旁邊遞給他，誰都看見他甚至沒有祝福他的兒子。他們用了菜，吃了傳統的糖麥奶，猶獨式加拖着他的腿

步，黯然的踱着；他避開了說話，老是嘆着氣，合着掌，表示內心在祈禱，對他的兒子呢，瞧也不瞧一眼，彼盾加很不舒服的樣子，默默地一支一支的抽着烟。晚上並沒有把昨天的緊張局面改良，卻變得更壞了，連刺蓮娜，彼得羅芙娜也驚惶得可以，決定向葉芙柏拉克西雅探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究竟爲了什麼事情，整個早上大家像敵人似的仇視着的呢？」她問。

「我怎麼知道！我不會問過他們。」

「是因爲你的原故嗎，我想？也許我的孫子喜歡你？」

「他怎麼會？只是，他今天早晨在走道上瞎詢了我一下，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給看見了！」

「唔，這就是啦！」

真的，儘管是在他的失望的情形下，彼盾加還像往常一樣的放縱。他也愛着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有力的背脊，並且決定要告訴她。帶着這樣的立心，當他不去

教堂留在家裏，真正希望葉芙柏拉克西雅作爲一個管家婦也該留在家裏的。當屋
子里一切都靜了下來時候，他把大衣披到肩上，藏在走道里，兩三分鐘之後，
女僕室通到走道去的門砰的一聲打開了，葉芙柏拉克西雅在走道的那一端出現
了，拿着一盤新烘好的麵包環來上早餐。可是彼盾加還沒有功夫在她的兩肩之間
給她好好的摸一下子，說，「我說，這真不愧是個背脊呀！」餐室的門卻打開了，
他的父親的影子在門口出現了。

「如果你到這里來弄你的小聰明，你這流氓，我就把你從樓梯擻下去！」猶
獨式加用了描寫不出的惡毒的聲音說了。

彼盾加，當然啦，立即走開了。他很明白，早上的行爲似乎並不改良他的機
會，因此他決定這一天什麼也不說，把解釋延擱到明天。可是在其間他並沒有做
過一點緩和他父親的怒氣的事情，卻儘在做着想得出來的最沒頭腦的愚蠢的物
事。他不斷的抽着煙，完全不管他的父親有意誇張地揮走他所噴出來充滿屋子的

烟雲。接着他老是向葉芙柏拉克西雅丟着柔和到愚笨的眼色，她卻用了一種勉強的笑容來回答這些眼色——而猶獨式加也都看見了。

這一天慢慢的拖了過去。姆蓮娜·彼得羅芙娜竭力要和葉芙柏拉克西雅玩一場「捉呆子」，可是並沒有成功。誰都不想紙牌，也不想說話，甚至往常瑣屑的事情也並沒有上他們的心頭，雖然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着極其大量的一堆瑣事。終於吃飯了，可是在吃的時候大家也都一言不發。飯後姆蓮娜·彼得羅芙娜想回到波哥勒爾加去，可是猶獨式加卻對於他的仁慈的媽媽的這個念頭感到惶恐了。

「嗚呀，天呀！你要讓我一個人獨自留下來和這個……壞兒子在一起麼？」他嘲着。「不，不，不！你該想一想！我不讓你走的！」

「可是這究竟什麼一回事呢？發生了什麼呢？告訴我呀！」她問。

「還不會發生什麼事呢，可是你會看到的……不，請你不要離開我吧！我實願你留在這過，在……他來是不會沒有事情的！因此，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你

「也做個見證！」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搖了搖她的頭，就決定留下來了。飯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首先打發葉芙柏拉克西雅到鄉下牧師家里去之後，就去小睡一會兒。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也回到她的房間里在一張靠椅里打瞌睡。彼盾加以爲這是一個把他的幸運依靠祖母的好機會了，所以走進了她的房間。

「什麼事，你是來和老人家玩一場「捉呆子」的麼？」婀蓮娜·彼得羅芙娜，

「不，婆婆，我來商量一下，」

「好吧，把事情告訴我吧。」

躊躇了好一會之後，彼盾加一下子衝口說出來了：「我虧空了公款，婆婆。這樣的一擊，使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頭腦發黑了。」

「很多？」她用了恐怖的聲音問着，一邊定睛的看着他。

「三千。」

接着是一陣寂靜；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焦急地這邊望一望，那邊瞧一瞧，每像等救兵似的。

「你知不知道爲了這你要到西伯利亞去的？」終於說了。

「我知道。」

「唉，你——可憐的孩子呵！」

「我不知你是不是可以借錢給我，婆婆……我可以給你好利息的。」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簡直給嚇死了。

「你是在說什麼！」她惶惑地說。「我的錢只夠我死後下葬和做安魂祭喝

了！如果不靠我的孫女們和在的兒子這里過活，我簡直是活不成的了。不，不，不！別擾我吧，我請求你！你知道，你最好還是向你的爸爸要。」

「這等於要從石頭榨出血液來！我倒是希望你能夠呢，婆婆！」

「天啊！這我是太歡喜做的，可是說到錢我卻沒有。我一點也沒有剩下了。問問你的父親看，小心你要說得很親暱，而且滿尊敬地——你說：『事情是這個樣子的，爸爸：因為年紀小，又愚蠢得很，所以就出了事情……』把它說明白，笑着，吻他的手，跪下去並且流幾滴眼淚——他是喜歡這樣子的——他就會爲他親愛的兒子解開他的錢袋的索子的。」

「你以爲我不如試一試麼？等一等！你是不是可以對他說，婆婆，『如果你不給的話，我要咀咒你！』他總是害怕你咀咒他的。」

「噢，唉，幹嗎我要咀咒他呵！我不這樣子，你也可以向他要的。求求他呀，親愛的！向他跪下去這畢竟不會傷害你的——他是你的父親呀！他曾知道……像我告訴你一樣的做吧，真的！」

彼盾加在房間里手搭着手的走着，雖然他以爲一切已經完了；終於他停下來，說：

「不，這是不中用的，不管怎樣他不會給我的。儘管我把頭磕破了，他依舊不會給我的。如果你恐嚇他說要咒咒他，那倒會……好吧，我怎麼辦呢，婆婆？」

「我真正不知道。試試看——你可以叫他軟下來的。可是你怎麼會做這樣該死的事呢？虧空公款不是好玩的呀！有什麼人煽你做的麼？」

「我一做就做了，別的就不管。好吧，要是你自己沒有錢，把我的兩個表姊的錢給一點我吧！」

「親愛的，想想看你在說些什麼呀！我怎麼能夠把兩個孤兒的錢拿來給你呢？不，請不要吵我吧，我請求你！看上帝的面上，不要向我提起這事情吧。」

「那你是不肯了？真可惜。我可以給你很高的利息的。月利五厘你覺得怎麼樣？不？好，那麼，年底加倍還！」

「你想引誘我麼！」娜達娜·彼得羅芙娜揮手叫他出去。「別吵我，爲了甚

督的原故！你的爸爸聽見了這以爲我煽你這樣做的呢！唉，親愛的，親愛的，我剛要休息一下，事實上呢也正在打瞌睡，這里他卻帶着這樣的事情來和我這樣的老婦人商量呢！」

「噢，很好。我要去了。那你不能夠麼？滿好的。還像個好家屬！爲了三千塊的原故，你的孫子得到西伯利亞去了。不要忘記爲我在路上祝禱呀！」

彼盾加砰的一聲關了門，走出了房間。他的一個貪婪的希望已經破滅了——

他現在要作什麼呢？唯一剩下來他就是對他爸爸剖白。也許……或者有些什麼……

「我馬上去，把事情弄個結果！」他對他自己說。『或者不呢……不，我爲什麼要今天做呢？有些什麼也許可能反轉過來的……又是怎麼會呢？對呀，還是等到明天吧！……總之我還是今天好，是呀，還是明天吧？我對他說完，就馬上離開了。』

他決定了：第二天把一切解決。

自從他和他的祖母說過之後，時間比之往常跑得更其緩慢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知道了彼盾加回來的原因之後，變得很軟了。猶獨式加竭力把她拉出來，可是一看見她心上有事情，就不做聲了。彼盾加呢，也是什麼都不做的。光是抽煙。晚餐的時候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向他問：

「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你光臨此地是爲的什麼呀？」

「我明天告訴你，」彼盾加陰沉的回答。

X

X

X

彼盾加經過一個幾乎不眠的夜晚，一早就起了身。同樣的有着兩張面孔的一個思想追訪着他——這思想，開始是帶了希望「也許他會給我的吧！」然後又變是不變的用這樣的問題作結，「那我到這里來爲了什麼？」也許他是了解他的父親的吧，可是他斷斷不能知道，爲了要達到目的，總得利用他的唯一的感情、唯一的弱點。他單單覺得在他父親出現時，他總是帶着些滑溜過去的不可計算的什

麼，面對着面，不知道打從那一端開頭，也不知道怎樣對他說，這使彼盾加很不安，如果實際上不是嚇壞了的話。這是自從他做孩子的時候起就已經是這樣了的。在他還能記得起的過去，也往往是與其把一個計劃送給他父親作決定，還不如乾脆取消了好。現在是同樣的事情，他怎樣開始呢？他要說些什麼？唉唉，他幹嗎要來呀！

他覺得很狼狽了。可是因為他只剩下沒有幾個鐘頭，他知道該要做點什麼了。鼓起了勇氣，他扣上他的大衣，一邊走一邊自己對自己細聲的說些什麼，用了十分堅實的脚步，他走到父親的書室去。

猶獨式加是在祈禱着。他是很虔敬的，每天都有幾個鐘頭，來做祈禱的。可是他並不是因為愛上帝才去祈禱，而是因為他害怕惡鬼，希望上帝會從惡運打救他出來。他懂得好些祈禱文，而且精通祈禱術——這就是說，他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動一動嘴唇，什麼時候應該仰望蒼天，什麼時候應該合起手，什麼時候應該把

它舉起來，什麼時候應該表現他的情感，和什麼時候應該安靜肅穆的站着，偶爾劃一個十字。他的眼睛和鼻子，在祈禱的適當時機，會變得通紅，並且流下了淚水鼻涕。可是祈禱並沒有使他心腸變好，也沒有使他的感情淨化，也並無給一線曙光，投在他的灰暗的存在上面。他能夠不斷的祈禱，表演所有必需的動作，而在同時他可以從窗子往外看望，是不是有誰不會得到允准，私自跑進儲物室去，如此這般。祈禱在他是一件本身就已經夠了的物事，並沒有和生活有最少的關聯。

當彼盾加進來的時候，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正在跪着，舉起了兩條臂膀。他並不改變他的姿勢，只是用一隻手揮着，表示還沒有到時候。彼盾加退下來，在餐室里面等着，那里的桌子已經擺好了，準備用早餐。他在那里過了半個鐘頭，在他看來簡直像一個永恆的年代，特別是當他心下明白，他的父親是有意叫他這樣子等的。那鼓起來的勇氣——這是他用來武裝自己的勇氣，漸漸的變

成了苦惱。起先他安靜的坐着，然後在屋子里躑躅來踱去，終於開始要用口哨吹成一個調子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書室的門開了一點兒，猶獨式加用憤怒的聲音說了：

「想吹口哨的人可以出去，到馬廐里吹它的去。」

幾分鐘之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走出來，全身黑衣，穿一件很乾淨的襯衫，好像是爲了什麼神聖的盛會似的。他的面孔有着靜穆而溫和的表情，呼吸着快樂與謙遜，好像他剛纔有過什麼神聖的經驗似的。他走到他兒子跟前，祝福他，吻他。

「早安，親愛的，」他說。

「早安！」

「你睡得怎麼樣？你的床可舒適麼？有沒有臭虫或者跳虱來擾你？」

「謝謝你。我睡過了。」

好，如果睡過了，應該謝謝上帝。無論在什麼地方，也不能像睡在父母家裏那樣甜蜜的。我從我自己的經驗知道了這；我在彼得堡已經是很舒服的啦，可是我在那里從不曾像在戈羅維略伏似的睡得那樣甜蜜，簡直好像是放在搖籃里搖呀搖的。好，我們怎麼辦呢：先用早餐，還是你現在要對我說些什麼呢？

「不，讓我們先談談吧。六個鐘頭以內我得離開了，而且你也許還需要考慮的時間。」

「很好。可是我乾脆的告訴你，孩子，我從來不考慮的。我的答案總是已經準備好了的。如果你的要求是正當的——要得，我從來不曾拒絕過正當的要求。有時對於我也許是有些困難的，或者是我所不能做到的，可是如果要求我做正當的事情，我決不拒絕——這不是我的性格。可是假如你的要求是錯誤的，你該得到否定的答案。我可以對你表示抱歉的，但我一定要拒絕！對我是不能使詭計的，我的孩子！我是個老實人。好，到書室里去，你說，我聽。讓我們聽聽你必

須說的是什麼！」

他們進了書室的時候，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讓房門半開着，既不坐下來，也不給他兒子一張椅子，卻開始在房間里踱來踱去。他好像本能的地知道，這一定是一件詭怪的事情，要討論這樣的物事，最方便莫如走來走去。這樣子，如果太不愉快的話，比較上也容易隱藏起你的表情，以及打斷那說話。而門之半開半閉，這可能使人親眼看見，因為媽媽和葉芙柏拉克西雅一定馬上就會走進餐室里去的。

「我虧空了公款，爸爸，」彼盾加沒精打采的說，一點楔子也沒有。

猶獨式加不做聲，只能看見他的嘴唇振動着。於是照他的習慣，開始對自己細聲的說點什麼。

「我用了三千，」彼盾加解釋說，「如果我後天還不來出錢，結果對於我是很不愉快的。」

「好吧，還了它！」普爾耀萊·烏拉第米里支撫愛地說。

父親和兒子默默的在房間里打了幾轉。彼盾加要再往下說，可是覺得喉嚨裏有點不舒服。

「可是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筆錢呢？」他終於說了。

「我不知道你的來源，親愛的。你虧空公款的時候，總得有些什麼依賴的。所以你就得由這里還出去。」

「你十分了解，在這樣的場合，是沒有什麼依賴的。」

「我一點也不了解，我親愛的。我從不曾鬥過紙牌——除了和媽媽玩玩捉呆子，這純粹是爲了娛樂她老人家的。你不要把我牽進你的污穢的事情里去。我們不如去用早餐吧。我們喝點茶，安靜的坐一會，也許談些什麼，只是，爲了基督的原故，不要談這個。」

猶獨式加走到門口，打算溜到餐室去，可是彼盾加止住了他。

「可是請你寬恕我，」他說，「我總得設法渡過這個難關呀！」
猶獨式加笑了一下，看着彼盾加的臉孔。

「你總得這樣，親愛的！」

「那麼，請幫幫忙！」

「唉唉，這是另外一件事。你自然會有辦法的——你可以的——可是你怎樣做，這卻一點也不是我份內的事！」

「可是爲什麼你不幫幫忙呢？」

「第一是因爲我沒有替你的污穢的物事還債的那一筆錢，其次就只因爲絲毫不關我的事。你自己攪入了一件困難里面，那你得自己掙出來，你如果鋪好了床，你就得睡覺。這就是道理，親愛的。我開頭就已經告訴過你，你知道，如果你的要求是正常的呢……」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麼情形你都可以說上一大堆的。」

「一點體貌也沒有，等我講完呀。我馬上證明給你看那不單是空話……因此，我現在對你說：如果你的要求是正常和確實的——很好，我親愛的，我經常準備叫你滿意的！可是如果你提出一個愚蠢的要求——你得原諒我，我的孩子！我沒有錢給你亂花的，沒有的，沒有的，沒有的！我將來也不會有的。讓我現在告訴你吧！你敢說這些都是「空話」麼——你瞧吧，已經非常和行動接近的了！」

「可是想想看我馬上就要怎麼樣的呀！」

「馬上就要如上帝的意旨一樣！」猶獨式加回答，輕輕的舉起了他的雙手，向旁邊望着那些神像。

父親和兒子在屋子裡再打了幾轉。猶獨式加勉強的踱着，好像說這是他的兒子要他做囚徒似的。彼盾加跟在後邊踱着，臂膊交叉着臂膊，咬着他的鬍子，神經質地在笑着。

「我是你剩下來唯一的兒子了，」他說，「別忘記這個呢。」

「上帝從約伯那里奪去了他的一切，親愛的，然而他却並不咒罵，只是說，『上帝所給的，上帝拿回去了——上帝的旨意完成了。』」該要這樣子的，我的孩子。」

「拿去了約伯的兒子們的是上帝，可是在你呢，却是你自己的所爲。伏羅第亞……。」

「我想你在開始胡說八道了。」

「不，這並不是胡說八道。這是真理。誰都知道伏羅第亞……。」

「不，不，不！我不要聽你的蠢話，我已經受夠了。你已經說過了你要說的話了。我已經把我的回答給了你。現在讓我去用早餐吧。我們坐下來談談，然後用個餐，用點飲料，你好去趕路——上帝祝你趕得快。你看上帝對你是多麼仁愛呢！風雪已經停了，路是比較好走些了。你可以安安樂樂的坐着車子跑了，的的得得地，你就發見一下子已經到了車站。」

『可是聽我說，我請求你！如果你心里還有一點感情的星火的話……』
不，不，不！我們不要提起它了！讓我們到餐室去吧；我想媽媽要喝杯茶了。要一個老人在那里等待，是很不合適的。』

猶獨式加猛然的轉過身來，幾乎走到門口了。

『隨便你去不去，可是我不能停止這些談話的！』彼盾加叫住他。『如果在別的人面前談，對於你是更其壞的！』

猶獨式加轉身回來，而對着他的兒子。

『你要我怎樣呢！你這流氓？說出來呀！』他用了顫抖的聲音問着。

『我要你償還我打牌打輸了的錢。』

『決不能的。』

『那末這是你最後的一句話了？』

『你看見這個麼？』猶獨式加莊嚴地嚷着，指着角落里的神像，『你看見

麼？這是我父親的賜福！……在這裡，在它的前面，我告訴你……決不能的！

於是他就用了堅決的脚步，走出了他的書室。

「兇手！」他的兒子在他後面大聲的叫嚷着。

×

×

×

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已經坐在那里了，葉芙柏拉克西雅正在弄茶，那老婦人沉默着，思索着，好像是替彼盾加不安似的。猶獨式加像往常一樣的走上去吻她的手，而她也給他祝福，也像是往常一樣。於是接着的是關於她的健康的以及她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的老問話，然後又是和往常一樣的一個音節的答話。

從昨天起她已經很頹喪了。從彼盾加向她要錢，並且重提了「咀咒」的那個時候開始，一種不安就佔據了她；她被這樣的念頭追逐着，「要是我真的咀咒他呢？」早上當她知道了書室里正在進行談話時，她對葉芙柏拉克西雅說：

「你悄悄的走到門口去聽他們在說什麼！」可是儘管葉芙柏拉克西雅真的去

傾聽了，她可是太笨，什麼也聽不懂。

「他們就是在談話！他們不那麼大聲的叫喊！」她回轉來的時候這樣說。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再也忍不住了，就走進餐室去，正在其時茶炊剛好已釀拿來了。可是談話已經到了結尾；她只聽見彼盾加提高了嗓子，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噙噙的低聲回答。

「『噙噙的』，這句話對極了，」她的心想起了這樣的念頭，「他剛好像從前似的噙噙着，那時還以為我不懂呢！」

終於父親和兒子兩個人都走進了餐室。彼盾加漲紅了臉，沉重的呼吸着；他的眼睛睜得開開，他的頭髮亂蓬蓬的，小小的汗珠在他的前額上出現。猶獨式加呢是蒼白，生氣，他想以沒有什麼關係的面色出現，可是竭盡了他的能力，他的下唇還是在抖動。他好不容易才向親愛的好媽媽說了他往常的早上的祝語。

都在桌子的周圍就了位；彼盾加在稍稍遠的地方坐了下來，靠在他的椅背

上，交叉着他的腿；他燃起了一根香烟的時候，他冷嘲地看了他父親一眼。

『今天天氣不錯，媽媽，』猶獨式加開始了，『昨天攪了一天，上帝也覺得夠了，——現在一切又不靜下來了。可不是麼，親愛的？』

『我不知道，我今天還沒有出去。』

『我們要送去我們親愛的賓客呢，所以這是一件好事情，』猶獨式加繼續着。『今天早上我一早就起了身，朝窗外一看——外面一切都平平靜靜的，好像上帝的天使已經飛了過去，他的翅膀所揚起的混擾已經靜下來了！』

可是沒有人答覆猶獨式加這悅耳的話語；葉芙柏拉克西雅正在從茶碗上大聲的喝着茶，一邊吹，一邊喝着。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看着她的茶杯，什麼也不說；彼盾加搖着他的椅子，那樣諷刺地，旁若無人似的瞧着他的父親，人家以為他一定要笑出聲來了。

『即使彼盾加的車子跑得不快，』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繼續着，『他也

很容易在天黑以前趕到車站的。我們的馬兒是自己的，牠們都很胖，如果在木拉維與伏休息兩個鐘頭，那麼牠們一定會一下子就載他趕到那兒去的。於是，嘿！火車格隆格隆的就開了！可是真的壞透了，彼盾加！我倒希望你和我們再住一下呢——是呀！和我們在一起，看你在一個禮拜內怎樣的發胖起來哪！」

可是彼盾加繼續搖着他的椅子，瞧着他的父親。

「幹嗎你老是瞧着我？」猶獨式加終於爆發了，「我身上你瞧見花樣麼，還是怎麼的？」

「我等着瞧你第二步怎樣做。」

「你等着是不中用的，我的孩子！我剛才說過怎麼樣就怎麼樣的。我決不會吞回我的話的。」

接着是一會兒的沉默，於是可以聽見的低語：「猶大！」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毫無問題是聽見了的（事實上他的面孔變得蒼白

了)可是他裝做這個稱呼跟他沒有關係。

「唉唉，孩子們，孩子們！」他說。「人家是可憐你，要撫愛你的，可是卻不能做——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你離開你的父母跑出去，你自己的朋友同事，他們對於你比之你父親母親是更為可親的。好吧，沒關係！如果誰想起來，最好不要想下去。你們是年輕的，而青年人自然歡喜和他們自己的年歲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卻不是和龍鐘的老人家在一起呀。因此最好還是低下頭，不要怨別人。人所能向天父要求的不過是，「主阿，實現您的意旨吧！」」

「兇手！」彼盾加再次低聲的說着，卻響亮得連得綱蓮娜·彼得羅芙娜也驚惶地聽着他。好像呆子斯蒂英伯加的影子忽地在她的眼前閃過似的。

「你說誰！」猶獨式加激動起來了，問道。

「噢，我說我認得的什麼人。」

「我知道。你最好還是表白一下，只有天知道你心里想什麼；你也許是指屏

子裡的什麼人的！」

誰都不做聲；他們的茶都沒有動過。猶獨式加也靠着他的椅背，神經質地搖着。彼盾加，看見一切希望都消失了，感到像憤怒得要死的什麼，他不再小心的所爲了。父親和兒子互相瞧着，各各帶着描寫不出來的微笑。儘管用盡了他的自制力，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文再也抑制不住了。

「你最好在任何傷害還沒有做之前回去吧！」他終於說了。「是的！」

「我馬上就去。」

「等什麼？我看你要挑起口角來，但我卻不想和任何人吵嘴的。我們平平靜靜的活在這里，沒有口角也沒有衝突；你的老祖母坐在這里——無論如何，你總得替她想想。你究竟到這里來爲的是什麼，我想知道一下呢！」

「我已經告訴過你。」

「唉，如果這就是所有的一切，那你不需要找麻煩了。去吧，我的孩子！」

「喂，來個人！叫他們給少爺備馬！包好一隻燒雞，一點魚子醬，還有別的什麼……比如說，幾隻雞蛋……用紙包好來。你在這站總得有點什麼吃吃的，我的孩子，在他們喂馬的時候。上帝保佑你跑得快！」

「不，我現在還不去。我先到教堂去，請他們爲上帝的被謀殺的僕人做一次安魂祭，烏拉第米爾。」

「你的意義，是爲了那自殺的。」

「不，他是被謀殺的呀。」

父親和兒子互相瞧了一眼；他們兩個都好像準備從他們的椅子上跳起來。可見猶獨式加用了超人的努力，把他的椅子轉向着桌子。

「出格！」他幾乎說不出話來地說。「出——格——！」

「是的，被謀殺呀，」彼盾加粗魯地再說一遍。

「那麼，是誰謀殺他的呢？」猶獨式加追問，表面上依然希望他的兒子的想

頭，不至於這樣壞。

可是彼盾加一點也不害羞，非常坦白的說：

「你！」

「我？」

普爾繆萊·烏拉第米里支出乎意料的駭着。他一骨碌站起來，轉身向着彼像，開始祈禱了。

「你！你！你！」彼盾加重複地說着。

「唔，呀，謝謝上帝，祈禱了一句我總覺得安適一點！」猶獨式加說着，再次坐下桌子跟旁。「好吧，等一會兒！作爲你的父親呢，我是無需乎和你解釋什麼的，可是讓我說說！那末你以爲是我殺了伏羅頓加的啦？」

「是的，是你！」

「好吧，我却完全不以爲是這樣的呢。我想他槍殺了自己。那時候我是在這

里，在戈羅維略伏，而他却在彼得堡。那末我怎麼可以有關係呢？我怎麼可以在五百里以外殺了他的呢？」

「你真的裝做不懂麼？」

「我不懂……上帝做我的見證，我不懂。」

「誰會讓伏羅頓加一個錢也沒有？誰會停止了給他寄錢？是誰呀？」

「咳——咳——咳！可是誰叫他不聽父親的話結婚去呢？」

「什麼，是你允許他的呀！」

「誰？我麼？什麼話！我從不曾允許過！從來——從來就不曾！」

「好吧，你這里也像平日似的演着把戲。你的一個字有十種意思的：得猜它

是什麼意思！」

「我從來就不曾允許過他！他那時寫信給我說，『我要和李多乞加結婚，爸爸。』你懂得：我要，不是我請求你允許。那樣子，所以我就回信，『如果你要

結婚，結吧，我不能阻止你的。「這就是了。」

「這就是了！」彼盾加學他說。「難道這不就是允許麼？」

「正好是這個，並非呀。我是怎地說的？我說「我不能阻止你」——這就是了，但我是不是允許他結婚，這是另外一回事。他並沒有請求我的允許，他乾脆的寫道，「我要和李多乞加結婚，爸爸」——因此我也就一點也沒有說起允許的話。如果你要結婚，——結吧，祝福你！和李多乞加或者隨便你喜歡的什麼人結婚——我是不能阻止你的。」

「可是你能夠叫人挨餓的！你那時該說：「我不歡喜你這樣做，因此，雖然我不在你的中途給你一點障礙，我警告你，你以後不必依靠我的供給。」這，無論如何是很清楚的。」

「不，我決不能叫我自己這樣做。恐嚇一個成年的兒子——決不能！我的信條是不要害任何人。如果他要結婚去——讓他去——至於後果呢——這是另一回

事。他自己該已經預先看到了的——這是上帝爲什麼要給我們長個腦袋的道理。可是我並不干涉別人的事情，我的孩子。我不干預別人的事情，我也不要他們干預我的事，我不要——事實上，我拒絕他們來干預！你聽見麼，你這目無尊長的壞孩子呀？——我拒絕的！」

「隨你怎麼拒絕，你可不能夠叫每一個人住嘴。」

「似乎他還沒有悔悟，還沒有明白他觸犯了他的父親——他做了一樁傻事——很好，他爲什麼不能悔過，要求我寬恕他呢？他爲什麼不能夠說，「寬恕我，親愛的爸爸，寬恕我惱了你。」可是他不一點也不！」

「可是他的確給你寫過信；他解釋說，他已經不能生活了，他說他再也受不了了。……」

「對父親是不能用解釋的呢。總得請父親寬恕呢——這就是了。」

「他也做過。他嘗得請求你的寬恕了。他樣樣都做過——他所能做的都做過。」

「唔，即使這樣，他還是罪有應得。他只請求我寬恕過一次，知道爸爸不會寬恕他——他總得再來一次呀！」

「唉，你！……」

彼盾加忽地不搖他的椅子了，向着桌子，把兩隻手靠在上面。

「而現在是我……」他幾乎聽不見地說了。

他的面孔開始說下去。

「而現在是我……」他重複一遍，忽的歇斯特里地噉泣着。

「是誰的罪過呢……」

可是猶獨式加並沒有功夫說完他的教訓，因為在這當兒完全不能預料的物舉出現了。在剛纔所描寫過的吵嘴當中，父親和兒子兩個都像忘記了姍蓮娜。彼得羅芙娜。可是不管怎樣，在這家庭舞台上，她決非一個無關心的旁觀者。正相

度，一眼看去，就可以發見在她內心已經有了很不尋常的什麼物事，也許是可以說這樣的時間已經到了，她自己一生的意義忽地以可驚的真實出現在她的眼前。她的面孔變得更加活躍，她的眼睛閃着光，張得開開，她的嘴唇動着好像要說些什麼似的。忽地，就在彼盾加一下子歇斯特里的暖泣的其時，她沉重地從她的安樂椅上站起來，伸出了手臂，指着猶獨式加，於是從她那里爆發了一聲響亮的叫喊：

『我——吼——咒——你——！』

四、甥女

猶獨式加到底沒有給錢給彼盾加，雖然作爲一個好的父親，當他離開的時候，把一些燒雞，牛肉和蛋糕塞進他的馬車。並且，儘管刮着風霜，他依舊走到門前的台階，看看他的兒子離開，問他是否舒服，問他的腿是否已經好好的紮好，回到屋子裏的時候，對着窗劃了好幾次十字，對着載彼盾加去了的馬車遙送。

他的祝福。總之是，他合適的地實行了一個父親所應該做的一切禮儀。

「唉唉，彼盾加，」他說，「你是個很壞的頑皮兒子呀！想想看你怎麼把自己混入這樣的糊塗里呢……唉唉唉！你可能無憂無慮的過活，平平靜靜的和你的爸爸和老祖母在一起，別人會這樣想的——可是並不！這還不夠好麼！」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我可以隨我意思做事的！」這就是你自己的好打算底結果啦！可怕呀！」

可是，他說着的時候，他的木頭似的面孔，沒有一根筋肉是動過一動的，他的聲音也沒有一個字可以向這蕩子貢獻什麼意見的。自然也沒有人聽見他的話，因為屋子裏唯一的人就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她，受過了她剛纔所經驗的打擊，好像一下子失掉了她的一切活力，只是打開了她的嘴巴坐在茶炊的旁邊，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見。

生活是像先前一樣的繼續着，充滿了閒談與無窮無盡的話語……

和彼盾加的希望正好相反，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很是安然地忍受了他的母親的咀咒，絕對沒有離開過剛才所決定的一根頭髮的寬度，這決定，是他心下經常準備好了的，真的他面孔也稍為有點發青，急急跑到母親跟前，嚷着，『媽媽！親愛的！你說什麼呀！你安靜點，親愛的！只要上帝願望，一切都會好的。』

但這幾句話，與其說是表示他自己的心焦，還不如說是表示他母親的心焦。綢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發作是這樣的突然，以致於猶獨式加甚至不曾想起要裝做嚇死了的樣子。就在上一天，媽媽對他還是好端端的，和葉芙柏拉克西雅說笑話，捉呆子——因此，這顯然是一時的變幻，並沒有『真實』的和有意的成份。他當然非常害怕他母親的咀咒，可是他心目中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他的空想為自己繪下了它整個的 *Miscellaneous Scene (1)*：神像、點着了的蠟燭、媽媽站在屋

(一) 法國話，原指舞台佈景服裝等一切而說；這裏等於『全景』的意思。——譯者

子當中、一個暗黑、恐怖的面孔……咀咒着他！然後是打雷，蠟燭熄了，穹空裂成兩部分，黑暗遮蓋了大地，耶和華的狂怒的臉孔在天上的雲間底閃電裏出現了。可是因爲剛才發生的並沒有一點兒是屬於這一類的，那該只是媽媽個人的怪想，一下子的空想——就這樣而已。而「老實」說她也並沒有咀咒他的環境，因爲最近他們之間引起吵嘴的一點藉口也沒有，自從他懷疑那輛馬車是不是真的屬於她的以來（猶獨式加對自己承認，那時候他是罪有應得，而且值得咀咒的）有過多少的物事呢！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却退讓了，猶獨式加呢也只有想着親愛的好媽媽的安適。

317

「老婦人變得很弱了，很弱了！她有時連自己也忘記了的！」他重又對自己保證。那可愛的東西坐下來玩「捉呆子」——一會兒呢，她又已經打瞌睡了！——只能說，他對於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健康很是關心。他還沒有準備忘掉她；他還沒有仔細的考慮過，也不會做過必要的計算：媽媽離開杜布羅維諾的時

候有多少存款，到現在會有多少利息，她大約用了多少，又存了若干。一句話，他還沒有弄清楚一大串的瑣屑事情，這常常使他感到很是不利的。

「她的身體還好！」他安慰他自己。「可是她斷不會花光她的錢才那個的；她怎麼可以呢！她分家的時候，她還有很大的一筆存款。她可能把一部分轉入孤兒傭的賬去——可是不會的，她不會給她們很多的！她一定有錢的！」

但因為這些沉思還沒有嚴重的表現，所以在他的心裏還不曾留下永久的痕跡。他每天有好多瑣事去做，以至於如果不是必須的話，決不想增加他的負擔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老是把事情攔開，只有在咒咒的這一次突如其來的插曲之後，他纔以為是要開首了。

但災禍來得比他所想的還要快。彼盾加離開的第二天，姻連娜·彼得羅芙娜回到波哥勒爾加，就再也不來戈羅維略伏了。她整個月頭是在完全的孤獨中過去的，關在屋子裏，幾乎和她的用人們一句話也不交談，早上起了身之後，她就坐

下來，習慣地，靠近她的寫字桌，也是習慣地，開始玩紙牌，還沒有玩完一場，就完全靜靜的坐着，她的眼睛釘着窗口。人類心胸的內在的秘密底最優秀的解釋者，也不能夠發現她想的是什麼，或者她究竟是不是在想什麼。好像她要回憶什麼——比如說，回憶她是怎地來到這地方。在這四道牆壁之內——卻又想不出似的。爲她的沉默嚇驚了的亞菲雷式加倫進了屋子，整理了一下她用來支持着的枕頭，試試和她談話，可是得回來的只是單音節的不耐煩的答語。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曾到波哥勒爾加來過兩三次；他邀請媽媽到戈羅維略伏去，用了麝香、美味的小鱈魚，以及他所有的別的享用來燃熾她的幻像，可是她對於他的一切提議，只是謎樣的笑了笑。

有一天早上，她要像平時一樣的起身，可是起不起來，她並沒有意識到任何痛苦，並沒有什麼不妥當，祇是起不了身來。她一點也不被這種遭遇所紛擾，好像這就是其間最尋常的事物一般。只是在前一天，她還可以靠着桌子坐下來，還

320
可以走路的——而現在她躺在床上一『生病』了。她在床上感到更舒服。可是亞非苗式加駭倒了，沒有對她的女主人說一聲，就打發了人去找普爾輝萊。烏拉第米
畢支。

猶獨式加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是相當的惡化了。他仔細地詢問僕人們，媽媽吃了些什麼，是不是吃得太多了，可是回答說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在過去一個月里很少吃什麼，而在昨天起就簡直不要吃了。猶獨式加適當的悲哀了一下，在去看看媽媽之前，先在女僕室里的火爐邊暖了暖自己，這是一個好兒子的模樣呵，不要把冷空氣送進病人的房間。同時他立即開始了種種的佈置：他對於死亡是有着極其不可思議的敏感的。他問了牧師是否在家，以便在緊急的場合下馬上要人把他叫來，打聽了媽媽的文件箱放在那里，是不是加了鎖，所有一切都滿意了之後，纔把廚子叫來，吩咐了弄午餐。

『我不要吃太多！』他說。『你還有一隻鷄鴨之類麼？給我一個小鷄湯吧！』

也許有什麼鹹肉——那就隨便弄一塊給我。還有一小片燻牛肉或者什麼——這就夠得很了！」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仰天臥着，張開了嘴巴，沉重的呼吸着。她的眼睛張得開開；一條手臂從兔皮氈子下面伸了出來，露在空中。她顯然已經聽到她的兒子到來的聲音了，也許她竟聽見他發命令的聲音。窗幔都落了下來，所以屋子是在半黑暗的狀態里。兩盞神燈的燈芯已經燒完了，可以聽見它們到達水面時克勒克勒的響着。空氣很壞，暖房子用的爐子，點燈的油氣，以及病房的氣味，使這地方難以忍受的窒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穿了皮靴，像一條蝸子似的溜到他的母親的床前；他的高高的瘦瘦的體格，神秘的在微弱的燈光里移動着。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帶着恐怖或者帶着驚訝瞧着他，於是縮做一團，鑽到氈子裏去了。

「是我，媽媽，」他說。「唉，你今天簡直很不舒服了！唉唉！難怪我昨天夜里老是睡不着。我很不安呢，自己想，我該去看看波哥勒爾加的朋友們怎麼樣

啦！我今天早上爬起來，就馬上吩咐備了一輛兩隻馬的車子——就到了這里！」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親暱的在說着，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沒有回答，好像在氈子里越發縮成一團了。

「上帝保佑你快點復原，媽媽！」猶獨式加繼續着。「惟一的事情是不要害怕，爬起身來，在屋子裏面急急的走一轉！像這樣子！」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從他的椅子站了起來，做給她看究竟什麼叫做急急的走一轉。

「等一等，讓我掛起窗幔，瞧一瞧你呀！唔，你的面色好極了，親愛的！你只須鼓舞起來，祈禱一下，振作起來——你就簡直可以去跳舞去的，這里，我給你帶來了一點聖水——喝一點呀！」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從他的口袋裏掏出一個瓶子。在桌子上找到了一個玻璃酒杯，瀉出了一點水，就給病人遞過去。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竭力要抬起她

的頭，可是抬不起來。

「叫那兩個女孩子來……」她呻吟着。

「什麼，你叫那兩個女孩子！媽媽，媽媽！你怎麼一下子胆怯起來呢？你有一點兒不舒服，也不要失掉你的勇氣呀！我們都會做得妥當的，我們會寫封信給她們，一切都會在適當的時候做的！不要忙，你知道：我們前面還有好幾年呢！而且也是極好過的年頭呢！夏天到了的時候，我們一同到樹林裏去檢香菌，檢醬果，和野梅呀！或者我們坐車到杜布羅維諾去捉鯉魚去：我們駕了那頭老斑馬，的的得得的坐在長長的德羅戈基（一）里，舒舒服服的玩去！」

「叫那兩個女孩子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怪可憐地再說一遍。

「她們馬上就來的……」不要着急，我們誰都叫來的，我們都在這里。我

（一）很低的四輪馬車。

——譯者

們時要圍在你身邊——你是母雞，我們是小雞……啾啾！如果你乖乖，你要什麼都有的是。可是乖乖不生病呢！這你是很頑皮的了……唉唉！你要給我做個模樣，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呀！這是不好玩的，親愛的！絕對不好玩！

可是儘管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拚命的用他的說笑來振作親愛的好媽媽的精神，她也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變得弱了。他們到鎮里請了個醫生，當那病人好像很悲哀，老是要叫那些女孩子的時候，猶獨式加寫了封信給安甯加和盧賓加，把她們的行為和他自己的比較了一番，把他自己叫做「基督徒」，她們——「忘恩負義的」。醫生夜里趕到，但已經太遲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像俗語說的，一天工夫就合攏了。大約在早上四點鐘的時候，開始了最後的喘氣，六點鐘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跪在他母親的床前哭着：

「媽媽！親愛的！祝福我！」

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聽不見。她的眼得大大的眼睛黯然地注視着空間，

好像她竭力了解而又不能夠了解似的。

猶獨式加也不懂得。他不懂得在他的眼前打開着的墓穴，帶去了他在人類的世界上最後的一環，這是最後一個他能夠和她分享着，填充着他的泥土的生物，他不懂得從此以後，找不到出路的泥土，會聚集起來，一直到它使他停止了呼吸的最後。

325

由於他不日歡喜無事忙，他自己就忙於喪禮的無數的小事。他舉行了安魂祭，吩咐安魂彌撒要做四十天，和牧師談話，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然後輕輕走進那婦人遺體所停放的餐室，劃了個十字，眼睛仰望着天空，或者半夜起身，二點聲音也沒有的走到門前，傾聽單調的誦經。他愉快他吃驚於做過這一切之後，一點也沒有叫他額外消費，因為姻連娜·彼得羅芙娜在生前已經撥出一筆專門的款項準備做她的喪事，並且非常詳盡地指出要用多少錢，怎樣用法。

葬了他的母親之後，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立刻開始把她的事情整理。壽

出了她的文件之後，他發見至少有十張不同的遺囑（其中一張她把他叫做『不孝的』），這都是在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還是很紅的主婦時代所寫的，並且卻沒有經過正式的法定手續，猶獨式加非常喜歡的是，他無需硬說他自己是他的母親的遺產唯一的合法承繼人。包括一萬五千盧布以及一些物產，這包含那衆所週知的曾經一度在母子之間引起過爭端的馬車。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把她的賬目和那兩個女孩子的賬目分開，因此這份遺產可以一眼就看見那些屬於她，那些屬於她們。猶獨式加證明他是承繼人，密封了關於孤兒倆的莊園的文件，然後把他的母親的很少的衣裳分給了僕人。他把清單上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放在自己項下的一輛馬車和兩條牛送回戈羅維略伏，做完了最後一次安魂祭之禮就回去了。

一等主人回來，他對齊集在前門送行的僕人說。『如果她們回來的話——歡迎她們；如果她們不回來，那是她們自己的事情了。我，在我這一方面，已經盡了我的份內所能做的；我已經把她們的賬目整理清楚，什麼也沒隱蔽，也沒有

遺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當着大家面前做的。我的母親的存款照法律是屬於我的；我送回戈羅維略伏的一輛馬車和兩條牛，照法理也是我的。也許我還有什麼留在這裏的，可是我不在乎了；上帝告訴我們要對孤兒布施。失掉母親，在我是很遺憾的，她是一個仁慈的，有頭有腦的老閨秀呵！在這里她會想及你們，她的僕人們，並且把她的衣裳留給你們。唉，媽媽，媽媽呀！你怎麼——親愛的——要離開我們呀，可是因為這該是上帝所喜歡的，我們就必須服從他的聖命。只要你的靈魂安息，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個墓穴之後，很快就來了第二個。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對於他的兒子的命運真正有什麼情感，這是很不容易說的。他沒有接到任何人的一封信或一張紙條，因此關於彼盾加的事件，他什麼也不知道，而且究竟他想知道也還是一個疑問。一般地說，他是這樣的一個男人：他的主要的關心是避免麻煩，而且他深深的落到最卑劣的屬於自衛的關心底陷彊里，以至於他的存在並無留下任

何的痕跡。世界上有着好多這樣的人。他們都過着孤立的生活，不曉得怎樣使自己去和任何的同事聯起來，並且也不想這樣做；他們只是一天一天的活下去，終於像雨點落在水上似的消失了。他們沒有朋友，因為友誼包含着共同的利益；他們和業務上的同事毫無關係，因為他們的靈魂，甚至對於官僚的官樣文章底奄奄一息的世界，也還是過於死氣沉沉了。普爾輝萊·烏拉弟米里文曾經在一個樹關里混了那麼三十個年頭，一朝引退，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回事。

因此關於他的兒子的命運，他是知道得最後的一個人，其時這消息早已在他的僕人中間傳播了。可是即使那時候，他還裝做一點也不知道似的，因之，當葉美柏拉克西雅有一天大胆提出了彼盾加的名字時，猶獨式加回她揮着手，說：

『不，不，不！我不知道，我沒有聽說過，我也不要聽！我不知道他的醜靜的事情。』

可是終於他不能不曉得這個消息了。彼盾加來了一封信，說他快要到一個從

遠的省份去了，他問他的爸爸是不是依舊每月給他寄錢。這之後一整天，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真是手足無措；他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悄悄的溜進神像室，劃個十字，嘆了口氣。將近傍晚，他面對着這任務，就只得寫了下面的信：

『我的犯罪兒子彼得！』

當作一個法人來看，他的責任是尊重法律，這我就應該不覆你的信。可是作為一個父親，他也還分得了人類的弱點，這樣我就不能夠，從同情心上說，不能夠拒絕對一個由於自己的過失把自己牽入罪惡的漩渦里去的孩子！給予忠告的。因此之故，我在這里簡潔表達我對此事的意見。你所受的罪罰是很嚴厲的，但你卻完全罪有應得——這是第一點，也是主要的意思，這你在新的生活中決不能把它忘掉的。至於你的放縱的習慣，你必須全部忘記，因為在你的境遇中，這只能是對你的一種刺激，終於使你悔恨。你已經嘗過自負的苦累了——現在去嘗嘗謙遜之果的味道吧，特別是在未來你什麼也沒有

有的當兒。決不要對你的懲罰有所竊議，因為官方不但並非責罰你，而僅是供給給你以改造你的性格底工具。你應該對此感恩，啓發你的力量去補償你的行爲——你必須不斷的想起這個，而不是想着華貴的生活，我從不曾沉醉於這樣的生活里，雖然我也不曾觸犯過法律。傾聽理智的聲音，做一個新人呀，完全新的再生的人呀！滿足於你上司在他們的苦心中以爲是適合於給你做的東西。我這一方面呢，將向所有祝福的給與者祈禱：把謙遜和堅忍降給你，正在我寫這幾行的那一天，我到教堂去過，熱心的爲這祈禱。我祝福你走上新的道路。

你的憤激的卻依然愛你的父親

普爾輝萊·戈羅維路夫

故事並沒有說這封信到底有沒有到達彼盾加；他被送去西伯利亞之後一個月，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接到正式通知說他的兒子並沒有到達指定地點就生

了病，並且在中途的一間醫院里死了。

猶獨式加現在是孤零零的活在這個世界了；可是在這自熱的時期里，他並沒有想到，在這一次新的損失之後，他是整個的孤獨了，他留下來的就祇有空談。這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死後不久，當他完全埋頭於核賬和計算的時候發生的。他核過她的賬，核算着每一分錢，並且指出它和孤兒傭的錢的關聯——如他所說，不想失掉屬於他自己的物事，也不想奪取並非他自己的東西，在所有的進行中，他從來不曾問過他這樣做是爲了什麼，誰會享受他的勞動的果實？從朝到晚，他在他的寫字桌上勞碌着，一邊批評他的母親的做法，一邊沉醉在空想中；他是這樣的忙碌，使他漸漸的連自己的莊園的賬目也忽略過去了。

331

屋子里一切都沉到寂靜中了。時常甯願把時間消磨在他們自己的角落里的僕人們，簡直把這屋子整個的弄得渺無人煙了，即使當他們進來的時候，也是蹣手蹣腳的，低聲的說着話語。這間屋子和它的主人，好像是遭逢劫數了；有些什麼

下意識地喚起一種迷信的恐慌。在猶獨式加的存在上頭所懸着的黑暗，命定着這天比一天的愈來愈黑暗了。

×

×

×

在大齋節中，當戲院關了門的時候，安甯加回到戈羅維略伏來，並且說盧賓加之所以不能同她一道回來的原故，是因為她若干時候以前簽了一張合同，要在整個大齋節中到羅姆尼、衣西烏姆、克里門楚格、這些個地方去開音樂會去，唱她所有的音樂節目。

安甯加做了女伶不久，就已經相當的長成了。她不再是一個天真的、貧血的、有點無精打采的姑娘了。從前在杜布羅維諾和在波哥勒爾加，是那樣無目的的由這間屋子跑到那間屋子，笨拙地搖幌着她的身子，自己對自己唱着歌曲。她的性格現在已經很完成了。她的態度很是落落大方，人只要見她一面，就可以毫不錯誤地說她決不會窮於應付的，她的樣子也變了，並且給了普爾輝萊·烏拉第

米里支頗爲愉快的驚訝。他看見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高高的，身材很好的婦人，發育得很好，胸脯，一束可愛的暗金色的頭髮，垂到她的頸額，這是一個顯然完全覺得自己可以做 *Belle Helene* (一) 所有的軍官要再三讚嘆的婦人。她到戈羅維略伏是在大清早，——立即就退到一個私室里，在早餐時卻穿上了一件有着沙沙作響的，她非常熟習地在餐室的椅子中間操縱着的長尾底極其好看的絲長袍。雖然猶獨式加最愛的是他的上帝，卻也不能阻止他愛好一切漂亮的女性，尤其是如果她們長得較爲豐滿的話。因此他首先祝福了安甯加，於是從容地吻了她的兩邊的面頰，這樣做時，對她的胸脯投下了那樣奇異的不敢正視的眼光，以至於連安甯加也對自己笑了一笑。

他們坐下來吃早餐；安甯加舉起了兩隻臂膊，伸了伸腰。

(一) 法國話：美麗的海倫。

——譯者

「這里真灰暗得可怕呀，舅舅！」她開始了，輕輕的打個呵欠。

「什麼！你還沒有走過一遍就說它灰暗麼！和我們住一下子，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你畢竟可以看到快活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回答，眼中閃着油一樣的光彩。

「不，好沒趣味！這里有的什麼？周圍是雪，鄰舍都沒有……你附近有外國人在駐紮麼，有沒有？」

「有的，我們也有鄰人的呢。雖然說老實話，這對於我一點也沒有興趣。可是假如……」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瞧了她一眼，卻沒有說完他的話。也許他是故意的中斷了的，心想引起她的女性的好奇心；在任何情形都是一樣的，幾乎不能了解的微笑掠過她的面孔。她靠着椅子，頗為注意地瞧着葉芙柏拉克西雅，她正在攪乾玻璃杯子。她的頰漲紅了，老是從她的眉下用她的大大的無神的眼睛盯着安甯

加。

『這是我的新管家，做事情做得非常不錯！』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說。
安雷加輕輕的點了點頭，就開始哼着：『唉唉！唉唉！
que j'aime……que j'aime……
Ies mille-mille-mille-taies。』(1)『這樣哼時下意識的扭動着她的嘴唇。

靜寂。猶獨式加，柔柔地垂下他的眼睛，慢慢的暖着他的茶。

『灰暗得可怕！』安雷加再嘆了。

『又是灰暗！你祇能說這樣的一句麼！等下子，和我借住一會兒，……我
們馬上可以給你準備車子——你可以隨心所欲的玩去。』

『舅舅，你為什麼不做輕騎兵？』

(1) 法蘭語：『我愛，我愛軍官們。』

——譯者

「因為，我親愛的，每一個人都由上帝指定了他的任務。這個做輕騎兵，另外一個——做官，第三個——商人，第四個——……！」

「噢，對了，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我忘了！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可不是麼？」

「是呀，他安排的！這沒有什麼好笑，親愛的。你知道福音書是怎麼說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意旨……！」

「那不是說頭髮的麼？是的，我也懂得。可是困難是；目前每一個人都戴了假髮，我想這倒是沒有說到的。順便說說，舅舅；你看我的頭髮多麼可愛！是不是很漂亮？」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走近她（爲了一種什麼原故是用腳指尖走的），把她的頭髮握在手里。葉芙柏拉克西雅的身子向前傾着，沒有放下她的茶碟子，牙齒還咬着一片糖，問道：

「是個希龍（一）麼？我以爲？」

「不，不是希農（一），是我自己的頭髮。我什麼時候把它放下來給你看看？
真真？」

「是的，漂亮的頭髮！」猶獨式加幾乎在一種不愉快的訕笑里讚了一句；可是記起了對於這樣的誘惑確實應該給與譴責的，他便加上去說：「唉唉，你這鮮豔！你只是想著漂亮的頭髮和美麗的衣裳，你就不問一點正經事？」

「噫，是的，婆婆的事！她死了，是不是？」

「她過身了，親愛的！那是死得多麼好呵！那樣平靜地，誰也聽不見地去了的。這自然是她的塵世底生命的一個基督徒式的結局呢！她想起每一個人，祝福

（一）「希農」Cénon是法國話，「假髻子」的意思，這裏葉茨柏拉克西德

因爲淺學的原故，把它說成「希龍」了。——譯者

了我們大家。叫來了一個僧正。做了聖禮……她覺得是那麼完滿地，那麼完滿地安息了！她親口這樣說的，親愛的——一下子她開始嘆了口氣。她嘆了一次兩次三次——再也沒有了！」

猶獨武加起了身，對着神像，合起手來祈禱。眼淚真的充滿了他的眼睛；他扯了這樣的一個動人的謊話！可是安甯加顯然不屬於傷感的那一類。真的，她沉思了好一會兒，但這是爲了完全另外一個原故的。

「你記得嗎，舅舅，」她說，「我們小的時候她是怎樣的喂我的姊妹和我吃牛乳的呢……她那時候好得很……但她什麼時候還是有錢的呢？」

「唔，唔，你不要提舊事了！喂你吃牛乳，可是看你已經長得多麼大的一個女郎了，祝福你！你要上她的墓去麼？」

「好的，我們去吧。」

「只是你要知道：最好先將你自己弄乾淨點！」

「你這是什麼意思……弄乾淨我自己？」

「唔，畢竟是，你知道……你是個女伶呀。你想你的婆婆是不是喜歡這個的呢？因此在上墳之前，你最好聽一回彌撒，弄乾淨一下。我明天吩咐早點做彌撒，這之後你就可以去了。」

儘管猶獨式的提議是很愚蠢的，但安甯加倒也惶恐了一會兒。可是這之後她生氣起來，尖聲的說：

「不，我就這樣去……筆直的去。」

「我不知道，隨你歡喜吧。可是我的勸告是，讓我們明天去聽彌撒，然後用早餐，然後備一對馬兒，一架有蓬的車子，然後一同坐車到那兒去。你可以弄乾淨了，而你的祖母的靈魂……」

「你是多麼愚蠢呀，舅舅！你說的是出格的廢料，卻還在說個不休！」

「噢，不中你的意，是吧？好，你該寬恕我——我是一個坦白地說話的人！」

我不歡喜扯謊。我對別人說真心話，也準備聽別人的真心話。有的時候是並不願意的，味道苦極了——可是也得去聽。該要聽的，因為這是真心話——是呀，親愛的——和我們住一下子，照我們的生活方式——你就全知道比之拿了一個六絃琴從這個市集走到那個市集好得多了。」

「你在說什麼——拿了一個六絃琴！」

「唔，什麼都一樣的：拿了一個羯鼓，也許是。可是先就罵了我，說我愚蠢，而像我這樣的一個老頭子，惟一合拍的，是要告訴你真心話。」

「很好，就算是真心話吧，我們別談它，請你告訴我，祖母有留下什麼財產麼？」

「當然啦！可是有決定的繼承人去繼承了。」

「那就是你……唔，這就更好。她是葬在這里，在戈羅維路伏麼？」

「不，在她的教區，波哥勒爾加附近。這是她自己要的。」

『那麼我去吧。我可以借這里的幾匹馬麼，舅舅？』

『爲什麼借呢？我們自己有的是馬呀。你可不是個陌生客人，你知道！你是我的甥女兒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說着，笑得像個要好的家屬了。『三輛有蓬的車子……兩匹馬。我不是個窮鬼呀，多謝上帝！我不如同你一道去？我們可以上墳頭，然後到波哥勒區加去。我們巡視一番，把事情考慮一下，然後整個的好好商量一會……你有的是一片很好的小田莊呀，你知道：有很優秀的特點的！』

『不，我還不如自己去……爲什麼要麻煩你呢。順便問一聲，彼盾加也死了麼，是不是？』

341
『他死了，親愛的，是的呀，彼盾加也死去了。一方面我替他可惜，可惜到我能夠哭起來；可是在另一方面——這是他自己的過失。他老是不尊敬他的父親——因此上帝責罰了他！上帝以他的智慧擺佈的一切，我們是沒有法子變

更的。」

「自然啦，我們不能把它變更的。可是我老是想，舅舅，你怎麼會不害怕活下去的呢？」

「但我爲什麼要害怕呢？看，我周圍是有多少的恩惠呢？『猶獨式加勸了他的手，指着神像。』這裏有的是恩惠，在我的書室里，和我的神像室里是一個道地的樂園！你看見我有多少保衛我的人呢。」

「可是即使這樣；——你也經常是孤零零的呀……這多可怕！」

「如果我覺得有點不寒而慄，那麼我跪下來祈禱——這馬上使我復了原。而且有什麼可以怕的呢？白天里有的是亮光，夜里我在每一間屋子里都點起了神燈。從外邊看起來，還以爲屋子里開跳舞會呢。跳舞會呀，真的！我們的庇祐者和上帝的神靈——這些都和我作伴！」

「你可知道，彼盾加在他死前曾給我們寫信呢。」

「唔，你們是他的親戚呀！至少他還沒有失掉所有的家庭的情戚，這是一樁好事呢。」

「是的，他曾給我們寫信。是在審判之後，被判決的時候。他說他打紙牌輸了三千盧布，說你不肯給他這筆錢。你是有錢的呀，舅舅，是不是？」

「計算別人袋里的錢，倒是很容易的，親愛的。有時我們以爲一個人簡直是在黃金里打滾，可是如果細心的看一下，他的錢只夠買燈油和一枝供神的蠟燭罷了——甚至這也不是他自己的錢，而是上帝的！」

「唔，在這個場合我們倒是比你有錢的。我們捐了一些，叫我們的紳士朋友們也捐了一些——我們一共湊足了六百盧布，寄了給他。」

「什麼「紳士朋友們」？」

「唉，舅舅！我們是女伶呀，你知道！你剛纔不是要我「弄乾淨自己」的

麼？」

「你這樣子的說法我不中意！」

「好，沒關係。隨你中意不中意，可是做了的終歸不能不做。照你的說法，這也是從上帝那里來的！」

「只是不要冒瀆，隨你做什麼。你可以隨你喜歡亂說可是……我不許你冒瀆！你把錢寄到什麼地方去？」

「我記不起來了，寄到一個很小的市集……地址是他給的。」

「這就奇怪了。如果他收到了錢，他死了我總可以得回來的！他不會一下子花光的呀！我一點不知道，我什麼也沒有收到過。我想那些該死的守衛兵私自藏起來了！」

「噢，我們並不是想要回來的——我祇是隨便提一提罷了。可是隨你歡喜怎麼說吧，舅舅，一個人因了三千盧布喪命，總歸是很可怕的呢！」

「可是那時卻並不是因了三千盧布。我們只以為是這樣原因，老是說着，」

三千呀，三千呀！可是上帝……」

猶獨式加正要說到題，剛開始仔細解釋上帝怎樣……智慧……看不見的本
式……以及諸如此類如此這般。可是安甯加很不合禮地打了一個呵欠，說：

「這里灰暗得可怕呀，舅舅！」

這一回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真的感到侮辱了，就一聲也不響。他們並排的在餐室里踱來踱去，踱了好一會，安甯加打了呵欠，在每一個角落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劃了個十字。終於他們聽說是車子已經備好了，據着就是送走家人那一幕的喜劇。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穿上他的大衣，出到門前的台階上，吻了吻安甯加，向僕人叱喝着「小心你是不是把她的腿裹得好好」或者「你確實帶了糖麥奶麼？千萬不要忘記！」於是他在空中劃了個十字。

395
安甯加去到他祖母的墳頭，請牧師舉行了一個安魂禮，當合唱隊悲哀地唱出了「永久的記憶」時，她哭了。周圍都是悲鬱的環境。狗窺窺。彼得羅芙娜葬在

那里的教堂是一個很窮的教堂，好些地方牆壁上的灰水都已剝落，現出下面砌磚的補洞；鐘聲是黯淡、含混的聲音；牧師的袈裟已經破爛了；教堂的院子給蓋着一層厚厚的雪，要走到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墓頭，就先得把它剝起；還沒有墓碑，只有一個平凡的白十字架，那上面連什麼也沒有寫。教堂是孤零零的建在那里的，附近沒有一個村子；牧師的執事的，茅棚因為太舊而變黑了，都擠在教堂的旁邊，周圍是一片淒涼的冰雪的荒原，在冰上的好些地方有幾枝乾了的蕓薹。強烈的三月底風在刮着，吹開了牧師的袈裟，把歌唱的聲音帶走了。

「誰想得到呢，小姐，這里最有錢的地主會在這樣卑賤的十字架下面，在我們這窮教堂旁邊安息呢！」做完了安魂祭，牧師這樣說。

聽了這句話，安甯加重又哭了。她回想起那麼一句詩文「一個棺材停在盛宴的院子裏」，她的淚水又流着流着了。於是她跑到牧師的小屋去，和他的妻談了一會，喝一杯茶，重又記起了「人人都看見那蒼白的死神」——於是長久地凝望着

地嚎哭起來。

關於她到來的消息，並沒有通知波哥勒爾加，屋子還不會生暖。沒有把她的皮衣脫下，安甯加在屋子里穿來穿去，只是在她的祖母的臥室中和在神像室里停了一會兒。綢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床上依舊有一床有很多油蹟的被，以及幾個沒有套子的枕頭，幾張紙橫七豎八的放在寫字桌上；地板沒有刷過，什麼東西都蓋上了很厚的一層灰塵。安甯加坐在她祖母的靠椅里，沉到思慮中。起先，她的過去底回憶湧現在她的心頭；然後是換上了目前的形象，記憶是斷片的，很快的閃了過去；目前的形象有着更大的活躍。自從她渴望自由，並且把波哥勒爾加當作一個可憎的地方到現在，並沒有多久呀——而現在她的心卻忽地充滿痛苦的憶想，要在她所會憎惡的地方上生活一下。這地方是灰暗的，不舒服的，沒有吸引力的，但它卻是安靜的，安靜得在宅周圍的一切也許都已經死了一樣。有着充分的空氣和空間；田野一直伸展到遠方，她覺得她跑到那里去——沒有目的的，頭

也不回的跑去，只是要更深地呼吸一下，使自己的心懷再次燃燒起來。在那兒，就是她剛纔離開了而且必須回轉去的那半游牧似的環境中——等着她的是什麼東西呢？她會從那里帶走了些什麼呢？只是這些記憶：惡臭的旅館，從餐室和彈子間傳出來的不斷的吵聲，不修邊幅的沒有洗臉的侍者，在一個透風的半黑的舞臺上的演習，四邊是些油漆的佈景，觸一觸就得作嘔，在寒冷當中在潮濕裏……就是這一切！然後是軍官、律師、調笑的話語，空了的酒瓶，漲滿了酒的桌布，抽煙的雲霧，以及吵鬧、吵鬧、吵鬧！他們對她說話的方式呀！他們觸摸她的無恥的方式呀！尤其是那一個男人，紅眼皮、大束鬍子、喝酒喝得嘶啞的聲音，以及馬廐一樣的惡臭……唉，他對她說什麼呀！安甯加真的被這記憶所搖震了，閉上了她的眼睛，恢復過來的時候，她嘆息了一口氣，就走進神像室去。在架子上留下很少的幾個神像——只剩下幾個毫無疑問地屬於她的母親的。猶獨式加，當作媧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繼承人，把所有屬於她的神像都搬到戈羅維路伏去了。在

神像架上留下來的空位置，看起來好像瞎了的眼睛一樣。神燈呢也是沒有的——猶獨式加全都拿去了；只是幾枝黃色的蠟燭寂寞的黏在金屬的燭台上。

「他連這燭台也要拿去的，老是問它是不是你母親的嫁奩呢。」

「好吧，他大可以拿去的。告訴我，亞非苗式加——婆婆在死前是不是很壞了？」

「不是的；她躺在床上才不過兩天。她好像是惱死。她沒有生什麼病，也不見得有過什麼。她簡直不能夠說話，除了有一兩次問起你和你的姊妹。」

「那麼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把神像拿去的了？」

「是的，他拿去。他說那是他媽媽的神像。他也拿掉那輛車子和兩條牛。他一定從你祖母的文件里看出來，那不是你的，卻是她。他也要奪去四匹馬，可是非杜里支不讓他要。」這是我們的馬，「他說，「這從來就是屬於波哥勒爾加的，」——因此他不敢拿去。」

安甯加在院子走了一遍，走進那些附屬的小屋子，走進打穀場，和牛舍。她的『勞動資本』——大約二十條瘦弱的牛，三匹馬——在一堆肥料中間站着。她還要了些麵包，說，『我來付賬，』每一條牛給了一片。於是打雜的請她進了小屋子，在那里的桌子上已經放好了瓶牛乳，一條剛生下來的小牛安放在火爐旁邊的角落裏，前面攔着一些低低的木柵。安甯加喝了點牛乳，便跑到小牛前面，天真爛漫的吻了吻它。可是她立即禁不住作嘔的揩了她的嘴唇，說這小牛的面孔是可怕極了，全都濕透了，而且膠黏黏的。終於她從她的錢袋里掏出三張黃色的票子，送給僕人們，然後就準備離開了。

『你正要進行什麼東西呢？』她在踏進馬車之前，問那老頭菲杜里支，作爲管家的他，護送着那青年的女主人，他的臂膊交叉在他的胸前。

『什麼進行呢！我們只是活着罷了，』菲杜里支回答。安甯加重又覺得憂鬱了；她感到在他的話中有着的一種諷刺。她靜靜坐了一會兒，便嘆了一口氣說：

「唔，再見！」

「我們還以為你回來和我們一起生活呢！」菲杜里支說。

「不……有什麼好！沒有關係的……你呆下去吧！」

淚水再一次從她的眼睛淌下來，每一個人也都在哭着。這總歸是太奇怪了。她以為這裡她是無所惋惜的，這裡她想不起一件可愛的東西，但她卻在哭着哩。別的人也一樣：除了最普通幾句問答以外，什麼都沒有說過，可是所有的人一下子感到了憂鬱，「難過」。他們幫着她進了車子，把她安置好了，然後深深的嘆口氣，所有的人呵。

「祝你好運氣！」當馬車開動的時候，他聽見在她後面的叫聲。

她走過教堂的院子的時候，她叫馬夫停下來，獨自個兒沿着已經清了雪的到墳頭的小路走着。差不多全黑下來，教堂的小屋里都已點上了燈火。她沒有哭；只是一隻手靠着那紀念的十字架，往復的搖幌着身子。她並沒有想起某一件傳

西，她不能夠把任何一定的思想變成話語，可是她覺得窘了，完全的窘住了，不是想着她的祖母，而是想着她自己。她站在那里，下意識的往復的搖幌了約莫十五分鐘，一下子她幻想起盧賓加，她在這時候也許是在愉快的一羣中，在克里門楚格附近唱着歌吧；

『 Ah ! Ah ! que j'aime, que j'aime ! 』

Que j'aime les hills—hills—hills—taïres ! 』

（唉！唉，我愛呀！我愛呀！）

我愛這些軍官，軍官呀！）

她幾乎支持不住了。跑到車子那里，她踏上去，告訴馬夫拚命的快快趕回戈羅維略伏。

安甯加受傷地靜默地回到她舅舅面前。可是這並沒有妨礙她感到肚子餓（在激動中她的舅舅甚至連一隻小雞也沒有給她帶在身旁呢），她看見桌子已經準備

了用茶的時候，她倒是滿高興的。普爾禪菜·烏拉第米里支自然立刻就開始了談話：

「唔，你已經去過麼？」

「是的；去過了。」

「你在墳前有所禱麼？沒做安魂祭麼？」

「有的，做過了。」

「那末牧師在家了？」

「當然在啦。我怎麼可以找別的人做安魂祭呢？」

「對，對……那兩個侍者呢？他們沒唱『永久的記憶』麼？」

「唱過了。」

「對。對她永久的記憶，祝福她！她是一個寂寞的老閨秀，她中意她的樂

猶獨式加起來，轉身向着神像，祈禱了一下。

「好，那麼波哥勒爾加的事情怎麼樣？都還好吧？」

「我真的不知道。一切都好像按部就班的。」

「這就是了——『好像』！老是『好像』；可是當你仔細的研究一下，這個又廢了，那個又爛了的……這就是我們對別人的財富的看法：『好像』他們一定很有錢的。雖然我必須說，你有的是一片很好的小田莊；媽媽給你安排得很舒服，而且的確花了她自己的一大筆錢……好吧，幫忙孤兒是很對的！」

傾聽着這樣的讚美，安甯加忍不住要窘她的仁愛的舅舅一下。

「那你爲什麼從波哥勒爾加拿去了兩條牛呢，舅舅？」她問。

「牛麼？什麼牛呢？你說的是車爾娜夫加和柏里韋頓加（一）麼？哦，親愛

（一）牛的名字。

——譯者

的，它們屬於媽媽的呀。」

「你是她的合法的繼承人麼？好吧，養吧！你歡喜我連小牛也給你送來麼？」

「什麼，什麼！你是發脾氣了！可是你該正正經經的說話呀。你以為那是誰的牛呢？」

「我怎麼曉得！是在波哥勒爾加的。」

「可是我的確知道；我可以證明它們是媽媽的牛。我看見她親筆寫的一張清單，它清楚的說，那是『我的』。」

「唉唉，我們不要提吧。不值得說的。」

「波哥勒爾加有一匹馬——白面孔的一匹——關於這匹馬，我是不能夠確定的。我相信它是媽媽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而我不知道的東西我是不能說的。」

「我們不談這個啦，舅舅。」

「不，爲什麼不談？我是一個一往直前的男人，我親愛的——我歡喜一切都光明磊落！爲什麼不說呢？誰也不喜歡失掉他自己的東西；你不喜歡，我也不喜歡——所以我們必須談一下的。如果我們真個談的話，我可以不客氣的告訴你：我決不要別人的東西，可是我也決不能不要我自己的東西的。因此，雖然你對於我並非陌生人，我……」

「你連神像也搬走呢！」安雷加忍不住再說了。

「我作爲合法的承繼人，拿去了屬於我的神像以及一切。」

「現在那神像架子好像全都生了窟窿了……」

「唔，那可沒關係！你總得在它前面祈禱的。上帝需要的是你的祈禱，而不是神像架子。如果你誠心敬意的接近上帝，不管神像怎樣貧乏。你的祈禱也會達到他的。可是如果你只是嚼你的舌頭，却一邊周圍張望、笑、詭——甚至頂好的

神像也救不了你的！」

居然這樣說着猶獨式加也站了起來，爲了他自己的「好」神像多謝上帝。

「如果你不喜歡那個舊的神像架，做個新的呀，或者把別的神像放在我所拿去了的那些位置上。買來的，安神位的是媽媽，補充新的呢，是你了。」

這樣子的研究物事，在他看起來是太簡單太合理了，所以他明白地私自笑了笑。

「請你告訴我，我現在怎麼辦呢？」安甯加問。

「等一等。首先是休息一下，舒舒服服的睡一個好覺，然後我們就來考慮、研究、看看能夠做什麼。也許我們之間要考慮一點什麼的。」

「我們都到了足夠的年齡了，是不是？」

「是的，到了。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財產隨意支配的了。」

「總歸要多謝上天。」

「恭喜恭喜！」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走去吻了吻她。

「你多麼奇怪呀，舅舅！你老是接吻的！」

「我爲什麼不該吻你呢？你並非陌生人呀——你是我的甥女呀！我的動作是像個好親人，親愛的！爲了我的親戚做的事情我是不大介意的！儘管是三重四重的姨表——對於我也還不是一樣的麼！……」

「你最好告訴我怎麼辦。我得到鎮上去，是不是，去理一理事情麼？」

「我們可以到鎮上去逐一的過目的——一切都還有充分的時間。可是首先你該留下來和我們一道休息一下。你不是在一間旅館里呀，多謝上天，却是在你自己的舅舅的家里哪。有充分的東西吃，有茶喝。如果你要甜的東西，有菓醬。如果有什麼菜你不喜歡——來另外一碟！要呀，一定要呀！如果你不愛椰菜湯，吩咐給你來點肉湯呀。炸肉片，小鴨子，乳豬……都問葉芙柏拉克西雅要！順便問

你一聲，葉芙柏拉克西雅。我剛纔誇口說了乳豬，可是我其實並不知道——我們可還有麼？」

葉芙柏拉克西雅正常其時把一碟子的熱茶放到嘴巴前面，肯定地吸了吸氣。

「喂，你看，我們也有乳豬呢。這就是說你可以要你所想的一切！就是這個樣子呀！」

猶獨式加重又向着安甯加走過去，像一個好親人似的，輕輕的拍了拍她的膝，把他的手攔在那里一會兒，無疑地這是很偶然的。安甯加本能地縮開了。

「可是我得去了呢，你知道！」她說。

「這我剛在說呀。我們把一切談過，考慮過之後，便起程去。我們帶着上帝的庇祐去，我們做過禱告去，却不像紙礮的礮彈似的射出去！欲速則不達！如果是失火呢，倒要着急，可是多謝上天，我們的房子並非火燒呢！盧賓加，她呀，現在是忙於到市集去了，可是你不需要。喂，我要問一問你：你現在打算住在波

哥勒爾加的吧？」

「不，在波哥勒爾加我是沒有事情可做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呀。來吧，和我佈置佈置！我們好好的去——其實，時間是多着呢！」

「不，舅舅，我不能跟你商量的。這裏是太灰暗了。」

猶獨式加說話的時候，用了那樣的油滑的眼睛看着安甯加，使她感到了不舒服。

「唉唉，你這淘氣、淘氣的孩子呀！你只是想着這個——「灰暗，灰暗」，你說，可是你其實說不出爲什麼是灰暗的呀。如果你忙碌，並且知道怎樣自制，你是永遠不會煩惱的，我親愛的。我，比如說，就簡直不曉得日子是怎樣過去的！二個星期里的每一天都有事情；得去看看這個，瞧瞧那個，跟這個人說幾句，和別個人談一談——一天就完了！節日呢就要上教堂。你必須同樣的做呀！和我們

生活在一起——你會找到些什麼做做的；如果不做——和葉芙柏拉克西雅捉捉「呆子」，或者吩咐一輛車子，隨心寫意的玩去！夏天來的時候我們去拾香菌，在森林里的草地上用茶！」

「不，舅舅，你這樣對我說是不中用的。」

「其實呢，你不如留下來！」

「不，可是我告訴你：我旅行得有點累了，我可以去睡一會麼？」

「噢，可以呀，你可以去的呀！我已經給你準備好一張很漂亮的床，一切都為你適當地佈置了。如果你要去睡——去睡覺的話，祝福你！可是你真的想一想：你留在戈羅維路伏和我們在一起，對於你是好得多的！」

×

×

×

安雷加一夜不安靜。在波哥勒爾加所支配着她的那種神經質的不安，依舊佔據着她。當一個人從來不過是存在着，猛然明白他真正在生活，而且明白在他的

生活中有着一些癢症時，是會有這樣的時候的。他照例並不清楚知道他是怎樣形成以及為什麼形成的，却一般地把它的發生歸究於錯誤的原因；但他其實也不在乎這些原因的——知道有那麼一個癢癢，就已經夠了。這樣的突如其來的一個啓示，對於每一個人都是同樣地痛苦的，但結果的反應，就因人而異了。它可以使一些人新生，刺激他們決定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涯；在別的一些人呢，它只能引起一時的悲痛，不會引導到更好的變更，却只是教他們比之以醒覺了的良心張望着更光明的未來作為這個新決定的結果的人們，是更其慘痛的。

安甯加並不屬於知道了他們的生活的醜惡就再生過來的那一羣；而是，作為一個知識女子，她完全地看見，在引誘她離開波哥勒爾加去自己掙生活的最初時期的糝糊的夢想和她作為一個省裏的女份的地位這兩者之間的世界，是有着差別的。她讓她自己進去的，並非一個鄉下的做着苦工的生涯，而是一個充滿着不斷的開玩笑，說諷刺話，以及無窮無盡的沒有目的的狂奔底熱熾的存在。他所發覺

的並非她曾一度準備去接受的困苦與貧窮，而是比較上的舒適乃至奢侈，這使轉現在回想起來不能不感到羞慚。而所有這些變化是發生得有點不可解的：似乎她曾到過某些好的地方，可是不知怎的弄錯了，却開着一個錯誤的門。她的夢曾的確是非常樸素的。在波哥勒爾加，坐在她的閣樓上面，她曾常常爲她自己繪成一個正經的樞得苦的女郎，憧憬着要改良她的心境，勇敢地要忍受貧窮與苦難，爲了一個理想的原故（雖然「理想」這個詞兒也許對於她並沒有一定的意義）；可是當她一踏上獨立的道路，她就立刻發見自己的周圍粉碎了她的夢想。正經的工作並不自己尋上門來；需要決定的努力纔可以找得到，而且事先的訓練，這，即使是不完全的，也總可以幫助你朝着正確的方向走。安甯加無論就性格或者就教育來說，都不適合於這樣的工作。她容易受刺激，倒並非一個專心致意的把自己獻身於某一項事情的人，而她所受的教育，不足使她做任何正經的職業。她的教育只是屬於閨秀的藝術家的那一類，如果說國民學校以及喜歌劇，那是兩者的混

合。這在一種混淆中包括了關於一百飛鵝的問題，那 *Les No. 100*，比加底的彼爾的說教，特羅依的海倫底越獄，得爾扎文的給非列沙之歌，以及對青年閻秀學校的董事們以及監事們的感恩等等。這種污煙瘴氣的雜拌兒（且別說她可以把自己叫做 *Madame Tene*）（一）似乎並不能當做實際生活的開始點。它養育的倒不是愛好工作，而是愛好歡樂，要在社會上出風頭，要聽獻媚，一般地說，是要沉下所謂人生的急激的閃光的漩渦里。

如果當她在波哥勒爾加製作她的拚生活的最初的計劃時，自己更省察一下，把它當做從埃及的囚牢中的一種解放，她會發現她所夢想的工作，是不如意味相投的人們圍繞着，把時光花費在不斷的閒談里那樣多的。當然她的夢想中的人們是很有知識的，而且她們的談話也是正經和高尙的，但這卻只是在前景上面的人

（一）拉丁文：直譯是「潔淨的石板」，意思是指清白的女子。——譯者

生的快樂底一面。貧困的環境是乾淨而且齊整的，貧窮的意義就僅是沒有奢侈。因此當她對於工作的希望，在她被認為鄉下的一個劇場的喜歌劇的演唱者時，她沒有功夫去下決心。她忽忽的記起了她在學校里得到的關於海倫對麥耐勞斯的關係的知識，查查波蒂奧姆金的若干傳記，就決定足夠在邊疆的市鎮和市集上演『美麗的海倫』以及『赤蓋羅爾斯坦的大公爵夫人』了。爲了綏靖她的良心，她記憶起她在莫斯科碰見的一個大學生怎樣老是說着『神聖的藝術』：她更把這些話當作座右銘，因爲它對於她的行動給與了某種的便利，並且使她寬恕她走上本能地不可抗拒地被引誘上去的那條道路。

365

她的作爲一個女伶的生活，使她失掉了她的平衡。沒有朋友，沒有紀律，而且沒有人生的意識的標的，尋求刺激，尋求妖惑以及阿諛，她很快就發見自己陷在一種漩渦里，有着無數的人圍繞着她，無目的的一個跟着一個。這些人，在性格上和醒覺上都差異得利害，使她理解到和這一個做朋友或者和那一個做朋友，

決不能夠同時進行，然而他們全都形成了她的圈子——這就證明了，嚴格地說，關於這簡直用不着「理解」的問題。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經變成一種旅店，在寬的門前誰都可以去敲門，只要他覺得是年青、快活、以及出自小康之家。明白得很，這並不是選擇一羣情投意合的人們，而是和任何一些人厮混，來避免寂寞。老實說她的『神聖的藝術』已經把她引渡到一個污水溝里。可是她活在這樣的一個急激的漩渦，使她竟看不出來。那侍者的不會措過的臉孔，那污穢的舞台，那吵鬧的聲音，那惡臭，還有大小旅店里的空談，還有她的追求者的無恥，都沒有使她清醒。她察覺不出她時常是在男人羣中，也不知道在她以及一切的社會層的女人之間已經築起了一座屏障。

她回到戈羅維略伏來，會真的使她清醒過一會兒。

幾乎自從她到來的那個早晨開始，就有些什麼咬嚼着她。作爲一個易感的女人，她很快就習慣了新的經驗，並且也很快地使她自己適應每一個境况。因

此，當她一到達戈羅維略伏的時候，她覺得她是一個「年青闊秀」。她記起她自已有着什麼：她的屋子，她的祖宗的墳墓，她要再看一次她的老環境，再一次呼吸她僅僅在很短的時間以前曾經那樣地渴望要離開的那氛圍氣。可是這情緒，當和戈羅維略伏的生活一接觸的時候就迫得消失了。她剛好像那麼一個人，這個人面上帶着友愛的表情走進了他好久不曾見面的人羣中間，卻突然發覺他們全都用了有點特殊的辦法來對付他的友情。猶獨式加的對她的胸脯淫猥的偷看的一眼，使她記起她有着不容易丟開的過去。在波哥勒爾加的僕人們提出的天真的問題之後，在牧師以及他的老婆的有意思的嘆息以及猶獨式加的規勸之後，她終於獨自一個人安閒的沉思着這一天的印象，她非常清楚的看到，那「年青闊秀」已經永遠的去了；從此以後，她祇是一個可憐的鄉下劇場的女伶，而在俄國的女伶，不會被人看得比娼妓好多少的。

一向她都像在華里生活。她在「美麗的海倫」中半裸的出現，演着醉酒的戲

里初扮的角色，在『蓋羅爾斯坦的大公爵夫人』中唱着無恥的對句，遺憾的是『愛情』和『寶貝』還沒有在舞台上演出，她自己想到將會如何引誘地用了怎樣的聰明，彎着她的嘴唇，表演着她的機智。可是她從來不會想過她正在做着什麼。她只是渴望每一件事情做得『好好地』『帶着小聰明地』，來取悅地方團隊的軍官們。她從不會問過她自己這所有的物事有什麼意思，也不會問過她的抿起嘴唇在軍官中間產生那一類的感覺。他們形成了觀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知道她的成功是靠着他們的。他們闖入後台，毫無禮貌的敲着她的更衣室的門。而她還只穿了一半的衣服，便用親暱的名字叫她——而她把這一切都只看作是一種手續，當做她的職業上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祇是向她自己問問，她在那些環境中是不是動作得『可愛』。她還從來沒有覺得她的靈魂以及她的肉體已經是公共的財產。可是現在，當她重又一次變成一個『年青閨秀』，做了一會兒的時候，她就忽地被作嘔所支配了。這好像是在衆人的面前，把她剝光了衣服，她的整個身體

感到了發放着燒酒以及馬廐的臭味底粗野的呼吸，感到了潮濕的手以及黏黏的骨底觸動；她覺得被獸性的色慾所籠罩着的眼睛毫無感覺地在她的裸體的曲線上盪游，像往常一樣的向她要求答案：「寶貝」呢？

她要轉到那兒去呢？她能把過去的重担留在那兒呢？這個問題搖振着她的心胸，找不着並且事實上甚至於不去找尋一個答案。它畢竟全不過是一種幻夢；她所曾過着的生活是一個夢，而現在她的覺醒也是一個夢呵。她很悲哀，她太累了——就是這樣。這會過去的。一個人總有快活的時候也有悲苦的時候——這普通都是如此的呀。快樂以及悲苦都沒有一點變更它所安排的程序，滑過人生的表面。爲了要把它變更，需要極大的努力，也需要勇敢，需要精神上以及肉體上的勇敢。這幾乎等於自殺一樣。一個人可以咀咒他的生活，他可以確實感到死亡對於他就等於解放，可是死亡的工具卻在他手里抖動，刀滑過他的咽喉，向着前額的手槍使他倒下來，使他消逝。這里是同樣的事情，只是更其艱難些罷了。這里也

得摧毀先前的生活，可是這樣做的時候卻總得依然活着不死。在通常的自殺里，一下子按了按槍機，就得到了「不存在」，而在自殺的特殊場合里，那叫做「再生」的，卻是從艱辛的，幾乎是苦修行的自我控制中得來。而結果也同樣是那「不存在」，因為一個祇有着自我控制，禁戒以及剝奪的力量底生存，並不能叫做生活。誰的意志薄弱，被安適的生活所毀滅的，就在那樣的「再生」的前景里感到了頭昏，本能地轉了開去，閉上了眼睛，重又一次跟隨着那毀壞了的軌跡，溢於自己的胆怯，充滿了對自己的非難。

唉，勞動的生活是偉大的物事呀！可是只有有性格的人們，或者把勞動當作對原來的罪惡底一種咀咒的人們，纔是這樣想法的。只有他們才不害怕它：首先，是因為他們懂得勞動的意義以及它的可能性，並且能夠在它里面找到了歡樂；其次，是因為勞動對於他們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的天然的责任了。

安雷加就從不會想過要在波哥勒爾加或者戈羅維陪伏住下來，事情對於他是

極其簡單的，因為事實上她有着本能地決定了要去遵守的商業底義務。她請了假，她得把她的手頭的時間計劃一下，規定了一個離開戈羅維略伏的日子。性格輕弱的人們，在背負着人生的重担的當中，發見了人生的外表有着很大的好處。在困難的場合中他們不能地和這些外表相連，為他們自己在它們中間找到了藉口。這就正正是安甯加的所為：她決定了儘可能的迅速離開戈羅維略伏，假如她的舅舅找她的麻煩太多的話，就對他說：她會在指定的時間回去的。

第二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她在那幢巨大的戈羅維略伏的房子里的所有屋子走了一遍。一切都像是很疏遠而且不舒服，到處都有一種死亡和寂寞的感覺。好好的在這屋子里住下來的思想，非常的駭住了她。『無論如何不！』她帶着奇怪的感情重復的對她自己說，『決不！』

×

×

×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這一天早上用了他經常的態度向她祝福，這使人不

容易說他的意思是對人親蜜呢還是有了惡意的企圖。

「唔，着急小姐，你睡得好麼？你現在急於要到那里去呵？」他說笑地問。

「我必須着急，那是真的，舅舅；我是在請假呢，你知道，必須及時的趕回去。」

「你的意思——再回到你的鬧劇場里去麼？我不放你去！」

「放不放隨你的便。我是一樣要去的。」

猶獨式加憂鬱地搖了搖頭。

「你的婆婆怎地說過的呢？」他用了一種慈和的責罰的聲音問着。

「婆婆知道的，你說的話是多麼古怪呀，舅舅？昨天那是帶一個六弦琴在市

集里穿插，今天你說的是鬧劇。我不要你這樣地說，你聽見麼？」

「哎喲！真話不合你口胃麼，是不是？我呢，現在愛說真話！我想，如果基

真話的話……」

『不，不，不，我不要了！我不要你的什麼真話假話！你聽見麼？我不要你這樣地說！』

『唉唉！我們發脾氣啦！你不如用用早餐吧，蚱蟻！我想茶炊早已在桌子上打斷發斷了。』

用了他的說笑以及笑聲，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想改正『鬧劇』這個字所遺留在安甯加的印象，而且，爲了要好，就把他的臂膊彎在她的肩頭；可是安甯加覺得太頑皮太下賤了，她退了開去。

『我正經告訴你，舅舅，我必須趕忙了。』

『來，讓我們首先用茶，然後再說吧。』

『可是幹嗎先要用茶呢？爲什麼我們現在就不能談呢？』

『因爲你決不要問問題呀！因爲一切都必須在適當的時候做的呀。首先是伴，然後是另一件。首先我們喝茶，閒談，然後談正經事。時候多着哩。』

對於這樣的辯論，並沒有回答，安甯加就退讓了。他們坐下來用早餐；猶獨式加簡直是叫人不能忍受地浪費着時間，輕輕的啜着茶，劃個十字，閒談着親愛的媽媽，諸如此類的事情。

『好吧，現在讓我們談談吧，』他終於說了。『你打算就在這里多久？』

『我不能呆上一個星期的。我要回到莫斯科去。』

『一個星期，我親愛的，是很長的時間呢；在一個星期里面，是可以做好多事情的，或者簡直什麼也做不成——這要看一個人怎地做。』

『我們不如做好多事情吧，舅舅。』

『這就正好是我所說的呀。可以做好多事情，或者簡直什麼也做不成。有的時候你要做好多，但結果卻很少，有的時候你似乎做得並不多，可是忽地發見靠了上帝的幫助，你已經完成了你要做的一切。你現在是急着要回去，你說你得到莫斯科去，可是如果人家問你爲的是什麼——你自己也不能說的。可是我想，你

「不如管管你的事物，不要到莫斯科去吧。」

「我一定要到莫斯科去的，因為我要看看在那裡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什麼事情做。至於我的事物呢，你自己剛纔說過，在一個星期里面，是可以做完好些事情的。」

「這要看你怎樣做法啦，親愛的。如果你做得好，一切都會平平滑滑地不偏不頗地過去的；可是如果你不，就會有障礙，會有延擱。」

「那麼，請你指示一番吧，舅舅！」

「就是這樣呀，你需要我的時候，就請你指示一番吧，舅舅，」如果你不需要，你就覺得你的舅舅討厭，要離開他了！不是這樣的麼？」

「只是請告訴我怎樣做呀！」

「等一等。我所說的是：你需要你的舅舅的時候，他就是好人親人愛人，如果你不需要——你就用背脊對着他！你從來就不曾想過向他問一聲：『你以為怎

樣呢。親愛的舅舅——我可以到莫斯科去麼？」

「你多麼古怪，舅舅！我主要的是要到莫斯科去，如果你說我不要去呢？」

「如果我說你不要去，你就得留下來！說這話的可不是一個陌生的人，而是你自己的舅舅呀——他告訴你怎樣做，你就得怎樣做。唉，親愛的，親愛的！你有個舅舅終歸是一件好事情呢——有那麼一個人可憐你，教訓你。你想想連這樣的一個人也沒有的呀！誰也不去可憐她們，誰也不教訓她們——她們簡直是孤零零的長大起來！無疑地在她們那里發生了事情！各種各樣的事物在生活中出現，親愛的。」

安甯加剛要回答，可是她明白這只等於火上加油，因此就什麼也不說了。她坐下來，無望地瞧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在說話。

「我很久就打算和你談談的了——猶濁式加繼續着：『我不喜歡這個，我簡直不喜歡，你這樣子的在市集里走來走去！你討厭我關於六絃琴的話，可是依

然……

「可是你說不喜歡還是不夠的！你得指出一條出路來。」

「和我在一起生活——這就是出路。」

「噫，不……這不是出路的……一定不是的！」

「爲什麼？」

「因爲我什麼也不能做。這裏有什麼可做的呢？早上起來，吃早點。早點的時候，想着早餐快要吃了。早餐的時候——想着快要午餐了；午餐的時候，想着不久就要再喝茶了。然後又是晚餐，然後是睡覺……我會死在這里的。」

317

「人人都是這樣子生活的，親愛的。起先他們用早點，然後有了習慣的人就吃早餐，——雖然我，舉個例說，是不習慣的，並且不吃早餐的；然後他們用午餐，然後是晚餐，最後是睡覺去。確確乎這之中是沒有一點可笑沒有一點可罵的！如果，比如說，我……」

『真是沒有一點可罵的，只是並不適合我罷了。』

『如果，比如說，我傷害了什麼人，或者說了人家的壞話，或者評論別人長短——這當然我是罪有應得的。可是用茶，用午餐和晚餐這當中並沒有害的呀……喂，祝福你，你自己不管怎樣聰明，不吃飯總不見得可以活的呢！』

『是的，這都還不錯，可是我的看法却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決不要老是想着自己——想想你的長輩呀！』我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你不該這樣子說話的！你應該問『問這是不是上帝的看法』——這樣纔是對的。纔是有見識的呀。如果，比如說，我在戈羅維略伏不依照上帝的方式去生活，如果我們觸犯了上帝，如果我們犯罪、怨天、嫉妬、或者做了其他錯事，這樣我們自然該受責備，和譴責的。只是，你先得證實我們真正是冒犯了上帝。光說你不喜歡這是不中用的。拿我來做個例子吧——我不喜歡的事情多着哩。我不喜歡你對我說話的方式，觸犯了我的尊嚴——可是我依然坐在這裏，沒

說一句話——我自己想，也許我可以這樣子不做聲，卻她明白呢——也許她自己可以明白過來呢。也許當我用笑話來回答你的頑皮話的時候，你的保護天使已經把你帶上你自己正當的路上去！我是爲了你而悲哀的，倒不是爲了我。唉唉，我親愛的，這你是大錯特錯呀！這並非我向你說了些什麼壞話，或者利用了您，或者對您有什麼傷害——這是完全不同的。雖然上帝的命令說我們必須記取我們長養的教訓，如果我冒犯了您，那我也值得使您生我的氣。可是我就在這兒，儘可能的一聲不響，一句話也不說，只想着怎樣把事情弄得頂好，對每一個人都有快樂和安適——而你就對我的一切仁慈聳起了鼻子！你不必說你想了些什麼，親愛的，只是先想一想，祈禱一下，請求上帝開導您！然後假如……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這樣子的，毫無停止的一直說了好久好久。一個字隨着一個字的，構成了一條無窮無盡的黏性的流。安甯加帶着一種模糊的恐怖臨着他，奇怪着他老是不肯歇下來。可是他到底不會告訴她柯達娜。彼得羅芙娜死

後她有什麼可做的。在午餐和吃茶的時候，她曾竭力問他同樣的一個問題，可是每一次猶猶式加，都開始了一些毫無用處的冗長的談話，而安甯加就悔恨是她自己開始了那樣的談話的。她的唯一的想頭就是：「什麼時候纔會完結的呢？」

午餐之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去小睡一會，安甯加獨自和葉芙柏拉克西雅留下來。她忽的感到要和她的舅舅的管家婦談一談。她想要知道這是怎麼樣的：葉芙柏拉克西雅怎麼不怕在戈羅維略伏生活，究竟什麼東西使她有能力去忍受從朝到晚由她的舅舅的嘴里湧出來的空話的激流呢。

「你住在戈羅維略伏很厭煩的吧？」她問。

「我怎麼要厭煩呢？我又不是個閨秀。」

「可是依然……你依然總是很孤零零的呢，……你沒有任何娛樂或者分心的事，什麼也沒有。」

「我不是專門找娛樂的一個呢。如果我覺得悶，我就憑着窗子往外面瞧。我

從前住在家裏的時候，也不曾有過快活的。」

「可是，我以為你在家裏的日子是比較上好一點的。你有朋友，大家來來往往，大家玩玩……」

「自然啦。」

「和我的舅舅在一起呢……他說着這樣的沒有味道的事情，而且是說了那樣的多！他老是這樣子的麼？」

「老是的，他整天像這樣的說着。」

「這不使你厭煩麼？」

「噢，沒關係。我是不聽的，你知道。」

「可是你不能老是不聽呀。他可能發覺出來，就會覺得很那個的了。」

「他怎麼會知道呢？他說話的時候我瞧着他。我一邊瞧着，一邊就想着我自

己的事情。」

「你想什麼呢？」

「各色各樣的事情。如果是醃胡瓜的時候，我就想着胡瓜的事情；如果我們得從市上買什麼時，我就想着它。凡是屋子里需要的事情——我都想。」

「這樣子，雖然你們是在一起過活，你卻真正是獨個兒的了？」

「是呀，差不多是獨個兒的。有時，他晚上想玩一場「捉呆子」——好吧，我們就玩去，即使是在那當中，他玩到中途的時候，忽地停了下來，把紙牌一掉，就開始說了。而我就坐下來，瞧着他。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活着的時候還好些。在她的面前他不敢說得太多；這老婦人不時的制止他。可是現在什麼也管不了。他只是隨心所欲啦！」

「你看，葉芙柏拉克西雅，這使人多害怕呢！當一個人說呀說的卻又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說，他說的是什麼，他說的話到底是不是有完結的一天，這是多可怕的呀。這嚇怕人的，可不是？這使人不舒服的，你知道。」

葉笑柏拉克西雅瞧着她，好像有些什麼奇怪的想頭第一次給她帶來了曙光。

『你不是獨一無二的呢，』她說——『這里有許多人爲了這也不喜歡他的。』

『那當然！』

『是呀。比如說跟丁吧——沒有一個可以和我們過得去的；我們差不多一個月換一次。男管家也是一樣。一切全都爲了這。』

『他也找他們的麻煩麼？』

『他折磨死他們了。現在是醉漢纔能活在這里的，因爲他們不聽他。你可以吹喇叭似的嘩啦嘩啦，他們管你的——就正如他們喝個大醉一樣。困難的一點是在：主人卻不喜歡醉漢。』

『唔，這就是呀！他還勸我留在戈羅維路伏呢。』

『唔，小姐，這是一樁好事情呢！也許他會收起他的喇叭了！』

得聽人家指揮。」

「不，謝謝你！我不會有這樣的耐性——你知道——來瞧他的眼色的。」

「自然不啦！但你是個閨秀——你可以做你所喜歡的事——雖然我想你有時也

「還是這樣的呀！」

「我也這樣想。我想問問你另一件事情：你中意做女伶麼？」

「我爲了生活——這就是了。」

「這可是真的麼，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告訴我，說陌生的人中意的時候

可以用他們的臂膊抱着一個女伶的？」

安甯加漲得滿臉通紅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不懂得，」她激動地回答。「這就是爲什麼他說了這樣的廢話。他不知道舞臺是從現實生活演出的。」

「唔，我不知道……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我

說……他看見你的時候，真是連口水都流出來了！——親愛的甥女」他說着，似乎是個好人，可是他的無恥的眼睛早已經望了多時了。」

「葉芙柏拉克回雅！怎麼你說這樣的廢話？」

「我？一點也不關我的事！如果你呆下來和我們在一起，你自己會知道的。可是我管不了這些。如果我給趕走了，我就回到我父親那里去。這里真正是灰暗得很；你說的倒不錯。」

「你不要想我可能呆在這兒。至於說戈羅維略伏是很灰暗的——這倒是個事實。你住在這里越長久，你就越會厭煩。」

葉芙柏拉克西雅想了一會，然後嘆了口氣，說：

「我在家裏的時候瘦得像個草耙子，而現在呢，你看我是怎樣的一個身材？厭煩好像對我還不錯的。」

「可是你不可能老是這樣的忍受下去的。記住我的話，你不可能的。」

這就是談話的終結、幸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不會聽見，要不然他會找到了一個新鮮而且有成果的題目，可以給他的無窮無盡的教訓以一個新的機會。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繼續折磨了安甯加兩天。他老是說着：『等等看！欲速則不達！先祈禱後做事！』如此這般。她簡直是累死了。終於在第五天他決心要到鎮上去，雖然在這里他也有機會來折磨他的甥女。她穿上她的皮大衣，正在客堂里準備去的時候，他好像有意的延遲了一整個鐘頭。他揩臉、穿衣、敲他的腿、劃十字、踱着、坐下來、講着例如『是這麼樣呀，我的人！』或者『好吧，小心你做的事……留意不要把什麼弄錯了！』的廢話，他所做的這一切就好像他正在準備永遠的離開戈羅維略伏，而不是離開幾個鐘頭似的。把每一個都弄得筋疲力竭——連人帶馬在車上等了一個半鐘頭——的時候，他終於發現他的咽喉已經說閒話說得乾了，才決定去了。

他們做完了他們要在鎮上做的一切物事，其時馬兒就在小旅舍里給喂了麥

子。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拿出了一張單子，寫明了兩個孤兒在納連娜·彼得·羅芙娜死的那一天，存款的數目約有二萬盧布加上五厘利息。關於莊園，以及存款轉移到領主的請求，連同證明她們已是成年人的文件，給發下來。同一個晚上安雷加在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所計劃的一切文件和清單上簽了字，終於自由的吸了一口氣。

接着的幾天，她是在十足的狂熱中。她要立即離開戈羅維略伏，可是她的舅舅對於她的這種企圖報以各種談話的談話，儘管有着和罵的聲音，卻依舊顯露出人力所不能駕駛的那樣愚笨的執着。

387

「你自己說過你要留下來一個禮拜的——因此你一定要留下來！」他說。『你爲什麼不呢？你不要付房租——我們是太歡喜接待你了！如果你要喝一杯茶，吃一個餐——你可以有你所想的無論什麼呀！』

『可是我真的非去不可了，舅舅！』安雷加辯護着。

「你渴望要去，可是我不給你馬兒！」猶獨式加說着笑，「如果我不給你馬兒，你就是我的俘虜了！」一個禮拜過去之後，我就一句話也不反對你去。我們要
做彌撒，吃餐喝茶，然後安排你上路，大家談談話，好好的看一眼——然後祝你
一路平安！我會告訴你怎樣的！你最好再到你婆婆的墳墓去走一趟？——對她說
聲再會——也許她會從另外一方面給你一些好意的？」

「我可以去的！」安宵加同意了。

「然後我告訴你我們要做什麼：禮拜三我們一早就去做彌撒，然後吃飯，安
排你上路，然後我的馬兒載你到波哥勒爾加去，然後你從那里可以用波哥勒爾加
的馬兒走到德伏里基。你本身是個地主呀！你有你自己的馬兒呀！」

她得退讓，庸俗是一種偉大的力量；誰不習慣它的總會不知不覺地被它所捕
捉；當你驚奇地看着他的周圍的當兒，你已經發見自己落入它的圈套。走過一條
溝渠的時候，也許誰都會停了呼吸的；當你走進庸俗與空談的領域，也得採取同

樣的努力。你得減弱了你的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簡直毫無知覺的轉回來；只有那時候你纔會被庸俗的臭氣所窒息，而逃脫了，安甯加在當日很遲的時候纔想到這個；無論如何她決定把自己的解救從戈羅維略伏移到事件的自然行程上。猶獨式加用了他的回答不了的閒談使她完完全全的屈服了，當她像一個好男兒似的擁抱住她，敲着她的背脊，說着：『唔唔，你現在是個好女孩子了！』其時，她就不敢退走。當她覺到了他的瘦瘠的而且輕輕的抖動着的手在她的背脊慢慢的爬下來的時候，她禁不住打個寒噤，可是『這禮拜過完了，他又不讓我去，那又怎麼辦呢』這想頭使她抑制着不敢表示她的厭惡。幸而對於她猶獨式加並非過分苛求，儘管他發覺了她的不耐煩的動作，他也一聲不響。他對於兩性關係的理論，可以用這樣的一句俗話表現得很明白：『你可以愛我，也可以不愛，可是你的行動，要裝成愛我一樣。』

終於她心急地等着的預定離開的那一天到了。安甯加大約六點鐘就起了身，

可是猶獨式加卻佔了先。他已經做完了他的早禱，而且，正在等待着教堂的第一響的鐘聲，一邊穿了拖鞋和一件舊的短上衣，在房間里踱着，在屋角里轉呀轉的，在門口聽呀聽的，如此這般。他碰見安甯加的時候，顯然是激動了，而且給她瞟了一眼。外邊已經很亮了，可是天氣很壞。天空是完全被黑雲所掩蓋了；雪雨在下着；在看上去漆黑的路上有着泥潭——這是雪吸飽了水的真正記號；猛烈的南風在吹着，帶來了雨和冰雹；樹已經消失了雪的掩蓋，光禿禿的樹頂無助地迎風招展；周圍的小屋子看上去漆黑並且潮濕。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陪着安甯加走到窗子前面，指着大地回春的這境況。

『我想你是不是該跑路呢，』他說，『不如留下來吧？』

『不不！』她吃驚地喊了。『天……天會晴朗的！』

『我以為並不。如果你一點鐘趕路，看來七點鐘以前你到不得波哥勒爾加的。而你不能在夜里跑路的呀，路是這個樣子——無論如何你得在波哥勒爾加過

「一夜。」

「噢不，我夜里走路的，我要一直去……我是勇敢的，舅舅，你知道！而且我幹嗎要等到一點鐘呢？親愛的舅舅！讓我立即去吧！」

「你的婆婆要怎樣說呢？她會說：『真是個好孫兒呀！她來了，跳來跳去，卻不要我的祝福！』」

普爾禪萊·烏拉第米里支歇了一下。他抬起他的腳，看看安甯加，隨即又往下邊瞧了。他顯然是決心要說些什麼。

「等一等，我給你看一些東西！」他終於說了，一邊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小紙片，遞給安甯加。「拿去，看。」

安甯加吃道：

「我今天祈禱請求仁慈的上帝把我的安甯加給我留下來。仁慈的上帝對我說：『把安甯加擱腰抱住，把她的心胸按着你的心胸。』」

「好嗎？」他一邊問，一邊變得有點蒼白了。

「呃！舅舅，多可怕！」她回答着。生氣地看着他。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變得更其蒼白了，嗚嗚的說着，「我們需要的就是這個呀！」劃了個十字，溜到外面去了。

半個鐘頭之後，他完全沒關係似的回轉來，像先前一樣的跟安甯加說笑。

「好吧，你中途不要在伏柏里諧停一下子？」他問：「想不想向你的老祖母說聲再會？這樣做呀，親愛的！你想起婆婆是一件好事呢。人是必須永遠不要忘記他的親戚的，特別是對於一生爲了你的人！」

他們做了彌撒，舉行了安魂祭，在教堂里吃過一點糖麥奶，然後又在家里坐下來吃早餐的時候再用一點。好像要激怒安甯加似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比之平常更加慢吞吞的嘗着他的茶，每喝了一口就談一大篇才喝第二口，話說得慢吞吞的，簡直要使人生氣的樣子。將近十點鐘，早餐畢竟吃過了，安甯加就請

求道：

「舅舅，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還有中飯呢！送你起程的一餐呢？你難道以為你的舅舅會讓你餓着肚皮跑路的麼？還有更古怪的麼！當然沒有！在我們家里是從來不曾聽見過的！唔，媽媽如果知道我讓我自己的甥女趕路卻不預先給她一頓飽餐，她會把我趕出屋子去的呢！」

393

甯安加得重又一次退讓了……一個半鐘頭過去了，可是絕無準備中飯的影子！人人都出去了；葉芙柏拉克西雅在窖子和儲藏室中間的院子里跑着，她的鎗匙丁丁東東的響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向男管家說着話，用了沒意思的命令，叫他筋疲力竭，拍拍自己的腿，總而言之：是盡力去消磨時日。安甯加在餐室里踱來踱去，看看掛鐘，數着她的脚步，然後數着秒數：一，二，三……有時她望出窗子外面，看見了泥潭是越來越大了。

終於調羹、刀、碟子在響了，跟丁斯蒂潘走進了餐室，鋪上了桌布。可是看上去好像他也受猶獨式加的死沉沉的氣息所傳染了。他拚命的慢吞吞的遞過碟子來，傾在玻璃器里，然後把它們對着光瞧。當他們坐下來午餐的時候剛好是一點鐘了。

『好吧，你這里是在準備去的了！』普爾釀萊，烏拉第米里支說着，打開了適合於這種情形的談話。

在他前面有一碟子的湯，可是他並不動它；他瞧着安甯加，是這樣的深切，以致於他的鼻尖也轉得通紅了。安甯加一湯匙一湯匙的急急的吞着。他呢也拿起了一湯匙，把它放在他的湯里面，可是立刻重又把它放下了。

『你必須原恕一個像我這樣的老人，』他咕嚕着說。『你吃湯吃得這樣快，我卻慢吞吞的。我不喜歡把上帝的禮物吃得這樣隨便。麵包是送給我們做養料的，而我們卻去浪費它——看你有多少麵包屑呀！總而言之，我什麼事情都愛做』

得不多不少，而且絕對不急忙——這是更其結實的呢。也許我不趕急——或者隨你怎樣說——吃飯，這使你厭煩的吧；好，沒關係！如果你要厭煩那就厭煩吧！你會討厭一些時，然後寬恕我的。你不會老是這樣年青，你知道，也不老是跳犢兒，你總有一天會經驗到的——於是你會說：「也許我的舅舅從前畢竟是對的吧！」就是這個道理，親愛的。現在當你聽我說的時候，你也許會想，「討厭的舅舅——說個不休的老頭子！」可是當你活到我的年紀，你就會唱起另外的調子的；你會說「好舅舅呀！他曾給我很好的勸告呀！」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劃個十字，吞了兩湯匙的湯。做完了這個之後，他把湯匙放在碟子里，靠着他的椅子，好像是他還有好些話要說似的。

「吸血鬼！」這話已經到了安甯加的舌頭。可是她控制着自己，快快的傾出了一杯水，一口把它喝了。猶獨式加似乎嗅到她內心的物事。

「噢，你不喜歡，是麼？好吧，即使你不，你也得聽聽你的舅舅說！我很久

就打算跟你談談你那經常的急急忙忙了，可是我總沒有說話的功夫。我不喜歡這種匆忙：這表示輕率，沒頭腦。舉個例說，那時候你其實沒有機會離開你的婆婆的——總是這樣的憂傷——而這一切是爲了什麼來呢？」

「噫，怎麼想起它呢，舅舅！過去的總已過去了。這是不好的。」

「等着！隨便你好不好，我說的是即使過去了的也可以變成不會過去的。不單是我們罪人們改變我們的動作，甚至上帝本身也這樣的：他這一天給我們下雨，改天又是出太陽。唔，嘿！舞台並非如你所知道的那樣有趣的物事。嘿！算了，算了吧！」

「不，舅舅，我請求你，別談這個吧。」

「還有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訴你：我不喜歡你的草率，可是我更其不喜歡你對付你的長輩的教訓那樣隨便的態度。你的舅舅希望你好，而你說，『別管我！』你的舅舅對你是仁慈的親切的，而你對他却聳起了鼻子！可是你知道，誰把他的

舅舅給了你的呢？告訴我，喂，誰把他給了你的呢？」

安甯加狼狽地瞧着他。

「是上帝把你舅舅給你的呀——這就是「誰」！上帝呀！如果不是靠了上帝，你會變成世界上孤零零的人，會不曉得做什麼，要遞怎樣的請求書，要對什麼人遞去會得到怎樣的結果。你就等於一切完了；人家會粗暴的對付你，利用你，或者簡直恥笑你！可是因為你有一個舅舅，我們就靠了上帝的幫助，僅僅在二天以內就把你的全部事情弄好。我們到鎮上去，訪了一下信託局，遞了一張請求書，就得批覆。這就是有個舅舅的好處呀，親愛的！」

「可是我是孝順你的呀，舅舅！」

「如果你孝順你的舅舅就不要對他聳起鼻子，却要聽他的話。你的舅舅望你好，雖然你有時幻想着……」

397

安甯加很不容易抑制着自己了。只有一個辦法能夠把她的舅舅的訓話終止：

那就是假裝做原則上至少她是接納了他的在戈羅維略伏留下來的要求。

『她好，舅舅，』她說。『我來考慮考慮。我當然懂得孤零零的離開我的親人去生活，是並不好的……可是不論怎樣我目前不能夠決定什麼事情。我必須考慮考慮看。』

『噢，唔——你到底知道了。可是還有什麼考慮呢？讓我們吩咐解了馬，把你的行李從車廂里拿出來——這就完了。』

『不，舅舅，忘却了我有個姊妹的！』

不知道是不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聽了這樣的說話，真正聽得心服了呢，他演這全般的場面，可能是僅僅爲了面子的原故，完全沒有確定他是否真正想安甯加留在戈羅維略伏，或者那僅僅是他的一時的奇想。總之是，這以後，飯是吃得更其平穩了。安甯加同意了他說的一切，並且答話都沒有一點兒可以教訓的。雖然如此，吃過飯就已經兩點半鐘了。安甯加從桌子那里跳了起來，好像是

從一個蒸汽浴跳出來似的，跑到她的剪髮面前，向他告別。

十分鐘之後猶獨加式穿了他的皮大衣和熊皮靴子，在前門送她走，親自告誡她的旅行。

「小心地落山，你聽見麼！留心別叫車子在新京諾斜坡給翻了！」他吩咐馬車夫說。

終於安甯加給圍在車子里面，馬車的蓬子也拉緊了。

「你不如留下來吧？」猶獨加在她後面叫着，他打算給羣集着的僕人們看看，一切都是恰如兩個好親戚所應當有的。「總之是，你會來看我麼？你怎麼說？」

知道自己已經是解放了，安甯加忽地感到了要惡作劇一番。她從車子里伸出頭來，決斷地回答：

「不，真身，我不來了！和你在一起是太可怕了！」

猶猶式加裝做聽不見，可是他的嘴唇變得蒼白了。

X

X

X

安甯加逃出了戈羅維略伏的囚禁，是太歡喜了，簡直想不到她留下來永遠在囚禁中的那一個人，他的和這活的世界連結的最後一環因她的離去而割斷了。她只是想起她自己，她逃了出來，她很快活。這種自由的感覺是這樣的強烈，以致於當她第二次去看她的祖母的墓時，她第一次到來所感到的神經質的感動，再也不留下一點影子。她平靜地聽了安魂祭，在墳前淚水也不流地鞠了躬，立即就接受了牧師的邀請，到他的屋子里去喝茶去了。

牧師住在一個非常貧困的環境里。在這屋子里面唯一的會客室簡直是四壁空空的；十二張漆了的用破舊的馬毛裝飾着的木椅子，放在四邊的牆下；有一張同一種類的沙發，彎起了椅背，好像是一個舊式將軍那挺出來的胸膛似的；一張檯木桌子，上面鋪着一塊很髒的布，布上放着一些教區登記簿，一個墨水池，上面

插了一枝鋼筆，這桌子是位在兩個窗子的中間；東邊的角落有一個神像架子，前面燃着一盞神燈；兩個蓋着褪了色的灰布的箱子放在它下面。沒有裱牆紙；幾個主教的褪了色的像，懸掛在一道牆的中央。屋子有着一種特殊的味道，好像久已用來做着蠟和螳螂的公墓似的。牧師本身呢，雖然還是個年青人，但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也像是衰老了。他的稀疏的柔和的頭髮筆直的垂下來，好像是一棵哭泣的柳枝；他的眼睛，曾經一度青色的，現在有着憂鬱的徵象，他的鬚子顫抖着，他的鬍子很少；他的棉袈裟是太闊了，前面也並不恰當的接合着。他的年青的妻子，因為年年帶兒帶女弄得筋疲力竭了，看上去甚至比她的丈夫更其衰老。

然而安甯加不由得不發見，儘管像他們似的這樣貧窮、衰頹、半死不活，他們也並不把她當作尋常的教區人民，却是當作一隻迷途的羔羊，帶着同情心來接待她的。

「你會和你的舅舅住在一起麼？」牧師開始了，一邊從他的老婆遞給他的茶

盆上小心翼翼地拿起茶杯。

「是的，我在那里過了一個星期。」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目前在我們的鄰近是最大的——這是最重要的人物了。可是他的運氣好像不大好。起先他死了一個兒子，接着又死了另外一個，然後他的母親也死掉了。奇怪的是他勸你留在文羅維略伏哩。」

「他確是這樣勸我的，可是我並不。」

「爲什麼不？」

「不如自由的好，你知道。」

「自由當然是一件好事情，小姐，雖然它也有它的危險。人家以爲你既然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最鄰近的親戚，而且是他的莊園的承繼人，你其實可以稍爲收束一下你的自由呀。」

「不，神父。我寧願做工作來掙生活。總之獨立是更其舒服的。」

牧師黯然望着她，好像要問她說：「唔，你知道做工作來謀生是什麼意思呢？」可是他太害羞了。他僅僅把他的袈裟神經質地收緊一下。

「你做女伶的薪水有多少？」他的妻問。

牧師是非常惶恐了，對他的妻給了警告的一眼。他想這樣可能得罪了安甯加的。可是並沒有，而且她很單純的回答道：

「我現在每個月拿一百五十盧布，我的妹妹拿一百。我們也分紅利的。我們兩個合起來每年大約有六千左右。」

「爲什麼你的妹妹拿得少些？她不是和你一樣的麼？」牧師的妻繼續問。

「不，不是這樣說——她是另外的一套。我有一副嗓子，能唱——觀衆是注意這個的，而我的妹妹的嗓子比較差，所以她是演雜耍戲的。」

「這簡直像在教堂似的，看：有些做牧師，有些做執事，還有些做歌詩班？」

「可是我們是把收入平分的；我們從頭就決定要平分。」

『那不是好姊妹麼？好極了。到底有多少錢呢，丈夫？六千盧布，用十二個月來除——結果是？』

『每月五百盧布，或者說每人二百五。』

『不少的一筆錢呀！我們一年也掙不了這許多。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的。男人不把女伶看做真正的女人，這可是真的？』

牧師急得通身熱熾，他把袈裟的外褂脫去了；可是看見了安甯加對於這個問題處之泰然，他想：『唔，她真是硬得很——』——心里纔安靜下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真正的女人？』

『嘿，人家說，男人吻她們，抱他們……還有，即使她們不愛，她們也得隨他做。』

『她們不是接吻的，却只是假裝接吻的樣子。因此就沒有所謂愛不愛的問題，因為這完全是依照台本來做的：劇里怎樣寫，你就怎樣做。』

『演戲也許是這樣，可是……有些樣子作嘔的垂涎的傢伙要把他的嘴巴塞着
你，而你就得把你的唇送上去。』

安甯加不由得漲紅了臉孔；她突然把那粗暴的上尉巴布可夫的垂涎的西孔繪
了出來，這真的會「靠」着她過的，唉唉！並非依照台本的呢。

『你對於舞台的物事有着錯誤的觀念呢，』她有點枯燥地說。

『當然啦；我們就從來不會上過戲院去，可是我總以為那里的事情不大那個
的。我的丈夫和我常常說起你；我們很爲你擔心呢。很擔心呢。』

安甯加一聲不響；牧師坐在那里，摸着他的鬍子，好像也決心要把他的話插
進去似的。

405
『當然啦，小姐，每一種職業都有它的愉快的和它的不愉快的一面』，他終
於說了出來。『可是，人的弱點是把首先的一面享受着快樂，却努力要忘記第二面。

爲什麼忘記呢？就是爲了要避免，小姐，在他的面前留下這最後的責任與道德生

活的記憶。」

他嘆了口氣，加上去說：

「而首先呢？」小姐，一個人總得把自己的寶貝，保存起來！」牧師教訓地搖着安甯加；他的妻失望地搖着頭，好像是在說「似乎不這樣吧！」

「做女伶，能不能保得住這寶貝，好像是很可疑的呢，」牧師繼續說。

安甯加不知道對於這要說些什麼好。她開始想，這些頭腦簡單的人們所談到的「寶貝」，就剛好等於軍官之所謂 *La Chose*（一）。她很清楚，這里也如在她舅舅家里一樣，她被看做一件非常的東西，要人可憐的東西，或者祇是要保持相當距離，害怕沾污了自己的傢伙。

「你的教堂爲什麼這樣窮呢，神父？」她想改變話題，這樣問道。

（一）法國話。追逐。

——譯者

『沒有理由可以有錢的呀——這是這原故。所有的地主都去做政府機關去了，農民却沒有法子。而且這教區里面只有二百人。』

『我們的鐘是太壞了，真的！』牧師的妻嘆口氣說。

『鐘啦，什麼啦都一樣。我們的鐘只有五百多磅，並且簡直要裂開似的，它的聲音不是鐘聲，却是一種古怪的燥音——十足不像了，真的。過身了的婀娜，彼得羅芙娜會允許給我們一個新的，如果她還活着，我相信我們會得到的。』

『你該告訴舅舅說，婆婆允許過的呀。』

『我告訴過了，小姐，平心而論，他也十分誠心的贊了我的請求。可是他並沒有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他不曾聽見他的母親提過，他說。似乎她從來不曾對他說起的。』

『不曾聽見過，自然啦！』那牧師的妻說。『所有的鄰舍都知道了，他却不

會聽見過！』

「這就是我們這裡的情形。我們至少會生活在希望里邊的，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希望了。有的時候我做彌撒什麼也沒有：沒有麥子麵包，沒有酒。而我們自己的境况呢，我連提也不想提了。」

安甯加正要起身告別的當兒，一個新的茶盤就出現在桌子上，有一瓶馬地拉葡萄酒（一）和兩個碟子：一個裝了香菌，另一個裝了一點魚醬。

「請你再耽一會用一點吧！」

安甯加服從了，忽忽的吞了兩個香菌，不肯喝酒。

「還有一件事我要問你的，」牧師的妻說着，「在我們的教區里面，有一個女孩子曾經給彼得堡的一個女伶做過近身。她說做女伶的生活是很好的，只是每個月得換一張特別證（二）……這可是真的？」

（一）Maboira——大西洋馬地拉島出產的著名的葡萄酒。——譯者

（二）這是指當時妓女所必須領的一種「黃色證」。——譯者

安甯加睜大了眼睛聽着她，不懂她的話。

「這是說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牧師解釋道。「只是，我想她所說的是假的。相反地，我聽見許多女伶得到政府的獎金。」

安甯加知道「越入森林，越見大樹」，於是起身告辭了。

「我們還以為你現在不再上舞台呢！」那牧師的妻繼續着。

「幹嗎我要這樣呢？」

「噢，唔，你是個閨秀呀，你知道。現在你成了年，你自己有一座莊園了——還有比這更好的麼！」

「不，我不打算在這里住下去的。」

「我們真希望你住呢！我們兩口子老是說着，我們的年青閨秀一定在波哥勒爾加住下來的。這里在夏天是很不錯的呀；可以到樹林里面檢香菌去。」

「即使是在乾燥的夏天，我們也有很多香菌的呢，」牧師接着她說。

終於安甯加離開了他們。當她到波哥勒爾加的時候，她第一句話便是要馬兒。『請快一點！』可是菲杜里支只是聳了聳他的肩頭。

『馬兒嘛，對！我們還沒有喂過呢？』他咕嚕着。

『可是爲什麼還沒有？真要命！好像你們全決定要阻礙我動身似的！』

『當然是啦！自自然然啦。誰都知道你是不能在溶雪的夜里跑路的。你可能在溶着的雪里拋錨的——因此我們想你還不如在家里的的好。』

網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屋子已經熱起來了。床子已鋪好了，茶炊是在寫字桌上放着。亞菲苗式加把網蓮娜·彼得羅芙娜死後剩下來的一個舊花頭的茶葉罐底層的茶葉的殘渣，都收集了來。在泡茶的時候菲杜里支交叉着臂膊站在門口，面對着這年青蘭秀；瑪爾哥芙娜和打雜站在他的兩邊，這態度是說他們無論如何，準備請求她不要走到天涯海角去的。

『這是你婆婆的茶葉，』菲杜里支開始了談話，『她死的時候罐底還有一點』

剩下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要把罐子拿去，可是我不同意。也許年青小姐們回來呢，我說，而且還不曾買得到新的茶葉就需要了呢。好，他就不要了，實際上他還開了玩笑：「你自己把它用掉的，你這老昏蛋，」他說，「罐子空了的時候，把它送到戈羅維路伏去！」我想他明天就派人來把它要去的呢。」

「你該在那時候給了他的呀。」

「與幹嗎？他有的是茶葉。總之你喝完了我們也可以喝一點的呀。順便問一問，小姐，你要把我們送到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手里去麼？」

「當然不，」

「好呀。我們不同意的。你知道。我們想，如果你把我們送到他那里去，我們須得預先辭工的。」

「爲什麼要這樣？我的舅舅真是這樣可怕的麼？」

「不，可是他老是談個不休，叫人累死了；他的話多得，足夠叫你衰老

的。」

安甯加不由得笑了起來。猶獨式加的冗長的格言式的談話，真正是一件討厭的事。這就像一個開了口的滿是膿血的瘡。

「好吧，你自己怎樣決定呢，小姐？」菲杜里支繼續着。

「你是說什麼，我決定怎樣麼？」安甯加有點不安地問，她預先知道她重又次要傾聽關於「寶貝」之類的論辯了。

「可是其實你現在不再是個女伶啦？」

「是的，我要……這是說，我還沒有想過。可是我盡我所能來養活自己。究竟有什麼害處呢？」

「這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呀，拿着個羯鼓兒在市集里穿來穿去，娛樂着醉漢們！你是個閨秀呀，你知道。」

安甯加不做聲，只是蹙起了眉頭。她的心痛苦地想着這樣的問題，「天呀！

我什麼時候纔可以離開這里呀？」

「當然你是最懂得怎樣處理你自己的，可是我們却希望你會回到我們這里來。屋子是溫暖的，而房間也滿多——你可以在里面打野球的！你的婆婆什麼都弄得好端端的。如果你厭煩，你可以駕一輛車子遊它的去，而且在夏天還可以檢香菌！」

「我們這里各種各色的香菌都有的是，而且檢不完的！」亞菲苗式加引誘地低聲說着。

安甯加兩條臂膊都靠在桌上，竭力不聽她們的話。

「這些地方有一個女孩，」菲杜里支無情地說，「曾經在彼得堡做過用人——她告訴我們說所有的女伶都得領一張證。她們這張證每個月得給警察局檢查的！」

413

安甯加簡直忍不住了：她好像整天要聽這樣的話似的。

麼？」

「菲杜里支！」她嚷了。「我什麼時候難爲過你呢？你罵我覺得心里好過

她已經受夠了。她的咽喉塞住了——再有一句話，她就會哭了的。

五、同居的樂趣

照原題字面的翻譯，應該作「苟合家庭的樂趣」，但中文這幾個字比原文的語感（Zusammen）較重了，所以這裡用「同居」兩個字眼，表示未經正式手續結婚的家庭之意。——譯者

在彼盾加事件之前不久，綱蓮娜·彼得羅芙娜有一次到戈羅維略伏去的時

候，發覺葉芙柏拉克西雅看上去稍爲胖大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是在農奴時代長大的，對於這一類的事情，她有一副特別銳利的眼睛，因爲在那些日子里，女用人的懷孕常常引起了澈底的並且頗有趣味的查究，而且被當作一條入息的源泉的。她剛好定睛的瞧了一下葉芙柏拉克西雅的胸脯，葉芙柏拉克西雅就馬上漲得滿臉通紅，一句話也不響的走了開去，十足意識到她自己的錯處了。

「來，來，我的美人，瞧着我！你是有了孩子是不是？」有經驗的老婦人向這做了錯事的處女詢問；可是在她的聲音里並沒有一點責備，正相反，她說得好像是開玩笑，差不多很快樂，好像她忽的感到了那美好的往昔的呼吸一樣。

葉芙柏拉克西雅什麼也不說，一邊是害羞一邊又是歡喜，可是她的面頰在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查究的眼光之下，越變越紅了。

「我昨天發覺你老是縮做一團——就是這麼着！你以爲你搖搖尾巴就變好人麼，是不是？不，親愛的，你別騙我！姑娘們的詭計我在三里外就全都看透了

的！喂，什麼風給你吹得來的？什麼時候？坦白點說呀！講呀！」

一大串的問題跟隨着來了。她是什麼時候發覺最初的徵象的？心目中有沒有
一個穩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是否知道快要降臨給他的快樂？葉茨柏拉克
西雅是不是用心調養？她有沒有拿過重的東西？如此這般。雖然葉茨柏拉克西雅
是懷了五個月的胎；她還沒有一個穩婆；她告訴過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了，
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對自己喃喃說了些什麼，合起掌就瞋着神像，好像是
說一切都是由上帝——天帝來的，所以天帝會供應一切；有一天葉茨柏拉克西雅
曾經不懂事的拿起了個茶炊，立刻就覺得她的身體里面有些什麼在刺痛似的。

「唔，你們成功一雙了，我得說！」
娜達娜·彼得羅芙娜關心地說着，當她聽完了這一切之後。「我看我要親自打理這件事情。你想想看，五個月還不曾提
到穩婆！你該看烏里達去，總之，你這頑皮鬼！」

「我是想起過的，可是主人不喜歡烏里達。」

『廢話，親愛的，廢話！他也許有些什麼不中意烏里達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現在沒功夫想它！除此之外呢，我們又不是跟她談愛！不，什麼也沒關係的，我親自來打理一下！』

胡蓮娜，彼得羅芙娜感到好像自己有點遺憾，說着在她這樣大的年紀還得給別人負擔，可是談話的題目是這樣的有吸引力，以致於她鼓動着嘴唇就繼續下去了：

『唔，我的美人，現在你脫身不得啦！你既然樂過播種，你現在就得準備收穫啦！你只要嘗試一下，親愛的，我養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有五個還是嬰孩就給葬了；所以我知道！那些討厭的男人真是給我們麻煩的！』她着重的說。

忽地她有了一個新的念頭。

『天啊！我相信也是在齋期的前夜呀！等一等，我來算一算！』

她們開始計算她們的手指，她們數了一次，兩次，三次——證明剛好不差是

在一個齋期的前夜。

「唔，有了有了！這就是我們的聖潔的隱士呀！我非得捉弄他不可了！我們的忠實教徒提出什麼事呀！我不放過他的！你可以相信！」老婦人說着笑話。

而且真正就在那一天吃茶的時候，嫻蓮娜·彼得羅芙娜當着葉芙柏拉克西雅的面取笑了猶獨式加一番。

「唔，我的謙虛的基督徒呀，你玩了一次好把戲！也許你的太太真是風吹了兒子來的？我得說你嚇了我一跳了，我的兒！」

起先猶獨式加對於他的母親的說笑是感到狼狽不堪的；可是看見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像一個好母親」似的而且「非常仁慈的地」說着話，他便慢慢的鼓起了勇氣。

「你真頑皮，好好！你真正是！」輪到他說笑了。可是，作為他的一向的習慣，他總不要在這重要的題目上去臉。

「頑皮，自然啦！我們一定要正正經經的談它一會。這不是一件小事情呀。這是一件神聖的事情——就是這麼着！雖然那並非應該這樣的，可是……對了，我們自然也必須極其仔細的考慮考慮！你有什麼意見——你要她在家里養呢，還是到城里去呢？」

「我不知道，媽媽，關於這我一點也不知道，親愛的！」普爾輝萊。烏拉策米里支推諉地說。「你真是頑皮呀，你知道！」

「唔，這樣子，你等一等，我的女郎！你和我馬上來好好的談一談，把我們要做的一切安排好。那些討厭的男人除了他們的快樂以外，什麼都不想的，我們女人得付這筆債！」

做了這樣的發現之後，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覺得有如一頭鴨子下了水似的。她對葉芙柏拉克西雅說了一整個晚上，還沒有說得夠。她的面頰漲紅了，她的眼睛閃耀着少女的光彩。

「你以為這是什麼意思呢，親愛的？這是……神聖的呀，你知道！」她說着。「雖然這一切並非應該的，但它總歸是真正的事情呀……聽！如果上天不幫忙，剛好是在齋期里，我就不肯和你下休的！」

烏里達是在她們商量之列的。起先她們討論了物事的實際的一面——究竟葉芙柏拉克西雅該要灌腸劑呢或是用什麼油膏之類擦肚皮呢。然後她們重又一次回到她們所選中的話題，開始屈算她們的手指——而每一次她們都算出了這孩子該是在一個齋期得到的。葉芙柏拉克西雅漲紅得像一朵罌粟花，可是也並不否認什麼，只是說她在這上頭沒有什麼選擇的。

「這我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她說，「隨便主人怎麼說。如果是他的命令，我怎麼可以反抗他呢？」

「唉，唉，你這小騙子，不必搖尾巴了！」綱蓮娜。彼得羅芙娜說笑着。「我想你是太歡喜了……」

簡而言之，這些女人們全都爲這事情樂起來了。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回憶起她自己的過去所發生的一出舊事，當然也就把它說了出來。起先她說到她自己的生產——她懷了呆子斯蒂奧伯加如何過那種淒涼的日子，如何懷着巴佛爾爲了杜布羅維諾的拍賣及時的趕到莫斯科，以及如何因此幾乎喪了命，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所有她的懷孕都是在很特別的情形下；唯一沒有給她麻煩的就是猶獨式加。

「我什麼不快都沒有覺得，」她說，「我經常坐下來，自己對自己想，我不是真正有了孩子呢。時候到了，我躺在床上，忽地我就生下一個孩子，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着的！這是我一生最容易的生產了！極其容易的罷！」

然後是一大串關於農奴女兒的故事。有幾個是她親自「捉」到的，其他則是親信的用人告密的，這中間主要的是烏里達。這個老婦人的記憶，帶着可驚的精晰，保存了所有的細節。把女用人的戀愛事件偵查出來，這是在她的整個沒有色

澤的，完全被大大小小的集積的財產所吸住了的過去，唯一可以挑動起一條活生生的浪漫司的琴弦的事件。

這就好像一本灰色的什誌里面的 *bonnie*。……（一）欄，讀者想在什誌當中尋出關於霧靄以及奧維德（二）之墓的論文——忽地翻到了一輛快活的三隻馬的馬車飛也似的去了……。女用人的屋子裡的情深的浪漫司，通常是殘酷地，自然是非人道地結尾的；有罪的女郎被嫁到遼遠的鄉村，常常是被嫁給一個農人，一個有着大家庭的寡佬；有罪的男人便被打發到軍隊去，或者派在牛欄里幹活。可是這些結尾的記憶卻多少有點褪了色（一般地說，有教育的人們的記

（一）外國什誌常有這樣的一欄，意即「文學」，載小說，故事，散文等

等。

——譯者

（二）*bonnie*——古代拉丁詩人。

——譯者

憶，關於她們過去的行爲，是極其寬大爲懷的），可是發覺這一戀愛事件一的真正過程依舊活躍如生。其實又有什麼奇怪呢！在那時候，也是用了同樣的吸引人的興趣來看的呵，正如今天的一些按期連載的小說，在那上面作者並不立刻寫出了男主人翁和女主人翁的相互的吸引，却在最動人的場面上加上一個句號，並且寫道：「且聽下回分解」。

「我真正愛過他們的麻煩！」媼蓮娜·彼得羅芙娜說。『有的想裝成若無其事，胆大妄爲一直到最後的一分鐘——想騙我！可是我是騙得的麼，親愛的，我親自把全部澈底弄清楚了！』她差不多是暴怒的說着，好像要威脅着什麼人似的。

接着一大串所謂有一政治」意味的懷孕的故事，在這當中媼蓮娜·彼得羅芙娜就不再是一個復仇者的姿態，而是一個幫助者和沉默的人了。

比方說，她的爸爸，彼奧得·依凡尼支，是一個七十歲的衰老的老頭了，他

的一個女用人忽然有了孩子，但爲了種種重要的原故，這必須瞞着他。不幸的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那時候和她的兄弟彼奧得·彼得羅維支不和，他嗎，也因爲一些說不出來的動機，對於這物事很有興趣，他想叫老人親眼看見他的寵幸的品格。

「你相信麼，我們的一切幾乎都是當着爸爸的眼來做的，他是在他的屋子里睡覺，那可愛的人，而我們却在很近的地方——輕輕的說話，翹起足尖走路！我用手按着她的嘴巴，蓋住她的哭聲，我把那污穢的床布拿去，當她的兒子生下來的時候——是那樣漂亮那樣健康的孩子呢！——我坐了一輛馬車，把他送到育嬰堂去！我的兄弟一個星期後聽見了，他只是嘆口氣：『唔，我的妹妹是謹慎的呀！』他說。」

4.5

另外還有一件『政治』意味的懷孕：這是發生於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姑姊——瓦爾瓦拉·米哈衣羅芙娜的。她的丈夫打土耳其人去了，她於是找了麻

煩。她好像發瘋似的跑到戈羅維略伏：『救救我，嫂嫂！』

『我們那時候是很不要好的，可是我並沒有表示出來；我好好的接待了她，我叫她安心，安慰她，藉口是她要來看我，把整個事情都好好的弄過了，以至於她的丈夫一生一點兒也不知道！』

喇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故事這樣子的說着，必須承認的是，很少說故事的人有她的聽衆那樣留心聽的。葉芙柏拉克西雅聽着每一個字，好像一些奇怪的童話在她的眼前演出了；至於烏里達呢，大多數的故事都有她在內的，而現在只是抿了抿口唇表示同意而已。

烏里達呢，也已經衰老了，卻也在快活着。她的一生是苦惱的。從早年起她就被卑下的慾望所消耗，一心只是夢想着她的主人們，欺負着她的同伴，可是她卻也並沒有幸運。她剛好踏上了梯子的較高的一級，便又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把她扯下來，並且陷入無底的深坑。她把一個中用的僕人的一切性質都集於一身；

她是陰險的，長舌的，總是不老實的，可是她是這樣的渴望着要取悅每一個人，以至於所有她的惡毒都化爲烏有。在從前只要是刺探女用人屋子里的什麼秘密，或者諸如此類的旁的陰私事情時，嫻蓮娜·彼得羅芙娜是甘心要利用利用她的，可是她從來不曾讚賞過她的服務，也不會把她提高到任何重要的地位。因此之故，烏里達訴苦求憐的時候，誰也沒有睬它，因爲人人都知道她是個陰險的女人，這一會咀咒你下地獄，另一會又極起殷勤奉承了。她這樣地鬥爭着，要在生涯中找出她的活路，但什麼也得不到，直到最後農奴制度取消了，纔結束了她的卑賤的慾念。

427

她年青的時候，是確曾有過明白地提起了她的希望的物事的。有一次回到戈羅維略伏的時候，普爾潔萊·烏拉第米里支曾經和她發生關係，據傳說是她會爲他生了個孩子——這引起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對他生氣了好幾年。故事並沒有說他們的關係在他不斷的回到他老家來的時候是否還在繼續，但無論如何，烏里

遠的希望總是以最討人厭的方式給捧在地下摔得粉碎了，那是在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一直在戈羅維略伏住下來的時候。他一回來，她就跑到他面前，敘述着一些在那裏面姍蓮娜，彼得羅芙娜差不多都是欺騙詐取着的故事；可是雖然「主人」是優雅地傾聽了這閒話，但只冷然望着烏里達，並且記不起她在過去的一服務了。她的希望受了這樣的侮辱，和欺騙，她便跑到杜布羅維諾，在那兒，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由於憎惡他的兄弟的原故，歡迎了她，並且叫她做他的管家婦。她的幸運好像是到臨了一個時期。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坐在樓上的他的屋子里，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而她就和她的日子，花費在窖子和儲藏室里的奔走中，叮叮噹噹的響着她的鑰匙，大聲的談着話，罵着她所極力要損毀的姍蓮娜，彼得羅芙娜。

可是烏里達不慣平穩地享受她的好運氣，卻太中意於不老實了。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酒是喝得這樣多，誰都可以清楚地知道那結果的。普爾輝萊，烏拉第

米里支明白，在那樣的環境里，烏里達是一個十足的寶貝——於是重又招呼了她，她從戈羅維略伏那里得了命令，要她決不可離開這犧牲者一步，決不可向他反對什麼，甚至他憎恨他的兄弟也不置反對，並且儘可能的阻止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干預。這是一種家庭的犯罪，但卻不像猶獨式加牽強地計劃出來的，好像是不能地，必然地發生的事件一般。不消說，烏里達是實行猶獨式加的命令的。巴佛爾·烏拉第米里支常常憎惡他的兄弟，可是他越是如此，就越少肯聽婀蓮娜·彼得羅芙娜關於「佈置」的說話。這個垂死的人底每一種表情，每一句話，立刻給報導到戈羅維略伏去；因此猶獨式加能夠有充分的判斷，決定什麼時候他應該以他自己所創造的環境的主人底姿態，出現在這場面中。他極端的利用了這，他到杜布羅維諾的時候正所謂有如它自己剛恰跳入他手里一樣。

猶獨式加爲了這事件給烏里達的報酬，是給她一件絲綢，可是他並不引她做親信。再一次烏里達給從不安定的高處筆直的拖下無底的深坑，而這一回，似乎

世界上沒有人再向她招手的了。

作為特別酬報她「在他的親愛的兄弟臨危之時給他看護」的功勞，猶獨式加指定了小屋的一角給她，有幾個先前的農奴在取消了農奴制度之後住在那里的。在那里，烏里達終於收起了她所有的怨念，而當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選中了葉芙柏拉克西雅時，對於這她遠非不快，倒是第一個來向這個「主人之婦」表示她的敬意，吻吻她的肩頭的。

而忽地，就在她感到完全被遺忘了被棄去了的時候，她的命運重又回轉來；葉芙柏拉克西雅有了孩子。他們記起了在用人的小屋子底什麼地方，住着一個「有着金手的」婦人，就向她招手了。真的，雖然不是主人本身向她「招手」，可是無論如何他並沒有給予阻礙。烏里達走進屋子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手中替她拿過茶炊，稍稍的向一旁變了一下，便精力旺盛地把它拿到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正在坐着的那餐室里去了。而「主人」卻一句話也不說。

她想，在另外的場合里，她確實笑過了，那也是她的手里拿着一個茶炊，在走廊里碰到他，遠遠的便向他叫着：「站開一點，老爺——我會燙了你的。」

當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叫她參加這家庭會議時，烏里達是極其拘謹的，而且不敢坐下來。可是當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用友誼的聲音命令她說，「坐下來呀！何必耍花槍呢——沙皇已經使我們平等了！坐呀！」她纔坐下。起先是很謙遜的，接着才平靜下來。

那婦人也有她的記憶。自從農奴時代起，就有無數沒有味道的往事積聚在她的頭上。除了做精緻的事情以及喚出女用人的戀愛事件之外，烏里達在戈羅維諾伏的一家，經常演着醫生和藥師的角色。她一生製過多少的芥子膏、消炎膏、尤其是灌腸劑呢！她曾爲了老主人烏拉第米爾·米哈里支做過，爲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做過，而且爲每一個少主做過——而且保留了最可敬的記憶。而現在這些記憶就差不多無邊無際……

戈羅維略伏的房子好像神秘的地活起來了。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經常地從波哥勒爾加到來看她的「好兒子」，對於還沒有名字的什麼物事的準備，是在她的監督之下活躍地進行着。晚茶用過之後，三個女人就退到葉芙柏拉克西雅的屋子裏，享用着家製的果醬，捉着「呆子」，一直到夜深還沉醉在記憶當中，這些有的時候會叫那年青的女人漲紅了臉皮。最小的突發事件也供給了一串新鮮故事的機會。葉芙柏拉克西雅拿出了一些覆盆子果醬——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就記起當她帶她的女兒蘇尼亞的時候，她是怎樣不能忍受覆盆子的那種氣味。

「她們一把它拿進屋子我就嗅出來了！我只是嚷着，「把那該死的混蛋拿去，拿去呀！」可是養了孩子以後，我又不覺得了，却又中意它了！」

葉芙柏拉克西雅上了一点魚子醬——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就記起了恰恰是關於這的一樁事件。

「魚子醬嘛，噢——關於這，我曾經歷過一件最特別的事情！我出嫁了一回

個月——忽的感到只是要吃一點魚子醬！我老是悄悄的走到儲藏室去，吃呀吃的——所以有一天我對我的丈夫說，「這究竟什麼道理，烏拉第采爾·米哈依里支，我這樣的歡喜魚子醬呢？」他就笑了笑，說，「唔，親愛的，你懷了孩子吧。」真的，九個月之後，我就生下了呆子斯帶與伯加！」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對於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懷孕，保持了他的謎一樣的態度，從來就不會決斷的認為他要做點什麼。這自然而然使女人們感到不舒服，也防礙了他的相互信任，所以她們一古腦兒讓猶獨式加置身事外。如果晚上他參加了葉芙柏拉克西雅屋子里的聚會時，她們就絲毫沒有禮貌的把他趕走。

「你去你的，我的好人！」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輕快地說。「你已經做了你的工作；現在是我們——女人們的事情了！現在是我們的日子了！」

猶獨式加謙遜地退去。雖然他有了機會譴責親愛的好媽媽對他不客氣，可是在他的心的深處，他覺得她們讓他安靜，而且婀蓮娜·彼得羅芙娜對於顯然傷透

他的腦筋的情況極其感到興趣，這使他非常快樂。如果不是她，天曉得他得怎樣把這醜事暗中了結呢，這想頭會使他苦惱過咀咒過。而現在他希望，靠了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經驗和烏里達的伶俐，這一困難斷不會弄出壞事來，也許他會在一切完結的時候，纔聽到這事件的呢。

×

×

×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的希望並沒有實現。首先，是彼盾加的不幸事件，跟着不久來了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死。他得親手料理一切，並沒有一點兒秘密轉讓的前景。他不可能把葉芙柏拉克西雅藉口「不道德」送回家去，因為，由於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干預，事情已經傳了開去，而且變成公開的財產了。信賴烏里達是沒有用處的，因為，儘管她怎樣聰明，祇要你信賴她，就總得和法律有什麼不便的。猶獨式加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衷心在淒涼地感到了他的孤寂，第二次他漠然地明白，在他的周圍的人們不僅僅是一些祇爲了要使他負擔的小卒

呢。

「爲什麼她不能夠再等一下子呢！」他對自己埋怨起他的親愛的好媽媽。『她可能把這一切聰明地靜靜地弄得妥妥當當，那才撒手的，祝福她呵！如果這時候纔死，那倒沒有什麼呵！我真爲這老人難過，可是，如果這樣纔是上帝的意旨，那麼我們的眼淚，醫生、藥物、以及我們自己是反抗不了的！這老婦人已經過了她的好日子，而且好好的利用了！她生活得和她的身分適應，而且養育了她的孩子們。她是會過好日子的，而這已經夠了！』

他的煩亂的心頭從不能停留在表現任何實際上的困難的事物，而且，如像往常一樣，他這顆心立即轉到一件更爲輕鬆的主題，關於這他可以無停息地而且毫無妨礙地說個不停。

『而那是怎樣的一種死呢！真的，只有正直的人纔得到這樣的結局呵！』他對自己說了謊，可是他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扯謊呢，或者是在說實話。『沒有痛』

苦，沒有悲哀，——什麼也沒有！她嘆了口氣——於是她就不再存在了！唉唉！媽媽，媽媽！她的面孔是很好的笑容，而她的面頰是玫瑰色的……她的兩隻手合着，好像是在祝福，她的眼睛閉上了……永別了！」

忽地就在這悽愴的話語之中，有些什麼刺痛了他。又是那壞事情……咀咒它呵！爲什麼媽媽不可以多等一會兒呢！只須一個月，或者還不要——然後，她儘管去呀，儘管死呀！

有一個時期，他試着要避開烏里達的問題，好像他從前避開媽媽的問題一樣：『我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可是這樣的方法並不能回答烏里達的，她是一個鹵莽的婦人，而且知道她是佔了他的上風的。

『你以爲我知道麼？是我找她麻煩的麼！』她從頭就截斷了他的話。他明白，他把誘惑者和作爲他的罪行的結果底旁觀者愉快地給合起來的這種希望，是給摔在地上粉碎了。

不幸是愈來愈近了，這是避免不了的，幾乎是可以把握着的不幸啊！它任何時候都追逐着他，而最壞不過的是，它麻木了他的胡思亂想的機能。他竭力要放棄這種觀念，要把它拖到空談的激流中，可是他在這上頭也只能得到部分的成功。他嘗試着要逃避到「智慧」的不易的法則里，玩弄着它有如玩弄一個可以無限地放展開來的線球。他想起了俗話所說的頭髮可數，以及屋建於沙上；可是當他的閒想開始一個隨着一個平滑地滾下某個神秘的深淵，一當他完全確信他可以永遠放展那線球的時候——一句話忽地就闖進來，把這根線忽地切斷了。哎！這句話就是「通姦」，這句話指定了猶獨式加連對自己也不敢承認的一種動作。

因此，在忘記以及放棄這種想念的枉然的企圖之後，他知道他是被困惑了，他覺到了煩惱。他在屋子里踱來踱去，什麼也沒有想，只是意識到在他心裏的一種沉下去的嚼吃着的感情。

這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有了阻止他的思想底開流的物事。一直到這時為止，他的空想無論向那一方面進行，碰到的只是無涯的空間，在那當中有着各種各式觀念的結合底地方。甚至於伏羅頓加以及彼盾加的悲劇的命運，和娜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死都不會引起過他任何精神上的困難。那些是人人都認為是不常的物事，可以用傳統的，一般所認識的態度來對付的。安魂祭啦，彌撒啦，紀念宴噫，如此這般。——他什麼都依照習慣去做，這樣就是所謂在人神的面前，顯出了他的做法是對的。可是通姦……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這就等於把他揭穿了，等於把他整個生活的虛偽揭露出來！真的，大家常常說他是一個暗算家，一個「吸血鬼」，可是這些謠傳在可靠的事實上有着這樣不足道的基礎，使他可以有充分的權利向他們挑戰，向他們要求證據！而現在呵……他可在通姦這上頭被人捉住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可否認的通姦（他甚至還沒有採取任何手段，靠了娜蓮娜·彼得羅芙娜——，「唉唉，媽媽，媽媽！」——甚至還沒有時間去扯一

個謊)，還有是『在一個齋期的前夜』呀……呢！

這些內心的熟慮，如他們的主題所不可避免的，顯示了多少有點良心的覺醒。可是問題是在於，猶獨式加會聽它發展呢，還是他的卑劣的心胸如像往常一樣的供給他若干逃避的方法，使他可以濕也不濕的從水里走出來呢？

當猶獨式加在自己的淺薄的重担下面呻吟的時候，一種想不到的內在的轉變，漸漸的在葉芙柏拉克西雅的心中進行着。她的馬上就要成為母親這事情，好像把束縛着她的心胸的繩子解鬆了。她一向對於什麼物事都漠不關心，而且把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當作她必須要侍候的「主人」。現在第一次她好像覺悟到她在人生中有她自己的一部分，在那部分里，她是主要的人物，而且不能夠泰然被人欺負的。結果是她的面部的那副表情，通常是灰暗笨拙的，變成光輝和智慧得多了。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死，是在她的半昏迷的生活中的最初的情醒的影響。

這老婦人對葉芙柏拉克西雅的豫期的做母親底態度，顯然是很特別的，可是無疑地和猶獨式加的卑劣的令人作嘔的遁辭比較起來，她的倒是極大的同情。因此葉芙柏拉克西雅開始把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看作她的戰友，好像預先見到一些對她的攻擊似的。她的預感當她不能意識的把它們公式化起來，却只是爲這一大串的模糊的希冀心所苦惱的時候，就更加存在了。她的智慧，不足夠告訴她這種攻擊會從什麼地方襲來，以及採取怎麼樣的一種方式；可是她的本能却表示得這樣深微。使她一看見猶獨式加，就感到一種不可計算的恐怖。『是的，它會從這裏襲來呀！』通過她心靈的深處回響着：從這裏，從這個充滿着灰塵的棺材襲來呀，這她曾不過是他的一個僕人，而他呢，靠了某些奇蹟，却一下子變成『她』的孩子的父親和領主！這種思想在她心中所引起的感情，是和憎恨的心情血肉相關的，而且當然可以發展而成爲憎恨本身，要是她沒有在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同情找到了慰藉的話。她的仁慈的閒談，實在叫葉芙柏拉克西雅沒有時間去思想。

可是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起先退回波哥勒爾加其後就一總消失了。葉芙柏拉克西雅幾乎感到恐怖了。戈羅維略伏這屋子所沉沒在那裏的寂靜，只有被猶獨式加偷偷的在走道上走去，牽起了他的長衣的裙腳在門口偷聽的聲音所劃破了。有時，這個僕從由院子里跑進來，砰的一聲打開了女用人的屋子的門戶，然後寂靜重又好像從每一個角落里爬了出來——死一樣的寂靜用了一種妖魅的痛苦底憂鬱，填塞着人的心懷。當葉芙柏拉克西雅是在懷孕的最後幾天的時候，她甚至於沒有被日常的家務所分心，在舊的日子里，這些家務使她全身通通累了，到傍晚她就差不多昏了一半。她竭力要對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表示親愛，可是在感覺遲鈍如她的人也祇能引導出使她失望的生氣的場面。因此她得坐下來，兩手放在膝上，想着想着，這就是說，成爲心焦的犧牲品。焦慮的情況，是每天增加的，因爲婀蓮娜，彼得羅芙娜的死放開了烏里達的兩手，並且給戈羅維略伏這屋子帶來了新的開話的要素，這里猶獨式加的心靈所能安息的唯一重要的話

題。

烏里達明白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是害怕的，而且在像他的舉法的那樣淺薄和批謔的性格里，是很接近於憎恨的。此外，她很懂得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不但不能夠愛，而且不能夠憐憫。她知道他之養葉芙柏拉克西雅純然是因為她負責日常家務的不滑進行。靠了這些簡單的資料，烏里達就能夠不斷的使猶獨式加每當有些什麼使他想起未來的不幸時，就在胸中起伏的憎恨底情緒，躍躍如生。在一個短時間內，葉芙柏拉克西雅被困在一個經常的閒話網中。烏里達經常向注人「作報告」。有一天她到來埋怨着家常的食品為何給胡亂的糟塌了。

「我說，先生，你這里真是用得太多食品了！我今天早上到窖子去拿點鹹肉；我以為有一桶新的是開始用了不久的——可是當我看了看，只在底層不夠兩三片了！」

「真的麼？」猶獨式加問着她。

「如果我不是親眼看見，我也不相信的！人人都去用牛油、粟米、葫瓜——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這真是出格！在別的莊園，用人是嘗着豆粥的——對於他們其實已經很夠了！——可是這裏他們經常用的是牛油，而且是新鮮牛油呢！」

「真的麼？」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十足的駭死了。

改天她又進來，偶而又說了一兩句家里用的麻布。

「你真正應該放開葉美柏拉克西雅呀，親愛的主人。當然啦，她年紀小，事情不熟悉，可是就拿麻布來做例吧……她不斷的拿它來做娃兒的床布嘴布，是那樣的好的麻布呀！」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的眼睛閃着，雖然他沒有說什麼，可是烏里達的話語簡直就壓抑着他的心。

「自然啦，他關心她的娃兒，」烏里達繼續用一種甜蜜的聲音說。「她想着她的世界……她可能希望他是個王子呢！可是人家以為她的孩子該也可以一樣

的睡在粗麻床布上頭的……想想她的身份看！」

有的時候她只是窘着猶獨式加。

「我想問一問你，親愛的主人，」她開始了，「你打算把那孩子怎麼樣？你把它認做你的兒子呢，還是像別人似的把它送到育嬰堂去？」

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對她生氣地瞧了一眼，她就不再說下去了。

在各方面沸騰的憎恨里面，時間是越來越近了，馬上就會有一個小小的會哭的「上帝的僕人」出世了，這可能在戈羅維略伏的家務當中安排下這一種或別一種道德的紛亂，而且同時增加了住在世界上的會哭的「上帝的僕人」的數目呢。

×

×

×

是在晚上六點鐘敲過以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作過了下午的小睡，正在坐在書桌那里，在一些紙頭上面填寫着數字。他正在研究這樣的問題，假如綱連娜·彼得羅芙娜沒有把祖父彼奧得，依凡尼支在他命名日給他的一百紙盧布收

爲己有，卻把這筆款用普爾輝萊兒子的名義投資出去，那麼他現在可能得到多少錢呢。結果似乎並不會十分多：只是八百紙盧布。

『那是不多的，當然啦，』猶獨式加反省道，『然而最好是儲備萬一呢。如果你需要，你可以拿出來。你不必向人家要，不必求人家——你拿了你自己的東西，要了你祖父給了你的東西！唉唉，媽媽，媽媽！我奇怪你怎麼能夠這樣草率呢！』

445

唉！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已經從最近使他的閒想麻木過的焦慮恢復了過來。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懷孕和嫻運娜·彼得羅芙娜的突然底死亡所給予他的困難引起的可以說是天良底影子，漸漸的消滅了。他的胡思亂想的習慣如像往常一樣的進行着，經過了偉大的努力，他到底將他的『困難』的觀念淹沒到空話的大海中。說他意識的地達到了某種決定，這是不可能的；但總而言之他經常依賴來嘗試一切境况的他所寵愛的老公式，一下子忽地出現在他的頭腦里：『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都不允許，我什麼都不要！』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使他苦惱的內心的

煩亂很快就結了尾。他現在把葉芙柏拉克西雅的生產當做一件與他完全沒有關係的物事，因而他的面孔也現出了一種並不熱中和看不透的表情。他幾乎完全全地漠視了葉芙柏拉克西雅，甚至於連她的名字也不再提起了；當他偶而問到她的時候，他說：『那個女人可還不舒服麼？』總而言之他表現得這樣的強，連烏里達這個在農奴時代好好地訓練出來了解別人內心的技術的，也懂得：跟一個準備接受任何境况的男人，是無可爭鬥的了。

戈羅維略伏的房子陷入了黑暗中；只有在主人的書室里和在走道的那一頭底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房間裏有着燈光。靜寂統治着屋子里猶獨式加所佔的那一部分，只是被他用來計數的算珠的格格作響和鉛筆寫字聲音所劃破。忽地一陣遠遠的可是打動心胸的呻吟，傳到書室里，落下整個的寂靜當中。猶獨式加嚇了一跳；他的唇抖着；他的鉛筆劃了一個之字曲線。

『一百二十一盧布加二十盧布十戈比克』……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喃喃

說着，要把這呻吟不愉快的印象忘記了去。

可里呻吟越來越多，越淒涼了。是這樣的難於繼續工作，以至於猶獨式加離開了他的書桌。起初他在屋子里來回的走着，竭力要充耳不聞，可是好奇心漸漸的征服了卑怯。他偷偷地打開了他的書室的門，把他的頭伸到鄰近的屋子的黑暗

中，以一種等待的態度傾聽着。

「天呵！我相信他們忘記了在聖母像前點起神燈了！」這句話在他的心中掠過。

什麼人的焦急的脚步從走道上傳過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忽忽的縮回頭來，關上書室的門，蹑手蹑腳的跑到神像跟前。一秒鐘之後他是一十足的武裝起來了，因之當房門打開，烏里達衝進屋子裏的時候，她發見他是在祈禱，他的手在他身前合着。

「我恐怕我們的葉芙柏拉克西雅快要斷氣了，」烏里達說，一點也沒有考慮

猶獨式加的祈禱。

普爾耀萊·烏拉第米里支却連身子也不轉過來，只是比之剛才更急速的動着他的嘴唇，代替了回答，他在空中揮了揮手，好像要趕走一隻執着的蒼蠅一樣。

「你揮手是沒用處的！我告訴你，葉芙柏拉克西雅很糟了——她立刻可以死掉的！」烏里達祖魯地說着。

其間猶獨式加並不過轉身子來，只是他的面孔看上去非常靜穩，好像在向那仰望之際，他已經放開了所有人間的痛苦，簡直不能明白爲什麼人家要來煩擾他一樣。

「雖然祈禱的時候責備別人是一件罪惡，然而當作一個男人，我必須向你指出，我請你以後不要在我做祈禱的時候打擾我！」他用了一種適於祈禱的聲調說着，却讓自己搖了搖頭，作爲基督徒式責備的記號。「唔。有什麼事？」

「還不是葉芙柏拉克西雅在喘氣，生不出來了麼！人家以爲你第一次聽見了

的！唉唉，你……來看看她呀，至少！」

「看什麼？我又不是醫生。我什麼意見也說不出來的。此外呢，我什麼也不知道，關於你們的事情我是什麼也不懂的。我知道屋子裏有一個病人，可是她生什麼病，爲什麼生病，我承認我從來就沒有興味去查問的，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如果病得很糟，立刻請牧師來！請牧師來，和他一同祈禱，點起神燈……這之後牧師和我可以用點茶的！」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覺得，在這樣似的一個千鈞一髮之際，還能夠說得如此無動於中，自己很是滿意了。他留心她信賴地瞧着烏里達，好像在說：「你現在捉我不住的！」連烏里達對於這樣的泰然，臉孔也宛如有所失了。

「你來哇！看看她哇！」她重複着說。

「我不來，因爲沒有來的條件。如果有什麼需要，我不需你請，自家會去的。如果有事，我走三里路我也去的；如果走七里路——也一樣的去！管它風霜

而得，我還是走的！因為我知道有我的事，我就必須去！」

烏里遠以為她是睡着了，在夢中看見撒旦（一）走出來

「去請牧師呀，這是不同的一回事。這就是懂事理。祈禱——你知道福音書里關於祈禱是怎麼說的？祈禱——可以醫病——是這樣說的。因此你還不如仔細考慮看！請牧師來，一同祈禱……我也同時祈禱。你們在神像室里祈禱，而我就請求上帝光臨我的書室……我們可以把力量聯合起來：你們在那邊做，我在這里——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的禱告該能夠達到上帝的！」

他們請了牧師來，可是在他到達之前，葉芙柏拉克西雅已經在苦楚呻吟中生下了一个孩子。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從屋子那一頭的來往奔跑以及開門關門的聲音中，猜中了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自然，幾分鐘以後，急速的步聲

（一）惡鬼的名稱。

——譯者

重又在走道里聽見了，烏里達衝進書室里，臂上抱着一個用白的什麼東西包裹起來的小東西。

「這里！瞧！」她嚴肅的宣告說，把孩子一直拿到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的臉孔面前。

猶獨式加好像遲疑了一會兒，他的身子向前傾着，他的眼睛閃着。可是這祇是一會兒，因為他立即討厭地離開那孩子，向着這方面揮動着雙手。

「不，不！我害怕他們！……我不中意他們！下去吧……去吧！……」他用了幾乎不能形容的避忌的表情說着。

「你至少得問一聲究竟是男的還是女的呀！」烏里達忠告他說。

「不，不……我幹嗎要問？……和我沒關係！這是你們的事情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不懂，而且也無需乎我懂……走吧，爲了基督的原故！」

重又好像是撒旦的形象……烏里達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一定把它扔到沙發上……』她恐嚇着說。

可是猶獨式加並不容易受到影響。當烏里達發出恐嚇的時候，他已經轉身向着神像，謙恭地舉起了臂膊向着上天。他顯然是在請求上帝寬恕一切：『有知無知，思想語言行動』犯罪的一切人，多謝上帝，說，他不是小偷不是強盜不是姦夫，說，上帝以他的慈悲，已經堅實地把他的兩條腿種在公正的路上。就是他的鼻子也因為激動而抖顫了，因此看了他一會之後，烏里達咀咒着走開了。

『唉唉，上帝拿了一個伏羅第亞，却給了我另外一個？』這念頭忽然很不相稱地閃過他的心，可是他馬上發現了這個意想不到的念頭底壞處，就怪討厭的拋了它。

牧師來了，做了一次祈禱。猶獨式加聽見歌者唱着『上帝之母，我們的防衛』就忍不住和起來了。烏里達跑過來，在門外咳嗽着說：

『他們給它的教名是烏拉第米爾。』

這個事實，和剛才迫使他想起死去了的伏羅第亞的思想底偏向，兩者的奇怪的暗合，觸動了猶獨式加。他在這上頭看見了上帝的手指，於是對自己這樣說，這一次却並不竭力要放棄這想法了：

『多謝上天！上帝拿去了一個伏羅第亞，又給了我另一個！這就是上帝的所爲呀！一個人失掉了什麼，以爲永遠不會再得到的了，上帝卻在用另外的方法把它積成一百倍！』

453

終於他聽說是茶炊準備好了，聽說是牧師已經在餐室里等待了。到現在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完全地與這個世界和陸了。他看見神父亞力山太在餐室里等着他。戈羅維略伏的牧師是一個圓滑的人，他竭力對猶獨式加保持了一種社交的態度；可是他很知道每個星期六，和在大節日的前夜，戈羅維略伏屋子所舉行的虔誠夜，以及每個月一號的特別祈禱——這意思就是給這教堂牧師每年賺來了約一百盧布的入息。他也知道教堂的領地還沒有確定的立下了邊界，因而不止一次

地，每當他坐着馬車經過牧師的草場的時候，猶獨式如總是說，「是一個很可愛的草場呀，這個！」所以神父亞力山大的安然的態度，並非沒有混和着一種理解的，這種理解逼迫着他以為每當什麼時候都以一個靜穆而快樂的表情來與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碰面，雖然他並沒有如此的理由。而當猶獨式加論到上帝，來世之類，發展了異教的看法時，神父亞力山大，雖然沒有直接指出這些投機，却也不以為它們是冒瀆或者不敬的，只把它們當做這貴族所沉湎下去的一種奇特的幻想。

猶獨式加進來的時候，牧師連忙向他致敬，而且更其連忙的縮回他的手，好像害怕吸血鬼會咬他似的。他正要恭喜他烏拉第米爾的誕生，可是再想一想，却不知道猶獨式加對這件事所持的是什麼態度。

「今天的霧比較大呢，」牧師開始了。「可是，人民相信，在這中間，自然很可以迷信，相信這樣的天氣，是溶雪的先兆了。」

「也許還會下霜的；我們正在想溶雪，而上帝却會下霜的！」猶獨式加急迫地說，急迫得有如快活地坐在茶桌跟旁，在這場合和丁伯羅賀爾招呼的。

「這是真的，人在他的夢想里，常常要得到不能得到的東西，要達到不可到達的距離，因此之故，要嗎就是自尋煩惱，要嗎就是找到了懺悔的機會。」

「因此我們應該弄清楚任何先兆預感，並且滿足於上帝所送給我們的一切。如果上帝給我們溫暖——我們就得歡喜溫暖；如果他給我們下霜——我們也就歡迎下霜！我們得把我們的火爐比之往常燒得更熱，而那些在外面旅途中的人們要把他們的皮衣裹得更緊，因此我們就可以保持好處和溫暖！」

「這好極了！」

「現在好些人歡喜對一件話題迂迴着，說，這不是它應有的，說，這並非原來的樣子，說，別的也許會不同的吧，可是這個我不喜歡。我自己不做狡猾的事，也不贊成別人做，這樣做是太聰明了——我的意見就是如此。」

「是的，這對極了。」

「我們在這世間全都是些客人和巡禮者；這是我對我自己的看法！喝杯茶吧，比如說，或者用點小小的點心吧……這是可以的！因為上帝給了我們一個人身體以及別的部分……即使是政府也不能禁止的；吃儘管吃，它說，可是必須閉上你的嘴！」

「你真是一點也不錯，這個嘛！」牧師清了清他的咽喉，並且作為他內心快樂的表現，把他向空杯的杯底，敲擊着杯碟。

「我的意見以為人之所以有智識，不是爲了要探求不知，却是要防止犯罪。假如舉個例子，我非常感到弱點或者昏亂呢，就要我的理智幫助來克服這弱點——於是我就做得很恰當了！因爲在那樣的場合中，理智真正可以幫助一下的！」

「可是信仰更其可以，」牧師稍稍的改正他。

「信仰有信仰的範圍，理智有理智的範圍。信仰指出了目的，而理智發現了

手段。它敲敲這一扇門，又嘗試着另外一扇……它四邊的游蕩着，而這樣做的時候，就發現了有用的東西。比如說，那些各種各樣的藥；藥草啦、藥汁啦、藥膏啦，所有都是我們的理智發現的。可是這一切必須合乎信仰，要是它給我們好處而不是害處的話。」

『對於這呢我也沒有異議。』

『有一次我讀過一本書，神父，它那里說一個人決不要蔑視智識的服務，如果它是受信仰所領導的話，因為一個人沒有智識很快就會變成熱情的玩具了。我相信，當然啦，沉淪是由於撒旦扮成蛇樣子瞞昧了一個人的理智。』

牧師並不反對這個，可是也不表示贊成，因為他還沒有知道猶獨式加是在說什麼。

『我們常常看見，好些人不但心里有罪，而且實際上犯了罪——而這一切都是由於缺乏智識。肉是引誘人的，而理智却又缺乏——這樣子人就沉淪了。他渴』

望着舒服和快樂和安適，特別是在女性的場合……如果你沒有智慧，你怎麼可以逃脫呢？可是如果我有的是智慧，我拿了一點樟油或者什麼油，在這裡擦了擦我週身，在那裡洗個身心潔淨——於是看着那誘惑消失了！」

猶獨式加獄了一下，好像等着要看牧師對於這個要說些什麼似的，可是神父亞力山大，依舊弄不清楚猶獨式加的目的，只是清了清他的喉嚨，說了幾句絕對不相干的話：

「我院子里養了些鷄鴨……它們全都因為晝夜交替的時候惶亂得不知所以，它們跑來跑去，咕咕咕的，不知如何是好。」

「這全是因為鳥類也好，獸類也好，爬虫也好，都沒有智識。一隻鳥是怎樣的一種動物呢？比如說，它沒有困苦，沒有痛楚——它只是飛來飛去！我今天早上往窗子外面一看：麻雀在肥料里啄着——這就是牠們的全部要求！可是一個人却不會滿足於這的。」

「然而，在某些情形之下，聖經却指出了天堂的鳥兒是我們的模範呢！」

「在某些情形之下——是的。我們該學鳥兒的樣，如果我們是在只有信仰而無智慧的場合下。祈禱，舉個例說，或者寫詩的時候……」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停了一會。他的脾氣是一個胡說八道的人，老是講討論當日的事件。可是他可以確當地把他關於這問題的考慮底形式，顯然還沒有在他的心里成熟。

「母雞是不需要智識的，」他終於說了，「可是她們沒有慾望。或者，不如說，她們有慾望，但誰也沒有以為她們可以抵抗這些慾望。什麼事情在他們都是很自然的；他們沒有財產來管理，沒有合法的婚姻，因此也就沒有守寡。她們無需在上帝面前或者上司面前負責，她們只有一個上司：公雞！」

「公雞！這是真的。他對於她們就等於土耳其的蘇丹。」

「可是人却把他們的生活安排得毫無自然之點，因之他需要很多智慧。他將

須小心自己不致陷入罪惡當中，也不要引導別人陷入引誘里。你說可是這樣的麼，神父？」

「絲毫不錯。聖神告誡我們說要挖取那犯罪的眼睛。」

「如果照字面說，是不錯的；可是一個人總得想方法，叫眼睛即使不挖出來，也不會被誘惑。一個人總得經常的祈禱，要勇敢的降服熱情。拿我做例子；我還是壯年，而且挺強健……唔，而且我還有女僕……可是這些絕對不會使我麻煩！我知道一個人沒有用人是不能夠的，所以我留着她們！我有男用人，也有女用人——各種各式的用人。一個人總需要女佣人的，你知道——到窖子里去，倒茶去，檢查食品去……唔，祝福她們！她們做她們的事情，我做我的；這就是我們過活的方式！」

說着的時候，猶獨式加試試看牧師的眼睛；牧師這一方面呢，也瞧着猶獨式加的眼睛。幸而有一枝蠟燭點在他們倆的中間，因此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瞧個痛

快，卻是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燭的焰火。

「此外呢，我這樣的思量：如果一個人和僕人厮混熟了，他們一定就要自由。於是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紛亂，粗暴和衝突。你說一句，他們就回你一句……我呢把這一切都避免了。」

牧師是這樣拚命的瞧着猶獨式加，以至於什麼東西都開始在他的眼前涸泳起來了。感到一個人對於相互的談話需要不時的加上一兩句纔是好儀態，因此他搖了搖頭，說……

「這個這個……」

461

「但假如你像別人似的做……例如像我的鄰人安彼託夫先生或者我另一個鄰人烏特羅平先生那樣……就很容易掉到罪惡里面的。那個烏特羅平先生大約有六個可怕的小東西在院子里耍着。可是我不需要這。我說的是這個；如果上帝把我的保護天使拿去了，這是上帝神聖的意旨，使我做一個餓夫。如果靠了上帝的慈

悲，我已經成爲一個嫁夫，那我就必須過活得純潔，使我的床不要給沾污。可是這樣子的麼，神父？」

「這很難呵，先生！」

「我知道這是很難的，可是我依然實行了。有些人說『這很難的』而我說爲難愈好，只要上帝給你力量。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甜蜜而安適的東西——有些人爲了上帝的原故總得忍受艱辛！你在這里，節制着自己——那里你就得到報酬，這里我們把它叫做艱辛，可是那里就稱爲功德！對不對，我說的？」

「沒有更好的了。」

「關於功德也得再說幾句。功德是不一樣的，你知道。有的功德大，有的功德小。你知道了沒有？」

「噢，當然不會一樣的。在大小功德之間頗有差異的呀！」

「我說的就是如此。如果一個人面面顧到：不說壞話，不尙空談，不評論人

是非，不傷害不拿去別人的東西……如果他也小心那些誘惑——這樣的一個人就可以使他的良心經常安靜。而且他就不會墨守成法！如果什麼人背着他說他的壞話，我想他甚至於無需考慮這樣的談話。帶着藐視就不管它——就這麼着。」

「在這樣的場合，基督教義不如說是叫人寬恕的。」

「好吧，或者是寬恕吧！我經常是這樣子做的：如果有人說我的壞話，我就寬恕他，此外還加上爲他所禱！關於他的祈禱要是能夠到達上帝，那對他挺好的，而且對我也好的：我所禱過了，就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就對了：決沒有比之祈禱更安人心的事物。憂愁和生氣，甚至於疾病都從心飛掉，好像黑夜見了太陽一般。」

463

「唔，多謝上帝！而且一個人經常總得這樣的做，他的生活一定要像燈籠里的蠟燭一樣的從各面都可以照得見……於是就不能說他多少壞話——因爲沒有說壞話的機會了！拿我們做個例子吧：我們在這里坐着。大家談着話——什麼人可

以因此怪責我們呢？現在我們可以去祈禱，然後告別。明天呢我們又起身……可不是這樣子的麼，神父？」

猶獨式加站起來，把他的椅子向後面吱吱的推着，好向是表示談話已經婉婉結束了。牧師也站了起來，舉起了他的手來祝福；可是作為特別的恩惠，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捉着他的手，用他的兩手緊握着它。

「你已經把他叫做烏拉第米爾麼，神父？」他問道，一邊憂心的對着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房間的方向，搖着他的頭。

「爲了祝賀神聖的王子聖，烏拉第米爾先生。」

「好的，多謝上帝。她是一個好用人，很可靠，可是智慧却並非她的長處！這就發生了那些人所謂的……通——通——姦——姦！」

第二天整天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坐在他的書室裏祈禱着要求保護。第二天他去早餐的時候，並不穿了他往常穿慣了的長袍，却像是在領日里似的穿了一

套燕尾服；每當他企圖做點什麼重大的事情時，他老是這樣的。他的面孔蒼白，可是閃耀着靈魂的光彩；一個快活的笑容流露在他的唇間；他的眼睛有着一種和藹的寬恕的表情；他的鼻尖，因為祈禱過多而變得稍爲有點紅了。他默默地飲了他的三盃茶，而每喝一口，就振動着他的嘴唇，合着他的雙手，注視着神像。好像是，儘管前一天他作了虔敬的努力，他却依舊等待着援助和保護似的，吞完了最後的一口，他就叫來了烏里達，自己站在神像面前，再一次用神靈的關係來使自己起勁起來，而且也爲了做給烏里達看不久就要發生的物事並非他的動作而是上帝的意旨。烏里達，却是一眼看了猶獨式加的面孔，就已經懂得在他的心的深處已經決定了什麼叛逆的事情了。

『這裏我已經祈禱過了！』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開始了，並且作爲表示服從上帝的神聖的意旨，垂下了他的頭來，作了一種聽天由命的姿勢。

『這好極了，』烏里達用了那樣毫無懷疑的了解底聲音回答着，這使猶獨式

加抬起頭來。

她站在他面前，一如她往常似的，把她的下巴靠在她的手里；可是她的面孔却加上了笑容。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搖了搖頭，表示了基督徒式的責罰。

「我猜上帝已經降慈悲於你了？」烏里達繼續着，他的警告的動作一點也沒有使她羞怯。

「你老是冒瀆的！」猶獨式加忍不住說了：「多少次我用說笑和仁慈來勸你不要這樣子，可是你依舊不變！你有着根壞舌頭……毒蛇的舌頭！」

「我想我什麼話也沒有說……人家常常說你一祈禱，上帝就降慈悲於你的呀！」

「這就是了，你『想』！可是你決不能把你所『想』的一切喋喋不休的說個不停，你有的時候總得閉住嘴。我是在說正經話，她卻誇耀她的想頭！」

代替了回答，烏里達只是交互的提起一條腿，好像用這樣的動作說明白；她

心里已經全部知道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所能對她說的一切了。

「好吧，那麼，聽我說！」猶獨式加開始說。「我昨天祈禱過了，今天也祈禱過了，結果是，無論如何我們總得爲伏羅第亞找個家。」

「當然啦！它不是一條小狗呢——你可不能把它淹死的。」

「住嘴，等一等！讓我說一句……：你這毒蛇！唔，我要說的是：無論如何我們總得給伏羅第亞找一個家。首先，我們必須可憐可憐葉芙柏拉克西雅；其次——我們必須把它養育成人。」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看了烏里達一眼，也許是希望她可能跟他好好的談一會兒，可是她很單純地甚至於有點冷笑地把事情解決了。

「呵！我把它送到育嬰堂去麼？」她問道，一邊直望着他的眼睛。

「噢，噢，噢！」猶獨式加大聲嚷道，「你已經全部擺布了麼，是不是，長舌小姐？唉，唉，烏里達，烏里達！你老是叫人摸不着頭腦！簡直大驚小怪的，和

你說話！可是你怎麼知道：也許我還不會想過育嬰堂呢！也許我……還爲伏羅第亞想起些什麼來呢？」

「好吧，如果你想過，那也並沒有害處的。」

「所以我要說的是：雖然我對伏羅第亞感到很是抱歉，然而，如果你考慮過，想透了，我們把它養在家里總不是妥當的。」

「當然不妥當！人家要怎麼說呢？他們會說：怎麼在戈羅維略伏家里有個陌生孩子呀？」

「是的，這也是的，可是還有別的事情：在家裏生長對於它是沒有好處的。它的母親還年青——她會把它縱壞的；我呢，雖然我老了，而且是個血統不相關的，然而，爲了它的母親的忠心的服侍，我不消說也會把它縱壞的。我害怕我能也是太寬厚了。我不會給那頑皮的孩子抽它幾鞭，我可能想起這想起那……而且會有無窮盡的淚水和哭喊——因此還是乾脆讓它去吧！可不是這樣的麼？」

「這是真的。你可能覺得麻煩透了的。」

「而且我是什麼事情都得端端正正的做的。我要伏羅第亞長成一個好人，上帝的一個僕人，和沙皇的一個忠臣。所以，如果上帝祝福它做農民，它就該知道怎樣做土地的工作……耙田啦，耕田啦，伐木啦——所有這些你也知道一二的。如果它的命運要做到別的什麼，它該知道做生意或者幹什麼活；我聽說有些人們從那里出來便做了牧師的呢！」

「從育嬰堂出來麼？噢，人家簡直把他們養成軍隊里的將軍呢！」

「不是將軍，但依然是……也許伏羅第亞會變成赫赫人物也說不定。人家在那里真正把他們帶得很好的，我確實知道。他們的小床是漂亮的乾淨的；濕乳母（一）是很健康的，孩子們穿了白色的小襯衫，他們有喂乳瓶子，有棉被，有

（一）即是以自己的乳喂人家的小孩子的乳母。

——譯者

揩嘴布……總之是什麼都有！

『可能得到手的最好的東西，當然嘍……給那些私生子！』

『如果它給拿到一個農民去養呢，好的，上帝保佑它！它會從小就習慣了做工，而做工，你知道，是和祈禱一樣好的——我們，現在——我們端端正正的祈禱；我們站在一個神像面前，劃了個十字，如果我們的祈禱得到上帝寵幸，他會賞我們的。可是農人在做工。有時他可能歡喜去端端正正的祈禱的，可是即使是神聖節日里，他也差不多沒有時間做的。可是，上帝依然看見他的工作，爲了他的工作賞他，就等於他爲了我們的祈禱賞我們一樣。不是每一個人能夠在宮殿里生活或者去跳舞的，有些人總得生活在渺小的茅屋里連一根煙突都沒有，並且要打理我們的母親大地！那一種比較快活呢，只有天知道。一個人儘可以在宮里生活，儘可以在豪華中生活，但他還得流着淚水踏過黃金，而別的人儘可以用麥稈做床子，麵包和麥湯做飯菜，然而他的心里却是一個天堂！我所說的可不是

「真向麼？」

「還有什麼比之心里有一個天堂更好的呢？」

「唔，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親愛的。你把那頑皮的小伏羅第亞裹得暖暖的，舒舒服服的，和他火速坐車子到莫斯科去。我給你準備一輛有蓬的馬車，一對馬兒拖起來；路現在是好走的，平滑得很，沒有洞，也沒有縫的——你只要舒舒適適的坐着，就開出去了！可是小心你要把事情全部做得妥妥當當——用我的方式，即如我們在戈羅維略伏一樣的做法，即如我最歡喜的做法，喂乳瓶子和乳頭必須很好而且很乾淨……小心你拿許多好好的小襯衣，床布，繡布呀搥嘴布呀氈子呀——諸如此類——把你所需要的都拿去！下些命令！如果他們不把東西給你，你就來告訴我——告訴你的老主人呀！你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在一間旅店里住下來。吃飯喝茶隨你歡喜什麼便要什麼！唉唉！伏羅第亞呀，伏羅第亞呀！竟要這樣子多麼可惜呢！離開你，我覺得很難過，可是有什麼關係呢，我的孩

子！在相當時期里你自己可以知道，這是爲了你的好處呢，而你會多謝我的！」
猶獨式加輕輕舉起了他的臂膊，並且動着他的口唇，當作內心祈禱的表現。
可是，這並不妨礙他看了烏里達一眼，而且發現了在她的臉孔上面掠過的嘲弄的
表情。

「怎麼？你要說什麼話？」他問她說。

「不，沒有。當然啦它發見它的恩主的時候，它是感激不淺的。」

「唉唉，你這壞蛋——壞蛋女人呀！好像我們準備連登記證也不要就拋開了它似的！你一定要拿一張登記證，好讓我們日後認得出來。他們把它養大，教它做一個好孩子，然後我們就拿了登記證去，說道，「把我們的頑皮的小伏羅第亞還給我們吧！」用了那麼一張登記證，我們就可以從深海里把它釣出來的……可不是這樣的麼？」

烏里達沒有回答，只是看上去比之往常更其冷嘲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

支再也忍不住了。

「噢，你毒蛇！」他說。「你心裏碰見了魔鬼吧。……上帝祝福我們！好吧，夠了。明天一天亮，你就得帶伏羅第亞去，而且要迅速，叫葉芙柏拉克西雅聽不見。帶它到莫斯科去，在上帝的保佑下。你知道那間育嬰堂麼？」

「我先前送他們去過的，」烏里達簡潔了當地回答，好像是暗示着過去的什麼東西似的。

「如果這樣子，我什麼也不必教你啦。你一定懂得怎樣做的。小心你把他放在那里，向上司們低低的鞠個躬——像這樣。」

普爾輝萊·烏里第米里支站起來鞠個躬，他的手觸到地了。

473
「請他們照料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舒服！你記着把他的登記證帶回來。不要忘記用了那張登記證我們以後就可以把他找出來的。我給你兩張二十五盧布的鈔票使用，我懂得的。你在這里打賞一點酒錢，你在那里就是行賄……，噢，

罪人呢，我們都是！我們都是人類，我們全部要糖要玩具的呀！拿我們的伏羅第亞做個例子——他還沒有一隻姆指的大，看他已經花了你多少錢！」

說過之後，猶獨式加劃了個十字，向烏里達深深的鞠了鞠躬，默默地講她小心關照那頑皮的小伏羅第亞。他的苟合的私生子底未來，就在最簡單的可能的方
 法下解決了。

X

X

X

談話之後的第二個早晨，當那年青的母親正在發熱和在囈語中掙扎的時候，魯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站在餐室的窗前，鼓動着他的嘴唇，並且在玻璃上面做了十字的記號。一架載走伏羅第亞的有蓬的馬車，正在開出了院子。它到達了教堂旁邊的小丘頂轉過左邊，就隱沒在鄉村里了。猶獨式加劃了最後的一個十字，嘆了口氣。

「神父亞歷山大前天談起了溶雪，」他對自己說，「而這裏上帝給我們的不是

是溶雪而是降雪呢！而且，這樣大的雪呀！在我們常常都是這樣子的，我們做夢，在空中建築城堡，要聰明伶俐，要超過上帝——而上帝一下子就把我們的高飛的意識化為烏有了！

六、嫌棄

猶獨式加與死亡鬥爭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那就是他所經常準備的空談的源泉開始枯涸的時候。他是寂寞的；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甚至安甯加，她只是追求着一個女伶的漫遊生活，却也沒有被戈維維賂伏的豪華所引誘。只剩下了蕊芙柏拉克西雅了，但除了僅僅很有限的一個源泉這事實之外，顯然她是有一點不對勁

了，而猶獨式加清楚的看見，他的快樂日子已經永遠的過去了。

一直到現在葉芙柏拉克西雅會是這樣的毫無抵抗的力量，以致於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沒有一點疑慮就可以在她頭上橫施暴逆。她的心是發展得這樣少。她的性格是這樣的退讓，使她甚至覺不出這種暴逆來。猶獨式加無恥地胡說八道的時光，她用了無神的眼睛瞧着他，一邊卻在思量着別的事物。可是現在她忽的用腦筋了，而這思想的覺醒所馬上得到的結果，是凄苦的，不能克服的，雖然還是不自覺的一種嫌棄。

安雷加的到臨戈羅維格狀，顯然地在葉芙柏拉克西雅的心頭留下了一種印象。雖則她不能對自己清楚的說出，她和安雷加的偶然的對話為什麼會傷了她的必，以內心而論，她是在一種極端紛亂的狀態中，先前她的頭腦從來就不會想過，要研究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為什麼一碰到人就立即開始把大家套在空無所有的只能叫人感到可怕地失望的話語的網中。現在她明白猶獨式加並沒有真正說些

什麼，只是在「困擾」人家，由此而好好的教訓他一頓，叫他感到現在是「他要謙遜」的時候了的這計劃，一定是很不錯的。她開始傾聽他的無休無止的說話的洪流，她只懂得一件事：猶獨式加真正用他的閒話窒死人家的。

「那個年青的蘭秀說過，他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的，和她自己解釋着。『是呵，他是這樣——』是他的憎恨使他這樣做的！他知道當你聽他擺布的時候，就隨他喜歡的來玩弄你。」

用這，畢竟還只是次要的。安雷加來訪戈羅維略伏的主要效果是，在葉美柏拉克西雅身上喚起了青春的本能。從來這些本能僅是在她心里潛伏着的；現在它却燒起成爲溫暖的光亮的焰火了。她想起了一大堆她先前所完全不關心的物事。拿這個來做例子吧：安雷加拒絕在戈羅維略快留下來，並且簡直說這是「可怖的」，這一定有理由的呀。那可是什麼道理呢？只因爲她年青呀，因爲她要「去生活呀」。而她，葉美柏拉克西雅，也是年青的呀……是的，年青呢！你可能以爲

她的青春是埋葬在一層脂肪下面的，但並不——有時她也清楚的覺到了它。它好像是在呼喚她，向她招手；它消逝了一會然後重又燃燒起來。她曾經想過和猶獨式加在一起就感到滿足的，可是現在……「唉唉，你這老朽殘燭呀！你怎的騙我呀！有一個真正的愛人，年青的愛人，可不是很好的麼！我們緊靠着睡覺，他吻我，撫摩我，在我的耳朵里說些好聽的話語，說我是他們柔弱的白粉團！唉唉，你這該死的稻草人，你想用你的老死屍來引誘我麼！我想那個波哥勒爾加的年青閨秀一定有個愛人！我確信她有的！難怪她整整裙子就逃去了！而在這裏我得坐在四壁之內，等呀等的，等那老傢伙想動的時候！」

葉芙柏拉克西雅自然不敢直接地公開反叛，卻有一次已經進入了她所曾走呀走的走過的路。她找出受到的損害，回憶起過去，連猶獨式加還沒有料到的當兒，一種隱藏着的酵母就在她的心中發酵，她默默地竭力使自己憎惡他，起先是一般的訴怨，比如說「他已經摧毀了我的一生」；然後來了比較。「有一個拉

蓋雅，是耶蘇里諾的管家婦——她合着手坐着，穿着絲衣裳。她不必到牛欄去，也不須到窖子去，只是這樣地坐在她的屋子里，編着念珠子。『所有這些抗議和傷心，結果變成一個總的叫喊：

『現在我恨你，你這可怕的傢伙！我的心簡直沸騰了！』

這個主要的理由，是和另一個理由結合着的，那一個當作可能的攻擊工具來看，是特別有價值的：那就是，她的養孩子的記憶以及她的兒子伏羅第亞的不見那時候葉芙柏拉克西雅似乎並不怎麼樣。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只告訴她說這孩子已經送到好好的人手里，並且送給她一條新的披肩來安慰她。於是這事情就丟開了，一切如舊的進行着。當然，葉芙柏拉克西雅比之往常對於家庭細務是抱着更大的惡意了，好像竭力要為她的悲慘的母性生活取得補償。究竟是母性的情緒依然秘密地在葉芙柏拉克西雅的心里燃燒呢，或者僅僅是一種想像呢，總之伏羅第亞的記憶終歸忽地在她心里復活了。它的復活，是正在葉芙柏拉克西雅感到

了一種與戈羅維賂伏生活有所不同的新的自由生活的呼吸的時候，一切藉口自然是不管的了。

『想想看他怎地做！』她驅使着她自己。『搶了我的孩子。簡直像淹死一頭小狗似的！』

漸漸地這種意識完全支配了她。結果她相信她是極其熱情的希望着得回她的孩子，而她的願望越是固執，她對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的憤怒就越是增大。『我該可以有鼓舞我的東西呀！總歸是！伏羅第亞！親愛的伏羅第亞！我自己的孩子呀！你在什麼地方，我在懷疑呀！』『我想人家把你扔到什麼粗農婦家裏了！唉唉，你永遠沉淪呀，你這該死的貴族！你把你自己的兒子像小狗似的丟到溝里，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你以為沒有人會責難你的！我那時肯讓你這淫污的禽獸來摧殘我，其實還不如自殺的好！』

她漸漸的恨他；她希望害他，窒息他，奪去他的生命。她對他開始了最殘酷

的戰爭，辱罵，不斷的刺諷，和咒罵的戰爭。可是這是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
僅有的可以敗北的戰爭。

×

×

×

一天早餐的時候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有一次極其不快的驚訝。通常在那
時候，他傾出了他的腐朽的辯才底洪流，而葉芙柏拉克西雅手里拿着一壺茶，嘴
里咬着一片糖，默默的在傾聽着，偶而用鼻孔嗅着氣。那一天，溫暖的，新烘起
來的麵包已經遞上來用早餐了，他也剛要開始了說麵包有兩種，有形的麵包是吃
來維持我們身體的，無形的精神的麵包，我們是用來營養我們的靈魂的，其時葉
芙柏拉克西雅用一種最沒禮貌的辦法打斷了他的話。

「據說彼拉蓋雅在瑪蘇里諾過得很好呢，」她開始了，轉身對着窗子，搖擺
着一條腿。

猶猶式加輕輕地帶着驚訝嚇了一跳，可是起先並不特別重視這事變。

「如果我們很久沒有吃有形的麵包呢，」他繼續着，「我們就感到肚子餓。可是如果有一個長時間沒有精神的麵包的話……」

「我聽說彼拉蓋雅在瑪蘇里諾過得很好呢，」葉芙柏拉克西雅再次打斷了他的話，顯然是有目的的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驚訝的瞟了她一眼，可是並不教訓她，好像感到了困難一樣。

「要是彼拉蓋雅過得很好——好吧，那好極了，祝福她，」他溫柔地回答。

「她的主人，」葉芙柏拉克西雅胡說下去，「一點也不麻煩她，也不強迫她做工，而且他常常叫她穿絲衣裳的。」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越來越驚訝了。葉芙柏拉克西雅的話是那樣的絕對沒有連貫，使他不知道怎麼辦了。

「她每天都換一套衣服的，」葉芙柏拉克西雅瞞扯下去，好像是在做夢。

樣。『今天穿一套，明天穿一套，節日里又有特別的一套，而且他們到教堂去坐四隻馬的馬車，首先是她，其次是那紳士，牧師看見車子，就把鐘敲起來了，這之後她坐在她的房間。如果主人想把時間花在她的身上，那麼她就接待他，如果不，她就只是跟她的女僕閒談，或者編念珠子。』

『好吧，那又怎麼樣？』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終於恢復過來。

『唔，是說彼拉蓋雅過得很好呀。』

『我猜你一定以為你過得很壞了？噢，噢，噢！多麼……你是多麼貪心的傢伙呀！』

如果葉芙柏拉克西雅什麼也不說，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當然會傾注了一條閒話的激流，把所有曾經擾亂過他的雄辯的有規則的水流底一切蠢物，完完全全淹沒了的。可是葉芙柏拉克西雅顯然是一點也沒有意思要靜下來。

『當然啦，』她反擊着。『我也過得很好！我穿的不是破布，這是值得多謝

的了！去年你買給我兩件棉織的衣料……爲了這花了十個盧布。」

「你就忘記了那件毛織衣料麼？誰剛剛有了一件新披肩的？唉——唉——」

代替了回答，葉芙柏拉克西雅把她拿茶壺的手擱在桌子上，向猶獨式加拋了一個那樣深邃的輕蔑的眼色，這，他是不很習慣的，給嚇得半死了。

「你知道上帝是怎樣懲罰不敬的呢？」他遲疑地說着，希望也許提起上帝便可以使這個作怪的出了軌的女人清醒過來。可是不但沒有受到感動，葉芙柏拉克西雅倒是立即打斷了他的話。

「騙我是不中用的，叫上帝來也是不中用的，」她說，「我不是小娃兒。我已經受夠了。你欠已把我騙夠了。夠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不響，他的一杯茶差不多冷了，可是他並沒有動過它。他的面孔蒼白了，他的嘴唇輕輕的動着，好像無聊地笑了三下。

道他在說什麼。

「這些都是安娜的詭計。她慫恿你的，那毒蛇！」他到底說了，卻幾乎不知

「什麼詭計？」

「唔，你開始向我說話了……她，她教你的。也許還有另外的人，『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激動地說。』想想看，忽然想起絲綢來了！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這無恥的賤人，像你這樣的階級什麼女人纔穿絲綢的？」

「你不說，我才不知道。」

「唔，那些最最……最不體面的。就只有她們才穿絲綢！」

可是即使這句話也並沒有把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意識恢復過來。正相反，她用了
一種莽撞的道理回答着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們是不體面的……自然啦，這是貴族要求的呀……如果
一個紳士愛上了一個女郎又欺騙了她……她和他一起生活，當然啦。我該會想嗎？」

你。我也不把我們的時光花在新禱上，只要像瑪蘇里諾紳士似的做就行啦。」

「噢，你……上帝保佑我們！」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駭得簡直面如土色。他睜開眼睛瞧着他的背叛的搭檔，於是一大串空話就在他心里想出來了。可是他在一生中第一次模糊地想到即便是一點兒空談也沒有一點兒效用的場合。

「好吧，親愛的，我看今天跟你講是沒用處的，」他說，一邊從桌子跟旁站了起來。

「今天不中用，明天也不會中用的……再也沒用場了。這是結局了，你說你的吧。我已經盡了我的本份來聽了——現在你聽我說呀。」

487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緊握着兩個拳頭奔向她，可是她一樣決斷地用她的胸脯迎上去，這使他只有後退了。他轉身向着神像，舉起了他的臂膀，動着他的嘴唇，然後緩緩的走進他的書室去。

這一天他整天覺得不舒服。他雖然對於未來還不會感到決定的恐懼，可是他已經被這樣子十足不合規矩的事物竟然可以泰然地發生這一點，弄得心煩意亂了。午餐他沒有出去，裝做生了病，用了一種假裝的柔弱的嗓子隱虛地吩咐把他的餐給拿到書室里來。

晚上用過了茶之後，這，他一生是第一次在道地的寂靜里過去的，他把自己如往常一樣的安放在神像面前祈禱；可是他的尊卻枉然地細聲唸着那神聖的語句。他的心卻是在激動了，甚至於不懂得他所說的字句有什麼意思。一種微小的可是執着的不安占據着他；他不能自制地竭力要傾聽在戈羅維略伏屋子的各個角落里依然可以聽得見的一天的最後底回聲。當最後的絕望的呻吟在牆後邊的什麼地方傳過來時，於是一切忽地都變得靜寂了，好像向着海底一直沉下去的樣子；他再也不能控制他自己了。一點聲音也沒有的，他偷偷的走出走進，他到了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房子，把他的耳朵貼在門上。葉芙柏拉克西雅是獨自一個人，所能

聽見的她呻吟中的禱告，『主呵，我們的救世主呵！聖母呵，天后呵！』在這同時，她在搔着她自己。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旋了旋門柄，可是門卻是下了鎖的。

葉芙柏拉克西雅，是你在里面麼？』他對她喊道。

『是的，可是並不爲了你呢——』她這樣粗暴地反擊着，使猶獨式加除了默獸的退回他的書室去之外，沒有別的法子。

第二天又有另外一次的會談。好像是設計好了似的，葉芙柏拉克西雅選擇了早餐的時候來刺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她本能的地猜想，他的悠閒是分配得很精密的，因此早上鬧一回亂子，就會使他一整天的痛苦不安。

『我想我可以看看別人是怎地過活的！』她開始謎一樣的說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心痛了一下。

『她又來了！』他想，可是沒有做聲，等待着發展。

「就是要看看年青的愛人們怎樣過他們的日子！他們一同在屋子里躑着，你讚我，我讚你。他從來不罵她一句，她也不罵他。」我親愛的，「我的寶貝」他們就是這樣說。多有味兒，多風流呢！」

這話題對於普爾輝萊·烏拉第才里支是特別沒有興趣的。雖然在必要的嚴格的限度以內，他是容許通姦的，可是他卻認為戀愛是魔鬼的誘惑。但這一回他重又沒有承認的勇氣，特別是他想喝一杯已經在茶炊里開了多時的茶的時候，而葉芙柏拉克西雅呢，看起來似乎是不打算把它傾出來似的。

「當然啦，我們女人有許多是很頑皮的，」她繼續着，無禮地來回的搖着她
的椅子，並且用她的手指敲擊着桌子。「我們中間有些人是這樣的蠢物，她爲着
二件棉織衣裳就準備什麼都做，或者，簡直什麼代價也沒有就失掉自己……你
中意吃多少麥湯就多少麥湯，中意多少胡瓜就多少胡瓜，」你這樣說。這是騙人
的呀，可不是麼？」

「可是難道這祇是爲了獲利的原故麼？」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有點害怕的勉強說着，他望着那現在已經發着蒸汽的茶炊。

「誰說」只是爲了獲利的原故？你是說我在追求利益麼？」葉芙柏拉克西雅逸出了常軌。「捨不得給我飯吃，是不是？你這樣罵我麼！」

「我並沒有罵你，我只是說，人們不僅是爲了獲利的原故……」

「你」只是說！」好吧，小心你的話！說我是爲了利益來服侍你麼！什麼利益，我問你，我在這里得到什麼呢？除了麥湯和胡瓜之外……」

「嘿，不止麥湯和胡瓜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忍不住的說，輪到他有點彷彿了。

「唔，還有什麼，你說？說呀，還有什麼？」

「還有，是誰每個月送四袋麥粉到你家裏的？」

「是的，四袋麼？還有呢？」

「粟米，油，……諸如此類，這是事實呀。」

「是的，粟米，油……那麼現在你捨不得送給我的父母麼！噢，你……」

葉芙柏拉克西雅忽地哭了出來。這時候，茶已經在茶炊上開呀開的了，所以晉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駭得很。他控制着自己，靜靜的坐在葉芙柏拉克西雅身邊，撫着她的背。

「來，來，把茶倒出來吧……哭什麼！」

葉芙柏拉克西雅嗚咽了兩三聲，就弩着嘴，漠然望着她的前面。

「剛纔你是說青年人麼，」他繼續着，努力把一種撫愛的調子加進他的聲音里去，「可是畢竟呢，你知道。我也……我還不太老呢。」

「還有麼！別麻煩我吧！」

「我老實告訴你……你可知道……我在「部」里的時候，部長要我娶他的女兒的呢！」

「那她一定是個老鬼……駝背或者彎腿的了！」

「不，恰好像一個年青閨秀的樣子……她唱起「沙拉番」歌來哇！簡直是可愛極了！」

「她可能會唱的，可是你卻跟不來。」

「是的，我想我……」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狼狽了。他不害羞表示他也可能成爲一個閨秀所追求的男人的那種醜態。帶着這個目的，他開始笨拙地搖幌着身子，甚至把他的臂膊抱着葉芙柏拉克西雅的胸腰，可是她粗暴的退了開去，生氣地噘着：

493

「我斯斯文文的告訴你：別搗我，你這惡鬼。要不，我就用開水淋你！我不要吃你的茶。我什麼都不要。想想看！捨不得給飯我吃！我不要呆在這里。基督是我的證人，我去了！」

她就真的去了，砰的關上了門，留下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獨個兒在那

里。

猶獨式加完全不知所措了。他開始親自倒茶，可是他的手抖着，他不得不停來了跟了他。

『不，這怎麼行！我必須解決……我必須考慮考慮看！』他細聲說着，激動的地在餐室里踱來踱去。

可是困難是在於他不可能「解決」或者「考慮」什麼事情了。他的心是習慣於從這一件幻想的東西漂流到那一件，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遇到過任何阻礙的，這使日常生活的最單純的事件，意外的窘住了他。他剛要開始『考慮』，一大串的瑣屑的事情就圍繞着他，遮斷了現實生活的一切影子。他是一種懶開，一種精神上和知識上的貧血病底戰利品。他憧憬着要從實際生活中轉到幻影底柔和的床上，這幻影，他是可以從這個地方搬到那個地方，可以隨他所欲的去做的高。

他重又把整整的一天花費在十足的孤獨中，因為這一回葉芙柏拉克西雅中飯

也不吃，晚茶也不吃了。她到鄉下的收師家里，去了一整天，只是在深夜里纔回轉來。他呢，什麼也不能做，因為瑣屑的事情這時也好像拋棄了他。一個無情的想念苦惱着他：『我一定要解決的，我一定要的。』他不能做他的安閒的計算，也不能重複做着祈禱。他覺得好像他被一種他叫不出來的什麼疾病所打擊了。不止一次的他停在窗前，努力要把他的漫想停留在一件物事上面，努力要分了他的心，可是這竟無濟於事。是在早春時分，可是枝頭沒有一片葉子，而且還沒有一根新草。黑色的田野伸展到遠方去，在有窟窿的地方和低地裡，這兒那兒佈滿了二大片一大片的白雪。路是黑色的，舖滿了泥濘，閃爍着水潭。可是他看見這一切就好像是在霧里。濕濡濡的四邊的小屋子完全荒涼了，可是所有的門戶卻還敞開着；在屋子裏邊也沒有人叫喊，雖然好像是開門關門的聲音不斷的從遠處傳過來。現在最好是隱了身子，去聽哈謨的卵子在說些什麼。這些壞蛋是不是知道他對他們很好，或者他們爲了報答他的好處卻在說他的壞話呢？人家把吃的東西自

朝到晚塞進他們的喉里，而他們卻從不滿足，也不暇思索。他們開了一種新的胡瓜還不久呢，卻已經……可是他剛要把自己陷入這想頭里而去，算出了一種有多少胡瓜，一個人最多可以吃幾個，一線現實的微光卻已經重又閃過他的心，立刻把他的所有計算都推翻了。

『想想看，她出去連問也不問我一聲！』這念頭走進他的頭腦里，其時他的眼睛穿過空間四邊飄蕩着，努力要看出牧師的屋子，那里呀在這當兒葉美柏拉克西雅可能正在傾注出她的仇恨來。

中飯上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獨個兒坐在桌子那里，沒精打采的吃着清湯（他是吃不了清湯的，可是她那天有意的叫弄了清湯）。

『我想牧師對於她像這樣子的降臨一定很那個的！』他的心這樣想。『這至少等於說要加點菜呀。椰菜湯和豆米粥……或者因為有客人加點肉也說不定。』

他的想像又開始了，他重又一次忘記了他自己，好像他已經睡着了似的。究竟會有多少湯匙的湯和多少湯匙的豆米粥呢？牧師和他的妻子對於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拜訪怎樣說呢？他們怎樣嘲笑她呵！……所有這一切——飯菜和談話——躍躍如生地在他的心里活現了。

「我想他們會同用一個碟子的……她去了！她不可能有更好的待遇的！外邊濕漉漉的，而且泥濘，出去是很不安全的。她回來的時候，裙子一定拖泥帶水的。唉唉，這卑鄙的東西！是的，她就是這種東西。是的，我必須，我必須想一下……」

他的思想規律是在這一點上中斷了的。午飯後他如往常一樣的躺下去睡一會，可是身子翻來覆去，只把自己弄得累了。葉芙柏拉克西雅天黑之後回了家，悄悄的走進她的屋子里，靜得連他也發覺不出來。他下了命令叫用人們在她回來的時候告訴他的，可是用人們好像和她聯合起來，什麼也沒有說。他想開她的房

門，可是重又發見它下了鎖。

第二天葉芙柏拉克西雅又在早餐里出現了，但她的談話卻比之過去更其誘惑，更其恐嚇了。

「我在想我的伏羅第亞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呢？」她開始用一種含淚的聲音說。

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給這麼一問，面如土色了。「只要我看一看他呀，

看他在哪里過得怎地苦呀，那寶貝！多半他已經死掉了……是呵……」

猶獨式加激動地動着他的嘴唇，細聲的祈禱着。

「我們絕對不像別人那樣做的！彼拉蓋雅給瑪蘇里諾這紳士生了個女兒，他們立刻就把她用最好的白葛布裹起來，連忙爲她造了一座好看的小茅屋……而乳母就不停的唱沙拉番，不停的給她唱！可是我們呢……嗚——哦……你！」

葉芙柏拉克西雅突然轉到窗子去，大聲的嘆了口氣。

「人家說貴族是可咀咒的無賴，這話可真不錯。他們生下了兒子，就像小豹

似的扔了去。他們一點也不關心！他們對誰也不消負責，上帝在他們眼中是不屈道的。便是狼也不會這樣做的呢！」

普爾羅萊·烏拉第米里支心里簡直在沸騰了。他努力要控制着自己，可是到底也忍不住衝口說出了：

「我必須說……你開始了一個新花樣！我聽你的講話這是第三天了！」

「好吧，是一個新花樣！你歡喜怎樣叫就怎樣叫吧。並非只有你纔會說話的——別的人也能夠說話的呀！是的，自然啦！你給了我一個小孩，而你又怎樣做呢？我相信它是在什麼農婦手里腐爛了。沒有人去照料他，沒有東西吃，沒有衣服穿……他在污泥里躺着，我想，吮吸着一個污穢的乳頭。」

她流了一滴眼淚，用攔在她頭上的一角頭巾揩了揩她的眼睛。

「那個波哥勒爾加的年青閨秀是對的，她說和你住在一起是可怕的。是可怕的呢。沒有快活，沒有歡喜，只有卑鄙的詭計……不如在獄里受罪的好。如累

「我現在有個孩子呢！至少我也可以有事情來分分心的。可是你想想看！孩子我已經有了一個的，卻又被人搶去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靜靜的坐着，痛苦地動着他的頭，好像他被人把它向着牆壁撞過去似的。他不時呻吟着。

「唉唉，艱難呀！」他終於說出來了。

「說艱難是不中用的！是你自己帶來的。我真的想去莫斯科，看看伏羅第亞。伏羅第亞！伏羅第亞！寶——貝！我還不如到莫斯科去吧，主人？」

「不必去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黯然回答。

「要去，我要去！我不必得到任何人的允許，而且誰也不能夠阻止我去！因為我是母親呀！」

「母親是母親啦！你還比不上孩子呢，你就是這樣的傢伙！」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終於說了。「告訴我，你要我怎樣？」

葉芙柏拉克西雅顯然地沒有準備過這個問題。她默默的瞧着猶獨式加，好像思量着她真正要怎樣呢。

「那你現在把我叫做婊子了！」她嚷着，流下了淚水。

「是的，婊子！婊子！你就是婊子，咀咒你！」

失掉了自制力的普爾燻萊·烏拉第米里支從他的座位跳將起來，差不多要跑到餐室外面去了。

×

×

×

501

這是他所有的精力底最後的爆發。過此以後，他很快就落坡了，變得很沉悶很恐怖了，而葉芙柏拉克西雅如往常一樣無情地迫着他。固執的愚蠢所具有的龐大力量，她是有着的，如果這樣的力量經常地向着唯一的目的物——使他煩惱，毒害他的生命——在好些時候這真正是可怕的。她漸漸的發現餐室的活動場所是太小了，於是侵入了書室，在那里去攻擊猶獨式加。（在舊的日子里，當主人一忙

着心的時候，她連想也不敢想走進那里去的。她走進來，靠着桌子坐下，把她的肩頭挨着窗框，無神地瞧着她的前面，紛亂地想着。她特別愛好的一個話題——就是關於她離開戈羅維略伏的談話。事實上她從沒有正正經經的把它想過，如果她忽地被送回雙親那邊去的話，是會引起極大的驚訝的；可是她猜想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最害怕的是她的出走。她想漸漸的，兜個圈子接近這主題。她可能默不做聲，一會抓抓耳朵。然後忽地回想起一些什麼。

「我想他們今天在家里是烤薄餅呢。」

這樣的開頭使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因為惡毒而變得面孔發青了。他剛開始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算題：如果所有鄰人的母牛都死掉，靠上帝的幫助，只剩下他的還活着，並且比從前可以出產雙倍的牛奶時，那麼他一年能夠有多少盧布的牛奶可以賣出去呢。然而，一看見葉芙柏拉克西雅進來，並且提起薄餅時，他就擱起了他的工作，努力要笑它一下。

「他們爲什麼烤薄餅呢？」他問道，一邊把他的面孔裝成笑的樣子。「天哪，是的，當然啦，這是個祭日呵。我已經完全忘記了，我這沒腦袋的！真討厭，我們在親愛的媽媽的祭日沒有吃什麼呀！」

「我歡喜吃幾張薄餅……我的母親的薄餅！」

「唔，爲什麼不可以呢？下命令。叫廚子或者烏里達。唉唉，烏里達做得一手好薄餅。」

「也許她還有什麼東西使你歡喜的吧？」葉芙柏拉克西雅惡毒地說。

「不，否定這個是罪惡的——烏里達真是做得一手好薄餅，又輕又軟。你簡直吃得停不下來！」

普爾澤萊。烏拉第米里支想用開玩笑的談話和笑聲分了葉芙柏拉克西雅的
心。

「我歡喜吃幾張薄餅，只是在家里，並不是在戈羅維略伏！」她繼續裝腔作

勢。

「好吧，這也是容易辦到的。叫馬車夫亞爾喜伯，備一對馬兒，高高貴貴的坐車子去吧。」

「不，這有什麼好！鳥兒一旦被捉到網里……這是我自己的愚蠢。沒有人要一個像我似的女人的。前天你親口把我叫做婊子……現在什麼都沒好聽了。」

「唉——唉——你不害羞麼，這樣的攻擊我？你知道上帝怎樣懲罰沒體面的人麼？」

「你真是這樣叫我的呀——你這麼的筆直說了出來的。這裡的神像是我的見證。你說的時候我主在場的！噢，我討厭這個戈羅維路伏。我要從這裡跑掉的，我真正要跑的。」

葉美柏拉克西雅說着的時候，態度很自由，也很安適。她搖着她的椅子，抓

着身子，摸着鼻子。她顯然是要激惱他。

「我曾想告訴你，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她繼續不着邊際。說「我必須回家去了，你知道。」

「到那里去玩玩，你的意思是？」

「不，到那里去是爲了好些好處，我要留在那里。」

「爲什麼這樣子？是得罪了你呢，還是？」

「不，並沒有得罪我，但是……什麼時候我總得回家去的……此外呢，

這里是這樣的沉悶……它使我感到可怕。這屋子可能是都死去了的。用人們都坐在身邊，他們老是在廚房或者他們自己的房間里。我得獨自個兒坐在屋子裏。這樣一來，一個人可能很容易被人謀殺的。晚上上床去睡的時候，細語好像從每一個角落里爬出來似的。」

一天天的過去了，可是葉芙柏拉克西雅並沒有表示任何實現她的威脅的象

徵。儘管如此，這威脅依然在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身上引起了最毀滅性的反應。他忽地好像明白了，雖然他從朝到晚把自己奴役在所謂工作里面；但他實際上並沒有做什麼，如果什麼人不照料他的日常程序，他就吃不到中飯，用不到乾淨的床布，或者穿不到適合的衣裳的。他從來就好像不會意識過有生活那一回事，也不會想過生活有着它從來不會有過的外在的擺布。他的日子一旦指定那樣子過，就永遠如此的了。屋子里什麼物事都以他做中心，都爲了他的原故而生存。一切都是指定的時候做的，每一物事都是在它應有的位置上——總之，這樣的切實的規律性，統治着一切物事，使他實際上覺察不出來。靠了這個安置好了的秩序，他可能隨心所欲的把自己陷入胡思亂想胡言亂語之中，一點也不害怕生活的刺針有一天會迫使他面對着現實，真的，所有這些人爲的佈置，都是懸掛在二根線上面的；可是一個完全以自己爲中心的人似乎決不會想到這根線很纖細，容易折斷。他想着他的生活一經規律化了，就永遠如此的……而忽地一切東西在『

舉，有什麼好？我不如去吧。」這一句話里面，都被滅了。猶獨式加是完全打了敗仗，「她真正出走那怎麼辦」他這樣想。他開始設計各種各式的愚蠢的佈置，來制止她，而且也真正下了決心，對葉芙柏拉克西雅以前不會向他發生過的反叛的青春，退讓了。

「上帝祝福我們！」當他帶着毫無罪惡的清淨給自己描繪出可能忽地碰見馬車夫亞爾喜伯或者管賬依格納特時，他就嫌惡地放棄了這念頭。

可是不久他達到了這樣的結論，就是他對於葉芙柏拉克西雅的出走的恐懼是沒有基礎的了；這以後，他的生活忽地起了一個新的完全想不到的轉變。葉芙柏拉克西雅沒有出走，她卻不再找他的麻煩了。代替的是，她完全地忘掉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是在五月，天氣可愛得很，她現在幾乎老是不呆在家里了。只有從開門的聲音中，猶獨式加才猜到她是在跑進她的房間去，而立刻又不見了。一早起來，他在慣常的位置里找不到他的衣服；他得經過長久的交涉，纔換

一換床布；他的茶和中飯要不是太遲就是太早；在桌旁侍候是由跟丁普羅賀爾做的，老是有一點兒醉，穿着有污點的上衣，發着討厭的魚和燒酒的混合底氣味。

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很歡喜，因為不管如何葉芙柏拉克西雅總歸是讓他安靜下來了。他從來不會把這些紛亂記在心頭，因為他知道屋子里另外有什麼人專門負責的。他所恐懼的，倒並不是不舒適，卻是害怕他要參與實際的瑣屑生活。他恐怖地給自己描繪了他該要自己下命令，去管理，去擺布那樣的時候會到來。在這個時候的預感當中，他極力的要消滅所有的抗議，他閉上眼睛對着那統治屋子的無政府狀態，他使自己退隱，什麼話也不說。其時，在院子里每天卻總照例的開着盛會，經常是幽靜乃至於黯淡的戈羅維略伏，同着天氣的溫暖一起，好像活了轉來。晚上所有的用人和他們的家眷，老的少的，老頭子和工人，都集攏在院子里。他們唱着歌，奏着手風琴，笑着，叫着，玩着。管眼依格納特穿了

一件閃眼的紅襯衣，一件極端狹小的短外套，這在他的雄偉的胸脯上幾乎扣不攏來；馬車夫亞爾喜伯穿的是旅行裝——絲的襯衣和沒有袖子的絨馬褂——而且顯然是敵視着依格納特之取得葉芙柏拉克西雅的傾心。葉芙柏拉克西雅和他們倆二起耍子，而且像發瘋似的從這一個急急跑到那一個去。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害怕往外邊望去，因為他恐怕會看見一場戀愛的把戲。好些時候他的耳朵聽見重重的打擊底聲音；開頭是馬車夫亞爾喜伯在玩『捉人』的把戲捉着葉芙柏拉克西雅時，給她的一巴掌（她並不生氣，只是閃縮了一下子）；好些時候這樣的談話傳到他耳邊：

『葉芙柏拉克西雅·尼啓蒂希娜！我說的是，葉芙柏拉克西雅·尼啓蒂希娜！』醉醺醺的普羅賀爾在前門的階石上嚷着。

『什麼事情？』

『請你，把茶罐的鑰匙，給我，主人要茶呢。』

「他可以等一等哇……這稻草人。」

×

×

×

在很短的時期內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已經降成十足的一個隱士了。他的全部日常程序已經給破壞了，可是他似乎再也不注意它了。他所要求生活的，只不過是在他最後的避難所里不會被人困擾——這就是他的書室。正如他曾經對別人很是囁嚅很是刻薄一樣，如今他對別人是戰戰兢兢的，而且凡事退讓了。他好像已經和現實生活失去了一切的接觸。他的一個願望就是什麼也聽不見，誰也瞞不見。葉芙柏拉克西雅可以一連幾天不在屋子里，用人們可以隨他們喜歡的自由自在，在院子裏閒着——他對於這一切全都漠不關心，好像這些都沒有存在似的。在往昔的日子里，如果管賬的偶而在關於莊園事務各種部門的總報告上有些微的疏忽，他就會說呀說的把他累得半死；現在呢，他可以坐在那里幾個星期沒有得到一張報告，而除了在很少的情形下當他需要若干數字來證實他的幻想的計

算時，他也毫不在意。可是當他自己在他的書室裏時，他感到可以隨心所欲的完全獨立自由的地陷入胡思亂想當中。他的兩個兄弟都是死於不能自制的酗酒的；他也患着同樣的病，可是他所患的卻是另外的昏醉，這是一種心靈的昏醉。把自已關在自己的書室裏，在他的寫字桌前坐下來，他從朝到晚陷入了幻想的工作；他做了各種各樣的不可能的計劃，核算了他的開支，對着幻覺中的人物談話，並且演着整個的場面，在其中，他偶爾想起來的任何一個人都上場表演的。

在這種幻想的動作和形象底旋風中，主要的因素是對於利益的一種病態的追求，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常常是卑鄙而且淺薄的，可是他從這里卻並沒有得到利益，因為他做的一切，是愚蠢得毫不實際的。他惱着別人，苦着別人，並且壓迫着別人（主要的是最無助的人們，他們，是所謂歡迎虐待的），可是因為太聰明的原故，打勝的常常不是他。現在他完全地把他的活動移轉到一個抽象的幻想的世界了，在那里沒有人反對他，和他發生矛盾，在那里弱者和強者之間沒有

弄清楚，沒有警察，沒有保安官（或者不如說在那里有是有的，卻只是爲了保衛他的利益而存在的。）在那里，因此他可以自由把整個世界囚禁在訴訟，壓迫和欺詐的網中。

他樂於憑苦惱別人，摧殘別人，破壞別人的生活，擄取別人。他一項一項的算着他的收入的各種項目：木材啦，牲畜啦，粟米啦，草場啦，諸如此類；而且在牠們的每一項底周圍，建立起幻想的勒索的一個紛繁的體系，伴隨着最複雜的，可以從罰款，高利貸，國難，牲口和股份所得的利潤底計算。總而言之，他給自己創造了一個繁複的世界，這是用一個地主的胡思亂想底沒有效果的理想所堆砌成功的。而因爲它全部是停留在假定的支付底還不會決定的估計上頭，所以多一個戈貝克或者少一個戈貝克，都供給了把全部事情重新再建的機會，並且照這樣子變化乃至於無窮。當他的心太累了，不能再用適當的注意來考慮他這繁什的財政收支的綱目時，就用比較不那樣刻薄的幻想來佔據着它。他回憶起他和別

人的所有爭論和吵嘴，不僅近幾年的，連他年紀小的時候的都想了起來，重新把他們編成；每一個事件都是他得到勝利。他在精神上向他的先前的同事們復仇，因為他們曾在官場中超過了他並且深深的傷害了他的虛榮心，使他決定要引退；他向他的舊同學復仇，因為他們曾經一度利用了他們的力量欺詐他騙他；他向鄰居復仇，他們曾經抵抗了他的侵佔，而且防衛了他們的權利；他向用人們復仇，他們曾經對他粗魯或者不夠尊敬；他向他的媽媽復仇，因為她在波哥勒爾加上頭花去一在權利上——是屬於他的——大筆款子；他向他的哥哥呆子斯蒂奧伯加復仇？因為他曾經給他起了「小猶太人」的綽號；他向他的姑母瓦爾瓦拉·米哈依羅芙娜復仇，因為當沒有人料得到的時候，她生下了幾個來歷不明的孩子，因此使到戈留式金諾莊園永遠不屬於戈羅維路夫家族。他向活的人復仇，他向死的人復仇。

沉醉在這樣的幻想當中，他漸漸的變成好像是昏醉了；土地從他的腳底下移

動了。他覺得好像他已經長了翅膀。他的眼睛閃着，他的抖動的嘴巴湧出了泡沫，他的面孔發青，看起來極其恐怖。而當他的幻想變得更活躍的時候，他身旁的空氣變得擠滿了幻影，這使他開始了一種幻覺的鬥爭。

他的存在目前是這樣的充實，這樣的自滿了，他沒有再想到別的什麼。整個世界都在他的腳下——這是說人那可憐的有限的世界落在他的狹小的想像的場所里。他能夠無窮無盡地變化着最簡單的主題，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每一回都給了他一種新的形態。這是一種心醉，有點像在招魂術的降神會里所發生的一樣。沒有控制的幻影創造了一種虛幻的真實，這，由於永久的心靈的刺激，變得具體了，幾乎可以摸到了。這不是信仰，這不是悟性——這是心醉，精神的放縱。人再也沒有人性了，他們的面孔歪着，他們的眼睛發着光，他們的舌頭不連貫的咕嚕着，他們的身體做着自己不願意的動作。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很快樂。他緊緊的閉上了他的窗子和門戶，不要

論，放下了窗幔，不要看。……所有不直接和他的幻想的世界有關的，他就忽忽做完，甚至於避着不做。當普羅賀爾，常常是有點微醉的，敲他的門說中飯已經準備好了的當兒，他就不耐煩地跑到餐室里去，和他的一切習慣相反，急急的吃完他的三道菜之後，就重又消失到他的書室里去了。他碰見人的時候，他的態度既戰戰兢兢，而又愚笨地冷嘲的，好像他同時既害怕卻又無禮。他在早上急忙的起身，儘可能的迅速開始工作。他祈禱花了比較少的時間；他漠不關心地說着祈禱文，一點也不顧及它們的意義；他毫不小心的，機械的劃十字和舉起他的臂膀。甚至地獄以及它的受難（每一樣罪惡有一種懲罰）的想頭都好像離開了他。

葉芙柏拉克西雅其時卻在色慾的苦痛中憔悴了。她拿不定主意的在管眼依格納特和馬車夫亞爾喜伯之間馳騁着，一邊又向着訂了約來修理窖子的紅面孔木匠依魯沙拋着眼角，她完全沒有注意屋子有什麼事情了。她以為主人正在玩着「一些新的詭計」，而且在失去了一切控制的僕從的友愛的集團中，關於這已經揭

超過好多快意的說話了。可是有一天她偶而走進餐室去的當兒，猶獨式加正在忽忽的吃完一片燒鷄，她就忽地感到恐怖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穿着一件污穢的長衫，好些地方露出一片片的內衣；他很蒼白，頭髮蓬蓬的，頰上和下巴上已經有好幾天不刮鬍子了。

「親愛的主人！怎麼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驚訝的衝向他去。

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只是做了個愚蠢的不自然的微笑來回答，好像是在說，「你試試看你現在能不能傷害我啦！」

「可是怎麼的，親愛的主人？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重複說着。他站起來，對着她定睛的看了滿是憎恨的一眼，慎重的說：

「如果你敢，你這婊子，敢再走進我的書室，我就……殺死你！」

×

×

×

作為這一次意外會面的結果，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的家務變得比較好

些。因為沒有物質上的缺乏防礙他，他便完全委身於孤獨里，甚至不曾察覺到夏天怎樣過去。

是在八月末尾；白天是變得短了；外面下着連綿的細雨，腳底下是一片濕氣。樹木垂頭喪氣的站立着，把牠們的黃葉掉在地上。沒有破裂的靜寂統治着院子和廚房外邊；用人們都躲在他們的房里，一半是因為天氣不好，一半是因為他們猜到他們的主人一定有點不對勁。葉芙柏拉克西雅已經完全恢復過來，不再想什麼愛人什麼絲衣服了；她在女僕室里，在箱子上頭坐它好幾個鐘頭，不知道要做些什麼，要決定些什麼。普羅賀爾嘲笑她說她毒害了主人，並且將來一定要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

猶獨式加其時關在他的書室里，坐着，沉醉在夢幻中。天氣越涼，他就愈加喜歡；雨不停地打着他的窗子使他昏昏欲睡，而他的幻想就得到更大的伸展和自由。他幻想他自己化爲無形，在那樣的裝扮中，由他的爸爸亦即烏拉第米里支。

米哈依羅維支時代的男管家，好幾年前已經死去並且埋葬了的老依里亞陪伴着，去查察他的產業。

「是個懂事的農人，那依里亞！是個舊式的僕從！在這些日子里這樣的人少得很呢。今天的人舌頭倒是磨練得滿好，可是一到做事呢，就一個人也沒有！」
普雷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向自己解釋着，覺得依里亞從死人中間走出來，很是高興了。

不覺不忙地，誰也沒有瞧見地，他們悠閒的走過田野和峽谷，走過草場和山谷，到了烏荷夫希契柳森林——於是連自己的眼睛也不能相信了。一個龐大的森林像一道牆似的立在他們前面，頭上的樹尖在嗚嗚的叫着。這是一些美麗的樹木：紅色的山松兩三個人都抱不過來；樹幹是直的，沒有枝葉，樹尖是巨大而且叢生着葉子——這表示說這個森林在它前面依舊有一個長長的生命！

「喂，這個好像是森林呢！」猶獨式加滿心歡喜的說。

『這是保存起來的，』老大的依里亞解釋說，『這是在你祖父——米哈依。西列維支的時代賜了許多神像的——看它長得多好呵！』

『有多少畝呢，你以為？』

『那時候剛恰是二百一十畝，可是現在呢……那些日子里的一畝就等于現在的一畝半呢。』

『那你以為每畝有幾株樹呢？』

『天曉得！只有上帝纔算得出來。』

『我以為每畝一定有二百株左右。不是舊的算法，是照新的算法。等等。如果是二百株，——或者，比如說，每畝二百一十五株的話——三百一十五畝有幾株呢？』

610

普爾蓮萊·烏拉第米里支拿了一張紙，用算盤算；結果是67,725株。

『如果現在把這森林全部賣了去……當做木材……你以為一株樹可以賺十個

盧布麼？」

老依里亞搖了搖頭。

「不止哩！」他說。「就看這是什麼樹！一株樹就可以做成功兩個水車軸，一條什麼都可以做的好端端的樑，兩條小一點的，還有樹枝呢……你以為一個水車軸值多少錢呀？」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裝做不懂，雖然實際上他早已經把它計算到最後一文錢都沒有剩了。

「在這些地方，光是軸子就值十個盧布，在莫斯科嗎，簡直是無價寶！想想軸子可以做成功多少物事呀！三匹馬兒纔不過剛好拖得動。還有一根小一點的軸子和一條樑，另外還有一條樑，還有枝枝梗梗呢……一棵樹最低限度穩拿二十個盧布。」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可能繼續叫依里亞聽他的話聽他一輩子。那依里亞

是個懂事的人呀，一個忠心的僕人呀！當然他同着他的僕人們一道都是幸運的。依里亞的助手是老瓦維羅（他呢也是早已死掉，埋葬了的）——他是個結實的傢伙！他的管賬是非爾加，這是媽媽六十多年前從伏羅格達莊園買回來的；管森林的是很有經驗很可靠的人；穀倉的狗是兇猛的。連人帶狗都是準備要把惡鬼的咽喉一把抓着，來保護他們的主人的財產的！

『喂，我們來看看，兄弟，如果我們把整個森林賣去做木料，那結果怎樣呀。』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重又一次用心算了水車軸子的價錢，小一點的軸子的價錢，樑的價錢，小一點的樑的價錢，枝梗的價錢。他把這些數字加起來，乘了一乘，在一個地方減了些，在別處又加了些。整張的紙都是數目字了。

『看，兄弟，看這結果呀！』猶獨式加給那幻想中的依里亞看了那樣的一個總來沒有聽見過的數字，這使並非不中意增加他的主人的財產的依里亞，也覺得

突然嚇了一跳。

「似乎太多了，你看！」他躊躇着說，聳了聳他的肩膀。

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已經拋棄了所有的懷疑，而且滿心快活地咯咯的笑了。

「你這古怪傢伙！這不是我說的呀，這是數目字說的呢……這是一種科學，兄弟，叫做算術的！……你相信這不會騙你的！好吧，我們就在這裏止住吧；我們到狐狸洞裏去吧，我已經好幾百年沒有去了。我想那些農民在那裏作怪的，我極其害怕他們會作怪的！看守的那卡蘭加……我知道，我知道！他是個好僕人，可靠而且勤力——這是不必說的！然而……他最近好像有點鬆懈了！」

看不見也聽不見地，他們走過樺樹的密林，忽地屏息呼吸地停了下來。一個農人的一部車子，在路上弄翻了，那農人站在一旁，悲慘地望着斷了的車軸。悲傷了一會子，他罵了罵那車軸和他自己，用皮鞭抽了他的馬兒一下（「唉唉，

你這蠢鬼！——可是得想個辦法呀——他不能在那里過夜的——這賊頭賊腦的農人就往四邊張望了一會，聽了聽是否有人來；然後他選了一棵樺樹，拿出了他的斧子……猶獨式加站在旁邊，一動也不動。樺樹振動着，搖晃着，忽地倒在地上了。那農人剛要在大的一端削一根足夠做車軸的木的時候，猶獨式加斷定行動的時間已到。他悄悄的走近那農人，立即從他的手里搶住了斧子。

「喂！——那偷兒意想不到的叫了一聲。

「喂」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學着他叫，「可以偷人家的木材的麼？喂，對啦！你砍下來的可是你自己的樺樹麼？」

「原諒我，先生！」

「我是久已原諒了每一個人的，兄弟！我自己是一個罪人，不敢懲罰別人的。懲罰你的可不是我，却是法律呀。把你用斧子砍下來的樺樹拿到我家里，並帶一個虛布的罰款來，在其間我替你保存你的斧子——你別記掛它，我會小心

樂于給依里亞證明他對卡蘭加是怎樣的公正，普爾耀萊。烏拉第米里之從出事的地方走到那看森林的人的小屋，如所應當的怪責了他。然後他回家去。路上在他的麥田里捉了三隻屬於農人們的鷄鴨。回轉他的書室里去的時候，他重又開始工作，而忽地一個新經濟體系湧現在心里了。他想起了長在他的土地上面的一切，不管是他播種的，還是並非他播種的，換成市場上可以賣得出的價錢，以及因此而得到的賠償費。農人們除了砍掉他的樹木以及弄壞的粟米草場之外，是有一點用處的，對於這他却並沒有悲傷，實際上却歡樂的擦着他的手。

「隨你怎樣破壞吧，老兄，其實也一樣有好處的！」他滿足的說了一遍。於是 he 立即舉起了一張新的紙頭，開始計算了。

「畝可以長幾棵麥，如果農人的鷄鴨把他扯了下來，他所得到的賠償費會有幾少錢？」

「雖然麥子給扯了下來，可是麥穗却在雨後復原了呢，多謝蒼天！」猶獨式加心里加上。

在狐狸洞長了幾株樺樹，如果農人把他們砍了下來，賠償了他們所要偷的一切時，一共有多少收入呢？

「而且已經給砍下來的樺樹可以給我做柴燒呀，因此我就可以不花一個錢買柴了，」猶獨式加在心里再次加上說。

那張紙充滿了大大串一大串的數目字——單、十、百、千盧布。猶獨式加給他的工作累透了，並且激動極了，這使他從桌子那里站了起來，渾身大汗，躺到沙發上休息去了。可是他的紛亂的幻想不肯停止工作，只是選擇了另外一個比較容易一點的題目。

「媽媽是個聰明的女人，」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想下去。「她很刻毒，可是她也懂得怎樣仁慈，這就是人家歡喜為她做事的道理。可是她也有她的弱

點！這老婦人在她的良心上有好多罪惡呢！」

猶獨式加剛提起刺蓮娜。彼得羅芙娜，她就在她面前出現了；她的心一定已經告訴過她，說她得給一句回答，於是她從她的墳墓走出來，到她親愛的兒子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親愛的，我真正不知道，我對你有什麼過不去的，」她沮喪地說。「我相信，我……」

「得——得——得，我親愛的！你不要做作了！」猶獨式加沒有禮貌地制止她。「如果到了這一步，我要把一切坦白告訴你！唔，比如說，你那時候不能制止瓦爾瓦拉·米哈依羅芙娜麼？」

「可是我怎麼能夠呀！她年紀很大了，她可以隨自己歡喜怎樣做就怎樣做的呀！」

「別說呵，讓我說！她的丈夫是什麼人？老頭子，而且醉鬼……是十分不中

用的，是的呀！然而她生了四個孩子……這些孩子從那里來的呢，我問你？」

「你說的多奇怪，我親愛的！好像都是我不好似的！」

「不是不好，可是你對她總多少有點影響！如果你笑笑她，對她好一點，她也許會自己悔恨的——可是你老是打擊她！老是趾高氣揚。祇是「那個討厭女人」，「那個無恥的瓦爾加！」你把所有的鄰人都說是她的愛人！因此自然而然地……使她大發雷霆了。可惜呵！要不然戈留式基諾現在還是我們的呢！」

「你老是要這戈留式基諾，」懶漢懶懶地，彼得羅芙娜說着，顯然是被她的兒子的控訴所窘住了。

「噯，戈留式基諾我是不在乎的！我自己真正什麼都不需要。如果我有錢買一棧還心願的蠟燭或者燈油，我已經滿足了。可是一般地說，而且考慮一下它的
是非……是的，媽媽，我是不想說的。可是我不能不說這是你良心上的一種罪惡，很大的罪惡！」

婀蓮娜·彼得羅芙娜沒有回答，可是悲哀地或者不知所措地舉起了雙手。

「再比方說另外一件事吧，」猶獨式加繼續着，他樂於見他母親的狼狽了。「你爲什麼給我的哥哥斯蒂潘在莫斯科買了一座房子？」

「我得，親愛的，我得扔一份給他呀，」婀蓮娜·彼得羅芙娜解釋自己的正當。

「他去了，花掉了！你好像不知道他似的，他粗魯，不敬，破口大罵的——然而你竟然這樣做了！而且你還要把爸爸的伏羅格達莊園也給他呢！這是一座可愛的小莊園！它本身連成一大片，上面有着很好的森林，一個湖，沒有鄰舍，沒有別人的土地在中間……都是整整潔潔的，像剛脫了殼的雞卵，老天爺！幸而我及時趕到，阻止了你……噫，媽媽，你自己不害羞麼？」

「但畢竟他是我的兒子呀……你明白麼？我的兒子！」

「我很知到，我很明白！可是你依然不該這樣做的呀。不，你不該做的。」

塵房子值一萬二千銀盧布——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是說一萬二千花了，還有米哈依羅芙娜的戈留式基諾，它儘管寒酸，至少也值得一萬五千……合起來就不少了。」

「唔，唔，夠了。不要生氣呀，爲了上帝的原故！」

「我不生氣的，媽媽，我只是考慮着對不對的問題……真的總歸是真的呀——我受不了謊話的！我生來誠實，我活得誠實，我死得誠實——上帝愛誠實，也叫我們愛誠實。比如說波哥勒爾加吧——我總是說你花了不少的錢來修理它的。」

「可是我自己在那里住的呀。」

猶獨式加在他的母親的面孔上讀到這樣的句子：『你這可笑的吸血鬼！』可是裝做看不見的樣子。

529

「你住在那里又有什麼關係呢，總歸是花了錢的呀……那神像架子一直到今

天還空沒哥勒襪加，這是誰的呢？還有那匹小馬兒，還有茶葉罐子。……爸爸這在世的時候我親眼看見是在戈羅維略伏的。而且那是一個很漂亮的罐子呀！」

「噢，這有什麼呢！」

「不，媽媽，不要這樣說！一下子是看不出來的，當然啦，可是這里一個盧布，那里又是五十戈比克，這里又是二十五戈比克……如果細心想它一下……讓我說，我把它用數目字計算起來。再沒有比數目字更好的了——數目字是永遠不騙人的。」

普爾耀萊·烏拉第米里支再一次衝到他的書桌那里計算出他的仁愛的好媽媽所曾帶給他的損失到底有多少。他格拉格拉的滾動着算珠，寫下了一行一行的數目字——總而言之，準備使炯蓮娜·彼得羅芙娜心服她自己的錯處。她可幸福極了，因為他的漂蕩的思想不能夠長久的停留在任何的題目上面。一個新的獲利的主題，不知不覺地湧上他的心，好像是使魔術似的，給他的思想一個新的轉變。

婀娜蓮。彼得羅芙娜，一分鐘前他看見她這樣活活如生的，忽地掉下了忘記的深井。數目字也模糊起來了。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久想計算一下，他種田可以得到多少錢，而現在正是計算的時候了。他知道農人們經常是入不敷出的，經常是要借錢的，而且經常是要給他們的借債付利息的。農人特別豐富的是他們的勞動力，這一值不了一個銅子兒，而且在清算的時候就要把它除外不算的。在俄國入不敷出的人們多着呢。唉唉，真是不少呵！好多人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樣過。好多人沮喪地望着四周，却祇能看見一個無望的空虛，祇能聽見「還錢」這兩個字。猶獨式加有時陷入空想的廣闊的飛翔時所撈進的網子去的，就是這些絕望的人羣，這些貧窮的鬼呵。

531

四月天，農人跟往常一樣的已經沒有粟米。「他們已經把他們所有的一切全都吃光了，他們整個冬天在閒游着，因此在春天里他們就得收緊他們的褲帶

啦；『猶獨式加心裏想。當這事情發生的時候，猶獨式加才不過剛恰把他的去年的收成底賬目弄好。二月里最後的一束禾打過了，三月里穀粒已經儲藏起來，而前幾天他把它們全寫在他們帳簿的適當的項下。猶獨式加是站在窗子跟旁等待着。在遠方，農人霍加坐了他的舊貨車，出現在橋上了。到了通戈羅維略伏的十字路口，他連忙拉着韁繩，因為沒有馬鞭子，把他的手臂發狠的打着馬兒，這匹馬倒是已經幾乎提不起它的腿來了。』

『他到這裏來了！』猶獨式加低聲的說。『這個樣子哇他那匹馬兒！唉，簡直快要死似的！可是假如喂上一兩個月，它就變成一匹不壞的傢伙呢。它不只值待二十五個盧布呢，也許值三十呢。』

其時霍加已經駛到用人們的小屋，在籬笆上縛了他的馬兒，把一小捆的乾草給了牠，一分鐘之後就在女僕室里踱來踱去，普爾羅索·烏拉第米里支一般地是在那里接見來懇求什麼的人。

「唔，我的朋友，你要告訴我什麼呢？」

「我來請求你給一點麥子的，先生。」

「怎麼？那你自己已經吃光了你所有的麥子麼？天呀，多麼可惜呢！如果你少吃些酒，多做些工作，多做一會禱告，泥土是會知道的，你懂麼！你現在收一顆穀的地方，你就可以收兩顆或者三顆——而你也不必去借去了！」

霍加勉強的笑了一下做回答。

「你以為上帝離得很遠，因此他就不知道麼？」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繼續在教訓他。「不呵，上帝是很近的，這兒，那兒，無所不在，——我們現在說話的時候，就和我們在一起。上帝看見一切，聽見一切的。他只是裝做他不在似的。讓人們照他們自己的規律生活呀，他想，我們看看他們究竟會不會記得我！我們就利用這錢來買一枝還願的蠟燭，你卻都花到酒坊去了！這就是上帝不給我們好收成的道理。可不是麼，朋友？」

『這是不能否認的。這是極其正確的！』

『那麼，你瞧，現在你也這樣想到了。那你爲什麼從前不想到的呢？只因爲上帝不肯降恩給你。如果你收成好呢，你又驕傲起來了！可是現在說上帝……』

『這是對的。如果現在我們……』

『等着，讓我說完呀！老兄，上帝常常提醒忘記了他的人們。我們決不要因此而怨恨他，倒要明白這是爲了我們自己的好處做的；假如我們記得上帝，上帝也決不會忘記我們的。他會給我們一切：可愛的裸麥啦，幼細的燕麥啦，好吃的馬鈴薯啦——嘿，你歡喜要多少就有多少！他也照顧你的牲口——嘿，瞧，你的馬兒幾乎活不成了！而且他會給你的鷄鴨一個很好的開始的，如果你有鷄鴨的話！』

『你說得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

『尊敬上帝——這是頭一件，然後尊敬你的上司，他們受到沙皇的優待的；

……土地的貴族，比如說……』

「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我相信我們……」

「你」相信」，可是如果你想看，你就會發現不是那樣一回事。現在帶你來向我要點麥子，這不能否認你是很好很恭敬的；可是前年，你記得吧，當我要人手收割的時候，就得請你們耕田的施恩，說着，「請幫幫我的忙，兄弟們，」你怎樣回答呢？「我們也要收割的呀，」你這樣說。「我們不像舊時似的要爲地主做工了，現在我們自由了哇。」你這樣說。你自由了，可是你卻沒有麥子！」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忠告地瞧着霍加，他站着，一動也不動。

「你是太驕傲了，這就是你不走運的道理！拿我做個例子呢。人家以爲上帝已經降慈悲於我，沙皇已經優待我的啦，然而我卻並不驕傲，我怎麼可以驕傲呢？我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一條虫！不過是一隻蚊虫！不過如此呀！而這裏上帝因爲我的謙虛，庇祐我了。我親身降福於我，並且叫沙皇優待我！」

「我相信我們從前過的日子好得多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就是我們

還有主人的時代，」益加說着，拍他的馬。

「是的，兄弟，你是過得很好呀。你確實過得好呀。什麼都有的是——麥子呀，乾草呀，馬鈴薯呀！好吧，想着舊時的東西是不中用的，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已經全部忘記了那些收割的人手了，兄弟，只是順便提它一下，那麼你說你要些麥子麼？」

「不錯，先生。」

「你是要買一些呢？」

「不想買！也許你可能借我一點兒等下次收割還給你的吧。」

「咳，咳！麥子在目前真是貴得要命。我不知道我最好是怎麼辦呢……」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深思了一會兒，好像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似的：「我是喜歡幫忙這個人的，可是麥子真是貴得很……」

「好吧，我的朋友，我就借你一點麥子吧，」他終於說了，「可是，老實告

謝你，賣是沒得出賣的。我不能夠用上帝的禮物來打交道。可是借呢——這是另外一回事，借我是可以借的。我從來沒有忘記，你知道，今天你向我借，改天，我也許要向你借。今天我有的是——拿去吧，你要借多少就拿多少。如果你借六斗（一）——拿六斗去。如果你要三斗——隨你的便。明天也許我得敲敲你的窗子，說，「借給我一點麥子吧，霍加，我沒得吃了。」」

「你不會的，先生！」

「當然不會，不過我拿來做個例子……好比世界上最壞的變化呀，我的兄弟！這里人家寫在紙上說：拿破侖；高貴有力如他嘛，結果也還不是悲哀麼——不大好的，好像是。就是這個樣子，兄弟。你要多少麥子？」

「六斗，如果你肯的話。」

（一）這里所譯的斗，等於八加侖。

——譯者

「很好，六斗。只是我警告你，麥子近來貴得很，兄弟，貴得可怕！所以我
要告訴你我們怎麼打交易：我給你四斗半，八個月之內你還我六斗——這就對
了。我不要你利息，只須還實物，你那樣多的……」

猶獨式加的應允使霍加嚇得半死。他好一會兒不做聲，只是聳動着他的肩
膊。

「這可不是太多了一點麼，先生？」他終於戰戰兢兢的說了。

「如果太多的話——向別人要！我並沒有勉強你，朋友，卻是客客氣氣的答
應你的。我並沒有請你來，是你自家來的呀。你問我一個問題，我就給你一個答
覆。就是這麼一回事，我的朋友。」

「倒是的，可是似乎還得太多了。」

「唉——唉——唉！我還以為你是個老實的好心腸的人呀！你以為我靠什麼
活的呢？我怎樣開銷的呢？你知道我的開銷多大？簡直是說不完。我得給這個二

點兒，我得滿足另一個，也得給第三個人裝一點什麼。每一個人都需要一點什麼的，每一個人都來找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而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得滿足所有的人！於是就有另外的一回事：如果我把麥子賣給麥子商人，那時候我纔會有這筆錢的。用了這筆錢，我就可以買些證券，把證券放在安全的地方，於是得到利益！不會亂，不麻煩；我剪去了付息的聯根（一）就表示已經收了錢。可是如果我有的是麥子，我就得照料它，於是無窮的麻煩。它乾了之後要減少，裂開了要減少，老鼠吃了要減少。不，兄弟，錢是好得多多的。我該早已經做了這件聰明事情了，把我所有的都換了錢，於是離開你們。」

「不，你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

「我總是想的，親愛的，可是這就力所未及了。如果我還有氣力，我當然可

（一）付息聯根是附在證券上付息時剪去的聯根。

——譯者

以留下來好好的幹一場。可是不，時候到了，時機成熟了，我要安息了。我要到聖·賽爾基烏斯寺院去，在神的翅膀下面尋求掩蔽了，在那里將再也看不見我，聽不見我了。而這簡直是可愛的呢：和平，靜默，有規矩，不吵，不鬧，不讓——像天堂一樣呵！」

總而言之，不管霍加用盡氣力，事情還是如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所願望的做了。可是比這還利害。當霍加已經同意了他的條件時，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忽地想起了他有一塊荒地，大約是三畝大的草他，或者小一點……：那倒是很好的呀假如……：

「我方便你，你也給我一點方便！」他說。「這雖不是講利益，卻仍舊是方便。上帝幫忙我們一切人，我們就要互相幫助。你把這三畝地一發耕了，在你是沒有什麼的，在我卻永遠記得你。我是個慈心的人，你知道，你爲我做了一件值一個盧布的事，我呢……：」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站了起來，劃了個十字，望着教堂，表示事情已經如此定奪了。學着他的樣，霍加也劃了個十字。

霍加消失了。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拿起了一張紙，用了結帳的心情武裝着自己，於是算珠在他的扒手似的指頭下而跳上落下……這是一個經常的許多人物底秘密聚會。一種雲霧好像把世界的其他部分遮蓋起來，隔開了猶獨式加。用了猛烈的速度，他弄着算珠。又弄着紙張，弄着紙張又弄着算珠。一行一行的數目變得更長更長了……

七、結局

這是十二月中旬，鄉下都給包裹在無窮無盡的風吹雪片里，好像着了魔似的。夜里這些吹雪在路上凍結了，農人的馬兒要經過艱苦的鬥爭，纔從中間把空車子拖拉出來。幾乎沒有一道車轍是通到戈羅維略伏來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永遠不會有任何的客人了，秋天一到，他就把大柵門和前門都下了釘，讓

他的家務和外面的世界的交通，由女僕室的門和邊門來進行。

那是在早上十一點鐘。猶獨式加穿了他的長衣站在窗前，無目的的往而前望。大清早他就已經在他的書室里踱來踱去，想着想着，結算着入息的空幻的源泉，一直到最後他頭腦昏迷，給數目字累得半死。房子前面的果園以及藏在宅後面的鄉村，已經埋在雪里了。經過了前十天的大風雪，天氣是晴朗而且寒冷了，雪在太陽里閃着萬種光彩，這使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不能不閉上他的眼睛。院子里荒涼而且幽靜；用人們的客堂或者牲口棚的附近，一個人影也隱不見，甚至村子也靜得好像死去了一般。牧師的房子上頭升起了一縷淡紫色的烟，吸引着猶獨式加的注意。

843

「已經敲過十一點了，牧師的老婆還沒有吃過飯呀！」他這樣想。「他們滿天的喝酒呢，那些牧師們！」

拿這個來做他的出發點，他繼續考慮這是尋常的一天呢，還是假日呢，還是

齋期呢，牧師的老婆會燒什麼菜呢——正在那時候他的注意力突然分散了。一個黑點在小山頂上出現了，剛剛是在挪格羅夫加鄉村的外邊，而且漸漸的越近越大了：當普爾黷萊·烏拉第米里支望着它的時候，他當然開始向自己詢問了一串無邊際的問題。這是誰來了呢，農人呢還是別的什麼人呢？可是決不會是別的什麼人的，所以這一定是農人了；是呀，那樣的！他爲了什麼來的呢？如果是爲了要些柴火，那麼挪格羅夫加的樹林就落在村子的另一頭……這流氓也許要偷一些屬於戈羅維略伏的樹木的吧！如果他是到磨坊去的呢，他該已向左轉了……也許他是來請牧師的吧。什麼人快要死了，或者已經死掉……或者是生下了一個孩子吧。那一個女人生孩子呢？耐厄拉會在秋天分娩的，可是這又未免太早了二點……如果孩子是個男的，他就馬上會登記到人口普查上面——唉喲，照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挪格羅夫加村子有幾個魂靈呢？但如果是個女的話，她就不必登記，總而言之……然而沒有女性是不行的……呢！

猶獨式加吐了一口，瞧着神像，好像要它保護他抵抗惡鬼似的。

如果那黑點是在椰格羅夫加村子旁邊發見，閃過去，就像通常似的消失了時，他的思慮可能會繼續的漂流的，可是它卻增大着增大着。終於轉了彎，向着教堂去的堤場走來了。於是猶獨式加清楚地看見，那是用一對馬兒拖着走的一輛有蓬的小馬車。它爬上了小山，掠過了教堂（「難道是主教麼？」這樣的想頭閃過他的心；「這就是爲什麼牧師的家里還不曾吃過飯的道理了！」），往右邊轉了彎，就一直向着他的房子來了。「是呀，那是到這里來的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本能的地束緊他的長衣，連忙從窗子退了開來，好像害怕那客人會看見他似的。

他沒有錯：馬車駛到這幢房子，就停在旁邊的棚門了。一個年青的女人連忙跳了出來。她穿了一件鑲了亞斯特拉罕羔皮的都市款式的大衣，可是卻並非完全合時宜，這是爲了好看的原故勝于爲了取煖的，而且她顯然已經冷僵了。沒有一

個人走出來迎她；她走上邊門的台階，幾秒鐘之後，女僕室的門砰的打開了，然後另一扇也開門了，然後是開門關門的聲音，脚步的聲音，以及在所有附近屋子裏的一致的騷動。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站在他的書室門口傾聽着。他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陌生的客人了，也很久沒有同人家在一起了，這使他極其駭怕。一刻鐘過去了；開門關門，和走來走去的聲音依然繼續着，可是沒有一個人來告訴他究竟是誰到了呢。這更加使他激動。那客人顯而易見的，是屬於這個家屬的了，而且自然毫無問題的有權利受到他的好好的款待的了；可是他有什麼親戚呢？他努力想了想，可是他的記憶並沒有給他多大幫助。他是曾經有過一個兒子叫做伏羅頓加的，還有一個兒子叫做彼盾加的，他有過一個母親，叫做炯蓮娜·彼得羅芙娜的……可是這個，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去年秋天娜第亞·賈爾金，他的過身了的姑姑瓦爾瓦拉·米哈依羅芙娜的女兒，是住在戈留式基諾的——難道是她麼？決不是的！她有一次確也一定要進入戈羅維略伏的，可是她必須凌辱的地

退了回去。「她不敢來！她決不敢來的！」猶獨式加對他自己重複的說，一想起娜第亞·賈爾金會來他就憤激了。可是此外還有誰呢？

當他這樣的反省着的時候，葉芙柏拉克西雅謹慎地走到門口，報告說：

「波哥勒爾加的那個年青閨秀，安娜·塞米奧諾芙娜，來了。」

真正就是安憎加。可是她變得這樣利害，幾乎不能夠認出來了。她不再是一個美麗的生氣勃勃的充溢着青春的活力，有着玫瑰色的面頰，灰色的窈窕的眼睛，高聳的胸膛和濃密的金髮的，那個在婀娜娜·彼得羅芙娜死後不久到過戈羅維略伏的少女了。她現在是一個羸弱的，憔悴的人了，平平的胸膛，低陷的面頰，朝熱病的顏容，無精打采的動作；她看上去是圓肩膊的，幾乎是駝背的了。連她的美麗的頭髮不曉得怎樣也覺得可憐，只是她的眼睛，燃燒着熱病的光彩，在她的瘦弱的面孔上顯得大了些。葉芙柏拉克西雅注視着她好一會兒，好像是看一個陌生人似的，可是到底也把她認出來了。

「真的是你麼，小姐？」她瞜着，握着她的手。

「是的，怎麼不是呢？」

說着的時候，安甯加柔和的笑了笑，好像要加上去說，「是呀，我過的日子可不壞呢！」

「我的舅舅好麼？」她問道。

「他好，也不好……他還活着，就只能這樣說了，可是我們幾乎不曾見過他的。」

「他是怎麼的呢？」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因為怕麻煩吧。」

「你的意思是說他再也不講呀講的講它幾個鐘頭了麼？」

「不，小姐，他不講了。他從前老是講呀講的，忽然一下子他就不做聲了。」

我們有時候聽見他在書室里自己對自己講，也笑的，可是他一出來就不說話了。

據說他的兄弟斯蒂潘·烏拉第米里支也是生同樣的毛病的……他先前老是樂呀樂的——忽然一下子就不說話了。可是你怎麼啦，小姐——你好吧？」

安甯加做了一個絕望的姿勢。

「還有你的姊妹好麼？」

「她長眠在克累且托夫的路旁了。」

「上帝庇祐，你什麼意思呀，路旁？」

「唔，你知道人家是怎樣埋葬自殺的人呀。」

「天老爺！她曾經是個閨秀，忽然一下子她自己殺了自己……這是怎樣的呢？」

549

「是的，起先「她是個閨秀」，於是毒死了自己——就是這樣！而我卻是一個膽怯的人，我要活，因為我到你們這里來！不會久的，不要駭怕……我很快就會死的。」

葉芙柏拉克西雅睜大了眼睛瞧着她，好像聽不進去似的。

「你爲什麼瞧着我？好看麼，我可不是？唔，有……可是我們馬上要談到的……現在不說吧……現在叫人打發了那車夫，並且通知我的舅舅吧。」

說着這個的時候她從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個舊錢包，從它里面拿出了兩張黃色的鈔票。

「這就是我的財產！」她再往下說，指着一個裝了一半的皮箱。「我的全部財產在這里了——財產和我所賺的都在一起！我很冷，葉芙柏拉克西雅，冷得很呀！我是整個的整個的生了病，我身上沒有一根骨頭是結實的了，此外還要加上這討厭的天氣呢，我坐着車子的時候我老是想著：如果我到得戈羅維路伏，我無論如何都要在溫暖的地方死的！我想要一點燒酒……你可有一點兒麼？」

「你還不如喝杯茶吧，小姐？茶炊馬上就可以弄好了。」

「不，我等一會兒纔要茶。我得先喝點燒酒。別把燒酒那一回事告訴我的舅

真，雖則……他馬上會親眼看見的。」

當桌子擺好了要用茶的時候，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走進了餐室。這一回輪到安甯加給嚇了一跳——他是這樣的瘦，這樣的憔悴，這樣的不安。他向安甯加問好是有點特別的：並不是直接的冷冰冰，而是古怪的不關心。他稍稍的說了幾句，而且很勉強，有如一個伶人艱難地強記着他經常要演的角色的一切。總之他似乎心不在焉，好像成日價地想着一些他最討厭的完全沒有理由的出了神的瑣要問題似的。

『唔，你來了麼！』他說。『你要什麼？茶麼？咖啡？你歡喜什麼就叫什麼。』

551
在往昔，那是猶獨式加通常在家庭的聚會里演着激動的角色，可是這一回那是安甯加，而她呢是極其感動的了。她的心一定非常痛苦，因為她在普爾輝萊·

烏拉第米里支的頸頸上緊抱着他。

「舅舅！我到你這裡來了！」她說着，忽然一下子湧出了淚水。

「唔，歡迎你！屋子多着呢。你可以在這裡住的。」

「我病呢，親愛的舅舅！我病得非常利害了！」

「如果你病，你必須祈禱！我病的時候，我常常是用祈禱醫好的。」

「我要到你這裡來死的呢，舅舅！」

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用批評的眼光看着她，一陣幾乎不能了解的微笑掠過她的嘴唇。

「累透了麼，是不是？」

「是的，很對。盧賓加是『累透』了，並且死去了，而我……却依然活着，

你瞧！」

聽見了盧賓加的死，猶獨式加虔敬地劃了個十字，並且低聲的祈禱着。安雷加其時靠着桌子坐了下來，把她的手肘靠在上面，朝着教堂的方向望着，淒涼地

哭了。

「喂，哭和失望都是罪惡呢！」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規勸地說。「你知道一個基督徒有什麼責任麼？不是哭，而是退讓和信賴——這是基督徒所要做做的呀！」

可是安甯加把她自己重又擲到椅子上，沮喪地掉下了她的臂膊，重複的說：

「噢，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

「如果你是悲傷你的姊妹呢，那也是罪惡呀！」猶獨式加繼續說教。「因為雖然愛兄弟愛姊妹是值得讚美的一回事，可是假如上帝歡喜把其中一個或甚至幾個叫到他那里去的話……」

「噢，不，不！舅舅，你是好舅舅呀，可不是麼？告訴我！」

安甯加重又衝到他面前，抱着他。

「是的，是的，我是呀！嗎，你中意什麼呢？要吃什麼，茶呢或者咖啡呢？」

要吧，叫他們拿給你吧！」

安甯加忽地記起了她初次到戈羅維略伏的時候，她的舅舅是怎樣的問她，「你歡喜小牛肉麼？乳豬麼？馬鈴薯麼？」——她就明白她在這裏不能得到別的安慰了。

「謝謝你，舅舅，」她重又坐到桌子那里，說：「我不要什麼。我相信我什麼東西都會十分滿意。」

「唔，如果你滿意，那就更好了。你要到波哥勒爾加去麼？」

「不，舅舅，我目前要留在你這裏。你不反對的吧，反對不？」

「當然不，不是嘛！我只是問一問波哥勒爾加罷了，因為如果你想到那裏去，我得吩咐準備車馬的呢。」

「不，遲一點，現在不去！」

「很好。你遲一些可以去走一趟的，現在就留在我們這裏吧。你可以幫着料

料理理家務——我是獨自一個兒的啊，你知道！那個美人——猶獨式加差不多帶着憎恨的地指了一指葉芙柏拉克西雅，她正在倒茶——『幾乎整天去閒溜，所以有些時候我簡直叫不來一個人。整個屋子都沒有人的！好，現在再見吧，我要到我的屋子去。我要祈禱，要工作，然後又祈禱……就是這樣子的，我親愛的！盧賓加死了有多久？』

『差不多二個月了，舅舅。』

『那麼我們明天要去做早彌撒，爲她做安魂祭……好，現在再見！喝你的茶呀。如果你跑路跑得肚子餓了，叫人給你拿點什麼來。中飯我們再見吧。我們要談談，如果有什麼要解決的事情，我們解決它，如果不——我們就正好默默的坐下來！』

這樣就是他們的第一次會面。這完了之後，安甯加就開始了她在她所曾這樣恨過的而且在短短的一生中兩次巴不得要離開的戈羅維路伏的新生活了。

X

X

X

安甯加跑着下坡的路是很快的。她在她祖母死後到戈羅維略伏來，使她感到她是個有家庭有祖宗墳墓的「年青園秀」，使她感到她的一生並不局限在惡臭的吵鬧的旅舍和酒店里，使她感到有一個避難所，在那里，呼吸着酒臭和腐臭的靈魂，不能到達她，在那里，她可以安全的離開了有着一大細鬍子，紅眼睛和喝酒喝到聲嘶的那個傢伙。（唉唉，他對她說的話呀！她在她面前做的姿態呀！）可是這種醒覺，差不多當她看不見戈羅維略伏的影子時，就消失了。

安甯加其時就一直到了莫斯科去，看她和盧賓加是不是可以在國立劇場里得到一個位置。除了別人之外，她跑去看她受教育的那個小學校的女校長，以及她的同學們。女校長，起先是很有禮的接待她的，可是一聽見安甯加做了一個鄉下女伶時，就變得冷酷而且生疏了；她的同學們，大多數是已經結了婚的女人了，用了那樣的無恥的驚訝的眼光瞧着她，使她簡直失了知覺。有一個比之別人更其好

心的，由於同情的原故，向她說：

『告訴我，親愛的，你們女伶穿衣服上戲台的時候，據說軍官們爲你們穿緊身衣，這可是真的麼？』

她的使自己留在莫斯科的一切企圖是撲了個空。這只能夠說，她還不夠資格進莫斯科的舞台。她也好盧賓加也好都是活潑的但並不十分有天才的女伶的類型，她們一生做着一個同樣的角色。安甯加做彼里初梨盧，賓加做潘西施和『舊式上校』是好的。可是她們要做別的什麼，結果常常又是彼里初梨和潘西施，當然，常常是什麼都不像的。在她的演出當中，安甯加常常要做『美麗的海倫』；她把深紅的假髮圍着她的灰金的頭髮，把她的胸衣裂開到腰，可是用了這一套，她的表演還是晦澀，平庸而且下流的。演過了『海倫』她就演『蓋羅爾斯坦的大公夫人』，可是她的無色的演技，和愚蠢的演出聯合在一起，把整個戲都弄得真正索然無味。終於她要做『安戈特夫人的女兒』中的克萊莉德了，爲了使觀衆興奮

越來，她竟而至於演得連最沒有批評眼光的鄉下的觀眾也覺得太淫蕩了。一般地說，安甯加的聲譽，是一個活潑的女伶，有一個很不錯的嗓子，此外就是她多少有點姿色，她在鄉下是可以叫座的。但僅此而已。她不能夠著名起來，至於她的演技也平平無奇。甚至在省里她的追求者也主要是軍隊中人，他們主要的慾望是可以自由的到達後台。如果她有非常強的背景的話，那麼她也只能在莫斯科舞會上受苦惱的，在那時她自然會從公眾那里得到一個並非誇獎的「街頭歌女」的稱呼的。

她得回到鄉下去。在莫斯科她接到了盧賓加的一封信，說她們那些人已經到沙摩瓦爾諾夫去，關於這盧賓加是很歡喜的，因為她跟一個當地的農村局的委員做了朋友。他這樣地迷戀着她，甚至「準備盜用公款」來滿足她的一切需要。到了沙摩瓦爾諾夫，安甯加纔知道她的姊妹已經輕率地不幹舞台生活，並且過得比較奢華。當安甯加來的時候，盧賓加的「朋友」——卡維里羅·斯蒂潘尼支·李

烏爾金是和她住在一起。他是一個退伍的輕騎兵上尉，曾經是一個漂亮的男子，是現在已經很陰鬱了。他有着高貴的說話，高貴的儀態，高貴的思想，然而這一切合起來只叫人感到這個男人似乎不會在農業局的錢箱前面縮回手去的，盧賓加熱心的接待她的姊妹，並且說她的屋子里已經給她準備好一個房間了。

可是安甯加依然是在她最近到「她自己的家里」去過的影響之下，生氣起來了。兩姊妹作了一個火熱的以吵嘴做結尾的談話；而安甯加現在不得不記起來，伏柏里諾的牧師所說的什麼一個女伶是很不容易保存她的「寶貝」的。

安甯加住在一間旅館里，和她的姊妹割斷了一切關係，復活節來了。復活節後的那一個禮拜，戲院又開了，安甯加才知道有一位從喀山來的娜里莫夫小姐已經做了她的姊妹的職位——這是一個貧窮的女伶，對於淫蕩那一回事是恬不知羞的。安甯加像往常一樣演了「彼里初黎」，來愉悅沙摩瓦爾諾夫的聽眾。回到她的旅店里的時候，她發現她的房間有一個信封，里面裝了一百盧布，和一張條

錄，寫着，一如有所需，再如數奉上。愛情商人古基舍夫。安寧加生氣了，去找店主人晦氣，他解釋說這是古基舍夫的習慣，所有到此的女伶都要恭維一番的，說可是他這個人沒有害處，所以不必生他的氣。依照這樣的勸告，安寧加就把錢和條箋放到信封里，第二天把它退回寄件人，就再也不把它記在心上了。

可是這古基舍夫好像比之店主人所說的更執着。他以為自己是李烏爾金的一個朋友，而且和盧賓加極其要好。他是一個有資產的人，而且又是市政委員會的委員，並且如李烏爾金一樣，最幸運的恰巧也是管市政委員會的錢。在這方面，像李烏爾金一樣，他也是肆無忌憚的。他的樣子，照店舖監查員們的觀點看來，是最會勾引的；他叫人想起了那一隻甲虫，即是在歌曲里面，瑪霞在草場里拾不到野楊莓，卻拾得到牠的那個甲虫：

「長了鬍子的黑甲虫，

頭上是鬆髮蓬鬆。

他的睫毛黑如煤炭，

和我所服侍的那個人相同。」

考慮了自己的相貌，以及盧賓加答應他肯幫忙的事實，他以為時機再不可放過了。

總而言之盧賓加是已經破釜沉舟的了，可是關於她的一切傳聞，絕對沒有搖動她姊妹的自尊心。據說每天晚上在她家里都有一個愉快的集會，吃晚飯就從深夜吃到天亮；據說盧賓加，以吉卜西人的腳色，半裸的地統轄着這些人們，而當李烏爾金叫着，對他的喝醉了的朋友們叫着，「這里有你的心肝呀！」，她就垂下了她的頭髮，唱着；手里拿了一個六弦琴，

「唉唉，我的時光是多麼可愛，

和這年青漂亮的男人在一起？」

安留加帶着激動傾聽着這些故事。最使她驚訝的是盧賓加竟然吉卜西式的唱起歌

來，像莫斯科的瑪特里奧莎呀！安甯加時常品評她的姊妹，如果她聽到的是盧賓加「誰也學不像的地」唱出了「舊式上校」的偶句來，那麼她會以為這是十足自然，而且可以馬上相信的。她不由得不相信它是事業，因為庫爾斯克，覃波夫和邦扎的聽衆們仍然記得盧賓加怎樣用了一「誰也學不像的」天真，以她的一切甜密的聲音，說她喜歡爲上校「所管」……可這說什麼盧賓加能夠唱吉卜西式的歌，像瑪特里奧莎一樣——決不會的！這次不是真的！現在她安甯加倒是一「能夠」像這樣子的唱，這是無可懷疑的。這是她的「樣式」，而整個庫爾斯克曾經看過她「俄國歌曲擬人化表演」的，都可以作個見證。

於是安甯加拿過了一個六弦琴，用一條絲帶掛在肩膀上，坐下來交叉着的兩條腿，就開始唧唧呀呀的唱了！她真是剛好像吉卜西人瑪特里奧莎一樣的了。

可是儘管如此，盧賓加卻豪華地生活着，而李烏爾金呢，希望不用拒絕來減少他們酩酊的樂趣，顯然已經開始了向公款染指了。不必說每天晚上在盧賓加家

里所飲去的和傾瀉在地板上的香檳，即就她自己來說呢，也一天一天變得更其任意和刻薄了。起先是由莫斯科米高娃夫人所製的一箱衣服，接着是福爾德的金鋼鑽。盧賓加是很實際的，而且並不輕視有價值的東西。飲酒是一件事，珠寶和彩票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樣，她的生活，如果是真正的快活的話，則是一串不斷的粗暴，胡調的宴會。唯一不快活的事情，就是她必須和警察長要好，他，雖然是李烏爾金的一個朋友，卻也有時喜歡使用一下他的權力的。盧賓加總可以知道，他什麼時候不滿意她的晚餐，因為在那樣的場合，一個巡官第二天早晨就會來訪她查問她的身份證。她就得退讓；在早上她就將燒酒和什麼可吃的東西，給巡官吃了個飽，在晚上就特別為警察長弄些他最歡喜的「瑞典」本治（一）。

（一）本治（punch）——這是用酒、湯、糖、牛乳，檸檬汁等混合製成的「種飲料」。

——譯者

古基舍夫看見了這個豪飲的汪洋，便妒忌得要燃燒了。他不惜犧牲一切取得一個十足像李烏爾金的家一樣的地方，和一個十足像他的「女郎」似的女郎。像這樣就可以變化無窮的過你的時間去；一晚在李烏爾金的「女郎」的家里，一晚卻在他的家里——古基舍夫的家里。這就是他所抱負的夢想，這是一個蠢笨的人所抱負的夢想——一個人越蠢笨，要達到目的的心就越執着，而安甯加他覺得是最適宜實現這個夢想的人物了。

安甯加卻並不退步。她從來沒有感到任何熱情的衝動，雖然她有好多追求者，她的態度卻十分自由。有過一個時候，她想她可能愛上當地的悲劇的演員米羅斯拉夫斯基，他顯然是對她燃起了愛情的。可是米羅斯拉夫斯基永遠是半醉的，而且笨得從來不曾表示過自己的傾慕，而且當她在他面前走過的時候，他只是望着她，並且蠢頭蠢腦的打個噴嚏。因此她對他的愛情永遠沒有結果。至於其他的追求者呢；安甯加只把他們當作進行一個鄉下的女伶這生意的環境下面不可避免的

一部分。她忍耐着這些境况，利用了他們給她的小小的特權（捧場、花球、坐車、野餐等等），可是再也沒有進一步到達所謂淫猥的表演了。

她現在也是一樣的。在整個夏季里她一心一意的走上道德的路途，小心提防她的「寶貝」，好像要給伏柏里諾的牧師證明一下，即使是在女伶中間也有着英雄的人物的。有一次她真正決定到知府那里去控告古基舍夫，知府有禮貌地聽完了她的話，讚了一下她的剛毅，要她把這剛毅之氣保存起來。可是關於她的控告，只能當作間接對他自己的人格의 攻擊底藉口，他還說，把他的氣力花在和內面的敵人的鬥爭上面，他以為他並不能像她所願望的對她有用處。聽完之後，安甯加漲紅了臉孔，就去了。

古基舍夫其時正在做得極其機智，這使他叫一般人對於他的求愛感到了興味。大家好像忽然以為古基舍夫是對的，而第一號波哥勒爾斯基小姐（這是安甯加演戲所用的名稱）並非一個有涵養的人，而且不能演着 *Sainte Nitroche*。（一）

整個集團是形成了，它的目的是要給那反叛的暴動一個教訓。專門上女伶們的更衣室底客人，讓她冷清清的，都到她隔壁的——娜里莫夫小姐那里去了。於是，雖還沒有做什麼有決定性的敵對行動，他們卻已經在她登台的時候，那樣死一般的冷冰地對付她，這使人想起她只是個可憐的歌唱隊員，而不是主要的女角。終於他們對經理提議把安甯加演的幾個角色讓給了娜里莫夫小姐。最奇怪的事情是，盧賓加在這秘密的奸計中間，演了最活躍的角色，而且把娜里莫夫小姐作為她的心腹朋友了。

八月底，安甯加驚訝地知道她得在「美麗的海倫」劇里担任奧勒斯蒂斯的角色，知道彼里初黎是留下來給她的唯一老角了——這只因為娜里莫夫小姐自己不敢做。此外呢，經理通知說，鑒於她失去了號召力，她的薪金須減到每月支七十

五盧布，一年的上演只能有一半可以分給紅利。

安甯加駭了一跳，因為靠了這樣的薪金，她該要從旅店搬到小客棧去住。她寫信給兩三個劇場經理說她願意來服役，可是他們全都回信說，市面上已經有了不少的彼里初梨，她可沒有機會了，特別是因為他們從可靠的方面聽到了說，她是難於交易的。

安甯加使用着她最後的積蓄，下個星期——她就得和賀羅莎汝小姐一起搬到小客棧去了，她是演巴爾尼施的，而且樂於警長的光顧。她開始感到多少像失望似的東西，尤其是因為每天有一個神秘的傢伙在她的房間里留下一張寫着這樣的字句的條箋：『彼里初梨，屈服吧！你的古基舍夫。』有一天當她感到格外悲哀的時候，盧賓加突然在她的面前出現了。

567

『告訴我，你守着你的寶貝是爲了什麼王子的呀？』她簡潔地問道。

安甯如是十足的吃了一驚。第一件打擊她的是伏柏里諾牧師和盧賓加使用

「寶貝」這個字是解作剛恰同樣的意義的。唯一的差別是牧師把它看得極其重要，而盧賓加卻把它看做沒有後果的東西，看做可以使「這些獸性的男人」發狂的東西。

於是她不由得不向她自己詢問，畢竟這「寶貝」是些什麼東西呢？它可真正是珍珠寶貝？——唉唉，她竟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案。一方面，沒有它好像是總有點羞恥的，另一方面……去她媽的吧，人生的全部意義是不能減縮到爲個人的「寶貝」而鬥爭的吧？

「我六個月內積了三十張彩票，」盧賓加繼續說，「以及無數的寶石……看我穿的什麼衣服呀！」

盧賓加轉了一個花身，把她的衣服前前後後的拉直了一下，讓安甯加看看她的週身。這件衣服也真正是了不起，而且做得極其不同凡響，直接從莫斯科米龍高姓夫人那里來的。

「古基舍夫是個好人」盧賓加再開始說道。「他會叫你穿得像個困囚，也給你錢用的。你那時可以不做戲了，……你已經受夠啦！」

「決不！」安雷加溫暖地嚷着；她沒有忘記了「神聖的藝術」這幾個字！

「如果你歡喜，你可以做的。你重又可以得到最高的薪水，並且代替了那個
哪里莫夫演着主角呢。」

安雷加沒有做聲。

「好吧，考慮一下，要是值得考慮的話。你什麼時候下了決心，來呀。再會。」

569
九月十七，盧賓加的命名日，沙摩瓦爾夫劇場的招貼宣佈了一個「特別」節目。安雷加重又扮演「美麗的海倫」，而奧勒斯德斯則由第二號波哥勒爾斯基小姐「祇此一次」扮演。爲了使盛會更盛起見，娜里莫夫小姐，「也是今晚祇此一次」扮演鐵匠克里安，穿着緊身衣和短外衣，她的臉孔用煤烟稍稍塗黑，手里拿

着一根鐵棒上台，觀眾看見了這一切，是格外的熱烈。安雷加在舞臺出現的時候，她遇到了狂風暴雨似的鼓掌，這，久已不習慣了她，感到了連淚水也湧出來。當第三幕的夜景中，她幾乎裸着身子從床上起來的時候，劇場里一陣騷動，甚至有一個觀眾，當孟納拉烏斯出現在門口的時候，他像觸了電似的向他噉着，『滾出去，你這討厭的男人！』安雷加知道觀眾已經寬恕了她了。

古基舍夫其時，穿了晚禮服，白領帶，白手套，用了激昂的聲音，宣佈了他的勝利。間場的時候，在酒吧給朋友們和陌生客人們敬香檳。最後，劇場經理歡呼地出現在安雷加的化粧室，並且跪在她面前，說道：

『現在你是叫座的了，小姐！因此由今晚起，你可以得到和以前一樣的薪金，分到和以前一樣的紅利！』

總之，人人都在讚她，在恭喜她，在表示他們的好感，而她呢，曾經害怕並且那樣的尷尬於不知道怎麼辦的，突然折服她已經……盡了人生的任務了！

演過了戲之後，大家都到盧賓加的屋子，恭喜是兩重的了。那樣的一大羣人集攏來，立即開始吃烟，吃得使你幾乎不能夠呼吸。他們全都坐下來吃晚餐，香檳酒就流成溪澗，古基舍夫老是和安甯加接近着，她呢，顯然已經有點醉了，已經不再憤怒他的慫恿了。她這樣容易就佔有了這個大而且強的傢伙，他一點也不考慮，就像蠟一樣的熔在她的手里，準備做她所歡喜的任何物事，這，她是稍稍感到有趣，而且也很覺得榮幸的。晚餐的時候有好多餘興——這種醉醺醺的粗魯的餘興，並沒有打動心靈，感動心神，結果不過引起第二天的頭痛和生病而已。人羣中只有一個，就是悲劇演員米羅斯拉夫斯基，面無光彩，不吃香檳，卻一盅一盅的吞着粗劣的燒酒。安甯加是有一個時間停止了吃酒的，可是古基舍夫是如此的不斷的慫恿她，並且那樣可憐地哀求她，跪在她的面前：『安娜·塞米奧諾芙娜！你落伍了！請你讓我求求你！爲你的洪福，爲我們的愛與和諧而乾杯！施捨施捨呀！』中這樣一來雖然他的笨拙的面孔和愚蠢的話語使她討厭，她卻不能夠

拒絕，而不久就開始感到了頭昏，盧賓加是這樣的勇敢，她真的叫安雷加唱起了「唉唉，我和漂亮的男人在一起的時間是多麼好過呀」，而安雷加也唱得這樣圓滑使每一個人都噁着，「噫，這的確不錯……：十足像瑪特里奧莎！」盧賓加則唱了關於在上校腳下的那一偶句，唱得神秘非凡，叫每一個人都折服這就是她真正的一樣式」，在這當中她是沒有敵手的，剛恰像安雷加之唱吉卜西歌曲一樣。結尾是米羅斯拉夫斯基和娜里莫夫小姐演了一場「假面劇」，在這當中悲劇演員朗誦了『烏哥里諾』（N·波萊伏依所作的五幕劇）里的詩句，娜里莫夫小姐就從巴爾可夫（一）的未發表的傑作里唸了一大串作為回答。這結果是意想不到的，娜里莫夫小姐幾乎得到了全勝，差不多掩蓋了波哥勒爾斯基小姐們。

（一）巴爾可夫：讀者當然還記得那是在第一章里老頭子所中意的作家。

當古基舍夫幫着安甯加走進一輛馬車去時，天色已經大白了。虔敬的市民做晨禱回來，看見安甯加穿了她的豪華的禮服，幾乎站也站不穩的，就劃了十字低聲的說道：

『好人正從教堂裡回來，而他們卻還在酗酒……讓他們永劫不復生呵！』

安甯加從她的姊妹那里出來，並不到旅店去，而是到她『自己』的房子去，那是很小的，卻還愜意，而且裝置也極其美麗。古基舍夫跟着她進去了。

冬天是在不斷的酗酒中間過去的。安甯加已經完全沒有腦筋，如果她想起了一寶貝時，只是對她自己說，『我從前是怎的一個傻子呀！』古基舍夫，自傲着他的得到一個像盧賓加一樣好的『女郎』的這個夢想已經實現了，一切開支滿不在乎，而且由於競爭的精神，當李烏爾金買一套衣服的時候他就買兩套，李烏爾金叫一打香檳的時候，他就叫了兩打，盧賓加事實上已經開始嫉妒她的妹妹，因為在冬天里安甯加已經得到四十張彩票，還有許多鑲寶石不鑲寶石的金指

環。姊妹們重新又做了朋友，並且決定均分她們的儲蓄了。安甯加依舊夢想着未來，在衷心的談話里，向她的姊妹說：

「這一切完了的時候，我們就到波哥勒爾加去。我們有的是錢，我們就開始種田了。」

對於這。盧賓加非常冷嘲地回答道：

「你以為『這』有完結的時候的麼……你這傻子！」

對安甯加很不幸的是，古基舍夫有了一個新念頭，這他是用了往常的執着來堅持的。作爲一個沒有教育的，毫無問題是一條笨漢的他，想着，如果他的『美人』學會了和他一起喝燒酒的話，那麼他就到達了幸福的頂點了。

「讓我們一起乾一杯呀，親愛的女郎！」他不斷的苦惱着她。他常常一板正經的向安甯加說話，他估量了她是天生的閨秀這事實，並且想證明他之在莫斯科的一間店里服務，並非沒有好處的。

安甯加拒絕了一個時期，謝着李烏爾金從來沒有強迫盧賓加和他一起喝過燒酒的。

「然而她是愛李烏爾金的呀！」古基舍夫回答道。「而且讓我向你指出，我的美人，我們是無需乎學李烏爾金的樣的！他們是李烏爾金，你和我卻是古基舍夫呀！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古基舍夫的方式，乾一杯的道理呀！」

他終於古基舍夫勝利了。有一天安甯加從他的愛人的手里拿過了那一杯滿裝着淡綠色的燒酒，把它向自己的咽喉倒下去了。這簡直使她斷了呼吸地喘着，咳着，團團轉着，而古基舍夫就野性地樂了。

「讓我告訴你，我的美人，你做得並不恰當！你太快了！」當她稍爲安靜一點的時候，他教訓她說。「這就是說，你要用你的小手拿起杯子！然後提起到你的嘴唇，然後不慌不忙的：一·二·三……：這樣子！」

他若無其事的，正正經經的把燒酒倒入他的咽喉，好像倒到滑渠里一樣。他一點也不畏縮，卻從碟子里拿了一小片黑麵包，把它醃了醃鹽之後放在嘴里嚼着。這樣子古基舍夫實現了他的第二個「夢」，並且開始想着，其次他該怎樣叫李烏爾金佩服。當然他真的想到了。

「你知道麼？」他忽地說；「夏天來的時候，讓我們和李烏爾金們到我的廚坊去，帶一大籃子的菜，飲它一頓，然後到河里洗澡去。」

「不！決不！」安寧加憤激地回答。

「爲什麼不？我們先洗個澡，然後乾一兩杯，然後休息一會兒，然後再洗澡！這一定很好的！」

故事並沒有說古基舍夫的這個新念頭有沒有實現，可是無論如何這種醃酒的行爲繼續了一整年，在這期間里市政委員會和農業局並沒有對李烏爾金和古基舍夫宣告什麼不法。爲了面子的原故，李烏爾金會真正去過莫斯科，回來說他賣

了他的一些木材；人家說他已經在四年前和吉卜西架馬式加同居的時候賣掉了的，他就回答那一次賣掉的是德里賈羅夫斯基森林，這一回呢——是叫做「德式加之恥」的森林。爲了使他的故事更使人信服起見，他還說，這個森林之所以得名，是因爲在農奴時代有一個叫做德式加的女郎在這里「被人襲擊」，而且在這地方被人抽打。至於古基舍夫，爲了引開人們的嗅覺，他放出空氣，說他有大量外國花邊走了私，沒有納稅，所以在轉讓時賺了頗不小的一筆利錢。

可是在第二年九月，警察局長向古基舍夫借一千盧布，古基舍夫卻是盡得可以的拒絕了他。於是警察局長開始和助理檢察官一起說着閒話了。（「他們每天晚上在我家里狂飲香檳的！」古基舍夫後來在審判中這樣供稱。）九月十七日，古基舍夫的「戀愛」一週年紀念日，當他，和別的人們在一起，重又慶祝盧賓加的命名日時，市政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衝了進來，告訴古基舍夫說委員會已經在市政府開會，並且通過了一個決議案。

『那他們發現了虧空，是不是？』古基舍夫說着，一點也不害羞，再也沒有做什麼，就跟着那人到市政府去，而且從那里到牢獄里去了。

第二天農業局也是在騷動着。委員會集攏了來查金庫；他們一次又一次的把錢數過。可是，結果呢，在他們這里也證明是短少了。李烏爾金出席了審問，蒼白，沒有光彩，可是……高貴呵！當虧空是毫無可疑的調查明白了，委員們心里正在估量着他們每個人的那一個森林該要賣掉來填補的時候，李烏爾金走到窗前，從他的口袋里抽出一枝手槍，朝着太陽穴自殺了。

這在城里引起了很多的談論。人們討論着這兩個人，並且比較了他們的長短。他們都對李烏爾金表示哀悼，說，『無論如何他死得像個高貴的人呀』。關於古基舍夫他們說，『掘金的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關於安留加盧賓加，人們簡直說這『全是她們的不是，』『這都是爲了她們的原故』，並且說『最好把她們也關進牢里去，警戒警戒像她們一樣的淫婦呀！』

調查這案件的知府並沒有把她們關進牢里去，卻是透澈的把她們嚇壞了，這使她們簡直不知所措。當然是有好些朋友勸她們把值錢的東西都變賣了的，可是她們聽了之後並不接納。這結果，是檢察部律師，這個敢作敢為的年青人，來了，同來的有一個執行官，到這兩姊妹家里來了，爲了滿足原告人的要求，把他所找到的一切都沒收了，只把她們的衣服，以及一些從上面的刻字可以分辨得出是愉悅的觀衆送給她們的禮物的金銀飾物，留下給這兩個女孩子。盧賓加卻總算保存了前一天所給她的那一束鈔票，是藏在她的胸衣里面的。這一束顯然有一千盧布——這就是兩姊妹必須在無窮的未來歲月里靠它生活的一切了。

她們在沙摩瓦爾諾夫呆了四個月，等待着裁判。裁判對於她們是十足苦難的，尤其對於安官加。古基舍夫是作怪得可怕的；其實並沒有一點需要叫他把全部細節供出來，可是他顯然要在沙摩瓦爾諾夫的太太們面前顯能，所以就什麼東西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了。檢察官和原告律師，雙方方面都是青年人，而且都想要取悅

沙瓦爾諾夫的太太們的，於是利用了這，把這事件給予了不平常的性質，要當加昏了過去不止一次，可是律師爲了滿足原告人的要求，沒有注意到它，繼續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問着。終於初步調查終結，原告被告雙方的情形都爲他們各別的律師所擁護了。深夜，法官認爲古基舍夫有罪，但依照情形仍可略予酌減罪狀，因此他被判決充軍到西部西伯利亞去了。

審判完畢之後，姊妹們就可以離開沙摩瓦爾諾夫了。這是非常困難的時候，因爲她們的一千盧布早用光了。此外呢，克累且托夫劇場的經理，曾臨時雇用過她們的，請她們馬上到克累且托夫去，威嚇着說如果不立即來，就取消合同了。至於檢察律師所未提到的錢銀，珠寶和證券，就再也沒有消息了……

這樣子就是對於「寶貝」不關心底結果，被一般人的鄙視所蹂躪，所累得筋疲力竭，所粉碎，這姊妹倆失掉了所有的自信力，所有的對於更好的未來底希望。她們開始消瘦了，害怕了，不關心她們的容貌了。而，在這一切之上，安當加由

於古基舍夫的訓練，學會了飲酒了。

事情越來越糟了。姊妹倆剛剛到達克累且托夫的時候，她們就被人佔有了——盧賓加的是上尉巴柏可夫，安留加的是薩伯汶尼，一個商人。可是她們不再有着快活的時光了。羅柏可夫和薩伯汶尼都是粗暴的漢子，用錢是一點也不豪爽（正如薩伯汶尼所謂，「這要靠貨物的呀」，三四個月的時間里，他們就都冷淡下來。使事情更糟的是，姊妹倆在舞台上的成就，也就等於在戀愛上的成就一樣的不足道。雇用她們的那劇場經理，希望沙摩瓦爾諾夫的醜事可以把她們弄得出名的，這結果證明是一個大錯了。就在第一次波哥勒爾斯基小姐們登台的時候，戲場里就有人嚷着，「唉唉，你們這些囚犯！」——於是這個綽號就加到姊妹倆的頭上，於是永遠的結束了她們的戲劇生涯了。

582

跟着的是黯淡的沒有光彩的日子，沒有一點趣味。觀眾是冷冰冰的，劇場經理對她們白眼，她們的恩主不為她們洩氣。薩伯汶尼像古基舍夫一樣，夢想着怎樣

可以勸他的「女郎」和他一起喝一滴燒酒，夢想着她起先怎樣不敢，後來漸漸的順從了他；當他發見這樣的功課已經給學會了的時候，他心里真是憤憤不平，這樣一來給他剩下來的就只是邀請他的朋友們一來看這蕩婦怎樣酗酒」的這種愉快了。巴柏可夫呢，也是很不滿意的，因為盧賓加消瘦了。

「肉價是常常吃的呀，你拿它來做了什麼，告訴我呀？」他問她說。

這結果是他對她不客氣了；自然，喝醉了的時候，他是常常揍她的。

到了春天，姊妹倆既沒有一經常的「保護人，也沒有一「一定的位置」了。她們依舊是在劇場里活幹，可是這不再是扮演主角了。盧賓加在兩人之中似乎好看些；安雷加，更加敏感了，身體簡直是不行了；她好像已經忘記了她的過去，並且不相信現在。此外呢，她發展了一種可疑的咳嗽；一種神秘的疾病顯然是在威嚇着她了。

接着的那個夏天是討厭的。姊妹們漸漸的變成從這一間旅店跑到那一間旅

店，去拜候到這個市里的紳士們，而且結果是有了了一定的市價了。有的是無窮盡的斥責和戰鬥，可是姊姊倆好像有九條性命，而且拼命地要生存。她們記起那一隻可憐的小狗，跛了足，受了傷，汪汪的叫着，這使她們不管熱水淋在頭上，卻仍舊固執的走到她們所愛的地方。劇場經理以為在他的集團里養這樣的兩個女人，是不可能的了。

在這可怕的一年里，只有一次，一縷光線偶然射進安留加的生命：那悲劇演員米羅斯拉夫斯基從沙摩瓦爾諾夫那里給她寄來一封信，焦急地請求她接受他的求婚和他的真心。安留加讀完這封信，哭了。她整夜裏碾轉反側，激動得忘其所以了，可是到了早上她寄給他一個簡短回信：『爲了什麼呢？爲了一同飲燒酒麼？』

這之後，黑暗就比之往常更黑了，她重又一次陷入可怕的無窮的旋風裏面了。

盧賓加是首先恢復知覺的，或者，不如說，本能地感到她已經生活得夠受了。她們已經沒有工作的前景；青春和美麗，天才的光彩——這一切好像忽地一下子消失了。她們有一個家在波哥勒爾加這個念頭，她一次也沒有想到。這一切都好像太模糊了，太遠了，她幾乎記不起來了。波哥勒爾加以前對於她並沒有什麼吸引力，而現在就更少了。是的，現在，她們差不多餓死了，她至少想要回轉那里去的。可是她有什麼臉孔見那里的人呢？被無數醉鬼的氣息所恥辱過的那張臉孔麼？她好像週身感到了這些卑賤的氣息，好像什麼時候都意識到它。而最可怕的是，她也好，安甯加也好，已經變得這樣習慣於所有這些卑賤，使這卑賤不可能地卻成爲她們的生涯的一部分了。她們已經不厭煩那發着臭味的旅店？那醜陋的小客棧，那無恥的醉漢的話語，如果她們住在波哥勒爾加，她們就一定丟掉這一切的。而且除此之外，在波哥勒爾加嗎，她們也得靠什麼來過活的呀？似乎她們在世界裏游蕩了好幾年，卻還沒有聽見過波哥勒爾加有什麼收入的

消息。也許這祇是一個神話吧。也許那裏的人都死光了——所有那些親眼看見過她們的老遠的可以記得起來的童年的，婆婆婀娜。彼得羅芙娜把她們用酸牛乳和腐鹹肉養大的，都死掉了……唉唉，這是怎樣的一個童年呢！這是什麼生活呵……總之這都是生活，都是生活……都是都是生活呵！

她們應該死掉：這是很清楚的了。這樣的念頭一旦照耀了你的良心，就沒有法子避免了。姊妹倆常常從她們生活在那裏面的醉昏昏的夢魘里驚醒；在安雷加這驚醒是伴隨着歇司特里的啜泣和淚水，很快的就過去了；盧賓加的性格是比較冷靜的，因此並沒有哭沒有咀咒，只是固執地繼續記起她是「下賤」的。此外呢，盧賓加是覺察到，而且十分清楚的講出來，說簡直就是沒有生活的據點了。向前望，除了羞恥貧窮，和街頭之外，什麼也沒有。羞恥是習慣上的物事，還可以忍得住，可是貧窮呢——受不了的呀！還不如把一切結束了的好。

「我們非死不可了，」她有一天對安雷加說，這是用了同樣的冰冷的理智的

聲音，這在兩年前她問她保存着寶貝是爲了誰人的那一種聲音。

「爲什麼？」安甯加恐怖的問道。

「我正經告訴你；我們非死不可了！」盧賓加重複說道。「你用不用腦筋，想透一下呀……。」

「好把……死就死吧！」安甯加同意了，雖然她可能不大理會得到這個決定的嚴正的意義。

就在這一天盧賓加捏下一些磷火柴頭，準備了兩杯溶液。她喝了一杯，就將另一杯給她的妹妹。可是安甯加一下子失了勇氣，她不要喝。

「喝呀……你這壞蛋！」盧賓加向她叫着。「妹妹，親愛的，寶貝，喝呀！」
 害怕得不知所措的安甯加怪叫了一聲，並且在屋子裏周圍跑着，而同時本能地地抓住了咽喉，好像要把自己窒死似的。

「喝呀喝呀……你這壞蛋！」

波哥勒爾斯基小姐們的藝術家生活是完了。同一個晚上，盧賓加的屍體川袋車裝到野外，給埋葬在路旁了。

安甯加卻還活着。

×

587

到了戈羅維略伏之後，安甯加給猶獨式加的老巢注入了一種無窮的波希米亞的空氣。她起身起得很遲，沒有穿外衣，沒有梳頭髮，就沒精打采的呆在屋子裏一直到吃中飯，咳得這樣可怕，使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在他書室裏，每聽見她的咳聲就嚇得心驚。她的房間老是一榻糊塗的；她的床沒有收拾，各樣的衣物丟在椅子上和地板上。起先她常常是只在午餐和晚茶的時候看見她的舅舅的。戈羅維略伏的主人全身穿了黑衣從他的書室裏走出來，稍稍說幾句話，慢得令人討厭地吃着，像以前一樣了。她顯然是在品評安甯加，這是從他對她的斜視的眼光，可以看得出來的。

中飯之後不久，就來了十二月的下午底很早的黃昏，安甯加孤寂地在會客廳的長長的走道里踱來踱去。她歡喜注視冬天的灰色日子底最後的光線是怎樣的消逝，她歡喜看見黃昏的襲來，屋子裏充滿了影子，然後整個房子忽地陷入不能舉越的黑暗裏。她覺得在這樣的黑暗裏是比較好的，所以她幾乎從不點起蠟燭來。只有一枝廉價的三寸長的燭在這大客廳的盡頭發着火焰，用它的焰火構成了一個小小的光圈。有一個時候，經常的飯後的聲音傳到了屋子裏：陶器的聲音，開抽屜閉抽屜的聲音；然後傳來了回來的腳步聲，接着是死一樣的寂靜。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躺下去小睡一會兒，葉芙柏拉克西雅在她的屋子裏把自己埋在虛裏，普羅賀爾走進用人們的客堂，而安甯加留下來，獨自個兒。她踱來踱去，低聲的哼着歌曲，努力使她自己感到疲倦，而，首先是，免得思想，她向着客廳走的時候她注視着燭焰所形成的光圈；她回頭走的時候，努力要在濃密的黑暗中分辨出一點什麼。可是喝盡了她的氣力，記憶還是集攏在她的身邊。這裏是她的化

壁室，用廉價的裱牆紙糊在木質的間牆上，那不可避免的長鏡，和一樣不可避免的少尉巴柏可夫第二的花籃，這裏是舞台和烟燻了的蓋滿塵埃的佈景，因為濕氣而發霉了；這裏是她自己一步一跳的走上舞台——一步一跳的，一點也沒有錯呢，雖然她想她是在演戲；這裏是房子，從舞台來看這是太好了，差不多是華貴的了，可是實際上是貧窮而且黑暗，幾張椅子幾隻箱子，舖上破爛了的大紅天鵝絨。最後是——軍官，軍官，無限的軍官。然後就是旅店，發着惡臭的走廊用二盞發烟的油燈照得微微有點亮，演完了戲的時候她忽忽跑進去，換衣服。那個房間——是有着一張整天不曾整理過的床的房間，還有一個滿是污水的洗臉盆架；地板上一張被單，在一張椅子後面是忘掉了的兩條內袴；然後就是發放着廚房氣味的公共房間，中間推了一張桌子；晚餐，炸肉片，和青豆，抽着烟，叫着，推着，醉了的歡樂……然後又是軍官，軍官，無窮盡的軍官……

這樣子就是她曾經有一次把這叫做她的成功，她的勝利，她的發達的時候底

回憶。

跟隨着這些記憶的是另一些記憶。關於這，最活躍的事情，就是一間臭污的小客棧，四壁在冬天凍透了過來，地板是凹凸不平的，一道木板的間牆，中間的板隙可以看見臭虫的發光底肚子。醉昏昏的粗暴的夜；紳士客人忽忽的從他們的薄薄的懷中錢袋里抽出了一張三盧布的鈔票；趾高氣揚的商人幾乎用皮鞭「把女傭們振作起來」，而在早上——頭痛，生病，和貧困，無望的貧困。結果——是戈羅維略伏。

戈羅維略伏——這本身就是死亡，殘酷的貪吃的死亡，這死亡永遠是在偷偷的臨近着新的犧牲者。她的兩個舅舅是死在這裏的；兩個表兄弟在這裏「受了重傷」而那結果也是死亡；於是，盧賓加又是……看上去好像她是死在克累日托夫的，「爲了她自己的理由」，可是「重傷」的開始自然是在這裏，在戈羅維略伏。所有的死亡，所有的毒害，所有的生病——一切都從這裏來。是在這裏她們

給喂着腐了的飯菜；是在這裏兩個孤兒第一次聽見了這樣的話語，一個可憐的孩子，乞丐，饑嘴鬼，不中用的傢伙！——如此這般；在這裏沒有一件事情不受到責罰，在這裏沒有一件事情逃得過這樣無情的反覆無常的老婦人底銳眼；沒有一點額外的食品，沒有一個破爛的廉價困困，沒有一片破布，沒有一隻破鞋。凡有背規則的事，立即給一巴掌或者一頓痛打。所以在最後她們能夠自由伸展，並且知道她們可以從這一切卑劣逃出去時，她們就真的逃了……出去！沒有一個人阻止她們，自然是沒有一個人能夠這樣做的，因為她們感到再沒有比戈羅維賂伏更壞更可恨的了。

591

唉，只要能夠把這一切忘掉，即使祇是在夢中也好，創造一些不相同的事物，創造一個美麗的幻想世界呵，這就可以把過去和現在都筆一勾銷！可是，唉！她所受過的殘酷的經驗是這樣壓倒地現實的，這把幻想的最微弱的光線也都熄滅了去，她努力要夢見長了翅膀的天使，可是枉然——古基舍夫呀，李烏爾金

呀，薩伯汶尼呀，巴柏可夫呀，無憐憫地從天使的後面偷走出來……天呵，她真的可能把這一切都消失的麼？她的自我欺騙的那種力量，已經被夜里的酣飲和荒淫所摧毀了麼？可是她必須用什麼法子殺掉她的過去，免得它來毒害她的血液，絞扭她的心腸呢！她需要一些什麼，像死一樣的重量掉在它上面，把它整個的粉碎，把它整個的破壞！

而這一切是多麼古怪多麼殘酷呵！她甚至想也不能想，在她面前會有什麼未來，是不是會有什麼逃避的法子，會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什麼事情也不能夠有的。而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她其實已經死去，但生的一切外表卻依然還在。她——那時候——應該已經和盧賓加一起把生命完結了的，但不知怎的她卻依然活着。那時候，她怎麼會不曾被羞恥的可怖的重壓所壓碎呢？而她成功了怎樣的一條虫呵，從一大堆投在她身上的石塊底下面，慢慢的爬了出來！

她一想起了這就唉聲氣嘆了。她在會客室里跑着，轉呀轉的，努力要消滅她

的記憶。可是一切記憶都浮現出來迎她：蓋羅衛斯坦的大公夫人脫了她的輕騎兵的大衣，克萊利德，安哥特穿了一件前面低至于胸的結婚禮服，美麗的海倫穿了前前後後以及旁邊帶空着的衣裳；除了美麗與裸露以外什麼也沒有……這就是她的生涯的過去。這一切真的可能有過的麼？

大約七點多鐘，屋子重又開始甦醒了。準備茶點的聲音傳了來，終於是普爾翹萊。烏拉第米里支的聲音。舅舅和甥女靠茶桌坐着，交換着這一天的觀感：可是白天沒有什麼事情，他們的談話也就貧乏之至。喝過了茶，就演出了吻晚安的儀式，猶獨式加爬進他的窩里睡覺，而安甯加則走到葉芙柏拉克西雅的房间去打紙牌。

十一點鐘夜宴開始了。探聽得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確實睡去了的時候，葉芙柏拉克西雅把各種各樣的家用泡菜和一瓶燒酒放在桌子上。安甯加唱出了無恥的沒有意思的歌曲，彈着六弦琴，而在唱歌和淫猥的談話之間，一杯又一杯的

喝着燒酒。起先她安靜地用古基舍夫的方式喝着——樣子，——可是漸漸的她着了魔！開始咒，開始呻吟了。葉芙柏拉克西雅傍觀着，對她憐憫了。

「我看着你，小姐，我就替你感到難過，很難過！」

「你也喝一杯——那你就不会難過的！」安甯加回答說。

「不，我不能喝！我這樣子你的舅舅已經幾乎看我不起了，如果我還學會喝酒的話……」

「好吧，那就不必說。不如讓我給你唱一首『漂亮的男人』吧。」

重又是六弦琴的叮噠的聲音，和「哦呀！哦呵！」的尖聲叫喊。在晨光隱微的時候，睡意終于像石頭似的壓迫着安甯加。這一塊受她歡迎的石頭就把她的過去殺死了好幾個鐘頭，抗拒着她的疾病。可是第二天她從它下面爬出來，半睡半醒的，糊里糊塗地就重又開始生活了。

在這樣的夜里，有一次安甯加活躍地向葉芙柏拉克西雅唱着她的卑下的歌曲

底節目時，猶獨式加的憔悴的個子忽地在門口出現了。他死一樣的蒼白；他的口唇在顫抖着；在一枝三四寸長的蠟燭的微光里，他的回進去的眼睛看上去好像是瞎了的空洞；他的手合着好像是在祈禱。他站了幾秒鐘，在目張口呆的兩個女人前面，於是慢慢的轉過身，走出了這房子。

有好些家族，好像已經不容易逃過滅亡的命運。這特別是在俄國的星羅棋佈的小地主階級里，更可以見到；他們沒有事情可做，和社會生活沒有接觸，沒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有一個時期是由農奴制度所掩護的，可是現在呢，沒有掩護他們的物事了，他們正在把生命底殘餘，花費在坍塌了的鄉下房子里面。在這些可憐的家族底存在里的無論什麼——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盲目的，想不到的，偶然發生的了。

有的時候，這樣的一個家族忽地好像陷入了成功的波濤。在鄉下種着田的隨便那一個質樸的退休中尉和他的妻，忽地生出了一羣衣冠楚楚的，活潑的，結實

的公子哥兒，他們顯出了一種出奇的主宰生活的才智。他們都是「聰明」的孩子，一個也不例外，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這些青年人在學校里做得很好。而且當他們還在那里的時候，就建立了很好的社會關係，找到了老闆們，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要謙虛（他們的上司說，*J'Aime Ceire noterie*（一），和什麼時候要自主（*J'Aime Ceire n'oe, poudance*（二）），對於吹過來的每一種風都很敏感，對於任何一種新的運動從來不曾斷過關係，他也留下了一個他們能夠爬回來的安全的逃走道路。因此之故，他們可能在他們一生里，毫不引起反感地在任何時候翻過身來，而且，在必須的場合，重又翻了過去。總而言之他們是時代的真正兒子，他們常常是以求方便開始，卻是差不多經常的以虛偽告終。至於女的呢，她

（一）法蘭語，「我愛這謙虛。」——記者。

（二）法蘭語，「我愛這自主！」——記者。

們也把家族的命運放在她們獨特的線上，這是說，她們結了勝利的婚姻，這以後就極其得法的贈與了她們的姿色，這樣她們很容易就在所謂社會里得到了顯赫的地位。

靠了這所有的機會，幸運簡直就傾注在這質樸的家族上頭。它的第一批成功的分子，開了路之後就養了衣冠楚楚的另一代，這一代覺得生活是比較容易的了，因為道路已經為他們修好。這一代就給跟隨着另外的世代，一直到最後，這家族自然而然變成了一個把不斷的歡呼底生活當作他們生下來就得到的權利的了。

597

這樣子的幸運的家族的例子，最近是極其常見的，原因是一新人的需要一天天增加——這是由於「舊人」逐漸退化而起的一種需要，在往昔的日子里，一顆「新星」偶爾也在地平線上出現的，但這是很少的偶然事件。圍繞着大門上有着「此地隨時可吃蛋糕」的標貼的幸福領域底那一道牆，在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是

沒有一條裂縫的，而且，在這之外一種「新」人必須真正有本領，纔可以穿得進去。可是現在呢，這上頭有着極其多數的裂縫，穿進去這一回事是已經不復往常那樣艱辛了，因此新來的人物你不能希望有什麼優良的品質——只要「新鮮」就已經夠了。

在這些成功的家族之旁，存在了一大堆別的家族，他們的家族護神好像祇降着惡運。這家族好像被害虫被災禍或者罪惡所攻擊，它在那里面強韌地把它咬爛，漸漸的爬進它的骨髓，然後腐蝕着它的一代又一代。於是出現了一整羣的弱者，醉漢，好色之徒，懶鬼，總之是沒出息的人物。這樣的家族就和時間的進展同時，一天比一天退化了，一直到最後它產生了如你我在上一章里所描寫的戈羅維路夫諸君一樣的可憐底弱者——這是不能夠抵抗人生的撞擊，並且在它的一擊之下就毀滅了的弱者。

正正是這樣的末日，臨到戈羅維路夫家族的頭上。三種特質可以表明了它的

整個世代的過程底歷史；愛好安逸，不能做任何的工作，熱中於喝酒，頭兩個特色的結果是精神上的淺薄，空談和胡思亂想；第三個特色往往就導出了他們在生括上的失敗底不可避免的結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曾經看見了這種惡運的幾個犧牲者在他的面前消失，而且還有同樣的物事曾經對他的祖父和曾祖父發生過。他們都是些粗暴的，沒有腦筋的，一點也沒出息的醉漢，所以戈羅維路夫家族如果沒有嫻蓮娜·彼得羅芙娜在這昏醉的混亂當中，像一顆光輝的流星似的出現的話，早該陷入了悲哀的境地了。靠了她個人的努力和精神，這個女人建立了這家族的繁榮，可是她的勞動是白費的，因為她的孩子們並不承繼她的品性，而她自己呢卻死在無聊，空話與度量淺窄的情感底網里。

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一直就戒懼着自己。也許他有鑒於他的家族的過去，有意識地要避免喝酒吧，也許他已經滿足於心靈的昏醉吧。然而鄰近的人預言他也會成爲酗酒者的犧牲，這倒不是沒有根據的。他本身有的時候也感到，好

像在他的一生中有着怎樣的一塊空白，好像空想的玩意，儘管是有趣的，卻還不夠味道。他好像感到缺少一些辛辣的威猛的什麼，它最後會消滅了所有的現實意識，而且只須一次就永遠地把他深陷入空虛里。

久已憧憬着的時間自動的來了。安甯加到來之後的幾個星期，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關在他的書室里，傾聽着從屋子的另一端傳到他那里去的縹緲的吵聲；幾個星期他努力要猜出這究竟是怎的一回事，並且是在奇怪着……終於他把它嗅出來了。

接着的一天安甯加以爲一定給資備了，可是並沒有。像經常一樣的，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把整個早晨花在他的書室里，可是當他走出來吃中飯的時候，他倒了並非一杯而是兩杯的燒酒，愚笨的笑了一笑，默默地指定一杯給安甯加。這是所謂無言的邀請。安甯加接受了它。

「你是說盧賓加死了麼？」猶獨式加中飯吃了一半的時候想起了。

『是的，舅舅。』

『好的，願她魂升天國。怨恨雖是罪惡，但我們總該記住她。我們為紀念她而乾杯好麼？』

『好吧，舅舅。』

他們每人又斟了一杯，而猶獨式加，就再也不說什麼了：他顯然是經過了長期的寂寞，還沒有完全復原。可是當中飯吃過之後，安甯加做着家族的儀禮，走來吻他謝他的時候，他在她的面頰上輕輕的摸了摸，說：

『那你就是這個樣子的麼！』

同日的黃昏吃茶時，比之經常吃得更久，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謎樣的笑，老是看着安甯加，終於說道：

『我吩咐要一瓶酒和一些下酒的東西好麼？』

『唔……好吧！』

男……」

「這就對了；偷偷摸摸的，不如在你舅舅的面前好呵……不管怎樣你的舅舅」

猶獨式加沒有說完他的話。他也許是說，「不管怎樣你的舅舅可以約束你的」，可是不知怎的竟說不出來。

這之後，每天晚上一瓶燒酒，和各樣的泡菜，給放在餐室的桌子上。百葉窗閉上了，用人們都睡覺去了，而舅舅和甥女依舊孤獨的在那裏。起先猶獨式加確乎是落後的，但稍稍的實習了一下，他就追到了安雷加。他們坐在那兒，不慌不忙的喝着酒，在一杯與一杯的中間，談着和回憶着過去。起先他們的談話是灰暗而且沒精打采的，但當他們的頭腦熱了起來，它就越來越活潑，終於不可避免地轉入不必要的爭吵，這爭吵是以一切在戈羅維略伏所受到的所感到的致命的傷害底回憶，做它的基礎的。

安雷加就是常常引起爭吵的一個。用了無憐憫的耐心，她說盡了家族的歷

史，並且特別樂於給他證明他和他的母親要對一切過失負責，用這個來刺激猶獨式加。她所說的每一句話，吸呼着這樣的燃燒着的憎恨，使你奇怪怎麼一個這樣孱弱的和凋謝了的傢伙，竟能保存着這樣多的活力。她的譏諷寫也寫不出來地刺傷了猶獨式加，但住往是，雖然生了氣，他卻不大爲自己辯護；只是在安甯加挖苦得離題太遠時，他纔開始去咀咒和叫喊。

603

這樣的情景，每天都發生着，從沒有停過。雖然這悲劇的家族底歷史的細節很快就自己枯竭了，但它的記憶卻如此執着的老是惱着他們的心，使他們的思想力完全被它所吸住了。每一個插曲，每一件舊事帶出了一些舊的場面，而且使人記起戈羅維略伏的過失底新的系列。安甯加在把它們挖掘出來，把它們譴責着甚顯誇大着的當中，得到了一種凄苦的復仇的快樂。沒有一種道德的規律，她可以在整個戈羅維略伏的過去和現在里找出來履行的。祇不過是卑鄙的吝嗇和空談，用石頭來代替麵包，用打擊來代替規勸，或者——如果起了變化——那就是吃別

人的飯那種可怖的回憶，作爲一個食客，一個乞丐，一個饑嘴的人……這就是對於一個想望着愛，想望着熱，想望着善的年青的心底一切回答。你想想看呵！經過了命運的凄苦嘲弄，這種殘暴的教養所得的結果，並不是採取斯巴達式（一）的生活態度，卻是熱情地想望來享受它的有毒的歡欣。青春做出了『忘記』的奇蹟：它不讓她的心變得無情，不讓憎恨在它里面發展，卻用了一種壓倒的生之渴望來填充了它。這就是爲什麼漠不關心的舞台生活的激動，能夠把她維繫在那中間好幾年，把戈羅維略伏的記憶一古腦兒的拋在腦後。只是在現在，當結局已經可以看見的時候，一種咬噬的痛苦侵入了她的心頭；只是在現在安加爾透澈地明白她的過去，開始拚命地恨它。這些昏醉的談天，繼續到午夜以後很久，如果他們的羞愧的痛苦沒有被醉後的不連貫的思想和說話所輾化，他們可能很快就做出了什麼可怕的事物的；幸而，雖然酗酒在他們痛苦的心中開掘了一個不會枯竭的痛苦的源泉，可是它也給他們平靜。當深夜向前走着的當兒，他們的說話就越來

越亂，而他們的憎恨，就越少惡意。到了臨末，所有痛苦的感覺都消失了，過去呀現在呀都被一個光亮的空間所消滅了。他們的舌頭幾乎不聽他們的控制，他們的眼睛張也張不開，他們的動作變得僵硬了。舅舅和甥女笨笨地從他們的椅子站了起來，拖着腿回到他們的睡覺底場所。

這樣的夜宴當然不能保持秘密。他們的品質已經很顯明了，當家里有什麼人說這很快就會有一個罪惡的結局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這有什麼奇怪。戈羅維賂伏的屋子比之往常變得更其幽靜了；甚至在清早也沒有生的標記。舅舅和甥女醒得很遲，於是一直在等着吃中飯的時候安甯加的刺心的咳嗽，伴隨着不斷的咒罵，從屋裏傳了出來。猶獨式加聽着，害怕這可怖的聲音，他覺得他也正在走向一個會把他的性命結束了的不幸事件了。

死亡好像從這間可恨的屋子里的每個角落爬出來。無論你往那里瞧，無論你轉向什麼地方，灰色的鬼魂隨處在移動。有他的父親烏拉第米爾·米哈依里支頭

戴白帽，伸出了他的舌頭，在唸巴爾可夫；有他的哥哥，呆子斯蒂奧伯加，在他的身邊是他的另一個兄弟，那灰色的和沉默的巴佛爾；有盧賓加，還有戈羅維略伏屋子里最後一代——伏羅頓加和彼盾加。他們全都醉昏昏的，淫蕩蕩的，受着苦，流着血……於是一個活的鬼魂在所有這一切影子之上移動着——這就是他自己，普爾輝茨·烏拉第米里支·戈羅維略夫，這垂死的家族最後的代表。

X

X

X

經常記起老舊的過去，到底是必然的產生了一種反應的。過去是完完全全地裸露了，輕輕的觸它一觸就會使它疼痛。這自新的結果就是一種恐怖似的東西或者是良心的一種覺醒——尤其可能的是後面的一種。夠使你驚訝的是，看起來好像良心還沒有一古腦兒失掉，只是被擠往後邊並且好像被忘記了——因此消失了時常使人記起了它的存在底尖銳的敏感。

這樣子的一個被遺忘了的良心底覺醒是極端痛苦的。當一個人的道德意識還

沒有受過磨練，它就並不對自己把他隱藏起來，並不向他揭露出一個新生的可能性，而只是無窮無盡地並且枉然地苦惱着他，使他對於未來毫無希望。一個人感到了好像他是在一個石頭的井裏，給無情地刺處了去受盡悔悟的喘息，沒有任何可以復生的機會。而把這無目的地消耗着他的苦痛平靜下去的唯一的一瞬間，把他的頭向着石牆撞過去。

在他漫長又空虛的一生中，猶獨式加從來就沒有遇見過活的靈魂僵硬在他的四週。他以爲他清醒地而且虔敬地生活着，不急不忙，而且從不會想，正是這個，殘害着別人的生活，而且更不會想到，他要對他們的悲哀的結局負責。

而忽地一下子可怕的真理在他的良心上投下了黎明——黎明得太遲了，因為過去怎也不能召它回來，或者加以挽救的了。這裡他已經老了，孤獨地，一隻腳已經踏進墳墓，而且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走近他，可憐可憐他。他爲什麼是孤零零的呢？他爲什麼？他爲什麼遇到的祇不過是冷淡與憎恨？爲什麼可以幫忙他的

一切都消滅了呢？這里，就是在這個戈羅維略伏里，曾經是一個人類的道地的巢穴的——怎麼它連一根羽毛也沒有留下來啊？唯一的還活着的雛鳥，就是他的甥女，可是她之回來，祇是爲了嘲笑他，爲了要把他趕向死亡。甚至葉芙柏拉克西雅，即使單純如她，也在恨他。她之所以在戈羅維略伏生活者，是因爲他按月把食糧送給她的父親——那教堂執事，可是她當然是一邊恨着他，一邊生活在這里。而他這猶大，已經對她做了最大的過失——他曾熄滅了她的生命之光，把她的兒子拿去，並且把他扔了出去，有如扔進一個無底的深坑，他的整個的生涯有什麼結局呢？爲什麼扯謊，胡說八道，死抓着他的家產，傷害着別人呢——甚至從物質的觀點，甚至從「遺產」的觀點看起來——誰會因這一切的結果得到利益的？誰呢？

我再說一遍，他的天良終於醒覺了，但它沒有目的。猶獨式加嘆息着，並且爲惱怒和不安所消耗着，帶着狂熱病似的不耐煩，等待着黃昏，不僅是要像禽獸

似的飲酒，並且要把他的良心沉溺在燒酒里。他恨這一「淫婦」，她這樣冰冷樣這厚臉皮地刺探他的傷痕，可是他卻不能抗拒地接近她，好像有些什麼仍舊在他們中間沒有說過，而且還有更多的傷痕要刺探似的。天天晚上他叫安甯加重複說着盧賓加的死底故事，而每天晚上把自己毀滅掉的這種念頭，就更利害的揪着他。起先它偶爾地掠過他的心胸，可是當過去的錯誤變得更加清楚時，它就開始生了根，而最後就變成未來的黑暗里唯一的光輝了。

他的健康也是一樣的受到損害。他得了很不妙的咳嗽，並且被可怕的哮喘所襲擊，光就是這已足夠使一個人的生命變得十足的奄奄一息，不必說任何精神上的折磨了。這種典型的戈羅維路夫的毒害的一切象徵已經到臨了，而他的兄弟巴佛爾在杜布羅維諾屋子樓上奄奄一息的死床上的呻吟已經在他的耳朵里起了回聲。然誠他的平平的凹下的胸脯，這會好像是準備隨時裂開的胸脯，卻顯得出格的強。每天它經歷了更多的身體上的喘息，然而它卻在萎縮。這好像他的身體也

拒絕着死亡，來向老舊的過去復仇一樣。「真正這就是結局呀！」猶獨式加在攻擊來到時候滿懷希望地這樣說：可是結局並沒有到來。顯然要用暴力去催促它了。

總而言之，無論你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它，他的生活底價值已經完結了。生活已經是無謂的了，而且活下去也是等於受折磨了；他所最需要的就是死亡，但困難的是在於死亡卻不到臨。在這侮辱的延擱里有着一些卑賤而不忠不實的東西的呵；當一個人的整個存在，憧憬着死亡，而死亡卻只是侮辱着他，引誘着他的時候……

X

X

X

那是三月底，「聖禮拜」(一)已經差不多過完了。鬆懈有如普爾羅萊。

(一)復活節前的一個禮拜。

——譯者

拉第米里支最近所變成的一樣，他也不由得不感到他小的時候就已經學會了去崇拜的這些日子底聖潔的。他的思想下意識地轉到神聖的物事，他的心憧憬着的只是十足的甯靜。在這樣的態度底影響下，晚上如今是在沉默和憂鬱的齋戒中過去的。

猶獨式加和安甯加獨自在餐室里。維吉爾祈禱式（一）以及「十二福音書」（二）的誦唸是大約在一個鐘頭之前做完了，屋子里依舊有着強烈的炷香底氣味。鐘打了十下；用人們都進了他們的屋子去，一種深邃的靜寂統治着這屋子。安甯加兩手支着頭，靠在桌子上，在沉思着；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憂鬱地

（一）節日前夜的祈禱式。

——譯者

（二）福音書中選誦十二章，開始是聖約翰福音第十三，結尾是馬丁福音書
十七。

並且默然地，和她面對面的坐着。

安甯加會經常被這祈禱式所深深感動的。還是孩子的時代，教師吟出『手裏』，其時她就凄苦地哭了，並且用了給嗚咽間斷着的輕小的聲音，隨着合唱隊唱着，『讚美您長久的受難，主何！讚美你！』祈禱式之後，感情依然衝動得利害的她，跑進女僕室去，在那里，在迫近來的黃昏里（網蓮娜·彼得羅芙娜在沒有事情做的時候，是不把蠟燭給女僕們的），給這些女農奴講述着我主受難的故事。在奴役的生活中，她們感到了她們的「主」和「救世主」已經臨近了，她們相信他真正會從死者中間起來。而安甯加呢，也感到了的，也相信了的。在響打，惡罵和喋喋多言的黑夜的彼方，這些窮人心里看見了光明與自由的國土。網蓮娜·彼得羅芙娜本人呢，往常是這樣地盛怒的，在這些日子里也變得和藹些，不責罵，不怪安甯加是個孤兒，卻撫着她的頭髮，並且叫她不要悲哀。可是安甯

加甚至上床去睡的時候還不能安靜下來，她輾轉反側，夜里幾次的跳起來，並且在睡着的時候說着夢話。

接着就是上學的幾個年頭和漂泊的幾個年頭。前面的日子沒有任何趣味，後面的——卻充滿了可怕的庸俗，然而即使在那時候，作爲一個女伶的可怕的游蕩生活里，安甯加也小心的守護這些「神聖的日子」，喚起了過去的回聲，這使她像一個孩子似的嘆息，哭泣。可是現在呢，當她的整個生涯，一直到最小的細節，在她的面前裸露出來的時候，當她的過去和未來的咀咒已經沒有悔改也沒有寬恕的時候，當她的心再也化不開，當她的淚水再也流不出來的時候——她所剛剛聽過的悲哀的故事，在她心上所造成的印象真是不可磨滅的呢。她的童年，在她的四周也是黑夜，可是在黑暗的外邊，還有着黎明的希望。而現在已經無所憧憬了，無所希冀了；有的祇是一個永恆而不變的夜。安甯加沒有嘆息，沒有悲哀，甚至沒有想些什麼；一種沙啞佔據了她。

普爾輝萊·烏拉鎊米里支也是從很早的少年時代就已經崇敬地過這些神聖的日子」的，可是這只不過是，作爲一個真正的偶像崇拜的人一種形式。每年在耶穌受難日（一）里，他邀請了牧師來，傾聽着福音的故事，嘆息，舉手，鞠躬，深至碰地，在他的蠟燭（一）上記下了誦過的福音書的章數，可是從來沒有明白過什麼東西。而祇有現在，當安甯加在他身上喚起了犯罪的感覺的當兒，他第一次想起福音書的故事是講述着，對於一個真理，如何做了一個可怕的殘酷的罪過，……

說這發見使他接近任何實際的鑑定，那當然是一種誇張，可是無可懷疑的

（一）復活節前的星期五。

——譯者

（一）照習慣，福音書在誦唸時，人們的手上各拿了點着的蠟燭站在那里。

——譯者

是，一種近乎失望的紛亂支配了他的心靈。這紛亂是更其痛苦的，因為他這樣地不了解把這帶到他頭上來的那「過去」。在那過去，是確乎有過可怕的什麼的，但究竟這是什麼，他卻不能夠清楚記得。然而他也不能夠把它忘記。向來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里，蓋上了一張看不穿的面紗的一種巨大的東西，忽地好像已經向着他走過來了，隨時在威嚇着要粉碎他。如果它真個粉碎他呢，這倒還巴不得；可是他卻並不是容易給殺死的呵——也許畢竟會從它下面爬了出來。不，事物的自然行程會不會帶來一種解決的辦法，這是沒有一定的；他該要親自去發見這種解決的法子，這樣來結束這受不了的紛亂。辦法是有的，他知道。上個月他就已經考慮過了，他想這一回他不會失敗的。「我們要在星期六去進聖餐去，」這樣的念頭忽地閃過他的心。「我必須到媽媽的墓前去請求她寬恕呢。」

「我們去好不好？」他把他的計劃告訴過安甯加之後，向她說。

「也許……讓我們坐車去吧。」

「不，不是坐車，是……」普爾輝萊·馬拉第米里支開始了，卻又忽地中斷了，好像又想起安甯加會妨礙他似的。

「我害了媽媽……是我送她死的……我呀！」這念頭漫游過他的心，而他請求她寬恕的希望，就一分鐘一分鐘的強烈起來——不是用尋常的傳統的法子去進行，而是在她的墳前倒頭大哭，混和了悲傷和痛苦。

「你是說盧賓加自己的意志要死的麼？」他忽地問道，好像要使他自己勇敢起來似的。

起先安甯加好像不會聽見她的舅舅的問話，可是她顯然是聽見了的，因為在另外的兩三分鐘，她也感到了一種不能抗拒的回到這死亡的願望，並且以它的記憶折磨着她自己。

「她真的說過『喝呀……你這壞蛋』的麼？」當她再說了一遍她的故事時，他問道。

「是的……她真的說過的。」

「而你卻依然活着……你沒有嗎？」

「沒有，我是活着的呀。」

他起身，在一種明顯的激動中，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終於他走到安爾加的面
前，摸着她的頭髮。

「你這可憐的，可憐的孩子啊！」他甯靜地說。

意想不到的事情，當這一觸間，在她身上發生了。起先她是驚訝的，但接着
她的面孔開始抽動，而忽然間一場可怕的歇斯特里的哭泣底風暴，從她的心胸爆
發出來了。

「舅舅，你是好的舅舅吧，是不是？告訴我呵！」她幾乎是尖聲的怪叫。

用了間斷的聲音，帶着哭聲的淚水，她重複着這個當她從她的漂泊回來住在

戈羅維略伏的那一天，他曾給過這樣子的一個恐恣的答案的這個問題了。

「你是好的麼？告訴我，回答我，你是好的麼，是不是？」

「你今晚沒有聽見牧師誦的經文麼？」當她終於安靜下來的時候，他這樣說。「唉，這是怎樣的一種受難啊！這祇有像他那樣受難的人能夠……而他寬恕了，他永遠的寬恕了一切！」

在悲苦和憂愁中，他開始重新在屋子裏踱着，沒有察覺到汗珠佈滿了他的臉孔。

「他把他們全都寬恕了！」他對自己大聲的講，「不做那些在那時候給他喝酸醋和苦汁的人們，並且還有那些在以後，在現在和永遠不斷給他的唇吮吸着混和了苦汁的酸醋的人們……這是可怕的呀，妹妹，這是可怕的呀！」

而在她的面前停了脚步，他忽地問道：

「而你呢……你寬恕了麼？」

代替了回答，她衝到他身上，掐着他的頸額。

「我需要寬恕！」他繼續着，「爲了每一個人……而且爲了你……而且爲了那些不在世的人們……這怎麼的？怎麼弄的呢？」他幾乎是惶惑地叫嚷着，望了望他的四周。「他們大家……在什麼地方呢？」

×

×

×

他們走向各自的屋子里去時，感覺是完全的紛亂了。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睡不着。他在床上轉來轉去，努力要想出他曾做過的是什麼一回事，而幾點鐘以前，偶然掠過他的心的那一句話在他的記憶里忽然十分清楚地出現了。「我必須到媽媽的墓前，請求她寬恕。」在這記憶里，一種可怕的，不安的想望佔據了他……

819
終於他再也受不住了。他從床上爬起來，穿上了他的長衫，門外依然是黑漆漆的，什麼地方也聽不見最微弱的聲響。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在屋子里踱了好一會兒，然後停下來，注視着有一盞神燈照明着的，戴了一頂荊棘的王冠的敘

世主的神像。終於他下了決心。很不容易說他對於他自己的決定，了解到什麼程度，可是幾分鐘之後，他偷偷地走出客堂，把前門的門子弄開了。

風在外邊刮着。三月的風雪把一塊一塊飛揚着的雨被弄瞎着人的眼睛。可是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沿着大路走着，朝着泥濘踏着脚步，沒有理會風雪，只是本能的地把他的長衣圍緊着身子。

×

×

第二天大清早，一個使者騎在馬背，從鄰近姆蓮娜·彼特羅芙娜所下葬的那教堂院子底鄉村，疾馳而來，說普爾輝萊·烏拉第米里支凍死了的屍身已經在大路附近幾步的地方給發現了。他們衝向安甯那裏去，可是她躺在床上，失了知覺，十足是腦膜炎的象徵。於是打發另一個使者到戈留式基諾去通知娜第亞·賈金（姑跡瓦爾瓦拉·米哈依羅芙娜的女兒），她是自從秋天以來就不斷的注視着戈羅維略伏所發生着的事情的。

（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作）

地 主 之 家

著者：

俄國·謝德林

譯者：

陳 原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八年五月出版

#37
046619